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雄魂—西点军校纪实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雄魂 西点军校纪实

## “学员团，脱帽致敬，举目凝视”

年复一年，每当时间的脚步跨入六月的时候，西点军校都要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简朴仪式——西点毕业典礼。仪式于上午举行，以西点学员从军营的和平门中突然涌出而开始。沿途，不断有列队整齐的学员连队加入。整个队伍呈灰白二色，黄铜色点缀其间——灰色的上衣，白色的裤子，黄铜纽扣。

当队伍威武雄壮地挺进到教练场之后，便马上以训练有素的作风和迅捷整齐的动作进行分列式，并最终在高大的榆树丛中形成两列平行的纵队，他们与站在华盛顿大厅的宽阔台阶上的另一队学员，正好组成一个三边空方阵——讲话队形。方阵中间隐现出一座雕像——一位军官的形象。他身披旧式军用斗篷，双眼凝视着远方。雕像的基座上刻着简单的碑文：“塞耶上校西点军校之父”。

随着“枪放下”一声口令，数千枝步枪令人叫绝地同时发出“啪”的一声手掌击枪声。这声音刚刚消失在树丛中，另一种声音——慢击铜鼓的有节奏的“嗒嗒”声则由远渐近接踵而至，这是西点军校的乐队，蓝色和白色的混合体，乐器在其间闪闪发光。乐队后面是西点军校的校长和另外两个身着便服的人，一位是西点毕业生校友会主席；另一位是出席这一仪式的历届毕业生中年龄最高者。三人之后是一支由四路纵队组成的队伍，他们是西点的校友，大都身着便服，其松散的队形与刚才训练有素的学员团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达雕像后，乐队移向一侧，校友们挤压进屹立不动的学员队伍之间，填满了三边空方阵。150人组成的学员合唱队庄严地唱起简短而难忘的“西点校歌”，校友们脱帽直立。当校歌的旋律消失后，校友会秘书长便念起一年来去世的那些校友的名字。他们曾经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他们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这种仪式，他们曾经为军校带来过荣誉，但他们现在去见上帝了，安息了，他们是西点的过去，而西点的现在和未来则属于活着的西点人，尤其是这些身着灰色学生服、腰板挺直、站立不动的年青学员。一代又一代的西点学员，接续着、补充着灰色的长长的学员队伍，这绵长的灰线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它还要继续延伸下去。

太阳直晒着年轻的和年老的。远方，一架飞机发着低沉的嗡嗡声飞过哈得逊河上空；近处，一位上了年纪的校友正在用双脚交替地支撑着疲惫的身躯，砂砾上发出轻轻脚步拖拉声。这时，新毕业生的名单正在被庄严地宣读着，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时间过得真慢，一秒钟就像一小时一样难熬，但它终于结束了。牧师开始祷告，学员团举枪致敬。号手吹起铜号，清彻、悦耳的音调回荡在寂静的操场上空。这号音祝愿着世界各地的一代又一代的西点毕业生功成名就。

最后一个音符消失了，最老的毕业生在军校负责人和校友会主席的陪同下走向西尔韦纳斯·塞耶纪念碑，并在这位“西点军校之父”的脚下恭恭敬敬地放置好纪念花环，然后笔直立正，华盛顿大厅的台阶上又响起合唱队那雄浑有力的歌声，但这次唱的是西点的一首庄严而美妙的赞美诗——“学员团”。

学员团，学员团，学员团！

学员团，脱帽致敬，举目注视，

感谢上帝，  
我们学员团正踏着先辈走过的路。

早已亡故的学员团成员们，

其灵魂在此集合，  
当我们等待他们走过的时候，  
我们的心向他们致敬。

我们，今天的子孙，向你们，  
昨天的子孙，致敬！  
你们为我们指明道路，  
我们紧随你们前进。

我们这支长长的灰色队伍在延伸，  
延续已有百余年，  
最新加入的学员，  
永远将你们的精神铭刻于心！

让我们携起手来，虽然我们互不相识，  
让我们携起手来，增强勇气，  
长长的队伍坚强挺直，  
你们的鼓励使我们振奋。

携起手来，尽管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们像你们以前一样发誓，  
光荣地生，光荣地死，  
学员团，学员团，学员团。

步枪“啪”地一声上肩，全体转向并解散。老毕业生校友们慢步走向检阅台，等候稍后举行的新毕业生检阅。

经历了四年寒窗苦读和军事磨练的毕业生们，排着整齐的方队，迈着矫健的步伐，英姿飒爽地在检阅台前走过。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穿着灰色的学员制服接受检阅了，此后，他们将脱离灰色的长线，穿上美国陆军军服，开始最短5年的军队服役生活。

检阅完毕，学员团从军营的和平门消失，参观典礼的观众纷纷离去，校友们也相互道别，各奔东西。西尔韦纳斯·塞耶依然凝视着远方，只有他脚下那绚丽的纪念花环，是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的有形象征。

## 第一章美利坚合众国军官最早的摇篮

1807年3月20日，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奥尔治县山区的哈得逊高地，狂风大作。位于哈得逊河西岸的西点，由于是一片基本上平坦的开阔地，因而更使人感觉到狂风无阻，扫荡肆虐。鼻头冻红、包裹严实的哨兵在河边巡逻值勤；平原上耸立着一个又一个的阴暗堡垒，偶尔还能看到伸出堡垒外面的黑洞洞的炮口，远处山上那黑压压的一片是更为阴暗的军事堡垒。就在这大风呼啸，寒气袭人的天气里，一位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的年轻人正顶着大风从哈得逊河的登陆点沿着小路向岸上攀登，他是赶着去西点军校报到的。这位即将成为西点学员的年轻人，就是将改变西点军校命运的、使西点闻名于美国也闻名于世界的、被誉为“西点军校之父”的西尔韦纳斯·塞耶。

## 一 杂货店里的帮工

1785年6月9日，西尔韦纳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布伦特里。父亲纳撒尼尔·塞耶，是位受人尊敬和自重的农夫，他非常勤劳，时常利用农闲干点木匠活，挣些正当的钱。纳撒尼尔·塞耶勤俭、朴实的品德给年少的西尔韦纳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者的礼貌、谦虚、仁慈和交友能力以及天生的荣誉感，则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温柔、善良的母亲——朵克丝·塞耶的感染。

塞耶家族大约在1635年从英格兰迁移到新英格兰。西尔韦纳斯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妹妹，他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第五个。

西尔韦纳斯·塞耶的童年虽然是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条件下度过的，然而，那时的田园生活方式却给予他莫大的快乐。他经常和家人一起在清澈的小溪边垂钓银色小鱼，在树林中漫步，在冬天的雪地上嬉戏。和所有的儿童一样，他喜欢自由自在地玩耍，而不愿被束缚在教堂里煞有介事地接受上帝的教诲。有一次，纳撒尼尔带着孩子们僵直地坐在布伦特里教堂里听特别冗长的布道，他注意到，西尔韦纳斯似乎心不在焉。回家后，纳撒尼尔严词责备儿子，而西尔韦纳斯却作出反驳，他引用牧师讲道的话，说出了布道词的大意，甚至叙述出唱过的赞美诗的韵律。这种在幼年时期就表现出来的非凡记忆力一直伴随着西尔韦纳斯的一生。

离别终于到来了。1792年，西尔韦纳斯最小的妹妹利维娅·德鲁西拉降临人世，这意味着刚强的纳撒尼尔·塞耶从此要养活除自己以外的八张嘴，七个孩子中5个是女孩。按照当时新英格兰的习俗，年幼的西尔韦纳斯要外出谋生，他哥哥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必先于他。

数个夜晚，纳撒尼尔和朵克丝·塞那隔着小女儿的摇篮面对面坐着，压低声音，严肃地商议西尔韦纳斯的将来。事情很快有了眉目，尤其是朵克丝和她兄弟阿扎赖亚·法克森通过信之后。法克森先生住在距布伦特里125英里外的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村，是位渐渐富起来的杂货店老板。他在信中问道：“为什么不把西尔韦纳斯送到我们这儿来？他可以在店里干活养活自己，同时还能继续上学。”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西尔韦纳斯经过长途旅行后来到华盛顿村。法克森舅舅早已与一位牧师的遗孀——罗达·肖特夫人结婚。慈母般的罗达膝下无子，她悉心照顾着腼腆的西尔韦纳斯。在华盛顿村，阿扎赖亚·法克森的杂货铺是商业中心，而阿扎赖亚本人则是当地的名人和政治人物，并具体负责着一所学校。在这里，小西尔韦纳斯的时间分配得很好，一边照料商店，一边到当地学校念书。但初到学校，西尔韦纳斯“是个差学生，不太喜欢书”——他后来回忆说。

第二年，发生了对西尔韦纳斯的人生道路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他母亲的另一位兄弟，法克森家庭中最有学问的人——约翰舅舅从纽波特来了。他在纽波特开业行医，也有人说是当律师。他于1787年毕业于布朗大学。看上去，约翰舅舅是位“出色的学者”。西尔韦纳斯拜访他时，他的外表，他的谈吐，以及他那谆谆的忠告使正在成长的西尔韦纳斯对生活有了一个全新的追求：要做一个有学问的受人敬重的体面人。于是，令人乏味的数学再也不可怕了，单调枯燥的拉丁语法展开了新天地。

在法克森舅舅家的几年里，有一件事是西尔韦纳斯·塞耶终身难忘的。那是1799年12月底一个阴郁的早晨，狂风夹着雪片在门外呼啸着，似乎要

撕碎一切，冲决一切，把严寒扫入每一个角落。14岁的西尔韦纳斯弓腰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拉丁语书。外面的狂风与严寒好像与他并不在一个世界上。他一边读着，一边不时地下意识用一只手拢着他棕色的头发。

“西尔！”

阿扎赖亚·法克森舅舅那带有喉音的低沉声音打断了少年的静默。

“请进！先生。”

西尔韦纳斯·塞耶站起身，慢慢合上书，把它仔细地塞入身后架子上的干货中。随着舅舅的指点，他透过店铺那结满霜花的前窗看到有人正快马加鞭而来。马蹄声越来越响，最后在拴马桩前嘎然而止。一个包裹严实的人跌跌撞撞地进了屋，马褡还未放下便脱口说道：

“华盛顿将军死了！”

善良的罗达·法克森舅母从厨房奔出来，加入了三人的谈话。阿扎赖亚·法克森摸索着眼镜，将从马褡中抽出的那份波士顿报纸铺展在柜台上，细读起镶着黑边框的讣告。这位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之父华盛顿将军领导下，亲身参加过打败英国殖民者的战争的汉子，边读边哽咽着。

“是真的，他是14号在芝特弗农去世的。”

西尔韦纳斯·塞耶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村里教堂敲响的钟声，以及随后发表的沉痛的悼词，还有身边的人们对战争往事的缅怀。

也许这件事对西尔韦纳斯·塞耶立志要成为一名军官影响很大。他于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后两年出生，又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父系和母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亲身经历了这场革命，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新共和国的诞生呐喊过努力过，有的还上过战场，受过炮火的洗礼。这位少年自然是在一种爱国气氛中长大的。这样的环境，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很可能会使一个男孩向往军事生涯。而其中，拿破仑的影响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

这期间，科西嘉人波拿巴·拿破仑正将欧洲搅得一片混乱。这位惊人的小个子给所有人留下的印象是：出色的指挥才能基于长明的坚韧学习及长期科学的艰苦单调的工作和长期对历史的研究。西尔韦纳斯发现，此人的精神能拓宽人的眼界。他还特别注意到，拿破仑曾经是一名学生，还在军事学校时就集中精力研究战争。

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赶上了英法战争的浪头，它注视着拿破仑的进展，最后不知不觉地也卷了进去，向法国开战，尽管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包括西尔韦纳斯在内，都把拿破仑视为了不起的英雄和非凡的战争天才。西尔韦纳斯怀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战争并贪婪地阅读着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战况和拿破仑本人的东西。他的志向逐渐明确并成熟起来。

## 二没有出席毕业典礼的最优秀的学生

1802年，西尔韦纳斯回到老家布伦特里，并进了当地一所学校读书，从而有机会在“一位出色的学者和有才华的人”教导下学习。这位先生名叫威廉·索尔兹伯里，他指导的许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杰出的人物。希腊语法的学习向他敞开了又一扇知识的大门，他学习希腊语法竟达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再次显现出他超凡的记忆力。

这年夏天，他与父亲一块在塞耶家的农场劳动，父子俩有机会进行了坦率、诚恳的交谈，他表达了自己要上大学的志向。沉默寡言的纳撒尼尔暗自思忖，又与妻子朵克丝商议。尽管家庭经济不富裕，但他们还是愿意满足儿子。

1803年，西尔韦纳斯已是一个成熟的18岁青年了，他再次来到华盛顿村阿扎赖亚·法克森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攒钱。在这里，他阅读古典名著，并获得了几何学的丰富知识。

这时的华盛顿村还有另一种吸引力，也是对年青的西尔韦纳斯最强有力的吸引力——婀娜的身姿、微笑的脸庞、迷人的眼睛、悦耳的笑声——表妹萨利·法克森。萨利年方15，正值青春妙龄。他们的罗曼史是隐秘的并且是短暂的。也许她担心他们的血缘关系，也许她另有所爱，不管怎样，秋天，西尔韦纳斯离去了。他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被设在汉诺威的达特茅斯学院录取。

他独自在汉诺威求学。他要成功就得靠做工来养活自己。当然，他也有一笔储备金——从父亲积蓄中抽出的一份微薄的贷款。结果是，这笔贷款在后来的数年中他都无力偿还，尽管好久以后他最终还是还清了。其时，虽说世事艰难，然而却有着灿烂的前景。

刻苦的攻读加上良好天赋，使西尔韦纳斯的学业日趋进步。二年级时，他在班上名列第二，并荣幸地被选派在毕业典礼日作希腊语演讲。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乔治·蒂克纳，两人很快成为朋友。在塞耶日后的生活中，乔治·蒂克纳一直是他最亲密的伙伴。蒂克纳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名家，坚决的废奴主义者，波士顿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他那儿，人们得知那时的塞耶就“爱好军事”。全体学生中，只有塞耶一人订阅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出版的《国家情报》，从中他可以获得有关波拿巴活动的最详细的叙述，并据此做出自己对拿破仑所进行的战役的研究。蒂克纳在回忆中这样评论他的密友：

“所有人中我最了解的是西尔韦纳斯·塞耶，他在班上名列第一，……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能力很强，在同行中享有极高的名望，他有最纯正的名誉感和德行。”

在达特茅斯学院，塞耶结交的另一个朋友是罗伯特·弗莱彻，此人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名律师。

四年级时，西尔韦纳斯在班上名列第一。1807年伊始，毕业典礼计划开始制定，校方指派这位来自布伦特里的即将毕业的学生致告别词，这是个人人羡慕的殊荣，但塞耶对此毫不关心，他不喜欢这种荣誉。他根本没做这个演说，也没有出席毕业典礼去接受学位。另一个天地在召唤着他，那就是西点军校。



### 三襁褓中的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全称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由于它坐落在纽约州奥兰治县山区哈得逊河西岸的西点，因而通常被人们称作“西点军校”，甚至“西点”，而它的全称却不大为人们提起。

西点军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那时，横贯南北的哈得逊河是一条极其重要的贸易、交通大动脉，能够控制这条河的一方，将会在战争中占有明显的优势。英美双方都认识到了哈得逊河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美洲殖民地议会立即组成了一个由乔治·华盛顿领导的委员会，调查研究这一地区的防御部署。1775年6月上旬，委员会提出报告，认为建立哈得逊河防御设施的最理想地点是西点和它河对岸的玛特拉尔岩（后改名为宪法岛）。只要占领了西点，就可以扼守这里狭窄的河流转弯处，封锁英国舰队的内陆水上通道。委员会还建议在河面上横架一条铁链，以阻止船只通行。但主要的防御阵地则建在宪法岛上。1777年4月，由年轻的工程师托马斯·马钦设计和制造的一条150吨重的大铁链在河上架设成功。1778年1月，华盛顿将军决定在西点地区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他任命在法国受过训的波兰工程师撒迪厄斯·柯斯休斯库上校领导这一工程。在他的监督和卓越领导下，一个先进的、能够互相支援的防御体系很快竣工了。1779年，华盛顿将他的司令部搬到了这里。他的士兵在西点和附近的制高点上增修了一些堡垒和据点，设置了炮兵阵地，并重新架设了被英军破坏了的大铁链。以后，英国军队再也没有攻占过西点要塞，它作为美国国内最古老的军事基地，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整个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将军指挥下的美国大陆军常常感到缺乏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和炮兵专业人员。1775年末，华盛顿任命26岁的亨利·诺克斯上校担任他的炮兵司令。战争一开始，诺克斯就积极要求创建一所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他不断地在军内外大声呼吁建立军校的问题。1776年5月16日，他致信独立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之一——约翰·亚当斯，提出为适合条件的青年建立军校。亚当斯回信赞同他的建议并希望他能提出建立一所军校的计划。9月27日，他又在一个文件里指出：“军校的建设应基于开明的计划，……军校应讲授所有关于设防筑城与枪炮的理论及其实践课程。”

但最高权力机关——大陆会议对建立军校一事并未认真考虑，而是拖延，直至战争结束。也许这个机构要讨论和议决的重要事情太多了，也许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军校难以成为现实。但无论如何，一直在前线作战的大多数美国军官，包括最高司令华盛顿将军本人，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对战争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为爱国事业而战斗的工程技术人员、教官和炮手，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完全不同。

独立战争胜利后，战争的经验教训使当选为总统的华盛顿、国务卿杰斐逊、国防部长诺克斯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等一致主张创建一所为战争这门艺术服务的军事学校。华盛顿说：“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一所学校对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1794年5月9日，国会通过一项议案，表述了创办军校的思想。但由于国会内部对此看法不一和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军校迟迟未能正式建立起来。

作为国会议案的体现，是年5月，驻西点的炮兵和工兵部队扩编为炮兵工程兵团，并设立了学员军阶，选拔出的32名学员，分在16个连队里。陆军部长特别聘请了几名外国军官任教。自1794年开始，断断续续地为学员和炮兵工程兵团的军官一起开了一点课。这种体制根本算不上是一所军事学校，充其量不过是一所应用学校。

但是，亨利·诺克斯的理想并没有被遗弃，美国军内外的有识之士从未放弃过使诺克斯的理想变为现实的努力。这一天终于来了。1802年，新当选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第七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一项提案上签字，支持在纽约州西点创办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同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这天，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宣布成立，从而揭开了其辉煌历史的第一页。然而，这第一页是那样地难写，当时除工作人员外，仅有正式学员10名。

军校的第一任校长是乔纳森·威廉斯。他于1750年5月20日出生在波士顿一个富商的家里。他的叔父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闻名世界的《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富兰克林博士。独立战争前他曾几次作为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去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独立战争期间和战后则衔命出使法国以争取法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1783年，又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巴黎和约的谈判和签署，最终使英国政府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富兰克林博士的引导下，乔纳森·威廉斯从20岁开始便步入政界，在北美和欧洲之间穿梭。1775年，他随叔父富兰克林走访法国，并作为富兰克林的官方代表滞留于法。在法国，他对军事设防和军事科学产生了兴趣，并进行了一定的学习和研究。1783年，携家眷返回美国，定居于费城附近，而且开始学习数学、植物学、医学和法律。有好几年，一度出任费城中级法院法官。

在随同富兰克林博士东奔西跑的过程中，威廉斯有机会与大洋两岸的重要人物相识，其中包括1801年成为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他们于1794年相识于巴黎，以后数年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尽管威廉斯从未穿过军装，但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杰斐逊毫不犹豫地于1801年2月签署命令，委任乔纳森·威廉斯为第二炮兵团少校，同时让他负责全国的防御工事和仍处在胚胎期的军事学校。事实上，威廉斯并非超人，不可能同时做好两项重要的工作，尽管他毫无疑问地能够胜任所委任的两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因而，西点军校的建设工作进展迟缓。

1802年3月16日，在杰斐逊执意坚持下，国会不得不通过法案，决定成立“陆军工兵部队”，部队包括十名军校生。另外，还规定“当所说的部队组建后，将驻扎在纽约州西点，作为一所军事学校”。

7月4日，西点军校宣布正式成立，校长威廉斯亦走马上任。

作为一名科学家，威廉斯招聘了一支卓越的教职员队伍，使西点一开始就建立在正确的学术基础之上。但是，学校初创，缺少教材和设备，所以开设的课程很少。教学中，既没有完整的教学计划，也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明确的入学、毕业标准，军校的教学和管理呈现出一片混乱。这当然是一幅时代的画面，不仅西点，就是在一般国家中也大致如此。新生的美国刚挣脱了襁褓，尝试着起步，大体上正处于向四面八方爬行的时期。

年轻的抱着坚定志向的大学生塞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西点。

#### 四“弃儿”

西点军校是一所培养军事专业人材的学校，与普通高等院校相比，自然有别具一格的体制、体系和管理办法，其中学员的招收就明显地与地方院校不同。最初的西点，学员入学考试并不重要，甚至可视情况免考。重要的是学员必须有名人推荐并获得总统的批准。那么，平民出身的西尔韦纳斯·塞耶是如何取得进入西点的通行证的呢？这还得从他在法克森舅舅家的半工半读生活说起。

1801年，西尔韦纳斯16岁时，当上了华盛顿村学校里的初级班算术教师。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一位将影响他人生道路的重要人物，一员独立战争中的老将，本杰明·皮尔斯将军。老将军住在距华盛顿村11英里外的黑尔斯堡罗，当时正是他在新英格兰政界的权力处于鼎盛时期，当然，他不会预料到日后他的一个儿子——富兰克林·皮尔斯将远远超越他在政界的纪录，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从白宫给陆、海军将士们下命令。

老将军是在法克森的店铺里遇见西尔韦纳斯的，并知道了他是华盛顿村学校的教师。通过交谈，老将军发现眼前的这位少年有着敏锐的头脑、坚毅的性格、严肃的处世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是个可造之材。

西尔韦纳斯赢得了老将军不平常的友谊。当他启程前往达特茅斯学院的时候，老将军满意地点着头，并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经常搔着脑袋用一技新鹅毛笔给他身居高位的老战友写信，说有个叫塞耶的小伙子能成为一个好兵。新建的西点军校需要这样的人材，而塞耶也同样需要去西点接受磨炼和军事教育，但这一切要变为现实，必须有一纸批文。

老将军皮尔斯的信有了结果。就在西尔韦纳斯毕业前六个月，一封长长的官方信件从华盛顿寄来，宣布美国总统批准，可以授予西尔韦纳斯·塞耶一张美国军校学员证书。西尔韦纳斯是如此地兴奋，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达特茅斯学院，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从军的道路。

于是，有了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描绘的那一幕。

不满22岁的西尔韦纳斯·塞耶在码头下了船，背着简单的行李，顶风冒寒向西点军校奔去。这里是个新天地，与在寂静的汉诺威所过的那种自由轻松的大学生生活形成奇特的对比。荷枪实弹的哨兵，阴沉沉的堡垒，还有赶着吱吱嘎嘎的牛车的军人（干这种活与军人的形象大相径庭），所有这一切都是陌生的。

指挥部里值班军官约瑟夫·G·斯威夫特呆板的礼节，使年轻的塞耶回到了四年前。他又成了像刚到汉诺威的“新手”。第一瞥中看到的旧“长营房”中空荡荡的狭小寝室，令西尔韦纳斯大吃一惊！只有贫困潦倒的人才会像西点学员这样睡在粗糙的松木地板上的窄窄的褥垫上。吃惊的事可不就这一桩！当这位新学员端详着发给他的几本又旧又脏的教科书时，差点儿晕过去。《赫顿数学》、《恩菲尔德哲学》，咳！在华盛顿村的小学里，塞耶就教过《赫顿数学》。至于《恩菲尔德哲学》，它给一名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也提供不出什么新东西。《沃本战地工程学》似乎还有些趣味；《谢勤炮兵学》扩展了新的词汇，只是需要记忆。所有一切不过如此。难道这就是西点？这就是军队？

失望很快被另一件强烈吸引着西尔韦纳斯的事情抵消了许多，那就是脱掉老百姓的服装换上军装。着军服是件严肃的大事。那时的军服是由一位纽

约裁缝制作的。长尾的蓝色上装，单排钮扣，共 8 枚，均为平扁、镀金、上印鹰图案，高高的领子擦着耳朵。夏天的裤子是本色布制成的，冬天是灰色布裤。海狸皮帽的帽徽上缀有镀金的鹰，这就是最初西点军人的形象。这一切令西尔韦纳斯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坚定感和威严感，令他颤栗，令他骄傲。

当时的西点建筑物不多，除了教学楼、长营房外，大概就算约建于 1805 年的勉强称得上是学员餐厅的地方了。但在 1807 年时，学员们仍可在附近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搭伙。有位汤普森太太，是独立战争时期一位军官的遗孀，她丈夫是在指挥战斗时阵亡在西点的。经允许，她仍留住西点，有好几年，她经营学员们的膳食。还有一位古怪的爱尔兰老人，名叫克洛格·汉密尔顿，他的棚屋坐落在码头上并经营着一个饭馆。有几名学员是他的常客。西尔韦纳斯也时常加入这群饥饿的青年人之中，围着老克洛格的餐桌大嚼咸牛肉。

1807 年 4 月学校开学了，西尔韦纳斯很快适应了学校的作息时间表。上午 5 时至 6 时进行操场训练；8 时至 11 时为数学问答课和学习研究；11 时至 13 时或学法语或学绘图；一般说 14 时至 16 时也是学习时间；而后进行射击练习、测量和工兵的实地操作。当时，学员共有 46 人，其中 40 人为炮兵，6 人，包括塞耶在内为工程兵。这支小团队，不守规矩，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明确的管理制度的束缚，那时的军校生是“自由生长”。下午他们漫步在小山上，或者玩简化曲棍球和足球。夏天在哈得逊河游泳。学校的上课时间从 4 月到 11 月，各种各样的考试均在 9 月进行。学年结束后，所有学员和教职员纷纷离去，西点整个冬天空空如也。每年 3 月，教职员和学员开始陆续返校。

学校里教学人员缺乏（尽管有杰出的学者任教，但他们没有三头六臂），值班的军官也很少。负责警卫和看管军校的驻军是 24 名炮兵和 18 名工兵，他们和学员们混住在一座长营房里。营房后面有一个自然小土丘，遮掩着一所小房子，西尔韦纳斯和他的同伴们经常光顾那里，这儿是士兵裁缝贝恩的住所，他一天到晚忙着为学员缝补制服。学员们常去的地方还有校内的那座小型医院和随军小贩商店。

在西点，西尔韦纳斯加入了美国军事哲学协会。这个协会是校长威廉斯于 1802 年建立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军事科学和历史的研究。作为美国最早成立的学术组织之一，它的章程规定：协会“在西点军校的任何地方均可举行学术集会”。“任何男性，军人或非军人”都可以入会。协会领导人由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席会议的四分之三的代表赞成即获通过。每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一召开会议，假期除外。协会的徽章是密涅瓦（智慧女神）。她手持长矛触地，地上冒出一支橄榄枝。现在，西点军校校徽中的智慧女神的盔状花环很可能就是受了以前军事哲学协会徽章的启示。

1807 年夏天，当西尔韦纳斯成为协会的会员时，威廉斯校长是协会主席。杰斐逊总统是赞助人。

作为军校生，年轻的西尔韦纳斯·塞耶在西点时间不长，但他像所有军校生一样轮班站岗、学习受训。一度他曾出任学员副官。在 1807 年 9 月的考试中，他所受到的大学教育自然使他远远超出许多同伴。当 11 月放假离校时，他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将被准予毕业。1808 年 2 月 23 日，他接到了工程兵少尉的任命。从此，作为西点军校 1808 届毕业生，塞耶开始了在军队漫长的服役生涯。他奉命前往新英格兰报到，任务是选择港口防御工事的地址并

进行设计、测量和计划。这位轻声细语、勤奋肯干的少尉先在纽黑文，后在斯托宁顿埋首于经纬仪和无穷无尽的计算中。后来又出任马萨诸塞州防御工事助理工程师。

1809年1月，西尔韦纳斯获悉他的表妹萨丽·法克森与华盛顿的乔纳斯·霍巴特于新年结婚的消息。他们之间短促的浪漫史结束了。这对年轻的塞耶打击有多大，人们不知道，但知道的是塞耶一生未婚。他是永远忠于第一位情侣的那种人。

也是在1809年，塞耶接到命令，赴西点任教官。在此他有机会进一步目睹学校放任自流的无目标状况，正如校长乔纳森·威廉斯所说：西点军校“像个弃儿，勉强生存于荒山之中，寄养在人烟稀少的远方，几乎不为其生身父母所知。”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威廉斯于1808年3月给陆军部长写了报告，建议将学校置于总统直接管辖之下，任命一批精明强干而且稳定的教职员队伍；工兵部队指挥官留任校长，但有权在外出公差时将职权移交给某位教授和军官；此外，军校也应该收留来自任何州的任何青年，只要他们想接受这样的教育。

这个报告是根据总统杰斐逊的明确指令而作的。杰斐逊将它递交了国会，然而报告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西点军校依然故我。

事实上，就连西点军校的校长威廉斯也没有将全付精力投在襁褓中的西点身上，当时，除校长职务外，他还负责着纽约港的防御工事，他要把时间分配于纽约港和西点之间，而主要是忙于他的设防工作。

塞耶这次在西点任职期间，负有多种职责。从1809年12月20日到1810年4月20日的漫长假期中，当任何一位高级军官不在时，他充任执勤指挥官。1810年学期开始到11月放假，他担任数学副教授。从11月放假直至1811年4月调离西点，他曾任助理副官。

## 五初试硝烟

1812年至1815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爆发，美国人打了一场原始的无计划的战争，给年轻的共和国带来了羞辱和失败，其中包括华盛顿城的大火——国会被焚。

塞耶身为上尉参谋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先是在部署于美加边境的北部军队里负责军械装备的供应和部队开进道路的侦察。有一次在侦察中同部队失去了联系，他被饿了好几天。后来，他又奉命先后去纽约、弗吉尼亚等地负责防御工事的加固，并在同英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14至1815年的冬季，由于过分劳累，塞耶病倒了，直至1815年春，英美和平协议签署，他才恢复健康。

战争中，塞耶目睹了由于缺乏充分的战争、战役准备、计划和协调；由于无知的鲁莽、松懈的纪律以及将领之间的不和所造成的惨重伤亡与失败。战争使塞耶深刻地认识到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教育的极端必要，而纪律、坚定、忠于职守则必须作为训练军人打仗的最基本目标。

战争可耻地失败了，但人数还不多的西点毕业生却在战争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在抗击英国人的战争中，16名西点毕业生包括塞耶在内得到擢升，一批西点英雄脱颖而出。

在战斗中牺牲的第一位西点人是28岁的恩赛因·乔治·罗南，1811届毕业生。1812年8月15日，在芝加哥堡的一次肉搏战中捐躯。

西点首届毕业生斯威夫特，在美加边境的北部战争中表现出色，他大胆而主动的行动为他赢得了声誉。后来，他奉调纽约，具体负责加强防卫工作。英国人从未敢进攻纽约港就是对他工作价值的最好证明。城市元老们赞赏他的功绩，一致选举他为纽约市的恩人，把他的画像挂在市政厅内，还赠送斯威夫特夫人一套华丽的餐具，送给他本人一盒银制的绘画用具和一艘大型游艇。

埃利埃泽·伍德，1806届毕业生，是西北方哈里森将军的总工程师。由于在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被光荣地晋升为少校。后来，他转到雅各布·布朗将军麾下，任21步兵团长官，并再次发挥了“高度的军事才能”。1814年9月，在保护布朗将军突破英军重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在部队的前头。1816年，布朗自费在西点竖起了伍德纪念碑，直至今日纪念碑依然矗立在公墓里。

布朗将军属下的另一位西点英雄是威廉·麦克雷伊，他于1787年12月13日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父亲是独立战争时的军官。1803年4月14日麦克雷伊被送到西点当学员。1805年7月1日毕业后被任命为工兵少尉，后来升任炮兵指挥。1814年，26岁的麦克雷伊在尼亚加拉成了布朗的总工程师。由于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头脑，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布朗说：“麦克雷伊的勤奋和才干是值得美国军人钦佩的。”

在同英国人的战争中，表现最为杰出的美军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上校这样评论麦克雷伊：“我认为，也许军队中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在参加1812年战争的所有军官中，他是最能将才能及军事科学与高度勇气相结合的人。”

可惜的是，麦克雷伊英年早逝，如果他不死，并且战争继续下去，他无疑会成为将级军官。

数年之后，塞耶在一封信中称麦克雷伊“是和拿破仑一样的真正杰出的人，……是军队唯一的、鼓舞人心的天才。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而他又不死，

他就会成为军队的领袖”。他还说雅各布·布朗“嫉妒”麦克雷伊，这令人吃惊。但是，联系到战争期间，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曾严肃考虑过任命麦克雷伊为总指挥官来接替布朗这件事，那么，塞耶的说法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在整个 1812 至 1815 年的战争期间，上战场的西点毕业生中， $\frac{1}{6}$  的人在战斗中牺牲； $\frac{1}{4}$  的人负伤；活下来的人中有  $\frac{1}{5}$  因表现卓著而晋升。西点人在最初的硝烟中经受住了考验并且给美国军队和美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形象。

## 六 寻求良策

“先生们，和平来了，然而我们的军队不管采取什么紧缩措施，有一件事是确定不变的——西点军校必须扩大。我们必须扩大西点军校的规模，以便为我们的军队提供足够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国务卿兼临时陆军部长詹姆斯·门罗边说边靠在椅背上，望着桌对面的第二任西点军校校长约瑟夫·斯威夫特，这位当年西点的首届毕业生已荣升为名誉陆军准将（正式军衔为上校），他是于1812年接替辞职的威廉斯出任校长的。麦迪逊总统是这个临时总统办公会议上的第三个人，他也转向斯威夫特。这三个人正在讨论缩减军队的计划。

“总统先生，我同意门罗上校的意见。参战的西点军校毕业生证明了他们的价值。”斯威夫特说：“但是，总统先生，我们需要对战争艺术和战略有研究的军官，这些人对欧洲所有最新的科学思想、对设防的理论和实践都应精通。这样的知识只能在欧洲大陆获得。因此，总统先生，我提议工程兵部队派两名军官去欧洲。如果人选得当，不仅西点军校而且我们整个军队都将受益。”

“将军，好主意。”总统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而且我认为你本人是否应是两人之一？你意下如何？”

“先生，我认为最合适的人是麦克里中校和塞耶上尉。他们证明自己不仅是勇敢的士兵，而是是天才的军官。”

总统点点头：“很好，先生们。门罗上校，我授权你和斯威夫特上校达成协议。”

事情就这样定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技术性和手续类的问题这时候的塞耶身体刚好恢复健康。他正急急忙忙地赶来华盛顿见斯威夫特。不巧的是，当他抵达华盛顿时，斯威夫特已经离开了，于是他于3月23日给斯威夫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将军：

身体状况一好转我立即离开诺福克来此见您。但迟到一步，只好写信打扰您，想得到您对我考虑多时的一项计划的同意和支持。我认为现在是实现该计划的最佳时刻。这项计划是去法国进行一次休假参观，以提高我的专业知识。我无需赘述工程兵部队或政府在和平时期选送部分军官赴国外可获得的益处。我知道您对此卓有远见，问题在于需要挑选那些在天赋、学识上最合适的人，能够在参观旅行中收集到有用的情报，并能在以后将参观所获审慎地为政府服务。如果我因为您的偏爱有幸成为此行中的一员，我将万分高兴。我相信您会乐意促成我心愿的实现。

……虽然我的身体仍未完全康复，但恢复的确很迅速。我请求你原谅我致信之匆忙和冒昧，并相信我的敬意和友谊。

您最恭顺的仆人西尔韦纳斯·塞耶没有迹象表明塞耶知道会谈的情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塞耶早就思考过去欧洲作军事考察的问题，并同斯威夫特交换过意见。

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养病期间，塞耶有时间对战争作深入的思考和总结，特别是思考他所知道的美国军队的艰苦和磨难，美国的军事训练肯定有缺陷，必须找到根源。在塞耶看来，只有亲临欧洲战场，只有通过实地调查法国的军事教育，才能对成熟的欧洲军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欧洲，肯定



有某种制度，某种固定的教育体制，远不同于美国的漫无目的的教育方针。在北部边疆，麦克雷伊和塞耶曾经讨论过这些问题，曾将外国的军事教育科学与美国蹒跚前进、糊涂混乱的状况相比。然而，出国考察，这对于一个战争年代的上尉来说，无疑等于上天揽月。但，不管怎样，现在塞耶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斯威夫特的回信，介绍了他与国务卿、总统三人会谈的结果。塞耶大喜过望，读信时心怦怦直跳。很快，新任陆军部长亚历山大·道格拉斯向塞耶和麦克里发出了正式指令：

为使美国军官增长才智及学习科学训练的先进经验，总统欣喜地提供给你们一次提高专业水平的机会。请你们向海军部部长报到，领取搭乘即将驶赴地中海舰队船只的命令。

抵达欧洲后，你们应特别注意调查研究军校、兵工厂、武器库、运河、港口以及海防设施的情况。

你们将有专款，以便根据陆军部或工程兵司令官的指令，为西点军校收集购买所需的书籍、地图和器材。

这时，又传来了一则令人震惊兴奋的消息。拿破仑·波拿巴躲过看守人员的监视，离开囚禁他的海中孤岛回到了法国，雄鹰再次展翅旷野！塞耶充满信心地希望能一睹这位战争巨头的风采。他计算着时间，懊丧耽误的分分秒秒。

由于斯威夫特的举荐，这时塞耶已晋升为荣誉陆军少校，这可使他出现在最显贵的人中间。

为了使欧洲之行得到预期的结果，塞耶和麦克里在纽约与斯威夫特进行了长时间的兴高采烈的会晤，详细讨论了西点军校所需之物，制定了考察计划。

海军部长的命令终于到了，要求麦克里和塞耶随海军班布里奇舰队同行。塞耶非常高兴地先行赶赴波士顿。

5月11日，荣誉少校塞耶抵达波士顿海军基地，接着便到班布里奇的旗舰“独立74号”上报到。威廉·班布里奇司令是位性情暴躁的老水兵。他十分正式地接见塞耶，并宣读了海军部长的信。令塞耶十分震惊的是，司令官将读完的信摔在了桌子上。

“陆军军官到我的上当乘客？”他大吼，“先生我决不同意！我的军官的住仓是他们的私人财产，我决不会为乘客而剥夺他们的任何财产！这命令是荒谬的，我拒绝执行。”

看到敏感的塞耶气得满脸通红，他转换了口气。

“先生，我向您保证，我的话不是针对您个人的。我很高兴见到您，并请相信我将高兴与您进一步熟悉。麦克里上校到达后请帮我引见。也许那时我们能作出安排。我不希望您认为我粗野。”

塞耶怕说出不恭敬的话，鞠躬退出，气冲冲地走下舰船，飞速地给斯威夫特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他受到的“我不希望您认为我粗野”的待遇。塞耶写道：“似乎不是海军部长就是我们自己受到嘲弄。……如果有其他横渡大西洋的办法，我不愿意再与海军部打交道。”

显而易见，斯威夫特的想法完全与塞耶相同。他收到塞耶的愤怒报告以后，立即致信陆军部长，要求允许麦克里和塞耶搭乘专门送美国驻荷兰公使尤斯蒂斯博士赴任的“国会”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位博士在出任

陆军部长期间，对西点军校极尽刁难之能事，几乎让军校关门大吉。

6月初，塞耶接到命令，换乘“国会”号前往欧洲。船长查尔斯·莫里斯上校热情地接待了他。6月8日晚，姗姗来迟的麦克里到达波士顿。6月10日，“国会”号驶出波士顿港，开向茫茫的大西洋。

在塞耶的大皮包里装着各种各样的介绍信，其中包括门罗国务卿、雅各布·布朗将军等重要人物写给他们大洋彼岸的老朋友的信，内容是将美国的两位年轻军官介绍给法国和英国，以使他们的欧洲之行顺利且更有收益。

7月11日，当“国会”号驶入英吉利海峡，靠近多佛与一导航小船打招呼时，塞耶在后甲板的桅杆上听到了最令他失望的消息。

“波拿巴完了！惠灵顿伯爵在比利时击败了他，在一个叫滑铁卢的地方！”

“波拿巴完了！”

塞耶茫然地看着赤足的水手们奔跑过去，用转帆索转帆。看着大帆在转向，他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来得太晚了。

次日，“国会”号在赫尔沃茨路易斯停泊，乘客下船。塞耶和麦克里从弗拉辛出发赶往巴黎。他们未能参观滑铁卢战场。7月29日，他们在泥土路上奔波了17天后才抵达巴黎。他们发现神圣同盟占领下的巴黎一片混乱。路易十八依靠外国刺刀和秘密警察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统治。

法国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面临被征服的严峻命运。10月，塞耶在致斯威夫特的信中说：他们的考察旅行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与在美国所期望的大相径庭。军事院校停办，校舍被征服法国的神圣同盟军队作为营房占用。入侵者占据了所有未被摧毁的兵站、武器库、兵工厂和军事要塞。

占据各地的指挥官大肆抢劫，到处都陷于瘫痪状态。公安和私人的武器、弹药都被收缴；艺术珍宝也被搬走，所有与拿破仑时代的荣耀相关的公共纪念建筑均遭毁损。

“我们幸运地在破坏、迁散之前到达巴黎，看到了这个国家许多世纪以来共同劳动的结晶——无数的艺术珍品，大饱了眼福。而现在，罗浮宫只有不到400幅绘画存留下来——均是被认为不值得运走的东西。其余的散失欧洲各地，或为私人掠夺，或为公家没收。”

塞耶在信中隐约地流露出他对失败了的事业的同情。因为他多年来寻迹追崇的军事天才拿破仑倒下来了，这使他大失所望。这是一个军人的同情。试想，塞耶刚刚经历过英军对美国海岸的疯狂轰击，此时又目睹了以英军为首的神圣同盟军队在法国不可一世的骄横举动，他的同情就很自然了。

塞耶在信中还描绘了巴黎内乱的景象：“在我们到达的许多周内，每天各种骚乱不绝。……尽管每天都有骚乱者受到惩罚，国王在大庭广众之下仍时常受到侮辱。就在上星期天，当国王向群集于他窗下的忠诚者渴望的眼睛（他自以为如此）显露尊容时，国王的双耳被无情地贯满了‘拿破仑万岁’的喊声，而不是向国王表达忠诚和热爱之情的呼声。波拿巴主义者与国王的效忠者经常发生冲突，往往是后者狼狈逃窜。这时便看到一队英国士兵赶来援助。”

这些事实说明了法国人的情绪，显然，如果没有外国军队的刺刀，这种情绪会再次迫使法国国王到大不列颠岛避难，永远结束他的统治。

尽管法国政局动荡不安，塞耶和麦克里并未松懈，他们结交了欧洲许多重要人物；借助各种关系去某些地区旅行考察，先后走访了著名的梅兹军校

和一些军事要塞及其它军事工程；在经费拮据的窘境中忙着为西点军校购买急需的图书、资料和器材。考察访问中，塞耶又一次因劳累过度而病倒。

1816年3月，他们乘船去英国。在前往伦敦途中，塞耶因被扒走200美元而气愤异常。当时，200美元可不是小数目，何况旅行经费又时常捉襟见肘。他们在英国用很短的时间购买了所需书籍和器材，然后再次渡过海峡去法国。在作了必要的礼节性告别访问后，于4月10日搭船回国。5月14日，他们抵达纽约向斯威夫特报到。至此，他们赴欧洲“寻求良策”的旅行即告结束。

## 第二章西点三巨头

1817年7月20日，宽船首的“哈得逊”号帆船，在夕阳的照耀下，乘风破浪，径直向西点码头驶来，靠岸后，塞耶少校下船并告诉正向他敬礼的值班炮兵，把他的行李送到司令部去。而后，他轻快地跨着大步走上通往西点军校的那条长而陡的小路。十年前，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也是踏着这条小路去西点的，那时他是为了到西点求学，而今他来这里是为办好西点。他将担任西点军校校长，负起西点军校指挥之责，他要把年轻的美国学员培养成良好的职业军官，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能与欧洲的军人相媲美。

塞耶边走边想，脸上情不自禁地现出笑容。在山顶上，他驻足小憩，举目四望，发现西点平原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新的建筑物拔地而起，西点军校在成长。他带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前行。正在闲逛的学员不断向他敬礼，并好奇地打量着这位陌生的人物。

指挥部到了，正好一个高大拙笨的身影从楼房里出来。此人迈着蹒跚的步子向塞耶走来。他身穿蓝色的紧身短上衣；戴上尉肩章。这个人的举止对塞耶来说并不陌生，他就是奥尔登·帕特里奇——西点军校历届校长中最有争议的一个。

## —最有争议的校长和西点的“黑暗时期”

奥尔登·帕特里奇于1785年1月12日生于佛蒙特州的诺威奇。1805年12月14日进入西点军校学习，1806年10月20日毕业，被任命为工兵中尉，是第一位比同期学员高授一级的人。直至55年后，才有了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人——那就是“西点三巨头”之一的彼得·史密斯·米基。无疑，帕特里奇是位优秀的学员，毕业后，他一直留在西点工作，最初是数学副教授、教授，1813年又成为工程学教授，同时他还是训练新兵的行家里手。

·天哪！这是正规军啊！·

帕特里奇是在西点军校最困难的时期主持校长工作的，1812年，乔纳森·威廉斯辞职，继任者斯威夫特在战争前线难以脱身，于是西点的指挥任务就落到了奥尔登·帕特里奇身上。而当时的陆军部长尤斯蒂斯对军校和工程兵部队持敌视态度，由于他的刁难，西点的军官、教授、教师不是被调走就是辞职，1812年西点军校缩小到了荒谬的程度。大多数学员提前毕业去充实部队，陆军部没有颁发招收新学员的许可证。9月，学员查尔斯·G·麦钱特来到西点，发现自己是在校的唯一学生，而帕特里奇上尉是唯一的教官。12月15日，另有5名学员到校。这就是整个西点军校。第二年，兆头开始好转，因为西点毕业学员在战场上的良好表现，使总统麦迪逊对军校产生了兴趣，他撤掉了尤斯蒂斯陆军部长的职务，征招新学员的许可证又开始颁发了。

帕特里奇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代理校长工作的，在他看来，自己是个全才的大能人。他什么事都想自己做，从训练新兵到讲授科学；从建立严厉的规章制度，到设计新的学员制服；从提出新的教学要求到制定作息时间表。在西点期间，他还独自进行了大量的地形学研究，在哈得逊河中游山谷进行勘测，绘制地形图。他的批评者说，他拙笨而粗鲁，看起来到处奔忙，但无实效，是属于那种不善于合理分工的不幸的人中的一员。

1813年12月，新征招的99名学员报到。这批学员年龄只有12—14岁。帕特里奇注意到，标准的滑膛枪对这批少年来说太重了，他向军需官领了300支短式滑膛枪和小型子弹盒，还领了白色皮带。他说“白色皮带比黑色的看上去整洁雅致”。1814年西点人身上第一次出现白色皮带。

1815和1816年，西点学员陆续换上了灰色服装。从此西点的士官生便以“绵长的灰线”而闻名于美国和世界。西点军校之所以选用灰色制服作为学员服装是有纪念意义的。1814年，美国19世纪名将、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在同英国人的战争中因得不到美国正规军的兰色制服，于是因陋就简用粗呢的白灰色布料为他的军队制作军服。就是这支灰色的美国队伍，在尼亚加拉河畔的奇帕瓦打败了英国正规军。不久，又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西侧的布隆迪山区同英国人进行了一次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激战。斯科特率领的一个旅守着一个山头，在英军的三次进攻中剩下不到一个营，斯科特本人也负了伤。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夜幕降临后，斯科特率部主动撤出战场。

虽然，1812至1815年的英美战争，以美国人的惨败而告终，但斯科特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令他名闻遐迩。时至今日，美国陆军的征兵广告仍在描绘奇帕瓦战斗的情形，并特别引用当时英国指挥官在看到美国坚定的灰色队伍时发出的惊呼：“天哪！这是正规军啊！”

为了纪念奇帕瓦和布隆迪战斗，西点军校决定采用灰色制服作为学员服

装。

1814年7月，学员队在帕特里奇的率领下进行了有记载的第一次野营拉练。学员们拥挤在一艘帆船上，向纽约的戈文诺斯岛驶去。由于战争，岛上忙忙碌碌。学员队在这里住了约一个月，参加警卫、操练和阅兵，成为驻军的一部分。这次野营也有件令人不快的事情，那就是7月7日早晨，整个驻军集合，目睹对一个逃兵的处决。

帕特里奇的训练工作卓有成效，他训练出来的学员英姿飒爽，动作干脆、准确，引人注目。1815年，麦迪逊总统把西点与工程兵部队分开，并决定设立专职校长，奥尔登·帕特里奇被指定担任这一职务。西点军校经历了重重磨难，终于生存下来了。这与帕特里奇的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帕特里奇任职期间又犯有严重的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的错误。他对教职员不信任，肆意干涉教授的工作；不执行上级命令，不经过考试就准许学员毕业；对学员滥施惩罚等等。他的所作所为，使军校内结党营私、帮派主义、庇护和报复主义、自由主义、逃避责任和逃避艰苦的风气严重蔓延，成为西点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

· 专横跋扈的“老白镗” ·

帕特里奇在严格执行纪律的幌子下，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甚至发布命令，禁止学员举行舞会和参加舞会；还提出“无论什么时候教授让学员到家中作客都必须事先发出书面邀请，并需要经过批准”。理由是他认为这些活动对军校有害。但在这严苛的纪律后面却掩藏着极端的不公平。他所宠爱的那伙小集团统治着西点军校，他们谋私利而置大多数人于不顾。这种行为很快被那些意志坚强的、敏锐的年轻人识破，也导致了帕特里奇与教职员工的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特里奇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权力欲越来越膨胀。他压制教授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停止了学校的入学考试，从而助长了歪门邪道，使入学者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挫伤了学员和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军校实行了损害人格、令人羞耻的惩罚，如让有过失的学员背上所犯过失的标志，踏着鼓点绕操场齐步行进；让犯错误的学员在帕特里奇住所前野战炮的炮筒上骑上几个小时；把违纪者禁闭在一个8平方英尺的肮脏地牢中等等，花样翻新，不胜枚举。平时在士兵禁闭室关押的学员很少少于20人。而帕特里奇的宠儿们，不但不受惩罚，而且不论学业成绩如何，均可得到提升和委任，轻松而随便地毕业，他还为他所喜爱的学员提供特别训练，也就是开小灶，从而阻碍了教授们的正常活动。

哈维·布朗少校，1818届毕业生，他后来谈到帕特里奇时这样说：“他的天性和他所受的教育使他不适合担任这样的领导。他眼界狭窄，没有为人处事的知识。他适合当教授而不适合当一所全国性大学的领导。”“人们从未见过他以校长身份热情待客，甚至连杯冷水都不给。……我认为，帕特里奇上尉从未获得学员们的尊敬，人们都赐给他一个古怪的名字——‘老白镗’，禁闭室墙上涂满了他的漫画。”

乔治·D·拉姆齐少校，1820届毕业生，1814年12岁时来到西点，他这样生动地描绘：“帕特里奇军装不离身，人们相信，他除了军服外没有其它衣服。……他上衣总是扣得紧紧的，外表看起来他是个严格执行军纪的人，生硬而刻板。在一般场合不佩带剑时，他带着一支小藤杖，与人谈话时，神经质地不时将藤杖靠在腿上。他的外貌挺有特色，熟悉他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有时他身着一件老式军服上衣，上面的绣花比当时规定的要多，带着宽

宽展开的尾巴，学员们称之为‘孔雀’，看上去有像法官的长袍，总是引人注目。……当人们看见他从那被称为‘盐盒子’的住所出来巡视兵营时，喊声便四起——‘老白鑊’来了！于是每个闲散者便奔向自己的住处，抓起书来，摆出学习的样子。”

1814年，帕特里奇安排他的叔父艾萨克·帕特里奇到西点学校任学员餐厅的伙食管理员，这使学员队大受其害。艾萨克买来了一群羊，名义上是给学员改善伙食，事实上只有病死或者死的羊肉才会出现在学员的餐桌上。更使学员们愤怒和不安的是，这些羊没有“禁区”，它们任意在营区、教学区和操场上乱跑乱叫，搞得到处臭气扑鼻。结果，羊变成了被人们捉捕的对象。那些不幸迷途到校外的羊会被一抢而光；也有时被气愤的学员扔下悬崖摔死。由于艾萨克不得人心的所作所为，1815年3月被斯威夫特命令解职。当斯威夫特了解到军校指挥官和学员餐厅管理员之间不正常的叔侄关系后，感到非常吃惊。

1815年10月，帕特里奇与军校的教官们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当时帕特里奇临时离校去华盛顿，趁此机会，早对学校教学状况不满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工兵中尉、数学教授戴维·道格拉斯联合其它教师对教学作了认真科学的安排，并根据学员的成绩和进步情况，分成不同班级授课。帕特里奇回校后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对其领导权的侵犯。

实际上，在此之前，教师们就已公开反对帕特里奇了。1815年5月25日，数学教授、地理学家安德鲁·埃利科特直接写信给陆军部长，强烈反对帕特里奇蔑视规章制度的作法，他指出：“教师是唯一能够对学员作出正确评价的人。然而帕特里奇在提拔重用任何一名学员时，从不听取教员的意见，那些准备提升的学员的名字从不与教师谋面。”他还说，帕特里奇对教员在这方面的抗议置若罔闻，继续一意孤行。最有才能的学者不被重视，甚至受到贬抑。

· “西点垮下去了” ·

1814年8月，工程兵司令兼西点军校校长斯威夫特来到西点，他发现“西点垮下去了”。他想扩大西点军校，但苦于没有资金，于是，他又回到纽约，试图劝说当地的银行家贷款。然而，当时政府的信誉不好，金融界人士一本正经地摇头，低声而礼貌地述说他们的借口，不肯从钱袋掏出一个美元。雅各布·巴克与众不同，这位纽约商人在国家艰难困苦的时候，曾掏钱支持过军人。这次又响应斯威夫特的号召，以7%的利息向西点军校贷款。斯威夫特命令帕特里奇用这部分贷款从事西点军校的建设。

1815年初，一座新餐厅、一幢教学楼、两座营房和几处住宅开工建造，这些建筑全部于1815年底建成，学员们搬出那早期简陋的老式长营房，住进石头建筑的新屋。

1815年隆冬，是西点军校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两位来自智利的年轻人抵达西点，他们是最早来到西点加入长长灰色队伍的外国学生，他们开了外国人到西点学习的先例。随后，又有近40名外国学员到西点学习。然而，两位智利年轻人没有能够毕业，在塞耶来到军校进行改革时，他俩和那些学习上不合格的人一道，离开西点军校。

1816年2月，当西点军校仍银装素裹之时，麦迪逊总统在西点老校长斯威夫特的陪同下到达。自然和实验哲学教授贾里德·曼斯菲尔德站出来抱怨说：“不仅军校的教学止步不前，而且整个营区也杂乱无章，不成体统。警

卫部队的人员很少，连站岗也不够。公共树木被抢劫者任意砍伐，他们偷窃所能拿动的政府的任何财产。”

为查明实情，3月16日一个调查团进驻西点，专门调查西点军校所发生的全部情况。4月12日，调查结束，结果是帕特里奇的不正当行为开脱，只提出他无视规章制度，特别是从来不管学员的成绩如何，任意让他们升级。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事情也揭露了出来。例如，有一位叫伯顿的独立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在西点开了一家商店，当时他是平民百姓，却戴着少校的军衔，经查实，他是帕特里奇的叔父艾萨克的女婿。还有人作证，伯顿出售的军服和普通成衣要价过高。同时帕特里奇给他叔父艾萨克派士兵服务的事也揭露了出来。另外，这位学校领导人所实行的惩罚学员的手段也终于败露。

在调查中，出现了一份由帕特里奇的支持者提供给调查委员会的请愿书，上面有109名学员签字。请愿书对帕特里奇大加赞扬。它是由一位名叫托马斯·拉格兰的学员队副官策划的，此人是帕特里奇的宠儿，就是他在1816年5月13日，从营房的窗口扔出一个很重的椅子横档，差一点击中目标——军校外科医生沃尔什，这位非常骄傲自大的年轻人认为沃尔什医生在给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失去了军官身份，该有此报应。事后，他若无其事地承认，或许是他从窗口扔出了椅子横档。另一个学员作证说，从窗口扔东西是常有之事。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调查委员会对帕特里奇的看法令人迷惑不解。即使有些问题的提出是由于个人恩怨，但绝大多数揭露出的问题还是有充分根据的，如对待教师傲慢无礼，不能平等待人；缺乏领导才干，又权力欲熏心；独断专行，使学校工作陷入困境；搞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等等，就凭最后这一条就可以将他罢官。但调查委员会为他开脱，宣布他无罪。值得注意的是，西点军校的教师对帕特里奇惩罚学员的手段没提任何意见。

时至9月，陆军部对西点军校的事务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陆军部长命令斯威夫特暂时卸掉工程兵司令之职，进驻西点，积极管理。斯威夫特虽然去了西点，但非常烦恼，因为他的兴趣是在工程兵司令部里，他埋怨把家从纽约搬到西点花了大笔额外费用。

帕特里奇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撤职，因而在11月24日致学员的公开信中宣布：“我和你们分离的时候到了，也许和你们分离一段时间，也许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将永远分别。我将永远把你们挂在心上。我走后，如果有人试图强加于你们这样的概念，即帕特里奇上尉是个严厉而不公正的指挥官，对待你们的行为是受个人仇恨和偏见支配，请你们不要受影响，你们可求助于斯威夫特的劝告，他是你们的朋友。”

这时，在寒假里留在哈得逊河边已成为学员团部分学员的习惯。旅行既费钱又费时间，从远方来的学员只好呆在西点。除了炮火射击外，冬天的哈得逊河还为学员提供了娱乐场所，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河上滑冰。

#### · 暴风雪中的葬礼 ·

1817年新年到了，学员们集合出动发射火炮以示庆祝，当第一发炮弹的爆炸声仍在对岸群山中回荡时，另一门炮却过早地响起了第二声。纽约来的学员文森特·洛正在装填药包，他应声倒下，身上无一处受伤。经查是被震而亡。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新年。那天夜里，学员们跟往常一样，裹着毯子，凄凉地躺在冰冷房间的地板上，脚朝着壁炉，听着外面北风的哀啸。第二天，在暴风雪中举行了葬礼，送葬队伍从平原向墓地缓缓行进，那场面让人心碎，



令人难忘。1月2日，帕特里奇发表文告，赞扬了可怜的文森特，并对他的不幸牺牲致哀，他称呼学员为“我年轻的朋友们”，这可与他的一贯作风大相径庭，其中个就不难猜想。

斯威夫特现在必须负起指挥的责任，必须对帕特里奇的领导能力和错误行为作出公正评价，并应采取措施免除帕特里奇的职务，消除其影响。然而，事实表明，精明强干的斯威夫特对西点军校内部事务并不感兴趣，他挂念最多的仍是工程兵司令部。1817年1月，他前往华盛顿，游说麦迪逊总统恢复其工程兵司令的职务，总统同意了。于是，斯威夫特命令帕特里奇重新掌管西点军校的大权，接着自己就离开了西点。

帕特里奇重新掌权，与教师们又斗得难分难解，双方怒气冲冲。6月15日达到高潮。这天新任职的詹姆斯·门罗总统在斯威夫特的陪同下访问西点。曼斯菲尔德教授又一次站出来当面呈交给总统一封信。总统阅后非常生气。

信封里有两份控告书。第一份是控告学校当局，由曼斯菲尔德、道格拉斯等教员签名；第二份上注有“私人信件，保密”的字样，由曼斯菲尔德教授单独签名；写信者火气十足，评述了西点军校无视规章的现象。两封信主要是斥责校方无视学习成绩而让学员升级，并就分配在校学习的学员担任助教一事提出抗议。信中还批评了以“操练和机械演习”代替完整的课程设置的作法。这些批评都是切中要害的，特别是信中指控：“人，而不是法律和规章制度，控制着西点军校。在这所崇高的军校内，个别人任意施展权术、拉帮结伙，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而不是根据法定的原则任人唯贤。”两封信都没有提及帕特里奇的名字，但矛头所向何人是非常清楚的。

詹姆斯·门罗，自军校成立之日起就是它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任陆军部长期间，曾对西点进行过短期视察，当时就了解帕特里奇与他人的矛盾。这次来西点，看到问题有增无减，感到非常气愤。他向斯威夫特建议对西点进行整顿，建立新政，并指出，帕特里奇应受到军事法庭审判。那么，谁来接任校长呢？门罗总统选择了西尔韦纳斯·塞耶。欧洲之行结束后，塞耶一直在波士顿负责设防工程的建筑。通过多年的观察，门罗对塞耶的印象深刻而良好。早在5月份，他就想任命塞耶为西点军校校长了。

此时的奥尔登·帕特里奇仍希望依靠斯威夫特的庇护在西点永久执政。他被周围的环境所激怒，像一只被逼入绝境的野兽，向身边最近的目标扑去。他逮捕了曼斯菲尔德等人，并严密监视每一个教师的行为。塞耶的到来，更令他火冒三丈。

## 二 “革命政权”与军法审判

1817年5月20日，西尔韦纳斯·塞耶在陆军部长给他的信中得悉他将被任命为西点军校校长，对此他非常高兴。7月，正式任命下达后他便于28日赶赴西点。当他在被西点人戏称为“盐盒子”的指挥部楼房前见到帕特里奇时，他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次困难的会见，因为帕特里奇比他资格老，而至今仍为上尉，他却早已是校级军官了。

“晚上好，帕特里奇上尉。”塞耶机智地首先敬礼，并主动伸出手说。

帕特里奇生硬地回了礼，毫无善意地应付着。他憔悴瘦削的双颊上方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塞耶的肩章，而且开口讲的话也使塞耶感到吃惊。

帕特里奇用藤条拍打着腿，噘着嘴说：“塞耶名誉上校，你是来向我报到吗？先生，你要记住，这是一个工程兵的职位，在工程兵部队里正式军衔才算数。”

这是令人难堪的。帕特里奇肯定知道了关于指挥权变动的消息，可是何必在军衔上大做文章呢？即使他讲的有点儿道理。塞耶边想边把一封信交给帕特里奇。这是塞耶带来的命令。

帕特里奇打开信，一边仔细看一边双唇动着：“西点军校奥尔登·帕特里奇上尉，接此信后，请把西点的指挥权和军校的管理权交给美国工兵西尔韦纳斯·塞耶少校。”落款是陆军准将史密斯。

当时塞耶32岁，风华正茂。身材笔直而细长，举止端正，仪表堂堂。整洁的蓝色军服衬托出他的英俊；栗褐色头发下棕色的眼睛灼灼有神；机敏的鼻孔、微圆的下巴和线条清晰的卵形脸庞显出一种贵族的气质。这位新来的军官的标准军人形象，与帕特里奇形成鲜明对比，难怪学员们都要再三打量这位陌生人。

帕特里奇愤懑的双眼从史密斯的信上移向塞耶，冷冷地咕哝着：“我明天就离开。”他含糊地作了个手势让塞耶去餐厅，自己转身返回住处。

当天晚上，塞耶在餐厅管理员为其准备的小屋里给陆军部长写报告，汇报他接管西点指挥权的情况。第二天早晨，这位新校长便着手熟悉情况。帕特里奇已离开西点，他的住处空空荡荡。塞耶发现，军校的教学、工作懒散、拖拉；档案不全；没有任何规章；花名册上213名学员中，有一半以上在休假；几名教职员仍被关押着，使西点的气氛紧张异常。需要做的事情太多，简直让人不知从何下手。但不管怎样，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必须尽早结束。

经过数天调查，塞耶又匆忙赶到纽约，一边处理他那里尚未结束的公务，一边致函陆军部长报告他对西点军校的调查。他用“令人惊奇”和“遗憾”等词汇叙述了教授们被捕的情况。同时还说：由于处在假期，在校学生很少。根据留校学员讲，假期没有时间限制，离校学员接到返回的命令时才返校。因此请陆军部签发一份命令，让所有离校学员必须在9月1日前或当天到西点军校报到。原规定9月份为接收学员的时间，这些规定早已搁置一旁无人过问。实际上，在一年里任何时候都在接收，而且没有一次学员入学是经过考试。这种作法必须停止，否则难以使学校步入正规，更难组织教学。

他又说，他将很快回西点，以致力于完成总统赋予他的重要使命。最后他坦率地要求陆军部和政府给予各种必要的支持。

塞耶的建议很快被采纳。陆军部下令所有西点高校学员9月1日前返校；所有被逮捕的西点教职员一律释放。在陆军部的支持下，塞耶正准备全力以

赴、大刀阔斧地对西点进行整顿，不料，帕特里奇又回来夺权了。

1817年8月29日下午，营区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这喧闹使塞耶难以工作。如果换了帕特里奇，定会亲自去查明原因。但塞耶不同，他要保持尊严与冷静，无需多久，原因就会查清。

原来，这天下午，奥尔登·帕特里奇又返回军校，并受到学员的欢迎。他委托一名叫戴维斯的中尉代表他向学员发表讲话，感谢他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他自己却匆忙地去找塞耶，以收回他曾丢掉的权力。

在回西点的前一天，帕特里奇去看望了他的老上级斯威夫特，并一起共进早餐。他请求斯威夫特批准他回西点。后来斯威夫特回忆说，他当时曾告诉帕特里奇，鉴于总统的命令，回西点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当时他警告帕特里奇，如果他执意回西点军校，将会破坏他将来恢复原位的一切计划。“我没想到帕特里奇上尉会对我的劝告反其道而行之”。

帕特里奇要求归还他原来的住所，塞耶平静而又坚定地拒绝了。第二天，8月30日早晨，全体人员集合列队，在喧闹的欢呼声中，帕特里奇宣布恢复自己的指挥职位。

塞耶没有出面干涉，没有站出来针锋相对地与帕特里奇对抗，而是坐下来给陆军部长写信。信中说：“我荣幸地向您报告，工兵部队帕特里奇上尉已强行恢复了原职，而今天开始行使了指挥和管理军校的权力。因此，我将回纽约等候您的命令。”寄走信件，塞耶便离开了西点。

塞耶之所以采取如此自我克制的行动，是因为他冷静地认识到，任何违抗命令的企图都将会最终失败，集体抵制命令会造成兵变的丑闻，并毁了西点军校。另外，帕特里奇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与斯威夫特的信任和包庇有关。所以，塞耶采取的办法是处乱不惊，避免扩大冲突。

帕特里奇的“革命政权”只维持了48小时。斯威夫特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他的副官乔治·布莱尼去西点，并带给帕特里奇一份强制性命令，“接到此命令，你必须立即把权力交给带信人，即我的副官布莱尼中尉，并认识到你自己已被捕。对你的指控将在适当时机提出。”布莱尼在来西点的路上专门拜访了塞耶，并告诉他斯威夫特命他速回西点行使指挥与管理军校的权力。第二天，斯威夫特亲自来西点，集合学员并宣布命令：“每个学员必须绝对服从塞耶少校的领导，违抗者立即开除。”陆军部得知夺权的消息大怒，命令逮捕帕特里奇和中尉戴维斯听候军法审判。但斯威夫特没有坚决执行命令，他一方面半真半假地严词责备帕特里奇不听他这位久经考验的老朋友的劝告，一方面故意拖延逮捕帕特里奇的时间，以便他作好对付审判的准备。对戴维斯，斯威夫特则以其年轻无知而未加逮捕。

塞耶官复原职。斯威夫特于9月5日离开西点前又发布了一道命令，限帕特里奇在4日内离开西点去纽约市；在没有新命令前不得离开纽约市，同时重申：“西点的指挥权和军校的管理权全部交予塞耶少校，所有的人员必须绝对服从和尊敬他，”

帕特里奇毫不在乎地迟迟不走，直到9月11日才乘船去纽约。塞耶批准了部分学员的请求，让他们为帕特里奇送行，一直到码头。当时还有人提出动用乐队为他送行，遭到塞耶的拒绝。帕特里奇的同乡，乐队领导人赖特公然违抗命令出动乐队为他送行。塞耶无法容忍，提出调动赖特，后者也知趣地主动提出辞职，结果是立即被接受。

1817年10月23日，军事法庭在西点开庭，审判帕特里奇上尉。法庭指

控如下：

指控一——玩忽职守，举止不端正庄重，有失军人身份。未经上级批准，在营区进行违章建筑和木雕，滥用政府的财产。

指控二——违犯规章，有损于军校的秩序和纪律。例如：允许个别学员经常不上操课，不参加学习；不按规定时间接收学员入学；8月29日，帕特里奇擅自回到西点，一批学员大声喊叫、欢呼，以示对他的欢迎。而他本人，身为军官，不但不应对这种混乱的非军人作风给予禁止，反而要求戴维斯中尉代表他向学员讲话，并特别鼓励学员接待他的方式。最后他还感谢学员促使纽约哥伦比亚报于1817年9月21日刊载文章，为他自己的错误行为辩解，有意挑动学员拒绝执行命令，使军校造成混乱。

指控三——不服从命令，如抗拒执行斯威夫特的命令，8月30日夺取军校领导权，并于8月30日和9月1日擅自颁布与上级指示相反的命令。

指控四——制造兵变。即在军校夺权一事。

11月11日，法庭开庭听取证人的证词。经过军事法庭研究，认为对帕特里奇的指控只有一条成立，即第三条不服从命令；第一、二条被驳回，理由是指控繁琐无意义且没有确实根据；第四条的事实成立，但不能称兵变。

军事法庭最后判决撤去帕特里奇的职务，但又要求总统对其宽大处理，因为犯罪者在8月1日前任职期间内对工作一直热情肯干。

斯威夫特一方面指责帕特里奇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死保他这位犯了罪的下级。他找到总统，提出让帕特里奇辞职，以免除判刑。门罗总统同意了他的意见。最后总统指示释放帕特里奇并让他到工兵高级军官处报到。

人们怀疑，是不是门罗总统有意将帕特里奇推给了斯威夫特。假如是这样，他做得很对。因为帕特里奇立即对斯威夫特的帮忙表示了“谢意”。他被释放后，向总统控告了斯威夫特。说斯威夫特在1815年至1817年西点军校兴建土木工程中造成浪费，挪用公款。门罗总统驳回了他的控告。帕特里奇仍不甘心，他又长篇大论地向报界投稿，控诉他的恩人。1818年帕特里奇被撤职。他带着复仇的火焰回到了老家诺威奇，开始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机会攻击和中伤西点军校。

在西点军校，帕特里奇的统治已一去不复返了。帕特里奇所造成的那种贪污受贿、偏袒偏爱、拉帮结伙、裙带关系、阿谀奉承和无视规章制度的风气都一扫而净。新官上任了。新官上任不是三把火，而是大干了一场。

### 三 “西点军校之父”

帕特里奇被清除了，塞耶的领导地位巩固了，他开始对军校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他制定了以土木工程技术为主的四年制教育计划；建立了完整的教学体制，首创了将学员分为十几个人一班的小班教学法，并根据学习成绩评定学员的名次，学习最差的学员分在最低班。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教官能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则是激励学员奋发向上，争做最好的学生。塞耶还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和考核制度。新入学的候补生要进行基本智力考试，要求具有熟练的读、写、算的能力，不合格者予以淘汰，考试合格的被编入学员团。每个年级的学员都要掌握并能背诵所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教官每天据此打分评级。此外，每年还要进行两次大考评分。这些分数加上军事训练和品行的分数决定每一名学员的成绩次序。

· 平尼克将军的儿子被开除 ·

塞耶清楚地认识到，要办好西点军校，除了抓教学以外，就是要搞好学员团的建设，他认为，军校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纪律的养成、体魄的锻炼和思想品质的培养也同样重要的目标，尤其是斯巴达式的组织纪律对于一个军校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塞耶一方面强调学员的纪律养成主要靠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严格的过失惩罚制度。

在整顿过程中，塞耶吃惊地发现，许多学员为支付他们在纽约市或其它城市所挥霍的费用，竟然出卖所发的军用物品：还有许多学员是多年留校的老学员。这些人由于受到帕特里奇的袒护，想在军校呆多久就呆多久。有的人为不离开军校，甚至拒绝调升。有一名学员，年近40，在奥兰治县住有妻小。另一名学员只有一只手臂，竟也混入了军校。这些都是塞耶不能容忍的。他给陆军部长写信，让那些不称职者和令人生厌的人物开路。

1831年，学员埃德加·阿伦·波被西点军校开除，其罪名是“严重玩忽职守”和“不服从命令”。具体地说，他被指责为：在两周内未参加阅兵13次，早操7次、警卫1次，做礼拜1次和各种学校勤务。

塞耶坚决果断地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并付诸实施，同时努力保证不管学员的社会背景如何，对他们一律平等对待。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在塞耶那个时代，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来自地位显赫的名门望族。1818年塞耶曾亲自写信给当时的美国要人之一——托马斯·平尼克将军，通知他，由于他的儿子没按时返校，军校决定令其退学。平尼克将军解释说，由于天气不好是他把儿子留下的，而且斯威夫特曾答应作为例外处理。塞耶明白，迎合权势绝对办不好学校，所以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决定，小平尼克被开除了。偏袒偏爱的时代结束了，西点军校变成了一个公正平等的机构。

1818年4月15日，负有管辖西点军校之责的工兵司令斯威夫特发布命令，从而永远结束了西点军校那种假期漫长、返校无定期和随随便便的状况。命令规定：“取消军校原有的假期，即日起，离开学校必须请假并经批准。除特殊情况外，正课时间非经校长指示，不准请假外出。”

对学员一视同仁的规定一经实施，立即又补充了另一条要求，即全体学员都用自己微薄的薪金维持生活，不得依赖家庭的补助，且不准直接接触现金。学员日常生活的花费采取开支票的办法，记在每个人的帐上。如果某位学员超支，他就需用最大努力节约，直到以后发薪金又有存款才能领到支票。这项措施遭到学员团中部分人的强烈反对。塞耶态度坚决，不管学员欢迎还

是反对，果断地建立了这项制度。

· 微型战争之神 ·

为了加强对学员的管理，塞耶首次在西点军校建立了一个战术部，负责管理学员团一天的 24 小时。战术部由炮兵教官乔治·加德纳暂时领导。此人由于个头矮小，故得绰号“微型战争之神”。

1818 年 2 月，塞耶要求陆军部再派一名战术教官来军校，并提名第六步兵团上尉约翰·布利斯担任这个职务。此人出生在新罕布什尔州，1812 年战争期间表现突出，塞耶与他有过密切接触，很欣赏他那纪律严明的领导作风；但塞耶没有发现布利斯是个脾气暴躁难以驯服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塞耶犯了一个大错误。

4 月 2 日布利斯来西点报到。11 月 22 日，星期天，布利斯上尉的暴躁脾气在检阅时爆发了，从而导致学员团中一些特殊人物就此大作文章，并反映到国会。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星期日检阅时，一个来自马里兰州名叫尼科尔查的有军衔的学员不服从指挥，激怒了布利斯上尉。他把这位学员立即揪出队列示众。两天后，有 5 名学员来到塞耶的住所。他们声称是学员团选出的委员会，来此上告布利斯，反映学员对他的意见，并要求撤换他。为了证明这个委员会的权力，他们还交给塞耶两份意见书，共有 179 名学员签名。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签名者是帕特里奇时期招收的学员。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事件的受害者尼科尔查没有签名。另外有 3 名学员，11 月 6 日才入学，布利斯在检阅场发脾气时他们才入学 18 天，对布利斯以前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晓，但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的一人叫法内福尔德·格林，他曾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也曾担任过陆战队的副官，但最后都被开除了。

塞耶审视着站在他面前的 5 位学员，发现其中 4 人是军校学员中的“老资格”。托马斯·拉格兰是发言人。此人曾是帕特里奇的亲信和人事行政参谋。1816 年军事法庭来西点调查帕特里奇的问题时，他曾组织学员为帕特里奇请愿。后来又是他，从窗口掷出椅子横档企图砸军医沃尔什。5 人委员会中的纳撒尼尔·洛林是第二学员连的上尉，威尔逊·费尔法克斯和拉格兰一样已被任命为学员助理教授。应该说，他们都受到了塞耶引为自豪的公正待遇。

塞耶毫不含糊地告诉 5 名学员，他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任何学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均可以上诉。但你们所要求的是另一回事，而你们的所作所为也不符合军人的要求。因此，对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不能给予考虑。先生们，你们可以走了，请注意，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事情。”说完他便回到桌前，忙着看文件去了。5 个人难堪地敬了礼，向营房走去。

5 人委员会仍不甘心，在离开塞耶办公室的当天晚上，在营区召开了秘密会议。第二天他们 5 人又到塞耶处呈交请愿书。这份请愿书由委员会的 5 个成员签名，对布利斯进行了一系列的指控，谴责布利斯的“非军官行为”，列举罪状四条：10 月 26 日，因一点小事，布利斯就用石块砸几名学员；10 月 15 日，他粗暴地对待学员韦斯特伍德·莱西，将该学员从南营区栏杆上猛击下来；10 月 14 日，布利斯不给学员执行他的命令的时间，强行把学员詹姆斯·沃辛顿揪出房间；最近的 11 月 22 日，他抓住学员尼科尔查的领子，把他猛拉出队列，并公开辱骂他。

塞耶立刻作出决定，命令 5 名请愿者在 6 小时之内离开西点军校，回到各自的监护人那儿，等待进一步的通知。与此同时，塞耶向学员团发布命令，

痛斥任何反对合法领导的联合请愿。不论从军队或平民的角度来看，联合请愿都是违犯命令的罪行。

塞耶叫来一个监察员，询问 5 名学员离校的情况。监察员报告说，5 个人仍赖着不走。塞耶最后命令他们必须在一小时内离开。5 人无奈，只好走出西点校门，当时雨下得很大。

事后，塞耶立即向有关方面作了报告，并请求对此事进行法庭调查。

这件事引起一片争吵，直到一年之后才平静下来。陆军部派来的检查员支持校长的作法。5 名离校学员把他们的控告书呈交陆军部长和总统，结果被驳回。由于申诉无望，5 人全部辞职，并把问题提交国会，国会认真讨论了此事，并于 1920 年 4 月批准了西点军校在此事件中所采取的行动，案件到此结束。当然，布利斯也被免职了，因为他作为学员团的指挥官，似乎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他的脾气。

塞耶的领导遇到了第二次威胁，但又一次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事件，塞耶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管理和团聚学员的战术教官应该与学员有更密切的接触和沟通，他立即采取措施，增加战术教官名额，每个学员连配备一名，与学员同吃同住同操练，一天 24 小时与学员泡在一起。同时他又重新设立了学员队司令的职务，其职责是在校长的领导下，监督纪律和军事训练。

在加强对学员的纪律约束和管理的同时，西点军校还实行了荣誉制度。学员军官和军士，起初是在三四年级的学员中不加选择地任命，每周轮换，使每个学员都有机会得到锻炼。一年后，这种制度改为择优选任制，即从四年级生中选人事行政参谋和军士长；从三年级生中选尉官和上士、中士及下士；从二年级生中选下士及其他士官。这种做法既提高了学员的荣誉感，又逐步培养了其指挥领导的才能。

塞耶对西点军校的整顿和改革是全面的而且也是成功的。西点正在走向一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标准军事院校。一个于 1818 年 9 月 1 日入学的新学员在家信中对西点军校所作的有趣描述，颇能说明当时西点军校的情况。

亲爱的哥哥：

我本打算早给你写信，但是我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妈妈很想知道这里的各种规定，我简单地描述一下。早晨天刚亮，我们就被营区的鼓声唤起。一分钟后集合点名，如不到，就给予打扫卫生两小时的处罚。三十分钟之后，敲响了操练的鼓声。操练要持续两小时之久。操练结束，整队去吃早饭。八点钟去背诵，十一点完毕。十二点背语法。十三点吃中饭。下午四点钟又同早上一样操练两小时，而后吃晚饭。晚上九点点名，五分钟后必须熄灯。每一步都安排得很有秩序。这儿的生活很好，我需买的東西都能买到，并且都很便宜。我们每天中午有半小时进行文娱活动，星期六下午由学员个人支配。但是，在这些时间内，不经布利斯上尉批准，也不得离开西点。我对这儿很满意。我们有足够的操练作为体育活动，甚至比我希望的还要多。

· 你们俩就把那个贪吃的年轻人放过吧 ·

塞耶住在帕特里奇住过的那套旧而不舒适的房子里从容不迫并强有力地领导着教育和训练工作。他认为自己担任的角色有双重性——一个指挥官的严厉领导和控制与对部下每个成员父母般的关怀。为了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每天工作 16 小时，每周工作 7 天，可谓鞠躬尽瘁。

塞耶无疑是位严厉的指挥官，他对部下严格有时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和对

过失的决不姑息，令人望而生畏。但另一方面，他又决不超越指挥系统行事，决不干预部下职责范围内的事。同时他力图认识每一个学员，不仅如此，还要搞清每个学员的品格、才能和局限性。

塞耶像最后裁决的最高法官。每个新入学的学员都要亲自向他报到，学员个人的任何请求都需得到他的批准。在大考期间，他威严地坐在考场，监视着学员在陆军部派来的视察委员会面前的表现。简而言之，塞耶把了解西点军校的每个学员作为自己的职责。从学员入学到毕业，他时刻观察着学员的各个方面，塞耶坚持每天与他领导的各部门接触，接收教授、教官、战术军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报告，亲自考察各部门的工作成绩。他与当地居民很熟，经常同他们往来，这也成了他了解学员违纪行为的重要渠道。塞耶校长谦恭有礼的态度很受居民欢迎，他们愿意和校长交谈所知道的一切事情。有一次，两个学员在校外闲逛，其中一人进了酒店，另一个留在外面。令后者惊讶的是，第二天塞耶遇见他时，出人意外地表扬了他的做法。

塞耶把查访学员营房也列为一项重要任务。他有时单独去，有时与学员团指挥官一起去，也有时陪同客人巡视。塞耶走进营房，总是同房间的居住者热情搭话。如果陪同客人来，他总是把每个学员都介绍给客人。在查访营房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规定的地方，塞耶不是直接批评学员或让学员纠正，而是把责任交给学员指挥官，指挥官再依次把责任交给应负此责的下级，这就叫按级负责。塞耶断然拒绝超越指挥系统行事，如同他断然拒绝姑息迁就违犯纪律的人一样。有一次，一个学员到哈得逊河东岸去赴宴，他一到宴会就与塞耶校长打了个照面。他大吃一惊，根本没有想到塞耶也来作客。宴会上，塞耶表现得彬彬有礼，并按照当时的习惯作法与这个不幸的学员礼节性地相互祝酒。这个学员却难以举杯到嘴唇。度过这个体面的夜晚之后，这位学员平安无事地回到西点。他在西点军校以后的两年中一直等待着过失通知书，可是一直未到。在他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了解到，塞耶校长为他的赴宴严厉责备过学员指挥官。因为按规定，学员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

塞耶每天工作时间很长。通常他在起床号以前外出散步，学员起床后，监督早检阅，然后回住所吃早餐，7点至8点接待求见的学员，上午剩余的时间他用来视察和批阅文件。下午塞耶又到处转，一直到4点，然后在办公室与军官们集体办公1小时。晚检阅结束后，塞耶回住所或到附近餐馆吃晚饭。晚上，塞耶不是读书就是招待来访的军官及其家人。星期六下午，他依次接待每个教授和教官，充分讨论过去一周的评分划等级工作的细节问题，检查与了解每个学员的进步情况。

塞耶的家庭聚餐会很受他的教职员和家属的欢迎，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因为塞耶是个完美的主人，他善于使每个人都感到轻松自在。塞耶谙熟世事，能够谈论古今各方面的课题。话匣子一打开，他就说个没完。塞耶也很擅长下棋，时常与来访客人对弈。塞耶还是个美食家，他经常为客人提供一些好酒好菜；他的爱尔兰厨师莫利很为自己烹调的菜肴自豪。一般情况下，塞耶家的聚餐会在晚上10点结束。

塞耶的随从人员除了厨师莫利，还有男仆帕特里克·墨菲——一个退役士兵。这两个人分担家务，莫利包管厨房，帕特里克承担其他事务。日常生活中两人和睦相处，只有一方侵犯了另一方的管辖范围，才会发生矛盾，这时塞耶便出面及时调解。



帕特里克的任务之一就是迎送求见塞耶的学员进出校长底层的办公室。塞耶以他一贯所具有的温和、庄重的态度接见学员。他坐在有鸽笼式文件架的桌子后面，对面的来访者是看不到这些文件架的。在这些文件架上有财务办事员兼塞耶的私人秘书蒂莫西·奥马尔每周将有关学员的债务、过失和分数粘贴在一起的摘要。

晋见的学员把自己的书面申请呈交塞耶后，站在那儿等待校长的答复。这时塞耶便根据文件架上的档案材料来回答学员的申请：

“某某先生，你现在欠债很多。”接着便说出学员欠债的具体数目。“你必须尽力在你所处的困境中斗争下去。”或者说，“某某先生，你有很多过失，我不能同意发给你通行证。”一般情况下，晋见的学员都带着惊慌的心情离开校长办公室。回到住地后感到莫名其妙：塞耶校长肯定是个能猜透别人心思的人。

为贪吃而被控告的学员常被带到塞耶的办公室。如有的学员非法捕捉营区附近农家的家禽，并非法在学员的火炉中烧烤，这就必然受到校长的谴责。一个从佛蒙特州来的学员，本来学习成绩就不好，又被一个农民控告拿走了他一只肥鸡。这个违纪学员在校长办公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位贪吃者在从塞耶办公室出来的路上，被厨房飘来的香味迷住，于是他偷偷钻进了校长的食品室，这时，莫利刚摆下4个出锅的碎肉馅饼去冷却，这位学员就拿了两个，藏在当时学员穿的紧身制服里带走了。1分钟后被发现，莫利和帕特里克告到塞耶的办公室，塞耶对此控告一笑了之，并说：“你们俩就把那个贪吃的年轻人放过吧，让他平平安安地品尝那馅饼。莫利，那馅饼会给你带来光荣。你的饼做得总是很出色。馅饼少了，就为客人找点别的东西吃吧。”

这就是塞耶，宽容但决不姑息，严格但决不冷酷。他独特的工作作风和对军校作出的全面整顿与改革，对西点军校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他的努力，西点不仅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军校而且成为当时美国最好的工程技术学校，它不仅为美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职业军官，而且还为正在崛起的共和国培养出无数的国家建设人才，包括工程师、实业家、科学家、教授和其它专门人才。在以后的很多年里，西点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由于塞耶对西点军校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的治校思想对日后军校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西点历史上的三巨头之一，并被人们尊称为“西点军校之父”。

## 四本尼·黑文斯，哦！

当你，我和本尼，外加所有其他人，  
面对最终审判，回顾一生经历，  
但愿我们无需费时，被直截了当告知去加入本尼·黑文斯的幸运之军，  
哦！  
哦！本尼·黑文斯，哦！哦！  
本尼·黑文斯，哦！  
我们将吟唱本尼·黑文斯的往事，  
哦！

没有本尼·黑文斯的西点犹如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在西点军校最初的四、五十年里，本尼与西点军校有着特殊的关系，是西点学员的欢乐，也是从塞耶开始的校长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塞耶走马上任后的西点军校，其学员生活是严格军事化的，与社会完全隔离。塞耶制定的规章规定，学员外出必须经过特别批准，就连到近在咫尺的本尼·黑文斯酒店去逗留逗留都在审批之列。学校的档案里留有这样一段关于 1825 年差一点开除杰斐逊·戴维斯的记录。他在毕业后当了国防部长，后来又在内战时期成为南部邦联的总统。档案里说，他受处分是因为到离西点大约两英里的本尼·黑文斯开的酒店去了。这次学校没有开除他，主要还是因为他已往的良好表现。

然而，年轻的学员们宁肯冒受处分的危险，也要勇敢地光顾本尼·黑文斯酒店，也许是因为要过酒瘾；也许是要趁此摆脱单调严格的生活框架得到片刻的轻松和自由；也许在潜意识里要试探一下严格的规章的力度；也许纯粹是为了追求冒险过程本身所带来的刺激。不管怎样，据许多西点著名毕业生的回忆，“溜到”黑文斯酒店似乎成了最受西点学员欢迎的户外运动。对某些学员来说，黑文斯是“上帝遗弃土地上的唯一与人志趣相投的灵魂”。

本尼·黑文斯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年轻时，他曾到西点为随军小贩约翰·德威特干活。后来因为他向一位军校学员卖甜酒而被解雇——酒精饮料在西点是被禁止的。随后不久，德威特的随军小贩之职亦被取消，其时是 1825 年 9 月。德威特虽被免职，但仍待在营区未走，他和营区理发师及其他随营人员通过兑换毕业生的薪金凭证（即把学校发给学员的薪金支票换成现金）而大发其财。据有的学员讲，德威特是营区兑现薪金凭证的总头目之一。当时，本尼·黑文斯开的酒店还不是学员违纪活动的主要场所，格里德利旅馆才是供应禁品的中心。因为它得天之利，就在当时军校校址的南端，和营区仅一高木栅栏相隔，聪明的学员将栅栏上的几块木板搞松，钻过栅栏，就可溜到格里德利旅馆喝上一杯。根据当时军校的规章制度，学员集合时 10 分钟内不到才为缺席，因此，在紧急情况下，同屋的学员总能跑到栅栏边叫回喝酒者。

格里德利旅馆是西点军校附近唯一的服务点，主要为到西点军校应考者提供住宿，有时也为军官们聚餐提供方便。

塞耶任校长期间，几次想取缔讨厌的格里德利旅馆，最后他想出了个妙法。他说服国会拨款一万美元征购了旅馆的产地，并将它改建成一所迫切需要的西点学员医院。这样一来，距离西点军校两英里的本尼·黑文斯酒店的

生意一下子便兴隆起来，本尼·黑文斯也很快成为知名人士。

后来成为西点军校数学教授的丘奇总是愿意回顾自己当军校学员的往事。有一次，他和一群同窗好友正在本尼酒店狂欢时，“放哨”的人传来了学监到来的警报。本尼·黑文斯为所有的人都找了个藏身之处，唯有丘奇尚无处可躲。他的数学大脑背弃了他，丘奇钻进一个面粉桶，用实例证明容器必须大于所容之物。丘奇受到军法审判，但未被开除出校。

学员艾德加·艾伦·波经常逃学溜出军校，到本尼酒店喝上两杯。他的军法审判记录中的缺课次数惊人，对所有缺课，他都供认不讳。据说一日深夜，波大醉而归，趴倒在学监住所的台阶上。学监醒来吼道：“谁？”波用颤抖的声音唱道：

林登的太阳西坠，  
无人践踏的积雪惨无血色僵睡，  
一声“是我先生”迅速传来，  
犹如冬夜一般暗黑！

波一边唱着“是我先生”，一边匆忙地爬起来溜掉。学监手持灯笼开门察看，什么也没有看见。

本尼·黑文斯的酒店有三样东西吸引着西点军校学员，即食物、酒和本尼的温和性格。荷兰裔的黑文斯太太烹调技术高超。她的荞麦饼、火鸡和美味的牡蛎胜过学员团食堂的山珍海味。吃完后再喝一小桶热甜啤酒，更增添一番趣味。难怪西点学员斗胆出来一游，把这当作户外运动。

今天，本尼·黑文斯的一只啤酒罐仍被置于西点军械展览馆，但是谁也不知道打开这个啤酒罐的要领。

本尼·黑文斯作生意很灵活，如果学员吃喝无现钱，可以提出给防水毯。本尼会接收这种东西，因为他能很容易地找到买主，不过，这只有在冬季才行，毯子可以用来裹身，外面再披上大衣。

有关本尼·黑文斯的轶事成百上千，最引人开怀的一个是由斯特朗传出的。在圣诞节前后的一个严寒冬夜，斯特朗和一个密友滑冰溜到本尼的酒店。不一会儿又有5名学员，其中一个新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几个人围坐在火炉前，传着酒罐兴高采烈地唱着。作乐中，一个营区通信员跑来告诉他们，学监来了！

新生惊叫：“我们全完了！”他像一只受惊的兔子跳了起来，头撞到一根矮梁上，昏头昏脑地给捉住了。其他人在刹那之间，都四散窜入夜色之中。斯特朗逃出后，蹬上溜冰鞋，几分钟便滑到了本尼为西点学员购物设置的一个地窖。他找到一盒禁品，将盒中的东西倒出，然后拿着空盒和一支蜡烛，又滑到本尼酒店附近。他点燃蜡烛并支起盒子为蜡烛挡风，然后溜之大吉。

如他所希望的，搜查的军官见到亮光，踏着积雪跑了过来，在附近的丛林里浪费了不少时间。这样，保证其他学员安全地返回了营房。不幸的是，在突袭本尼酒店前，营区里已经点过名，除斯特朗和他的密友外，所有军校学员都已签到。他们两人的一位朋友溜进他们的房间，在一张床上作出有人睡觉的假样；他自己再睡在另一张床上。这位朋友的伎俩救了斯特朗和他的密友。但是，他俩还是因为地板上有墨汁而受到斥责。

本尼的酒店还成了西点学员们发布和传播轶闻趣事的中心。据说，杰斐

逊·戴维斯有一次差点死去，他为躲避搜查，奔出酒店，摔下山岩把手臂折断了。南北战争时期他的强硬对手，北方军统帅格兰特将军当学员的时候也经常溜到本尼酒店消遣，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分歧。

1825年11月1日，二、三年级的学员拒绝操练，为此导致所有学员军官和军士被降职或革职，也成了本尼酒店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1826年圣诞节之夜发生的闹事更为人们谈论不休，这次闹事的结果是几个学员被开除。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在北营区的大厅里连续打手枪，并大叫“部队出动，炮手来了！”企图以此制造事端。

与上述闹剧相仿佛的是1837年元旦的喧嚣。那一年元旦，学员把起床炮从原来放置的位置小旗杆处拖到了南北营区中间的狭窄地段，并鸣放起来。1837届学员约翰·布拉特在日记中写道：“效力巨大，北营房西边的窗子除四扇完好外，其余全部震坏。”然后，这些狂热的西点学员将炮身卸下，扛到了四楼。他们把炮口瞄向窗外，并企图在此装药发射。一个头脑冷静的学员，为了避免事故，在装药前塞进了一块手帕，大炮才没打响。有的学员还不甘心，又把火炮抬到大楼的最上层，校领导发现后，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事后，几名军官、十几名炮手，加上肇事者，20多个人才把炮身抬下来。这个闹剧又给本尼，黑文斯的酒店大增风味。

本尼·黑文斯80岁时关闭了他的酒店。他同西点军校当权者的频繁冲突使他怨恨颇深；他多年的储蓄也因联邦政府诉讼他攻击一名士兵而打官司花费殆尽，但他仍同前来看望他的西点老毕业生取笑逗乐。这场官司是因一项禁止本尼及其家人踏入营区的规定引起的。一天，本尼·黑文斯太太从纽约乘船回家在西点登岸，被一宪兵军士拘留，这位军士命令士兵将她送到了河对面的宪法岛。本尼到现场后，遇到了一位名叫欧文的军士。他不分青红皂白，谴责欧文下了这个命令，并且用棍棒将欧文打死在地。然而，欧文是无辜的，实际上是一位名叫特威斯特的军士卑鄙地对待了本尼·黑文斯太太。

本尼·黑文斯于1877年5月去世，身后留下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本尼去世时，当时在校的四年级学员又给“本尼·黑文斯，哦！”这首歌添写了最后一节：

此刻，夏日的微风向我们低语，  
叙述死神之手  
抚摸着我们怀念的本尼的额头。  
太阳染红四周花岗岩群峰，  
我们的守护神  
为本尼·黑文斯歌颂，哦！

## 五不情愿的辞职

时间：1832年11月24日。

地点：白宫书房。

“西尔韦纳斯·塞耶，你是个暴君，俄国所有的独裁者没有一个能超过你！”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边咆哮，一边愤怒地挥着拳头。此人曾在其如火如荼的生涯中公然反抗过联邦法院；也曾与人决斗过三次，为一个女人的名声搞得华盛顿官方不和。今天他又大动肝火了。

“总统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你了解的情况是错误的，你不了解实情！”西点军校学员队司令伊桑·艾伦·希契科克上尉大声反驳道，由于对杰克逊的话气愤而脸色发白。

希契科克错了，并非总统不了解实情，而是他作为上尉不了解这其中的奥妙。

· 严厉的过失惩罚制度 ·

安德鲁·杰克逊早就不喜欢西尔韦纳斯·塞耶，其原因很复杂。塞耶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同乡，并很得总统的欣赏，而杰克逊仇恨他的前任亚当斯；塞耶在西点的权威是由陆军部长约翰·C·卡尔霍恩树起来的，而杰克逊当时也恨卡尔霍恩，因1812年战争中的出色指挥才能而闻名全国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一直是塞耶和西点军校的热烈支持者，他也为杰克逊所憎恶。杰克逊有个侄子曾在西点军校学习，名叫安德鲁·杰克逊。唐纳逊，是1820届毕业生，曾参加了反对布利斯教官的联合请愿签名，现在是杰克逊的私人秘书。杰克逊的国务秘书和在纽约的政治亲信爱德华·利文斯顿，曾于1814年进入西点军校，后在塞耶整顿军校时被开除，此人绰号是爱德华·“利文石头”。如果唐纳逊和“利文石头”以旧怨还报塞耶，那么总统耳朵经常听到的东西就够塞耶受的了。不管怎样，安德鲁·杰克逊与有才能的人发生矛盾是家常便饭。

要想充分了解1817年至1833年塞耶在任的16年间西点军校所发生的一切，就必须首先搞清当时美国的国情。那时的美国还是一个难以控制的、不成熟的、分裂主义和各州争权夺利的阴影笼罩着美国大地，极端个人主义把事情搞得更为复杂。这是威士忌酒桶和长枪的时代，是易动肝火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到西点军校来学习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而最为严重的是缺乏纪律性。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里，塞耶制定并坚决地实施着他自己的一套办校准则，对西点军校进行了无情的甚至有点过分的整顿。当时，学校的军事法院和行政当局实质上就是他自己。他以最高领导的身份制订各种各样的规章、纪律并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1826年，确定了如下制度：

对违纪学生实行如下惩处：

1. 剥夺休息，额外任务，惩戒，拘留，禁闭于学生宿舍或帐篷内。2. 禁闭于有光的牢房，禁闭于黑牢房。

3. 个人签名开除，公开开除。

上述第一条的惩处可由校长执行或经校长批准；第二条各项必须经法官判决，有反抗和拒捕行为除外，但是禁闭学生不得超过20天。不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准开除。

被公开开除的学员，终身不准进西点军校学习。

4.一旦校长发现在学员中有明显联合反抗当局或不服从指挥的行为，校长有权促使法官作出开除的判决，直至让违纪者立即离开西点军校。但校长必须将上述判决报陆军部，最后由总统批准。

5.发现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但不知是何人所犯时，校长有权责成军校调查院进行调查，查明违纪者的姓名及违纪的事实。法庭在审判前，要根据军事管制法取得证据。

6.不论任何情况，学员在熄灯号后和起床号前的时间里，离开自己宿舍不得超过半小时；任何时间均不准请假离开学校；如果有任何不道德行为，或随便去限制学员去的任何娱乐地点和其他场所，均以违犯军事管制法而论，并开除出校。

调查院这个机构为西点军校独有。而坚决反对设立此机构的人就是伊桑·艾伦·希契科克，现在正同杰克逊总统舌战以维护他的校长塞耶。

·脾气暴躁的学员队司令与“老山胡桃木”·

伊桑·艾伦·希契科克，脾气火爆，有浓厚的自尊心。他于1817年毕业于西点。1824年回西点军校工作，在战术系供职达三年之久。1827年因为在建立调查院的问题上和塞耶意见不一致而离开。当时他进行了无益的争辩，其实塞耶早就征得了陆军部的同意与支持。但是，希契科克坚持认为建立调查院与陆军部的文件相矛盾。根据陆军部文件，动用调查院必须由被调查的军官本人提出要求。脾气暴躁的希契科克把此事告到了总统亚当斯那里，与此同时愤然离开了西点。

塞耶对此并不怨恨。他对希契科克的为人一贯很敬佩。事实上，他一直设法让希契科克回到西点军校。到1828年，塞耶成功地让希契科克回到了西点并就任学员队司令的职务。

在杰克逊再次竞选总统的前一年，为了连任他四处活动拉选票。1831年出任陆军部长的刘易斯·卡斯拜倒在杰克逊总统脚下。西点学员政治情绪高昂，结果，西点军校出现了反常的现象，因犯罪被开除的学员根据总统的命令又回到了西点军校。这种做法导致了无视纪律的现象出现。

塞耶慢慢觉悟到，白蚁正在啃他亲手建起的大厦。对塞耶最大的打击是这样一件事：一位1829年从纽约入学的学员艾里尔·诺里斯多次不服从命令。诺里斯是纽约市人。他的家庭对杰克逊的选票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天晚上熄灯号后，诺里斯偷偷跑到教练场，并在教练场正中树起了“山胡桃木”。这里有一个典故。1812年至1815年战争期间，安德鲁·杰克逊曾率军在新奥尔良大败英军，为美国争得了荣誉，并最终迫使英国人坐下来谈判，签订了和约。杰克逊因此声誉鹊起，并被人们戏称为坚硬的“老山胡桃木”。

第二天早晨吹起床号后，全校人员大吃一惊，诺里斯对此举洋洋自得。塞耶为维护学校的纪律，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个小报告立即送到了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手中，告西尔韦纳斯·塞耶打击无辜。总统大发雷霆，宣布诺里斯在西点军校愿意干啥就干啥。

校长塞耶和学员队司令希契科克对西点军校纪律松弛的现象非常不安，两人多次交换了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希契科克在回忆录中写道，“邪恶的影响正在扩散，塞耶注意到这种影响正在无视学习。我指出，关键问题是秩序混乱。……我要求塞耶上校批准我去华盛顿直接找总统谈一谈。……他立即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主动提出给我下达一道去华盛顿的命令。……塞耶上校让我告诉总统，

如果西点军校的规章同总统的意图不符，总统应该提出要求进行修改，直至和他的意图一致，而不应该如此随意行事。无论如何，规章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应强迫执行，这是军校存在的关键。”

希契科克见到了总统，结果是后者在白宫的书房里大发雷霆，骂塞耶是“暴君”，是“独裁者”。据希契科克说：“总统大动肝火之后，就立即改变了他的腔调和态度。经一番讨论后，杰克逊总统说，诺里斯所做的与纽约人和其他地方的人现在所做的一样。我反驳道，纽约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可以做许多事，但有些事绝不能允许西点军校的学生去做。我向他解释，就是普通学校的学生，如果不安心学习而跑到大操场上去搞政治游行，也不合适。我们的会见到此结束。”

之后，杰克逊总统派人调查西点军校，了解其规章制度的内容及执行情况。结果是调查者报告说，西点军校的规章制度很好，没有改变的必要。

后来不久，对西点规章制度极度反感的诺里斯，把金属烛台装上火药并塞进一些礼服，企图制造爆炸事件；他还用自制的大口径短枪向经过他窗前的战术军官开火。这次对诺里斯先生来说非常不幸，他所选的时机不对。他没有考虑到，当时杰克逊总统已平安地连选连任，不再需要拉选票的能手。诺里斯受审判后被开除了。

但是塞耶的心并没平静。1832年11月27日晚，他独坐书房。这是希契科克拜见总统后的第三天。他不习惯于等待事情自然而然又自然而然。几年来，塞耶疲倦了，然而也更成熟了，他已不是初到西点任校长时的塞耶。艰苦的工作从来没有难倒他，可是艰苦工作换来的是个“零”。他深深感到，多年不懈的努力正在被政治游戏所断送，而有些事也真让人难以捉摸。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不是在关心军校，对此塞耶那抱任何希望；总统的用心在于撤塞耶的职。

塞耶回顾了自己办校的历史，他自感问心无愧，他需要他的上级对他在军校的工作做出公开客观的评价，以便为西点日后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他也要求对最近发生的事端做出解释，以便他能在日后继续行使校长的权威。于是，他提起笔来，给陆军部长刘易斯·卡斯写了一封长信。

卡斯部长的回信很快就收到了。信中，一方面表达了他个人对塞耶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的尊敬；另一方面要求塞耶忘掉最近发生的事。

在塞耶看来，卡斯的信满篇遁词与诡辩，并未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一个月之后，经过反复思考，塞耶决定采取决定性的一步——辞职，以迫使军方和政府表态。

· “再见了，朋友们！” ·

1833年1月19日，塞耶呈送了辞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职务的报告。

杰克逊总统很明白，如果陆军部不批准塞耶辞职，仍让其掌管西点军校大权，就会使他处于困境，而对塞耶政治上的支持和同情会形成一边倒。如果塞耶的校长继续当下去，将更神气十足地认为最高当局赞成他，在西点军校的天地内，他的权威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杰克逊总统的态度是，批准塞耶辞职，尽管他处境尴尬，因为塞耶不是被免职，而是为了抗议总统对西点的不公而辞职——一个士兵正以士兵的方式要求一个简单的回答。

陆军部长卡斯根据总统的指示，责成工程兵主任于1833年3月14日向塞耶转发如下命令：

“我受陆军部长指派通知你，你的愿望，即你于1833年1月19日要求

辞去陆军学校校长的报告，已被接受。所以，你可以在学年大考结束后离职。

“将要赋予你新的任务是监督修建要塞工程，或在纽约的哈伯，或在波士顿，由你选择，并管辖所在地的工程师。

“陆军部长同意你离开军校，但同时又指示我向你说明，在你担任西点军校校长期间，你的工作能力和对日常事务的认真负责的态度，都是受到称赞的。……你对西点军校工作之热情，陆军部必须充分肯定。”

塞耶不加评论地向他的部属宣布了这个事实。西点非常惊愕。头脑不冷静的希契科克立即写了辞职申请，并要求与塞耶同时离任。但是塞耶急切地希望他多留一个时期，以免指挥出现空缺。后来他接受了劝告。西点学员们也大吃一惊，尤其是毕业班的学员非常愤怒，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发泄不满的企图。7月1日，学员们分别给校长办公室打电话，向校长本人告别。

塞耶离任的消息一传开，在职军官和教职员举行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绘一张塞耶画像，由全体教职员献给他，并立即掀起签名活动。他们还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去拜会塞耶并征得他的同意。

塞耶在书房里接见了他们。等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塞耶又一次失去平静，两眼充满热泪，极力控制着自己。

“先生们，”他说，“我不能同意这种行动，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做会被人看成是对杰克逊总统的反抗。还有，你们都知道西点军校的规章制度，上级不能接受部属的任何礼物，你们清楚地知道，对各位我是感激不尽的。”

他站起来伸出双手。

“事情不能再发展。销毁决定和签名单。”

塞耶离职的消息不仅在西点军校引起了不满，而且在整个美国都产生了波澜，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哈得逊河西岸的平民百姓们自动来到西点向塞耶道别祝福。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名叫格朗克的老人。4月里的一天，天色已近黄昏，格朗克老人来到塞耶的住处，求见校长，他手中提着一棵榆树幼苗。

“西尔韦纳斯·塞耶，”格朗克老人郑重地说，“你就要离开我们。我已老朽，不久将永远离开人间。今天我来这儿是请求你允许我在西点军校种下这棵树。它一定会水世繁茂，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是我俩友谊的象征。”塞耶要抢挖树坑，老人拒绝了他的帮忙。“我要亲手种上这棵树，”格朗克解释，“它是对一个伟大、真诚的人的友谊的象征。”

格朗克种的那棵榆树至今仍挺立在西点大地上，它枝叶茂盛，树干挺拔。

为了避免人们欢送，塞耶没有宣布他离开军校的具体时间。在离开西点前一天晚上，他走到河边散步，观赏轮船进港的夜景，毕业生来来去去，谁也不知道塞耶就要启程。第二天晚上，当汽艇进港之时，一群军官站在码头上，塞耶像往常一样，着装整齐，走上汽艇，汽笛一声长鸣，甲板水手收起了跳板。

“再见了，朋友们。”塞耶平静地说，他同站在码头上的军官们挥手告别后走进了船舱。汽艇开动，白色的泡沫在艇头翻腾，军官们一声不语，凝视着白色的汽艇远去。穿过山峡，汽艇加速前进，塞耶的身影消失在山后。从此，塞耶再没有回到西点。



## 六 “ 你应管流的是塞耶家族的血液 ”

1861 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了。7 月的第三个星期，西尔韦纳斯·塞耶正在他布伦特里的书房里俯身研究桌上的地图，他虽然已老并有点发胖，但精神不减当年。

“谁先发起进攻谁必将失败。”塞耶情不自禁地大喊。“兵力越多，失败的越惨。一翼被击溃，全军就将溃逃，犹如一群孩子被狗从果园里撵出来。全军将找不到一个百人的完整连队，除非有训练有素的指挥官，而这是空想。”

塞耶从老花镜上方凝视着侄儿乔纳森·B·莫尔顿，他是唯一的听众。他俩正讨论即将拉开帷幕的布尔河战役。

“一支优良的军队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训练；训练出一支好的军队至少需要 3 年时间。我们应该采取守势，直到军队训练有素。我祈求南方先动手。”

莫尔顿低声说了几句陆军部的作战计划和人多势众的话。

“你说计划？那个混蛋弗洛伊德及其一伙作了些什么准备？”西尔韦纳斯这里指的是刚辞职的亲南方的陆军部长约翰·B·弗洛伊德。“哼！我搞不清斯科特将军是什么企图，没有优秀的将领统率军队，一小部军队怎么能进军敌区。这个人一定丧失了理智、理解力和思考的能力。40 年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不是他错看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是他听从了华盛顿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人的话！”

莫尔顿询问谁能胜任前线作战总指挥，塞耶悲哀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或许我能说出几个能胜此任的人，但战争本身必定产生自己的将军。我们最好的朋友未必是最好的将军。”

塞耶确信最终的胜利属于北方，二千万人当然可以打败一千二百万人。但他说：“危险是接踵而来的风俗败坏，是战争导致了黑暗的中世纪。”塞耶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如果我们失败，”他突然停住说，“如果我们失败，那将是因为有人背叛；那样，我们将陷入万丈深渊，因为南方军事统治之后将是独裁和君主制。请注意，任何一个丧失了自由的国家，不可能再享有已经失去的民主权力。”

“也许南方会产生一位能打过北方的将军，”莫尔顿斗胆说了一句。

老人挺直了身板。

“你血管里流的是塞耶家族的血液！你是个叛徒吗？如果不是，就不要再让我听到这种蠢话。如果你这样认为，先生，你是个毫无学识的人，完全彻底的没有学识的人，先生！”说完，塞耶一跺脚就走出了房间。

吃晚饭时，莫尔顿又谈起了老话题，并列举了来自南方的西点毕业生可能成为伟大将领的名字。“如果成为事实，怎样？”莫尔顿问。

“如果成为事实？”塞耶重复着莫尔顿的话。“这个问题，先生，已没有什么可说了。允许我给你倒上一杯酒，祝贺你那讨厌的无知！”

莫尔顿再也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看法了。晚饭吃得很愉快，但整个晚上再也没有谈论国家大事。

两个星期之后，塞耶又在书房里跺着脚踱来踱去——这一次是因为满意。1861 年 8 月 3 日，国会通过法令，宣布任何西点军校学员因行为不轨或成绩低劣而退学后，如果没有校务委员会的推荐，不得重返西点军校。政客们再也不能跑到白宫武断地取消退学令了。那天早晨对塞耶来说，阳光格外

灿烂。他希望安德鲁·杰克逊还在人世，以看到他加在塞耶头上的冤案终于平反、可惜已晚了 28 年。

塞耶离开西点后，在波士顿负责修筑军事堡垒和港口海墙。表面上看，他是平静的，然而，离开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西点军校，他内心的痛苦和波澜不可能没有。后来成为弗吉尼亚军校著名的第一任校长的西点 1833 届毕业生弗朗西斯·史密斯，曾谈起他毕业 4 个月后，在波士顿一家饭店与塞耶相遇的情景。

史密斯吃惊地看到塞耶独自坐在那儿抽雪茄，没有任何一个西点学员曾经看见过塞耶吸烟。史密斯自然而本能地表现出西点军校生的姿态，胆怯地走向这位他尊敬了 4 年之久的人。塞耶满面笑容地跳将起来，这又使史密斯吃了一惊，因为没有一个西点学员看到塞耶笑过。他和蔼地同他领导过的学员握手，让史密斯在他身旁落坐。“没有任何一个西点军校生在塞耶身旁坐过，”史密斯说。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塞耶愉快地回忆着往事，没有一句怨言。塞耶永远忘不了 1833 届毕业生，因为他们是他当校长时的最后一个毕业班。

1843 年，塞耶在离开西点 10 年之后，向陆军部请长假，要求去国外休养。获准后，他于当年晚秋离国。翌年 1 月抵达巴黎，然后经比利时、荷兰、汉堡、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地去彼得堡，接着南下维也纳、那不勒斯、都灵到达罗马。在这里他受到了教皇的接见，但塞耶本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佛罗伦萨、瑞士，最后渡海前往英伦三岛。一路上，他如饥似渴地了解军事地形、考察各地的设防、访问有名的军事院校、参观拿破仑驰骋过的战场。1848 年 7 月，他才回到美国。

回国后，塞耶一度出任工程兵部队司令。1857 年，哈佛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根据美国法令，他于 1862 年 7 月 17 日退休，总共在军队服役 45 个春秋。1863 年 5 月 31 日，由于塞耶长期忠诚地为国家服务，他被荣誉晋升将军，肩佩两颗星。

塞耶工作期间，一半时间住在布伦特里他母亲的住所，一半时间住在波士顿，一直到母亲 1840 年去世。病休后，他住在妹夫乔纳森·怀尔德家中。多少年来，两人之间毫无感情。塞耶嫌憎妹夫的好吃懒做。怀尔德经常向塞耶借钱。塞耶为怀尔德无力赡养小妹妹利维亚·德鲁西拉而恼火。由于怀尔德向塞耶借钱过多，最终不得不把房子作抵押。后来，因怀尔德无力偿还债务，自动取消了房产赎回权。据传说，塞耶将怀尔德赶出了家门，只留下了妹妹利维亚·德鲁西拉和外甥女艾比。不久，艾比成了塞耶的抄写员。

年迈的塞耶性情怪癖，盛气凌人。他很少同当地人往来，但他军内的老朋友却经常光顾他的住所。尤其是南北战争期间，一些高级将领不断地出入于布伦特里，塞耶的意见有最高的军事权威性。

塞耶晚年非常关心美国普通教育。他主动捐款给他的母校和故乡布伦特里，并提出改进教育的设想。尽管他很富有，但生活简朴。他不愿多花一美分不需要花的钱。据说，他在布伦特里吃的早餐是干鱼和玉米饼；他时常用自己在园子里种的蔬菜换些日用百货。他紧缩个人开支，几乎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却把积攒下来的大部薪金贡献给了教育事业。

塞耶在布伦特里乡村生活，仍像往常一样鄙视低效、粗心。泥水工和木匠不带工具到他的住所巡查维修，往返浪费时间，这使他很恼火。为了教育这些人，当需要这些工匠前来维修房间时，塞耶就详细列出所做之事，并附

上必需带来的工具的细目。工匠若不作准备前来，塞耶必定教训他们一顿。

1869年5月22日，西点军校毕业生校友会在纽约市正式成立。它是在纽约市立大学校长、1818届毕业生霍勒斯·韦伯斯特倡议下成立的，全称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联合会”。西尔韦纳斯·塞耶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对此，塞耶深有感触地说：“想到人们仍然记着我，我感到非常高兴。”但他又遗憾地补充道：“差4个月我就84岁了！”无法亲临现场参加校友会。他说：“虽然我衰老的、精疲力尽的身体不能在西点，但我的灵魂却在那里，只能在那里。”

1872年9月9日，塞耶在布伦特里家中静静辞世，终年87岁。

西尔韦纳斯·塞耶的遗嘱条款表明他死时相对来讲是位富有的人。除了留给家庭的一些遗产外，他的大部分资产都捐献给了教育事业。大约用30万美元建立了一所教育学院。这所学院专门研究土木工程学和该学科的分支。学院的教育质量很高，可与马萨诸塞州的任何一流学校相媲美。塞耶提出的条件是学院要设在布伦特里，或在昆西（它是最初的布伦特里的一部分），并且特别强调要使这些城镇受益。塞耶指出：“学院要为年轻人提供崭露头角的机会，通过对责任和荣誉的追求，勤奋努力，从小的开端到取得辉煌成就。”这所学院今天在布伦特里已开花结果，桃李满天下。除了建教育学院这笔经费外，塞耶生前还花7万美元建立了达特茅斯塞耶工程学院并在该院设立了数学奖基金，为布伦特里的塞耶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保养捐赠3.2万美元。塞耶一生为教育事业共捐款约40万美元。

塞耶没有任何家庭经济来源，他的生活主要靠作为常规军官所得的微薄收入来维持。通过利用政府发给他的2.5%的酬金进行投资和储蓄，他的财富逐步增加到他死时留下的那笔可观的数目。另一方面，自从离开西点，他的生活极度节俭，努力积攒每一美分以实现他兴办教育事业的抱负。

在西点军校，塞耶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哀悼。学校和校友会提出把塞耶的遗体安葬在西点，但是直到5年后才得到其亲属的同意。1877年12月8日，天气寒冷，北风呼啸，西尔韦纳斯·塞耶像一名普通士兵一样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军乐团奏起弥撒曲，学员团全体鸣枪致哀，按军从的习惯举行了葬礼。塞耶这一代人的路走完了，但这条路后继有人，永无完结。

## 七 “好样的，马汉！”

1820年7月4日，一个又饥又渴、疲惫不堪的矮小年轻人在西点码头下了船。他站在岸边迟疑，不知到何处向何人报到。然后，他背起沉重的行囊，向山上的平原走去。路上他看到大树下正举行宴会，便走上前去请侍者赏他一杯清水。“水？今天是7月4日啊，谁喝水，这里只有香槟！”侍者轻蔑地望着这个年轻人，吃惊地说。

聪明年轻的丹尼斯·哈特·马汉一时被这种隆重的“欢迎”搞得有点莫名其妙。不过，很快他便恍然大悟：今天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生日！告别了侍者，他轻松了许多，腹不再饥，口不再渴。他拖着行李来到营区附近的格里德利旅馆。报到之前他要在这里过上一夜。

· 生气勃勃要数“傲慢嘴” ·

一直到1825年前，圣诞节和7月4日这两天，西点军校喝酒的惯例一直延续着。7月4日，学员团要举行特殊宴会，并邀请军官和教授们参加，香槟酒管喝够，灯红酒绿。塞耶总是谢绝这种邀请。为摆脱困境，这天他通常离开西点。其他人似乎都接受邀请。1825年7月4日，欢宴结束后，余兴未尽的学员们在回营的路上，把他们的指挥官——学员队司令霍特·比尔·沃恩举过头顶，边走边唱边跳边叫。

说起霍特·比尔·沃恩，西点的学员们总是露出骄傲和敬佩的神色。此人来自步兵23团，是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1820年3月17日，他来到西点任学员队司令。塞耶校长认为他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事实证明，这次塞耶做到了知人善任。学员们自豪地为这位理想的指挥官起了个绰号——“傲慢嘴”。

“傲慢嘴”中等个头偏高，黑头发，黑眼睛，举止端正，体魄强健，嘴唇经常噘起，显出他是个有主见的人。他指挥部队时，像骑手一样骑在长尾栗色高头大马上，生气勃勃。他是令人骄傲的领导者。

沃恩执行纪律严格，大公无私。他培养西点学员养成准确无误的作风。这种作风使西点学员团闻名世界。在“傲慢嘴”领导下，训练中每个细微的动作都列入军校教范，比如，从举枪到枪放下都要猛击步枪，而且规定准确地击在枪箍下方的护木上，并发出清脆一致的响声。如今，西点新生在“兽营”生活的日子里，有谁能想到，他们所学的这一精确整齐的动作是“傲慢嘴”沃恩100多年前的发明呢！

尽管沃恩是个严厉的指挥官，但在独立纪念日这一天，他也要松弛一下绷得过紧的面部肌肉和呆板的军官举止，这时候，学员和他们指挥官之间的严格等级消失了，他们要趁此机会以年轻人的狂热而不是军人的冷峻来表达他们对长官的热爱。然而，校长塞耶认为这种大喊大叫的行为是放荡有害的，于是加以制止。1825年以后，西点的节日庆祝活动包括圣诞节欢宴都受到了限制，起码是对饮酒做了严格的限定。

话题还是回到丹尼斯·马汉上来。第二天早晨，他到塞耶的办公室报到。校长颇感兴趣地打量着这位身体文弱、眼中充满智慧但有点羞怯的年轻人。经过提问，塞耶了解到，这个年轻人来西点是希望在绘图方面发展自己的才能。

丹尼斯·哈特·马汉是约翰·马汉之子。约翰是爱尔兰移民，1800年携妻横渡大西洋来到纽约。1802年4月25日丹尼斯·哈特呱呱坠地。不久，

马汉一家迁居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在这里约翰·马汉干起了木匠生意。移居后不久，丹尼斯的母亲过世，父亲于1805年又娶了一位寡妇。不幸的是，第二位太太不久又一命归天。数年后，约翰·马汉第三次结婚。新继母照管起了多年没有母爱的丹尼斯·哈特·马汉。

西点军校1820级是一个非常有所作为的班级，沉默寡言的小马汉就在此班。这个班级中有许多人在未来的战争或工作中出了名。包括帕罗特榴弹的发明家和制造家；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界领袖；新奥尔良的名医和著名铁路、运河的建筑家。

丹尼斯刻苦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因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第一学年，他就被指定为数学助理教授，一直到毕业。据说，他一天睡眠很少超过六小时。

丹尼斯·哈特·马汉不大参加当时对学员开放的有限的社会娱乐活动。西点美女们举行的舞会他也很少参加。

马汉二年级的时候，学员食堂发生了一次人们所关注的变化，食堂管理员迪温斯由威廉姆·科普斯代替。迪温斯是个不受学员欢迎的人，当时有个顺口溜就是讽刺他的：

战斗，战斗，继续战斗，勇敢的兵！  
为吃冲锋，不惜生命。  
摇动你的红旗，迪温斯，快快摇动，  
把你的餐桌填的更丰盛。  
吃得越多人越瘦，  
一日三餐腌猪肉。  
黑面包加甜味道，  
切切不可多开销。

这里所说的“红旗”是指餐桌布。每当吹哨开饭，食堂管理员总是摇动着红色桌布。学员对更换食堂管理员万分欢迎。科普斯经常用丰富的火鸡和鸭肉来改善伙食。然而不久，科普斯也遇到了麻烦。学员们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伙食意见。一般情况下，他们是采取和平建议的方式，只有发现大问题，如布丁中有脏物或茶壶里有擦桌布之类的事，才会发生严重的不满行动。年轻的丹尼斯从不参与食堂闹事之类的行为，尤其是饭后离开食堂时，从不偷拿面包、牛奶、三明治等物。当时这种行为极为普通，因为没有明文的制度规定，也不受任何处罚。学员们离开食堂时，科普斯的孩子——他有一群儿女——就在食堂里游来游去，如果他们那锐利的眼睛捕捉到学员的不轨行为，他们就会大喊大叫地去告诉爸爸。有人风趣地说，科普斯的孩子如同帕特里奇的绵羊一样，同学们都很熟悉。

在31个人的班级中学习的马汉第一个提前毕业。在塞耶的推荐下，他又继续担任了一年数学助理教授，后晋升为工程学副教授。塞耶经过多年观察，慢慢认识到，马汉是个真正研究与分析战争艺术的人。

1826年元月中旬，一种传染病席卷西点，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流感。一周之内，一半学员和许多教职员病倒，此后，病人与日俱增。军校医院已经挤满，医生只好到营区为住不进医院的人巡诊。塞耶校长也病倒了，马汉病得最重，全部精力几乎耗尽。

传染病终于过去了，但马汉的身体依然很虚弱。1826年3月他致信陆军部长，提出到国外休假的要求。请求被批准后，他又提出另一个要求，任命他在休假期间担任部长们与欧洲各国的联络官。由于塞耶的帮助，他如愿以偿。

7月5日，马汉在华盛顿接到如下指令信：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你所请求到国外休假和到欧洲旅行之事，已经无条件地批准。你所承担的繁重任务和你执行任务的热情尽职，使你的身体受到了损害，致使你不得不提出这一申请。你提出在欧洲做点有益工作的愿望是可贵的。……你在西点军校任职期间所获得的工程学方面的知识，使你完全有条件在旅行过程中搜集情报。这些情报对我国可能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

希望你在欧洲期间，不论居住还是旅行，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个人观察或向他人作调查，注意搜集有关道路、运河、桥梁、河流及港口改造、建筑、节省劳动的机械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些情报对我国非常重要和需要。换句话说，所搜集的情报应对我国有用，并要求精确可靠。你需注意的有关细节不需指出，因你对它们是熟悉的。

完成这些任务会影响你欧洲之行的主要目的——恢复你的健康。这绝不是计划之内的事，相反，你要把它看成是附带的和从属的事。

1827年1月，马汉向陆军部报告到达巴黎，并请求延长一年假期。3月27日，陆军部批准了他的报告。

从西点到巴黎的环境改变，并未使马汉的身体好转，他扫兴地发现巴黎的冬天寒冷而潮湿。最初的六周里，他的身体总是缩成一团。尽管如此，他还是四处奔走，拜访美国外交使节，同法国军界政界的重要人物交朋友。

当温暖的春天悄悄降临到巴黎以后，马汉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并决定作一次穿越法国的旅行。他参观了沿途的铸造厂、桥梁、运河，还有法国唯一的一条铁路，并向国内作了有价值的报告。

由于工作繁忙和读书过多，发烧和眼睛发炎不断折磨着马汉，并最终迫使勤奋向上但身体虚弱的他病倒在巴黎达两周之久。

病魔撤退后，马汉又站起来前往法国国内的兵家必争之地去旅行考察。

旅行期间，马汉对法国所有的军事学校，尤其是当时被认为欧洲最好的梅兹军校，进行了非常仔细而成功的调查和研究。之后，他于1828年3月25日向陆军部长报告说：

当前的法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兵种都在积极地完善他们发展的军事思想。这种思想是在拿破仑领导下所进行的战争中形成的。不久，我们将获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将获得法国每天变化的情况和他们成功的经验。这些情况和经验是每个来此学习的军官均能够了解的。需要指出，当今美国和英国的各兵种并不是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和最明智的部队，而法国的工程兵和炮兵是我们的榜样。

他建议美国各兵种遴选1-2名年轻的军官，来法国的军事学校旁听课程，“以了解欧洲过去半个世纪的成熟的战争经验”。这“对我们的国家将有无尽的好处”。

马汉的建议，当年塞耶也提过，不过没有受到重视。

马汉在报告中还建议：西点军校今后采用巴黎理工学校的教学课程。

事后，马汉再次要求延长假期，理由是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尤其是土木工程的研究尚未完成。

马汉非常幸运，他的愿望得到了美国陆军部和西点军校的热情支持。他进了梅兹军校。当然，其中塞耶帮了很大的忙。马汉在法国继续研究工程学，为了吸收百家之长，他到英国作了六周的参观旅行，1828年10月底回到巴黎。从1829年1月开始，他正式在梅兹军校作旁听生。他的假期被批准延长到1830年3月30日。

1829年5月31日，马汉向国内报告了他被批准到梅兹军校学习后的兴奋心情，并表示要在一年内学完两年的课程。

在西点军校的西尔韦纳斯·塞耶满意地读了马汉的来信，高兴地搓着两只手说：“好样的，马汉！”他感到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西点军校的坚定捍卫者·

丹尼斯·哈特·马汉从法国归来了，他脑袋里装备了战争理论。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在陆军学校传播这一理论，如何将符合逻辑的、合理的军事理论列入课程，并使之与具体的、科学的工程学相结合，他决心从零做起。

1832年1月1日，马汉被任命为土木和军事工程学及战争艺术教授。在此期间，他一边摸索着讲课，一边撰写并印刷自己的讲稿，一边继续各种各样的研究。他出版的教材内容包括《论野战设防》、《论永久设防》、《论地雷及其它辅助器材》、《论建筑和切石》、《论兵种组成及战略》、《土木工程学》、《论机械》等。

在勤奋工作的同时，马汉的个人生活也充满了快乐。这位腼腆缄默的年轻军官从法国回来后便堕入情网。他与年方15岁的玛丽·海伦娜·奥基尔相遇于西点。玛丽是一位法国人后裔玛丽·奥基尔太太的女儿。奥基尔太太在纽约办了一所女子进修学校，当时她正带着学生和女儿到西点度假。

他们在军校学生舞会上相识，缄默少语的马汉少尉身着蓝色军服，与军校生的灰色制服相较，显得非常出众。马汉深深打动了玛丽的心，这使她的母亲和好友感到非常吃惊。马汉不知如何处理此事，但他清楚，自己也喜欢接近这位爱上自己的姑娘。从此，每当马汉闲暇之时，便溜到纽约去拜访弗莱德里克·米伦伯格博士。米伦伯格与奥基尔一家是朋友，因此见到玛丽·奥基尔的机会颇多。

1833年，塞耶离开西点军校不久，马汉由于心情不好也离开西点度假。先是去巴尔的摩探亲而后到纽约与热恋中的玛丽消磨时光。回到西点后，他仍然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尊敬的塞耶而闷闷不乐。他继续着自己的原职工作。由于塞耶的多年熏陶，这位年轻人已经确立了西点军校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当初他来西点的主要目的是学绘图，现在他决定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西点。为了促进学员对军事艺术的兴趣，他组建了拿破仑俱乐部。后来这个俱乐部在学员和军官中吸引了一批狂热的信徒。

1837年，马汉正式出版了他的《土木工程学》。这本书立即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一致认为是美国土木工程领域的最佳教科书。他分别被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大学授予文学硕士学位，辛勤的劳动得到了报偿。同时，他也成了一位出名的西点军校的坚定捍卫者。作为西点军校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当问题涉及到西点军校时，他便会摒弃通常的缄默。

1837年，西点军校又一次成为美国国会内的政治足球。3月1日，缅因州众议员弗朗西斯·史密斯提出一项法案，旨在：一、废除用公费培养军校

生；二、改革西点军校，使其成为一所年轻军官的应用实践学校。史密斯在辩论中强调指出：西点军校毕业生辞职者多；在校学员淘汰严重。在论及后一点时，他的奇怪的论点达到高潮，他说：“治理西点的原则是什么……预先想象的教育和纪律就是一切！”

6月17日，西点军校视察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反驳了史密斯，报告中特别提到：“辞职的西点军校毕业学员，通过民众传播军事知识，也是对美国的贡献。”这份报告指明，截止1837年5月10日，西点军校共毕业学员890人，其中350人仍在服役，15人阵亡，120人在部队去世，350人辞职，5人拒绝委任，27人被遣散，9人被开除，13人被撤职。

在谈到对军校学生的军法审判时，报告指出：“西点是一所军事学校，军校的学生是士兵。总统可以利用其权力预防可能的压制，但如果仅仅为了维护某些杰出公民的自尊，或受私人友谊的影响，或仅为减轻慈父慈母的痛苦而将犯错误的学员宽大不管，恢复他们原来的职务和地位，那将是对军校纪律的破坏，军校就失去了成功的基础。”马汉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因为它为塞耶作了公正的辩解，也意味着给已离任的杰克逊总统一记响亮的耳光。

1839年，马汉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他心爱的领地上建立起了西点军校的嫡系子校——完全按西点模式组建的并有许多西点毕业生执教的弗吉尼亚军事学校。这所位于列克星敦的军校，在以后的岁月里，为美国陆军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军官，其中包括这所学校最为著名的毕业生、二次大战的风云人物——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

1843年，费城民兵期刊《公民士兵》于3月1日发表社论，响应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约翰逊的呼吁，要求取消西点军校，将它每年用的钱发给各州，以供训练民兵之用。马汉看到这篇社论，怒火中烧。

马汉这时已成家，有了孩子。在长达9年的爱恋之后，他于1839年娶年轻活泼的玛丽·奥基尔作他的新娘。婚后，新娘就住在西点。1840年9月27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临人世。马汉自豪地将这个孩子与自己的偶像塞耶联系在一起，给孩子取名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马汉依然日夜苦干。他的巨著由一系列的军事讲座组成。他的军事观点对美国内战中的将领有着重大的影响。马汉的著作不仅取材于他自己对国外军史的分析，也取材于对印第安人作战的教训。当时，陆军不断对印第安人开战，西点毕业生多经磨炼，也是屠杀印第安人的罪人。

马汉除了考虑军校工作外，还要为家务操心。1847年，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马汉降临人世，尽管玛丽·奥基尔·马汉持家有方，井井有条，但丹尼斯仍要为孩子们劳神。他要同孩子们玩耍，说东道西，讲各类有趣的故事，有时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1850年，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拜访马汉，研究决定建造惠灵铁路大桥的地点。马汉与南方联系甚多，他希望年轻的儿子艾尔弗雷德受到南方教育，因此送他去了马里兰州的圣·詹姆斯学校读书。后来艾尔弗雷德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两年，接着去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

1852年，威廉——玛丽学院和布朗大学分别授予马汉法学博士学位。但这件事在马汉家中看来，其重要性都次于他们最后一个孩子简·利的出生。简·利成了马汉夫妇的掌上明珠。次年，马汉出版了《工业制图》一书，该书成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技术教育的必读之物。



1856年，马汉的儿子艾尔弗雷德升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二年级，这使马汉骄傲异常。他同妻子几次去看望儿子。当时安纳波利斯海校的校长是马汉的老熟人。马汉的学生也有执教于海校的。1859年艾尔弗雷德从海校毕业，在西点同父母度完假期后便出海远航了。在生活的道路上，艾尔弗雷德的名声超过了父亲丹尼斯·哈特·马汉，成为美国海军界的巨头，他的海军建设和作战理论，不但指导着美国海军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海军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享誉全球的美国“海军之父”。

多事的1861年开始了。南方七个州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组成政府，称“美国邦联”。10天后，杰斐逊·戴维斯被选为邦联总统，一位西点毕业生成了南方的首领。马汉和温菲尔德·斯科特等弗吉尼亚人坚定地支持联邦州而不是自己的家乡州。马汉认为林肯是个德才兼备，非常完美的总统人选。但是，马汉的老朋友、曾任西点校长的弗吉尼亚人罗伯特·李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辞去了正在担任的第一骑兵团上校的职务，倒向了弗吉尼亚。

马汉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只是对他的夫人说：“玛丽，李走了！”

内战打响了，马汉忙于研究国内战局，从前线搜集各种情况，以充实他《论战术艺术》的讲座，将他的观点贯输给军校学员。而他所撰《前哨》一书被交战双方的军官采用，一版再版供不应求。出版商约翰·威利拒绝向南方出售该书，但南方出了盗版本，并成为邦联军官鞍囊中的随身携带之物。

战争终于结束了，马汉和一直与他保持通信联系并经常接受他探望的老校长塞耶，高兴地看到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充分施展了才能。感谢西点军校，它培养出来的人挽救了联邦，挽救了美国。

马汉可以自豪地说，1843届毕业生尤利西斯·S·格兰特，这位被称为“山姆大叔”的北方军统帅所发动的闪电攻击是他在西点军校教学的成果。如果南方将领“石墙”杰克逊、罗伯特·E·李等人延缓了内战的获胜，也必须承认这是他们在西点军校获益太多的缘故。如果个别西点人在战争中显示出无能 and 指挥犹豫不定，那只能证明并非每个西点学员都能正确地运用在学校所学到的原则。马汉想起了他在《前哨》一书中所说的话：

“人们不要轻易地相信穿上将军制服的人就能胜任将军之职。”

战后，美国全力医治战争创伤，重整旗鼓，一心一意地走上和平建设之途。丹尼斯·哈特·马汉也在思考着西点军校的未来。然而他的身体却渐渐垮了下来，阵发性头痛常常使他数天无法工作。

1870年5月，他稍有康复，便投入工作。当年的秋天和冬天，他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不懈地著书立说。1871年6月，一年一度的毕业考试又到来了。尽管马汉意志坚强，但视察委员会还是发现他身体状况不佳。委员会向白宫提出报告，建议马汉退休。但马汉所欣赏的学生格兰特总统在白宫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延长了马汉的服役期限。他知道马汉离不开工作，离不开西点。

1871年9月16日，在家人的苦苦劝说下马汉去纽约就医，他在一位亲属的陪伴下离开军校登上了去纽约的快艇“玛丽·鲍威尔”号。白色的快艇顺哈得逊河急速而下，突然，69岁的丹尼斯·哈特·马汉在前舱的座位上猛地站起来，双手抱住头，掉入或者有意跳入了快艇的蹊轮。

马汉，这位被誉为“西点三巨头”之一的人物去了，然而，西点的旗帜依然在它最好的儿子们手中飘扬。

## 八 “平衡如果是人的话，他会站起来揍你。”

1859年7月1日，一批新生来到西点军校，其中有一个生于苏格兰的年轻人，名叫彼德·史密斯·米基。没有香槟酒招待，也没有号角连天的欢迎，只有号兵本茨的银号在独自歌唱。就是他——米基将从丹尼斯·哈特·马汉手中接过西点军校的大旗。

米基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这位顽强的年轻人给校务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米基面对着戎装整齐、威武严肃的军官和教授们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也会穿上同样的服装，站在同样的地方为西点审查新的儿子。

彼得·史密斯·米基于1838年3月24日生于苏格兰的布雷奇林，是威廉·米基的次子。为这孩子洗礼的人是长老会牧师詹姆斯·麦科什，此人后来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1843年秋，威廉·米基夫妇带着三个儿子漂洋过海来到美国。

到美国后，威廉·米基经营制表业。小米基上公立学校读书，后升入伍德沃德高中，毕业时获金质奖章，接着到奈尔斯机器厂学徒。学徒期间，小米基听到了有关西点军校的消息，这使他很感兴趣。正好本选区有一空额，他便请朋友写了一些推荐信，闯到选区国会议员乔治·H·彭德尔顿家中。他去得很早，议员还未起床，仆人将他赶到门外。年轻的小米基毫不气馁，一直在门外等候，直到议员出来。他诚恳地向议员提出请求，最终彭德尔顿提名，推荐他入西点军校。

当然，彭德尔顿议员不会只听小米基一个人的陈述。小米基走后，他又分别向有关人员征询意见，所有的人都认为彼得·史密斯·米基是本选区的最佳人选。

很快，米基收到了议员的委任书和亲笔信。彭德尔顿写道：

我的提名将使你在非常优越的条件下步入军队，如果你学业优秀，你将身居显位。

根据你中学老师对你在校言行的介绍，可以肯定，你在西点军校将名列前茅。你定能在忠诚、雄心壮志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你的刻苦精神和聪明才智，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我很高兴地听到对你入校资格的高度赞扬，我相信你不会辜负你的朋友对你的厚望。我祝你一切顺利。

米基高兴万分，他不屑机器厂给他晋级增薪，毅然决然地步入了西点。

这个时期，西点军校高年级学员欺侮新生的风气盛行，新学员必须俯首贴耳，听从老学员任意摆布。1855年7月7日，当时的学员队司令，1837届西点毕业生威廉·沃克中校向一年级学员发布命令，号召他们用刺刀对付那些欺压他们的高年级学员，并提醒哨兵不要忘记使用他们滑膛枪上所装的刺刀。这个命令更加惹恼了高年级学员，他们像黄蜂一般扑向1859级新学员。米基刚到军校的那天，三年级学员卡斯特率领一伙人将他团团围住，命令米基边笑边喊：“哥儿们，来呀，听我的伙伴巴克傻笑！”当时对新学员的戏弄各种各样，有时还要求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西点军校，米基专心攻读，汲取知识。由于他脾气温和，处事冷静，为人忠厚，深得同学之心，一入学就成为全班的领头人。马汉、丘奇以及其

他教师都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到四年级，由于他功课优异，成了丘奇的数学助理教授。1862年的7月4日，他在讲演会上作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废奴演说，为全体校务委员会成员所注目。

与米基友好竞争第一名的人是梅格斯，他是全体学员所羡慕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老兵。梅格斯在一年级休假时，参加了著名的布尔河战役。

1863年6月11日，他们毕业了，梅格斯名列榜首，米基是第二名。但令人惊讶的是米基因其出类拔萃的能力被授予中尉，而不在其下的梅格斯却被授予一般毕业生所获得的少尉衔。他们的结局更有着天壤之别。1864年10月3日，梅格斯在弗吉尼亚死于游击队之手，米基后来获得准将金星。大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吧！

毕业后，米基赶回故乡度假，他中学时代的情侣玛丽·路易斯·罗伯茨正在等他。一对情人还未定下未来的计划，命令便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达。米基必须立即去前线报到。米基和玛丽当天傍晚赶到结婚证书所，但主事人早已下班。他们雇了一辆小马车，乘车四处寻找结婚证书所的秘书。半夜时分他们找到了此人，说服他回到镇上，打开办公室为他们办理了结婚证书。他们匆匆赶回家，告知了各启的父母。次日——星期天，他们在教堂成婚。吃罢结婚晚宴，新郎便搭乘最后一班去纽约的火车，去向昆西·A·吉尔摩少将报到。

毕业后的第18天，新婚的米基便担负起了建筑炮台和炮兵阵地的重任。6个月后，他已是联邦军南部战区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奉命前往佛罗里达州修筑设防工事。

1864年4月，他回到吉尔摩麾下。5月，吉尔摩的第十军团归属詹姆斯兵团指挥，米基随队前往，并被任命为陆军助理总工程师。在此期间，米基所结识的重要人物都想重用他。吉尔摩晋升米基为上尉，任命他为自己的助手。总工程师韦策尔请求联邦军统帅格兰特将米基留在他手下工作。韦策尔的目的达到了。

韦策尔对米基赞不绝口，非常欣赏他的才智。他写信给米基年轻的妻子说：“无论何时报刊上赞扬我这儿做的事，您可以认为大半应归功于您的丈夫。请勿告诉他。”

米基体格健壮，工作努力。不久，便被任命为驻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军团的总工程师。他负责在詹姆斯河上架设了两座浮桥，参加了攻占哈里森堡的战役，并在河北岸构筑起工事，最后又指挥开通了一条运河。

1865年元旦，为表彰彼得·史密斯·米基的功绩，总统授予他志愿军荣誉准将的金星。内战已接近尾声。李几乎已被格兰特所包围。在4月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中，米基率领两个工兵营和两个重炮连在阿波马托克斯河上成功地架起了浮桥，保证了进攻部队涉过浅水冲过浮桥向李的部队发起猛攻，并最终迫使李在阿波马托克斯地区向格兰特投降。

5月9日，指挥詹姆斯兵团的奥德将军致信格兰特：

米基现在是部队的总工程师并指挥着部队。如果他得到晋升，我将给他一个地区或一个师进行管理或指挥。我这里（里士满）非常需要他。他谦逊而贫穷。在战斗中他勇往直前，决不后退。他现在仍是个上尉，韦策尔和我拟让他做25团的监察员，拿中校的工资，以帮助他养家糊口并同他名誉准将的头衔相称。我们认为，米基应该同该部的所

有人一样得到名符真实的晋升。

在谈到米基“是非常宝贵的工程师”时，奥德补充说：“只有米基被晋升为指挥一个师的少将总工程师而调走，我才会同意他离开。”格兰特第二天复信表示赞同：“我非常高兴做任何可以使米基在正规部队得以晋升的事情。”几天后，格兰特写信给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说：“米基是部队中最有功绩的年轻军官之一，在詹姆斯的部队中已担任了几个月的总工程师。让他固定在现职岗位上很必要，这个岗位简直离不开他。因而必须批准对他的正式任命。”

战争结束了，米基在里士满度过了一些时光。他对南部邦联军所发起的战役及其阵地防御和永久性军事工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和研究。这些研究对他后来在西点军校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年轻的妻子也来到里士满与他同住。

米基知道，军队的裁减和暂时任命的取消会使他固定在原来的军衔上一——上尉。所以，他在受到北卡罗来纳一矿主本杰明·巴特勒的邀请后，便请了一年的长假，去做巴特勒矿区的监督人。

一年假期结束后，米基辞去矿区监督人的职位，重返军队。早就惦记着米基的马汉，于1867年4月向校长推荐米基来西点任教。不久，米基调到西点军校，成为马汉的主要助手。

米基当时28岁，以全部精力投入了西点军校的教学工作。他很容易地承担起了讲授实用军事工程学的任务。在这方面，由于他的实战经验，他的授课质量大大优于别人。另外他还讲授信号学。不久，他担任了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副教授。

这时的米基考虑起了担任普通学院教授职务的问题。当时有几位西点教员在纽约学院任教，该学院的混合数学教授位置空缺，米基申请了这一工作。

尽管马汉很不愿意失去他的得力助手，但他并不从中作梗。相反他还为米基写了一封热情的推荐信。信中说：“米基除了有担任此教授职务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和经验外，还具有优秀教师所有的难能可贵的品德。就完成教学工作的热情、勤奋和智慧而言，我还没见到过比他更强的教师。”但对西点军校来说非常幸运，米基并没有离去。

70年代初，米基带着业经考验的工兵和数学家的头脑担任教授这一新职。在忙于教学的同时，他也不废天伦之乐。他已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长子威廉后来成为土木工程师；次子是1870年4月10日出生的丹尼斯·马汉，这孩子是以米基的导师丹尼斯·哈特·马汉的名字命名的。

彼得·史密斯·米基的才能几乎在他开始教育生涯时就为人们所认识了。1871年，他被委任为塞耶工程学院督导董事会的董事，他任此职一直到去世。同年，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1872年，米基受命巡视美国各类大学和学院，向各院校报告教育发展趋势。1873年，达特茅斯学院授予米基文学硕士学位。这一时期，他还致力于促进海防工事的建设事业。内战结束后，米基曾作为海岸设防工程委员会的成员，去欧洲考察铁在海岸工程中的应用及金属加工等课题。归来时，他提出鉴于武器的最新发展和装甲战舰的出现，美国海防甚为薄弱。米基对此状况一直很关注。他对此后十年的海港设防工程的现代化和扩建有着较大的影响和贡献。1887年，米基出版了他的著作《海岸防御人》。另外，他的《声

波和光波运动原理》、《实用天文学》等著作也先后面世。

米基在他整个服役期间，总是生气勃勃，满面笑容，富有生活乐趣。这一点给许多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一个不幸的学员在黑板上解答什么是平衡，他怎么也答不出来，摇头晃脑苦思冥想。米基看着这位学员一声不吭。直到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位学员问道：“先生，我该怎样解释平衡呢？”“我亲爱的孩子，”米基两眼生光地答道，早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打个比方，平衡如果是人的话，它会站起来揍你！”

另一位学员想借向满脸胡须的教授提问的机会来消磨时间。他问米基教授：“如果不可抵挡的力量与不可动摇的物体相碰会怎样呢？”米基立刻回答说：“不可抵挡的力量会吞没不可动摇的物体，最后变成了双头狮。”

1898年，美国挑起了第一次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一夜之间，山姆大叔的手伸向了世界。美国的对外扩张给米基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米基的次子，西点军校毕业生丹尼斯·马汉倒在了古巴的一个山坡上，西班牙人的毛瑟枪打穿了他的脑壳，米基的大儿子威廉则于不久前死于肺炎。老年丧子，彼得·史密斯·米基难以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1901年2月的一个下午，心情抑郁的米基，独自在风雪中从办公室向家中走去。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英雄的西点军校学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窗户里望见了这位驼背的、虚弱的老人正在一片濛濛中顶风前进。

“他不该在这时外出。”麦克阿瑟对身边的同伴说。

从此，米基再未出门。2月16日，他静静地与世长辞。1901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在米基出殡时举行。那是2月18日。全体毕业生在当天下午都留下来护送米基的灵柩前往西点公墓安葬。“西点三巨头”中的最后一位也长眠地下了。

然而，由塞耶经马汉到米基所传递下来的西点接力棒将继续传递下去。

### 第三章与时代共舞

1840年至1866年的26年，被称为“西点的黄金时代”。军校被公认为美国最优秀的教育训练机构。历届校长与教职员们在塞那治校思想和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地改进课程设置和一整套培养军官的西点方式。学员们努力学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接受美国最好的科学技术教育。每年，陆军部派出的视察委员会都对西点褒奖有加。1842年的报告作出了军校是“国家的光荣”的结论。1848年的报告则称军校是“这个国家花钱省、收效大的科学学校”。

从1838年至南北战争爆发，军校换了五任校长。1839年，陆军进行了一次改革，给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一职规定了较短的任期，而不像从前那样没有时间限定。1854年，担任校长的罗伯特·E·李和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对1820年以来西点所执行的教学计划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学制延长为5年，并增设了英语、军法、哲学、历史、文学和西班牙语课程；增加了野外训练时间。直至南北战争之后，学制才重新恢复为4年。

1843年，国会决定把学员队的组成成分固定下来。国会指示每个众议员选区推荐一名学员，另有10个名额由总统推荐。这种作法后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1838年出任校长的理查德·德拉菲尔德对建筑有浓厚的兴趣，他在任期间兴建的建筑物比19世纪其他任何校长在位期间都多。有许多建筑是他亲自设计的。1841年，他建造了图书馆和拥有200个房间的学员兵营。他主持建造的还有学员餐厅，学员警卫室，军械博物馆，骑兵马厩和骑术厅。

这个时期毕业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他后来成为闻名欧美的大画家。

19世纪40年代进行的墨西哥战争，不仅为军校毕业生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提供了机会，同时也由于他们的卓越战绩，使西点获得了新的声望。

1861年4月12日，南北战争爆发，整个战争期间，西点毕业生几乎垄断了南北双方军队的指挥权。西点人赢得了这场战争，同时也输掉了这场战争，1868年，西点对自1802年至1867年间毕业的2218名学员进行了调查，结果是139人进入了教育界，344人从事技术性职业，其余均在军队服役。至此，西点可以毫无愧色地宣布：它为军队，同时也为商业、教育和科技事业培养了人才。

## 一进军墨西哥

]我坚信，要不是我们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很可能要再延续4年或5年，而且前期我们会败多胜少。实际上我们没有打完两个战役，就战胜了一个大国，获得了和平。在战争过程中，我们没有败过一仗，甚至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也没有败过。

曾率军入侵墨西哥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于1860年极为严肃认真地写下了这些话。

事实上，1846年至1850年爆发的美国墨西哥战争，完全是由美国挑起的，是一场十足的侵略战争。美国通过战争，夺取了格兰德河以北的墨西哥领土。墨西哥战争是西点军校生充分发挥作用的第一次国际性战争，但也是一场不光彩的战争。

战争中有两位出名的人物，一位是扎卡里·泰勒，另一位就是温菲尔德·斯科特，他们两人都是依靠西点军校的毕业学员担任参谋和指挥工作的。

泰勒将军的参谋长是塞那喜欢的1833届西点军校毕业生威廉·布利斯上尉。布利斯毕业后，曾到步兵部队任职，也曾在西点担任过数学讲师。他善于领会指挥官的意图，配合完美默契。有人评论说：“他是个最优秀的军事学者和研究者，能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功绩归功于他的指挥官的个性。”“在部署军事行动、起草战斗命令及组织繁杂的通信联络方面，布利斯证明自己是个人。……泰勒的电报公文均由他起草，措辞典雅、表达有力，”“在任何其它著名将领之上。”后来，布利斯成了泰勒的女婿。当泰勒入主白宫后，他任泰勒的私人秘书。布利斯在多次战斗中因勇敢无畏而获得荣誉晋升。为表彰他在墨西哥战争中的功绩，他的家乡纽约州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

西点1822届毕业生约瑟夫·曼斯菲尔德任泰勒的工程兵指挥官，负责进行侦察并帮助泰勒下决心。

在泰勒指挥的所有战斗中，布埃纳·维斯塔战役是西点人大显身手的一战。1829届西点毕业生威廉·麦基在率领他的连队冲锋中英勇牺牲。1831届西点毕业生亨利·克莱在指挥部队作战时，被墨西哥骑兵用长矛刺死。1836届西点毕业生约翰·奥布赖恩则在这场战役中开始了自己的炮兵生涯。

奥布赖恩是他的西点同窗约翰·华盛顿率领的炮兵4团13连的中尉军官。13连是个转战南北、战斗顽强的连队。在3个月内，约翰·华盛顿将他的炮兵部队从宾西法尼亚的营地，带到圣安东尼奥，行程2000英里；又从圣安东尼奥出发，经过74天行军，来到泰勒麾下，参加了布埃纳·维斯塔战役。约翰·华盛顿指挥5门火炮阻止一路墨西哥军队的进攻；奥布赖恩指挥另外3门火炮轰击战场的另一个方向。墨西哥士兵英勇顽强，冲垮了美国兵的防线。美国士兵被迫后退，奥布赖恩指挥他的火炮封锁了突破口。最后一门火炮被迫放弃，炮手和马匹全部死亡；奥布赖恩撤出了其他火炮。他向约翰·华盛顿报告说，他的炮手全部负伤，有的阵亡。华盛顿上尉又拨给他两门火炮并配齐了炮手，接着奥布赖恩又重返战场。

墨西哥人仍顽强地挺进。奥布赖恩放下火炮即开始射击。墨西哥士兵冲上了炮兵阵地，奥布赖恩弃炮而逃。这时1837届西点毕业生布拉克斯·布拉格指挥的火炮开始射击；1828届西点毕业生杰斐逊·戴维斯指挥的密西西比州第一志愿步兵团开始反攻。这两位西点人扭转了这次战斗的败局。然而，

奥布赖恩的火炮成了墨西哥人的战利品。

6个月之后，当温菲尔德·斯科特指挥的美国兵攻下墨西哥城后，奥布赖恩丢弃的两门野战铜炮又回到了它们的主人手中。如今，这两门铜炮仍放置在西点军校行政大楼的台阶上，已成为炮兵忠于职守的无声象征：“丢弃无耻辱，复归添光荣。”

也是在布埃纳·维斯塔，西点军校1823届毕业生卢西恩·韦伯斯特上尉指挥所属的发射24磅重炮弹的榴弹炮打击了冲入美军后方的墨西哥骑兵。骑兵被阻后，韦伯斯特上尉在步兵的掩护下，将一门火炮推进到最前沿的隐蔽处，实施抵近射击。西点1838届毕业生威廉·肖维尔中尉将被击溃的美国兵组织起来，在一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火炮支援下，打退了墨西哥士兵的进攻，并在平原上追击了三英里之遥。

后来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也在泰勒麾下服役。他觉得美国处心积虑挑起的这场征服战争是不道德的。但评判战争可不是他这位少尉的事，他只有跟着部队深入墨西哥腹地的份儿。在一路南下的过程中，他们看见一群群火鸡，别的军官们都开枪射击以丰富他们的菜肴，格兰特却扛着枪站在那里，不忍打死活物。说来也怪，这位日后叱咤风云的西点人见到动物的血，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当第一次听到墨西哥人的枪炮声时，格兰特后悔自己选择了军人这个职业，但已经晚了。当时，他担任第4步兵团的军需官，到处张罗着买骡子。什么东西都得看管好，车夫与装卸工的偷窃和不可靠使他的工作极为棘手。

当泰勒率军抵达蒙特雷城外时，格兰特的好奇心压倒了理智，他不顾军令，与进攻部队一同前进。两天后他们深入城中。弹药快用光了。背后的墨西哥人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指挥官要找一个志愿者回去报告情况，格兰特自告奋勇。这位当年西点军校的马术明星一只脚套进马镫，另一只脚悬在鞍上，紧抱着马脖子，用马的身体把自己与墨西哥步兵隔开，疾驰而去请求援兵和弹药。

最后蒙特雷守军投降了。美军占领了该城，格兰特被墨西哥迷住了——浩瀚的天空和沙漠，无比美丽的鲜花和植物。但是，“没有你，我最亲爱的，”他给热恋中的姑娘朱莉娅写信说，“天堂也会变得寂寞。”

此后，第4兵团奉命与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部队会合，开到墨西哥城下。战争使晋升令雨点般地飞向参战部队。西点军校1843届毕业生中，6人当上上尉；19人当上中尉，其中包括朱莉娅的哥哥弗雷德·登特；6人仍是少尉，格兰特不幸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要攻陷墨西哥城，必须先拿下查普尔特佩克要塞。1847年9月8日晨，墨西哥炮兵开火了，美军纷纷倒下。弗雷德·登特逃到要塞下面的一个磨坊里，腿上中了弹。他挣扎到一堵墙边，半昏迷地倒在那里。几分钟后，格兰特发现并救了他。

美军炮兵猛轰查普尔特佩克。西点1839届毕业生亨利·亨特指挥的炮兵扫清了堤道障碍，所属人员伤亡过半。西点毕业生指挥的工兵为进攻开辟了道路。要塞投降了，墨西哥城的守军退到矮石墙后面，顽强抵抗。格兰特看见一个教堂，他觉得教堂的一个钟楼可以控制石墙的大门，便涉过齐胸深的水沟，敲开门对教士说他必须进去，然后和几名士兵拆开一门山榴炮，化整为零运到钟楼上，再把零件组装在一起。大炮向躲在墙后的墨西哥人开火，迫使他们离开大门。格兰特受到指挥官的夸奖，并奉命把另一门炮也运到钟



楼上。

墨西哥城投降了，仗打赢了，格兰特与第4步兵团驻扎下来。他晋升为中尉。和约签署后，美军撤走。格兰特立即前往圣路易斯与朱莉娅完婚。

战争结束后好几年中，格兰特总是谈他的墨西哥掌故；谈热带的葱翠，夕阳西下的美景；谈大草原上奇异的狼嚎；谈用套索赶拢不听话的骡子。

他也谈到，有一回他身着邈邈的军装向温菲尔德·斯科特司令部的一位上校汇报军务的情况。“我有责任提醒你注意斯科特将军的命令，来司令部汇报的军官应该衣装整齐，”上校说。此人高高的个子，军服笔挺，斯科特说墨西哥之行中此人功勋最为卓著，如果没有他也许根本不会有胜利——他就是西点军校1829届毕业生罗伯特·爱德华·李（简称为罗伯特·E·李）。

罗伯特·E·李去墨西哥时是位受赏识的低级军官，归来时却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英雄了。他并不赞成这场战争，“我们欺负了它”，谈起墨西哥时他这样说。然而，他却一直追随在美国第一位墨西哥征服者温菲尔德·斯科特的左右，斯科特称他为“基督教世界最优秀的战士”。

当斯科特率军从海上抵达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后，李上尉受命涉水上岸寻找一个合适的炮兵阵地。正是在李和他的同伴标出的阵地上，炮兵很快就将维拉克鲁斯城打得竖起了白旗。李看着这样的景象并不高兴。“一想到妇女和儿童，可怕极了，”他写道。

美军从维拉克鲁斯进入内陆，直取墨西哥城。虽然兵法最忌孤军深入，但是比狮子还勇猛的斯科特说，他要破釜沉舟。

墨军总司令桑塔·安纳认为，只需要对美军抵挡一阵，到时候低地的热病就会来完成剩下的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炮火部署在国家公路上。这条公路穿过维拉克鲁斯和墨西哥城之间的山区，左弯右拐，令人目眩。

斯科特派李上尉前去勘测一条通过高地包围墨西哥人阵地的路线。

李在山上抓着长在岩缝中的灌木爬了一整天。下午时分，在一眼山泉附近他听见了西班牙语的说话声。他躲在一根木头下面好几个小时，墨西哥士兵抽着烟走来走去。虫子咬他，而墨西哥士兵就坐在他藏身的木头上。夜幕降临后墨西哥士兵终于走了。李连夜赶回。沿着他标出的路线，美军用从山崖上吊下来的绳索把大炮拖进了大峡谷，从侧翼包围了桑塔·安纳，向他的部队开炮。桑塔·安纳逃进城里。

被提升为少校的李与斯科特将军站在山上，俯视着墨西哥人的首都。“这个美丽的城市将是咱们的了！”斯科特说。但是，首先得攻破外围防线。

李去寻找一个薄弱点，一连36小时未离马鞍。该城所有的人口显然都在墨西哥人的炮火控制之下，于是他冒险进入当地人称为乱石滩的地方。这是一片巨大的溶岩区，犹如被冻住了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回来报告说，他可以带着炮兵通过。

墨西哥的巴伦西亚将军听到禀报，美国炮兵正通过乱石滩，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在做梦吧！连飞鸟都过不了乱石滩。”但是美国炮兵过去了，并很快进入了阵地。

斯科特将军坐在司令部里不明情况，心急如焚，他派了一名又一名军官去探查，可一个都没能穿过乱石滩到达李的营地。黑夜降临了，飓风般的热带雨随之而至。李知道，必须向司令部汇报情况，于是只身一人步行穿过乱石荒野找回去。闪电为他照明，在摔了无数个跟头之后，终于来到斯科特身边并做了汇报。然后再次穿过乱石滩回到部队。斯科特称他这个来回“无

论在肉体上还是在勇气上都是最伟大的业绩”。

天亮后，炮兵用了 20 分钟便打跑了墨军。

桑塔·安纳要求休战，但是谈判破裂了。已晋升为中校的李调整着火炮的瞄准器。攻取查普尔特佩克要塞的命令下达了。李和同伴们整宿地为重炮部队修建炮床。休息了几小时后，他又重返前沿，指挥对查普尔特佩克发动总攻击。查普尔特佩克的陷落导致了墨西哥城的投降。

李又提升了，他得到仅次于将军的头衔——上校。但他并未因迅速晋升而沾沾自喜，他依然和蔼可亲，举止沉静。在给妻儿的信中，他只字不提自己的功绩，只写他的同事如何如何，他还告诉他们，他挂念家中的那条狗：“你不能给可怜的斯佩克治治病吗？要使它高高兴兴的——带它出去遛遛，告诉孩子们要好好待它。”

罗伯特·E·李又在墨西哥逗留了 8 个月，绘制地图，勘察地形。之后，终于回到阔别两年在阿灵顿家中。家里派了一辆马车去华盛顿接他，不巧没碰上，于是他独自纵马回家。全家人都在等着马车，所以没有人认出他来，只有斯佩克冲上去欢迎他。上校走上门廊去亲吻拥抱亲人们。然后喊道：“我的小小子在哪儿？”接着，一把将一个来串门的小男孩抱在怀里，而他真正的小儿子却在一旁傻看。他对孩子们又是开玩笑又是胳肢。上校后来写道：孩子们都“盯着我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自发”，不过这话是大大地夸张了，要么就是记错了，因为当时他头发是黑的，剃得干干净净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有的只是军人那浓密的小胡子。

墨西哥战争证明罗伯特·E·李是个优秀的军人。斯科特将军曾说起过：“假如明天我卧病快要死了，美国总统对我说，为祖国的自由要打一场大仗，让我凭自己的眼力举荐一位合格的司令官的话，那么我就会说：让罗伯特·爱德华·李去干好了！”

实际上，李不过是西点毕业生中工作效率极高的工程兵军官中的一员，西点军校的每个参战人员都可大书特书。

在同墨西哥作战中，共有 523 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参战，其中 49 人死亡，99 人负伤。在战争进程中，有 452 人被荣誉晋升。另外还有 43 名已脱离军队的西点毕业生又回到部队，在志愿军中任指挥官，其中 23 人是校级军官，9 人任团长。另有 23 人请求回部队服役，但未予批准。

1847 年 12 月 10 日，温菲尔德·斯科特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为西点军校祝酒，声称：“若不是因为西点军校的军事教育与训练，美国军队即使扩大 4 倍，也不可能进入墨西哥的首都。”

陆军部长于 1848 年 12 月宣称：“在墨西哥战争中，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为我们的史无前例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西点军校向美国统治阶层证明了它的价值，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美国政府获得了对西点军校投资的巨大红利。

## 二分道扬镳

墨西哥战争结束后，战争中的英雄罗伯特·爱德华·李于1852年9月出任西点军校校长。

李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没落了的名门望族之家。其父亨利·李曾是个剑不离身的勇敢骑士。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率领自己花钱组建起来的骑兵队伍闪电般地冲杀英国军队。战争结束后，他被授予中校军衔。可他认为自己的功绩远不止是个中校。于是，26岁的亨利·李一怒之下离开军队。后来，他先后参加竞选弗吉尼亚州州长和国会议员，结果都成功了。

亨利·李是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第四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挚友，和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也交情甚笃。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想让亨利·李当随从参谋，但李认为这差事太平淡了。他更愿意去袭击敌人，以获得赫赫战功。1799年，国父逝世时，国会为亨利·李致悼词，他创造出那句永远与华盛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名句——“战争中的第一，和平时的第一，同胞心目中的第一。”

亨利·李仪表堂堂，潇洒倜傥，他先后娶了两位漂亮而富有的大种植园主的女儿。然而这位驰骋疆场和政界的英雄却在他执著迷恋的土地投机生意中把两个妻子继承下来的大笔财产赔了个精光，以至于不得不靠借债度日。

落魄的亨利·李心灰意懒，四处游荡，靠那些显赫的朋友的帮助来消磨时光。他很少回家，以至于他妻子自称为“李寡妇”，孩子们也逐渐忘了他。

1818年3月李病死在旅行途中。

·罗帕特·李娶了华盛顿养子的女儿·

罗伯特·爱德华·李是亨利·李第二个妻子安·卡特，李于1807年1月生的（亨利的第一个妻子于婚后8年病故，留下两个孩子）。安用自己的两个兄弟罗伯特和爱德华的名字为他命名。

罗伯特·爱德华在父亲弃世时只有11岁，正在上学。不过，他可不是个只知读书的人。闲暇时他虽然使自己成为出色的游泳健将、滑冰运动员和划桨能手，但他主要的心思还是帮助妈妈。

李夫人时日艰难，受着疾病和贫穷的煎熬。“要是没有罗帕特我怎么能生活下去？他是我的一切！”李夫人说。罗伯特负责每天的采购，掌管食品室的钥匙，在餐桌上给姐妹们分东西。他给妈妈配药，照料伺候她。

李夫人虽然一贫如洗，但在把传统和门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弗吉尼亚，这一点并没有损害她的身份。她仍然是大种植园主卡特家族的一员；她嫁的丈夫尽管晚年潦倒，但却是一位伯爵之后，而且是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当过州长和国会议员。凭着这些，她与弗吉尼亚几乎所有的名门望族都有亲戚关系。

罗伯特17岁时，母亲的病情恶化了，几乎无法行走，天气好的时候，罗伯特就把她抱到家里的破马车上，为了挡风，他在马车的窗缝里塞满了纸。他告诉母亲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否则新鲜的空气和坐车出游都不会有好处。他本人是个乐乐呵呵的年轻人，生着一对棕褐色的眼睛和一头浓密的棕发。他天性快活，有时扬声大笑，眼泪都笑了出来。这种快活天性是父亲遗传给他的。母亲为人比较严肃，体现在罗伯特身上则是十分注意严格的行为准则。

1825年罗伯特就要18岁了，已长成身高1.78米，器宇轩昂的男子汉了。他自己愿意当个医生，但是母亲无力送他进医学院或别的学府。他父亲最得

意的时刻是在军队里。西点军校是免费的。有影响的亲戚们为他写了推荐信。于是，罗伯特成为一名军人。

李来到纽约，来到军校，开始了他那无与伦比的生涯。他在班上总是名列第一，4年中没有犯过一次过失。他的钮扣锃亮，佩剑没有污迹，出操从不迟到，被褥永远整整齐齐，敬礼绝不马虎。也许算得上同样出色的是，他总是非常讨人喜欢。四年级时他得到了西点军校最高的学员职务——士官生部队参谋。

精锐的工兵部队当然要接纳他。1829年6月他毕了业，回到弗吉尼亚度假。他来到病危的母亲身边，再次承担起为她配药和每天伺候她的职责。7月，他站在她的病榻前看着她咽了气，享年56岁。

1831年6月30日，罗伯特·李与远房表妹玛丽·安妮·伦道夫·卡斯蒂斯结为伉俪。玛丽是美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养子的女儿，也是阿灵顿宅邸、弗吉尼亚半岛上的白宫和另一块地产的唯一女继承人。卡斯蒂斯家族的活动中心阿灵顿有着大约15000英亩土地，250名奴隶在这里耕作。阿灵顿宅邸坐落在一个陡坡上，俯瞰着那个以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命名的城市。

玛丽身材纤细，头脑聪明，性子也很执拗。大多数人都觉得她好使性子，并且被惯坏了。但是，少尉罗伯特·E·李以能宽容别人的缺点而出名，他既幽默又圆滑老练，使人对他发不起火来，他一个劲地给她写信，表白自己的求爱是认真的。

一个向巨富之家的千金求爱的青年如果没有钱，那么他的处境必然是尴尬的。再加上这个青年还是败了两个妻子产业的人的儿子。玛丽的父亲卡斯蒂斯先生心中不快是自然的。但卡斯蒂斯夫人却认为罗伯特一表人材、前程远大。于是，事情最后便由玛丽自己决定了。

婚后，李和新娘前往弗吉尼亚半岛尖端上的门罗堡驻地。李在军中非常愉快，他喜欢军队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驻地的男男女女都喜欢他。可玛丽·卡斯蒂斯·李却不快活。她不善于交际，没有闲谈的天赋，找不到一个自己可以亲近的女人，军官们也让她厌烦。她认为门罗堡是个沉闷的地方。

丈夫给她解闷，晚上陪着她，在她织毛衣时念书给她听。圣诞节到了，他们前往阿灵顿过节。后来，她抱怨出门辛苦，她和她父母说服李独自返回驻地。春天，李写信要妻子离开阿灵顿，回到他身边来。但是，她怀孕了，把孩子生在娘家似乎更合适。她生了个男孩，用外公的名字命名。家里人都叫他卡斯蒂斯，但欣喜若狂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呸先生。两年后，李少尉调到华盛顿工兵总部工作。他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于是便把家安在阿灵顿巨大的府第里。他每天都要骑马跨过波托马克河回家。他比年轻时更为英俊优雅，在社交聚会、舞会和招待会上他是最受欢迎的客人。玛丽不喜欢这类事，所以他独自一人参加，或者带上一个姐姐。

1835年，李第二次当上了父亲。这次是个女婴，取了母亲的名字，叫玛丽。第二年，李晋升为中尉，但是薪水上的些微提高改变不了他和孩子们靠别人的钱过日子的生活。这个时期，他曾想到过解甲归田，然而30岁的人了，生活已经定型，他只能在军队里奉命不停地东奔西走，而他的妻子则在阿灵顿负责完成生育七个孩子的任务。

时光一年年地流通，他快40岁了。这时候，墨西哥战争爆发了。修了十几年的防御工事、已晋升为上尉的李参加了战争，并在战争中得到了上校的军衔。战后，他回到了阔别23年的西点军校并当上了校长。分配给他的住所

相当好，多年来他头一回与家人朝夕相处。李每天下午都要与最小的儿子小罗伯特一起骑马。长子卡斯蒂斯是西点军校学员，成绩优异。这段时期的生活非常愉快。

淳是一个宽厚的人。对学员们严加管束并对他们的过失进行严厉惩处，对他来说颇为困难，陆军部长、西点毕业生杰斐逊·戴维斯逐渐觉得校长对年轻人的同情心与其说是胜任工作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工作的障碍。“我希望小伙子们别干错事，这样大家都更好办，”李在撞见三名违反校规出校门的学员时对身边的小罗伯特说。三名学员跳墙逃走了。“你认识这几个人吗？”李问小儿子，随后又立刻补充道：“算了，你认识的话也别说。”

校长份内之事还包括常常招待客人——孩子们称其为“爸爸的乐趣”——在快乐的闲谈、聊天和开玩笑方面李上校是个行家。李夫人参加这种活动的热情却小得多，并且年龄和每况愈下的健康使她愈发不修边幅。

李当了3年校长。1855年奉命去得克萨斯州野战部队任职。家眷去了阿灵顿。不久，李升任团长。

#### · 庞奴问题引起西点军校骚乱 ·

李走了，他身后的西点军校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自墨西哥战争结束后，在废奴问题上美国人民正在分成越来越明显的两大阵营。大种植园主掌权的南方各州主张保存传统的黑人奴隶制，而北方各州的工业家们则强烈要求解放黑人奴隶，美国社会需要更多自由雇佣的劳动力。争辩震撼了全国，也波及到西点军校。

约翰·布朗占领哈泼斯渡口联邦政府武器库，随后被李上校抓获并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西点军校后，西点学员的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军校一片混乱。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俄亥俄州长大的鞣皮匠的儿子约翰·布朗，自19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便认为是魔鬼撒旦把黑人变成了奴隶。他声称，自己的生活信条就是信奉上帝，所以他要替上帝报仇。在堪萨斯，北方籍的居民和南方籍的居民打了场小规模的内战，布朗大干起来。他把手无寸铁的南方同情者们从家中拖出来，以上帝的名义将他们砍死。合众国军队出来弹压，但毫无效果。

自视为上帝的信徒兼战士的约翰·布朗让他的征讨深入敌人的腹地。他与手下的18人携带着北方支持者集资购买的步枪，开始去解放南方的奴隶。他袭击弗吉尼亚州的哈泼斯渡口，占领了政府的一个军械库。他从中抓来人质，传话要奴隶们务必集合到他这儿来。他将带领他们穿过南方，解放黑人，到他大功告成，美国的蓄奴制就彻底灭亡了。

但是哈泼斯渡口的奴隶们没有投奔他。结果，他在政府的房子里设起障碍，外边每一个当地的白人都有枪。电报飞抵华盛顿。因岳父病故正在家中休假的罗伯特·车奉派前往哈泼斯平叛。

1859年10月17日夜里11点钟，李进入军械库的围栏。布朗一伙人与13名人质呆在存放驻军机车的砖房里。这所房子有很厚的砖墙和结实的橡木门。无法知道造反者有多少人。当地人与布朗交火的时候已经死掉了几个。李按兵不动，等待天亮。

天空欲晓，薄雾从附近的波托马克河上升起。在机车房里，布朗手下的一个人从窗口向外眺望，看见一个身穿便衣，留着小黑胡子的人站在一小块高地上察看地形——这就是李。这个人举枪瞄准。但是在另一个窗口的布朗

看到射击目标是个手无寸铁者，便下令不要开枪。几分钟后，李派他在西点当校长时的学生杰布·斯图尔特举着白旗来到机车房门口。门开了一道缝，斯图尔特发现有人拿枪口对着他。他拿出一纸公文宣读起来：“合众国陆军李上校要求机车房里的人投降。李上校无比坦率地指出，你们是无法逃跑的；如果不得不用武力捉拿你们，那么他就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了。”

布朗回答说，这样的条款无法接受，他要求安全地撤离哈泼斯渡口。斯图尔特说，这不可能。他俩争执起来，斯图尔特最后又问道：“你准备投降吗？”

“不，我宁可死在这里。”

斯图尔特中尉向后退去，挥动帽子发出事先约好的信号。李已经吩咐谁都不许开枪，只能用刺刀。现在他命令发起进攻。结果是，布朗肩部负伤，一人被刺死；其余都当了俘虏。政府军方面一人被打死。整个战斗只用了3分钟。

侵入者被押出时，围观的人高喊要处以私刑。李拒绝这样做。他给布朗包扎了伤口，然后送去受审。自己则返回阿灵顿家中。1860年2月，他重返得克萨斯驻地。

几个星期后，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镇被处死。数千名士兵列队林立。布朗走下监狱的台阶，递给看守一张纸条：“我，约翰·布朗，坚信，这块邪恶土地上的罪行只有用血才能洗净。”片刻之后，他被处死。

南方认为布朗是发了疯的凶手，而北方却把他看作殉道的圣徒，到处为他举行追悼会，甚至说他的死“使绞刑架变得与十字架一样光荣。”南方震惊了。北方竟是这样看问题的？宪法承认蓄奴制。如果北方把约翰·布朗这样一个号召杀人放火的家伙看作是真理之声和仿效的榜样，那么作为州际联邦的合众国也许就该结束了。

约翰·布朗事件引起了西点1856级学员弗德·吉伯斯和1857级学员埃默里·厄普顿之间的殴斗。厄普顿一向自称为废奴主义者。为此吉伯斯当面侮辱了他，两人晚饭后大打一场。许多军校生卷入了这场冲突，几乎造成全校性骚乱。

1856级休假的学员返校后，带回了弥漫全国的总统大选激情。10月，一些好事的学员建议在学员中举行一次预测选举。当南方学员发现有64票赞成林肯当选总统后大发脾气。他们强迫计票员复查，结果发生了争吵。

1860年11月，美国举行国年一次的大选。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总统。林肯刚一当选，来自南方各州的西点学员便提出退学辞呈，纷纷离去。

1861年2月4日，南方七个州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组成政府，称“美国邦联”。10天后，杰斐逊·戴维斯被选为邦联总统，一位西点毕业生成了南方的首领。

3月1日，西点军校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尤为隆重。那天晚上，根据惯例，军乐团在训练场吹奏《华盛顿进行曲》。当军乐团行进至营区进出口时，突然吹奏起了国歌。乐曲声将军校学员吸引到窗口观望。一群南方学员开始为南方邦联吹呼，北方学员群起欢呼美国星条旗。双方的喊声响彻营区。

4月12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效忠南方的西点毕业生和西点前校长皮埃尔·博雷加德命令手下向驻扎政府军的萨姆特堡开炮。刚辞职的西点1856级学员韦德·汉普顿·吉布斯，拉动了反叛火炮的第一根拉火绳。

萨姆特堡的指挥官是西点 1825 届毕业生罗伯特·安德森，25 年前他曾教授过博雷加德炮兵战术。师生二人在战场上打了两天，4 月 14 日，老师安德森停止抵抗，体面地率军离开萨姆特堡。北方终于认识到这就是战争。

在西点军校，人们不得不接受战争的现实。学员团一次又一次地吹奏小夜曲，为奉调前线的指挥官送行，也包括为那些受人尊敬的辞职后将去南方效力的军官送行。西点人的感受是矛盾的、复杂的。国家、家乡、责任、义务、感情交织在一起，让他们困惑、痛心。

随着南北冲突的扩大，西点军校的生活节奏也在加快。1861 年 5 月，西点军校四年级部分学员被召到华盛顿，并均于当天授予军事职务，其余四年级学员于 6 月也授予职务。原因是内战开始后，征招了大批志愿兵，需要训练有素的军官统领他们。7 月 27 日，刚从三年级升到四年级的学员被告知准备毕业奔赴前线，但令他们失望的是 3 天后取消了提前毕业的命令。在 5 月和 8 月，西点军校举行了效忠宣誓，誓词是“我将维护和捍卫高于一切的主权”。

内战期间，随着北方的胜败，西点学员的士气时高时低。1861 年 9 月 25 日和 1862 年 4 月 30 日，根据林肯总统的命令，西点军校举行仪式，作为斋戒、耻辱和祈祷的日子。因为北方军队打了败仗。而 1863 年 8 月 6 日则被作为感恩、狂欢日，因为北方打了胜仗。

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纽约市发生了征兵骚乱，战争之手更加接近了西点学员团。与此同时，西点附近的兵工厂——冷泉铸造厂也发生了叛乱。学员团受命作好一切准备，以击退来自冷泉铸造厂反叛者的进攻。但是，叛乱很快被军队镇压下去了。冷泉铸造厂又重新投入生产。

1864 年 3 月 17 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被任命为联邦军队司令，这引起了西点人极大兴趣。战争结果表明这位 1843 届西点毕业生是胜任的，他最终迫使他的对手罗伯特·李放下了武器。

内战结束了，西点军校摆脱了几年来一直困扰着它的对立、分裂、矛盾和冲突，重新团聚起来，昂首向前；同时内战也给西点军校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荣耀。

### 三西点人垄断的战争

1860年2月，罗伯特·爱德华·李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人，返回得克萨斯的部队，继续他的军官生涯。他想家和孩子，想念阿灵顿和绿色的草坪。他53岁了，还是腰板挺直，动作麻利，然而青春已逝，他在得克萨斯的草原和沙漠里追击土匪、训练部队、给女儿们写信讲猫的事，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合众国的大厦发出了破裂的嘎嘎声，但是这声音传到遥远的草原和沙漠地区变得十分微弱，李没有听见。

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总统后，先是南卡罗来纳州，接着是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先后宣布脱离联邦。

在李看来，这是发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正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与内战之间。但愿上帝使两者都不会发生。”“我想象不出，对这个国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联邦的瓦解更大的灾难了。为了维护这个联邦，我愿意牺牲自己除了荣誉以外的一切。”

1861年1月底，路易斯安娜州也退出了联邦。得克萨斯州紧随其后。只剩下弗吉尼亚州了。那里正在讨论是否退出联邦的问题。弗吉尼亚是联邦中最强大的州，面积仅次于得克萨斯州，它是许多总统的家乡，是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门罗的出生地。仍然怀着希望的李被召往华盛顿。

命令到来时他正在沙漠里。他立刻前往得克萨斯州首府圣安东尼奥，发现街上挤满了挥舞武器的人。“这是些什么人？”他问一位朋友。朋友告诉他，他们是效忠南部邦联的叛逆者。得克萨斯州的驻军指挥官已经向叛逆者投降，交出了合众国的全部武器装备。泪水涌上了李上校的眼眶：“难道就这么快吗？”

美国国旗在得克萨斯州的每一根旗杆上降下，他离开圣安东尼奥，穿过已是异国的南部邦联，前往家乡。

“你们没有向老天发誓，说要毁掉这个政府，”林肯在就职演说中警告南方，“而我却有最庄严的誓言‘维护和保卫’它。”第二天，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的《问询报》说：“弗吉尼亚何去何从的问题已经由林肯先生回答了，它必须去打仗。”

·痛苦的抉择·

罗伯特·E·李回到家中，来到华盛顿。总统要封他当少将，统帅十万大军。名望、权力和荣耀唾手可得。但李拒绝了。

“我不能参与入侵南方各州的行动，”他说。

“李，你犯了你有生以来最大的错误，”年迈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说。

李离开斯科特的总司令部回家。叫卖华盛顿《名星报》的报童高喊着弗吉尼亚州投票表决退出联邦。李上校对此发表的感想是：“我必须说，我是个笨人，看不出脱离联邦有什么好处。”

晚上，坐在客厅里的李夫人听见丈夫在楼上卧室中踱来踱去。踱步声停止了，她知道他已跪下来乞求上帝的指引。他的处境是异常痛苦的。军人以服从命令和忠心耿耿为天职，何况他还是合众国之父华盛顿养子的女婿；但是他能跟那些所谓的叛逆者——他的朋友、亲戚、弗吉尼亚的父老们打仗吗？至于蓄奴制，那根本不在话下。有人曾经问他，拒绝合众国野战部队指挥官的职务是否与可能失去家中的奴隶有关？李的回答是，如果美国的400万奴



隶都归他所有，那么为了避免一场战争，他会欣然地让他们全部获得自由。很早以前他就认为，“蓄奴作为一种制度，在任何国家中都是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罪恶。”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天快亮了，他终于下定决心，提笔给陆军部长写了一封信，提出辞去现任军职——第一骑兵团上校。

李刚要开始过一个平民的生活，弗吉尼亚州的信使便来到阿灵顿，请他去里士满，约翰·莱彻州长想要见他。

李一定知道莱彻要邀请他在弗吉尼亚的部队中任职。脱下他穿了30多年的军装刚刚一天，他就准备加入将与穿这种军装的人作战的部队了。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正是因为对弗吉尼亚的忠诚，他脱下了联邦军队的蓝军装，也是因为对弗吉尼亚的忠诚，他将穿上南部邦联的灰军装。

他去晋见莱彻州长，两天以后，在州议会大厦里接受了弗吉尼亚州陆海军总司令一职。“我接受这个职务。我相信全能的上帝，我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生我养我的弗吉尼亚州，仅仅为了它的利益，我就将再次举起我的剑。”罗伯特·李发誓说。

李开始组织志愿军团体，为他们弄来武器，安排营地。州里的青年们，包括李的三个儿子——卡斯蒂斯、鲁尼和小罗伯特——欢欣鼓舞地踊跃参军。

李仍然为合众国的分裂而痛心疾首。一个来李办公室的客人问自己事先仔细调教过的5岁儿子说，李将军对斯科特将军将会怎么样。“他会打得斯科特屁滚尿流，”孩子答道。

“乖孩子，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战争非同儿戏，斯科特将军是了不起的军人。我们谁都无法预料较量的结果谁胜谁负。”

结果是，李还没有在战场上与自己的良师益友斯科特面对面地较量，7月21日第一场大仗便打响了。李在里士满担任合众国前陆军部长、现南方邦联总统、西点人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的顾问，斯科特则在华盛顿呆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身边。

身穿漂亮军装、带着各式各样武器的南军和北军相向开来，他们在弗吉尼亚北部的布尔河旁相遇。双方的指挥官都是西点毕业生，一开始看上去是北军占了上风，但后来北军溃败了。南方打赢了这次战役。不久，北方又开来了新的军队，新的战役开始了。

南部邦联派罗伯特·爱德华·李前往弗吉尼亚西北部，协调3支互不买帐的南方部队共同作战。他的对手是约瑟夫·雷诺兹准将，此人是个哲学教授，曾在西点军校当过校长李的下属。

南军的形势很艰难。他们远离给养地，驻扎在山区，没有铁路，弗吉尼亚西北地区的居民在感情上大都是反南部邦联的。事实上，这一地区不久就脱离了弗吉尼亚，作为一个新的州——西弗吉尼亚加入了联邦。

李到达后发现部队中疾病流行、装备简陋、领导不力，仿佛已经十分厌战了。杰斐逊·戴维斯总统指望李能者练地调和这几支南方军队首领之间的明争暗斗。但是，李的绅士气太多而军人气又太少。不久人们就在背后叫他“李婆婆”。军中流行着麻疹。雨一连下了20天。接着在8月中旬，第一场山区寒流袭击了没有御寒服装的部队。李左右招架，最后不得不撤退。

3个月后李回到里士满时，头上没有桂冠，腰带上没有战利品。满怀同情心的戴维斯命令他南去指挥守卫查尔斯顿和萨凡纳的部队，防备来自海上

的进犯。李的海岸防御工作干得非常出色。薄弱点加强了防护，港口筑了堡垒，流动炮台和土木炮台都建造起来。

· 李连战连捷 ·

1862年3月，西点军校毕业生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统率波托马克集团军12万人马，经过半年的准备，开始向里士满逼进，南部邦联的首都陷于一片恐慌之中。

5月14日，戴维斯总统召开内阁紧急会议。总统的军事顾问罗伯特·李到达时，发现人们脸色铁青。他刚一落座，戴维斯就告诉他，大家来此开会讨论里士满陷落后的下一道防线问题。李大吃一惊，他用别人从没听他使用过的激动噪音高声说：“里士满一定要守住。”

5月31日，两支军队鏖战起来。麦克莱伦的军队被里士满城前的奇克哈默尼河隔为两段。李在西点军校的同窗老友约瑟夫·约翰斯顿进攻麦克莱伦的南翼。但约翰斯顿的部队乱了套。约翰斯顿紧绷着脸，不作声地听着战斗报告，然后，不顾自己身为高级将领所负的责任，冲到了部队的前面。出来视察战况的李和戴维斯总统看着约翰斯顿冲了上去；不一会儿传来一片喧闹声，约翰斯顿中了弹。神智清醒但极端疼痛的约翰斯顿被抬向后方。

暮色苍茫中，李和戴维斯策马回里士满，一路上到处是救护车、撤下的伤兵、找不到军官的士卒和找不到士卒的军官。率领着庞大军队的麦克莱伦离此只有半小时的路程。戴维斯和李在黑暗中谈着话。早晨，李骑马奔赴前线。

灰色的大胡子，灰色的坐骑，灰色的军装，从上到下一色灰的李来到野战总部向保卫首都的部队宣告，自己就任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司令。

对面的麦克莱伦没有发动进攻，他只是让自己的部队跨在奇克哈默尼河上。这位统帅在向里士满推进前一直大谈特谈弗吉尼亚叛军如何如何强大，只是在林肯的不断催促下才勉强出兵。现在，他又派人告诉林肯说，他的10万人马的对手是20万叛军。他要求把守卫华盛顿的部队派来增援，以便一举拿下里士满。

此时，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新司令正在仔细琢磨麦克莱伦。他看到的是一个具有科学家态度的工程师。他俩曾在墨西哥共过事，麦克莱伦那时就是这种作风——有条有理、稳扎稳打地推进，他一点也没变。李开始迷惑麦克莱伦。他命令约翰·马格鲁德带领一万军队在麦克莱伦的先头部队前走过，然后又从树林里悄悄绕回来，再出现在北军阵地之前——走马灯似地来回走动，似乎无穷无尽。麦克莱伦弄清对方到底有多少人马。于是他增加了向华盛顿要援兵的数目。

但是援兵不可能来了，因为李派绰号“石壁将军”的托马斯·杰克逊杀向华盛顿。

1846年毕业于西点的杰克逊是个追求奇特饮食和水疗的怪人，军事上的飞毛腿。他从一个地方飞奔向另一个地方，其神速使他的步兵被人们称作步行的骑兵。他飞越关山，突然出现在最让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华盛顿的人们胆战心惊，生怕这个魔术师会从天而降，出现在街头。把守卫华盛顿的军队派去增援麦克莱伦，人们连想都不用想。麦克莱伦自问，假如李没有雄厚的兵力，那么怎么会不顾里士满的危险而把杰克逊派出去呢？

土木工事、障碍、散兵坑、战壕出现在里士满的周围。麦克莱伦认为李显然是在准备抵抗一场围攻。围攻正是麦克莱伦的拿手好戏，因为这是一种

科学工作。他的大炮和充足的弹药最终会取得胜利。

但是，李并不想防御。他调兵北上进攻麦克莱伦的右翼，只留下约翰·马格鲁德有限的部队陈兵于麦克莱伦大军南翼与里士满之间，构成一道薄薄的防线。杰克逊奉命回师。

1862年6月26日，李向麦克莱伦的右翼发动进攻。联邦军进行抵抗。通信兵报告说，麦克莱伦的南翼部队毫无动静，北方佬没有觉察到马格鲁德的兵力有多弱。李闻报后不动声色，不过传令兵觉得李的仪表有点儿散乱。他的领带歪到了一边。

李听见了笛声和鼓声，他用望远镜看见一面南部邦联的旗帜从山边闪出——杰克逊的先锋，西点毕业生A·P·希尔的部队到了。希尔的炮兵迅速进入阵地，开起火来。联邦军没有动摇，杰克逊还没有赶到。飞毛腿有生以来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迟到。

夜幕降临，杰克逊仍然没到。第二天早上杰克逊终于来了，并立刻投入战斗。在杰克逊和希尔的猛烈炮火打击下，麦克莱伦的右翼开始退却，接着是全线后撤，不过是有条不紊的撤退。李攻击着北军的侧翼和后卫，双方边走边打了25英里，最后麦克莱伦终于到达詹姆斯河畔，处于兵舰的重炮掩护之下。麦克莱伦没有让自己的部队全军覆没。精良的机器受了损伤，但仍能用。

麦克莱伦曾给林肯写信说，这场战争“应该按照基督教世界所知晓的最高文明原则来进行”。应该尊重人民的财产，应该把伤亡控制在最低限度。他为部下的伤亡而日夜不安，一想到那些受伤和战斗的弟兄们，他就夜不能寐。

然而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出身于费城名门的工兵精英麦克莱伦，显然缺乏大将风度，否则他的12万大军便不会败在9万人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手里。解救了里士满之后的李，马上挥师北向进逼华盛顿。这一次他的对手是西点毕业生约翰·波普。

波普高高的个儿，长着一脸大胡子和一对洞悉人心的眼睛。他威风凛凛，是个出色的骑手。在西点军校，他就以口才敏捷而著称。战争爆发后他很快升任将官，在西部小胜叛军几仗。他的样子像个令人拜倒的斗士，说起话来也像，东部战线正需要这样的人。林肯总统给波普发了电报，让他指挥华盛顿城前的4万守卫部队。

波普就任时发了一连串的命令，下了一连串的指示，并且存心使自己的口气尽可能不像他的校友麦克莱伦。“我从西部来到你们这儿，在那儿我们总是看敌人的后脊梁，”波普激昂地宣布。他说，在西部他们信奉的是进攻而不是防御。

对于罗伯特·李来说，他必须镇住北军的这个新将领。但是，过于北上，就会将里士满置于退守哈里森码头的麦克莱伦部队的攻击之下。李用了三个星期来研究这一问题，最后断定不会有来自麦克莱伦的威胁。8月初，他命令主力部队进攻波普，此时波普已深入弗吉尼亚以减轻麦克莱伦的压力。第二天李获悉麦克莱伦出兵支援波普，所以这是一场行军比赛。

石壁将军杰克逊率领先头部队向波普挺进，杰克逊不断地喊着：“快，弟兄们，快。”杰克逊终于绕到波普背后，焚烧了他的给养，向他发起进攻。

他们相会在布尔河，这正是一年前进行的内战中第一场大仗的旧战场。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最后，波普举目一望，只见李率领的大部队从天滚滚而

降，势不可挡。而麦克莱伦的部队需要一天方可到达。波普只好逃向华盛顿。

“波普完了。怎么办？完了，彻底完了！”林肯跌坐在椅子上喊道。他下令把军械库中的武器和国库中的货币运往纽约以防不测。

毫无疑问，波普得滚蛋。他们派他去西北边疆打印第安人。让麦克莱伦指挥保卫首都的部队。“虽然他自己不会打仗，可是他很精通组织别人备战，”林肯这样褒贬这位工程师。

这时罗伯特·李已率部渡过波托马克河，进入马里兰州境地。李和麦克莱伦在一个名叫夏普斯堡的城镇再次相遇。9万联邦军队面对着兵力只有自己一半的南部邦联军队，双方猛烈射击，每一边都有大约12000人的伤亡。打了一个平手。李率部主动南撤。

精疲力尽的南军等待着麦克莱伦进攻。但是后者一向具有林肯所说的迟缓作风。麦克莱伦终于迈着蜗牛的步伐渡过波托马克河，但仍不发动进攻。“我说过，假如他把李的部队放跑了，我就撤掉他，我必须这样做了，”林肯宣布道。

一纸解职令送到麦克莱伦的司令部。继任者也是一位西点人，毕业于1847年，名叫安布罗斯·伯恩赛德。此人的样子着实像个军人，长着一脸极有特色的连鬓胡子。他含着眼泪接受了任命，说自己的资历配不上这个职务。

“我真不愿意他们撤掉麦克莱伦，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我担心他们会继续更换人选，最后换来一个我不了解的人。”当李听到北军人事变动的消息时这样说。

伯恩赛德决心在一场陆战中拿下里士满。不过他首先得攻占南北首都之间拉帕哈诺克河上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那儿是水路和铁路运输的枢纽。

伯恩赛德迅速赶到河边。他本可以让部队涉过附近的浅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要等待浮桥运到。这时李占领了弗雷德里克斯堡。

伯恩赛德似乎想表明自己是果断的。浮桥刚一运到，他就下令架桥过河。南部邦联的狙击手在岸边的房子里向他们开枪，伯恩赛德开炮向城里猛轰，他只不过把城市夷为平地。

1862年12月13日凌晨，联邦部队过了河，在河滩上整好队形，在浓雾和鼓声中前进。太阳升起了，雾散了，驻守在高地上的南军看到旷野里呈现出一幅罕见的景象：10万名排列整齐的士兵迈着雄健的步伐向确定无疑的灭亡进发。

“我们的火网是那样密集，连飞鸟都休想躲过，”一位南军军官说。他的话是对的。南军躲在石墙后面，可以弹无虚发地射击行进在低洼路上的密密麻麻的北军人马。南军的火炮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北军倾泻炮弹。联邦士兵绝望地挣扎着，伤亡过半。这不是打仗，而是屠杀甚至是谋杀。

在拉帕哈诺克河对岸，伯恩赛德垮下来了，喊着：“啊，我的人，那都是我的人！”他最后丢下尸体横阵的战场，把部队撤过了河。

伯恩赛德的进攻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战斗之前李除了修筑阵地外什么也不用做，然后，他发布几道命令，作壁上观，当联邦部队的士兵们徒劳地挣扎的时候，他的参谋听见他低声自语：“幸亏战争如此残酷，否则我们会大喜欢打仗的，”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惨败表明，根本不该把波托马克集团军的指挥权交给他。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伯恩赛德本人在内，都认为他应该解职，甚至在那场使无数人白白丧生的灾难性战役之前，他就感到自

己不能胜任这个职务。

他的继任者没有类似的怀疑。约瑟夫·胡克是个金发碧眼的西点毕业生，大个子，满面红光，非常漂亮，曾有“美男子中尉”之称。他曾担任麦克莱伦的助手，当过师长、军长，并且表现出色。不知疲倦、精力旺盛的“骁将”胡克似乎比波托马克集团军以前的任何一任指挥官都更有可能把战争进行下去，直到胜利。他本人也十分自信。有一回林肯开口说：“如果你拿下里士满……”“对不起，总统先生，这一回没有什么‘如果’。”胡克打断了他的话。

1863年春，胡克出动了，麾下有着近14万装备精良的人马。4月29日破晓之前，4万部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安全渡河，而几个月前，伯恩赛德就是在此遭灭顶之灾的。

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司令罗伯特·李被远处传来的炮声惊醒。他的部队只有7万人，且装备落后，缺乏给养。李研究着形势，与杰克逊交换意见，他认为真正的进攻将发生在东北几英里外的地方，弗雷德里克斯堡只是个佯攻。于是，他留下一万邦联军来对付4万联邦军，把其余的6万人开到东北去。

李对西点校友胡克的判断是正确的。联邦军的主力部队借助密林的掩护，在浅滩处渡河成功，进入钱瑟勒斯维尔村。这块地方林木茂密，能见度低，胡克的王牌——波托马克炮兵几乎无用武之地。于是胡克向旷野推进，这样他的大炮便可大显神威，这是正确的一步。北军的地形从来没有这样有利过，北军的兵力和装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胡克的部下磨拳擦掌，准备一举歼灭叛军。

几个月来，胡克一直在说要抓住李的军队，一下把它捏成齑粉。现在他就要如愿以偿了。1863年5月1日天气也十分适于作战。突然间，胡克出了毛病。他的精神出了毛病。那个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将帅不见了，他一下变得萎靡不振。一旦看不见自己的部队，一旦要指挥大规模的战役了，原来的一切军人气概均化为乌有。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他就浑身发抖，使他手下的将军们大吃一惊的是，他竟下令立即后撤。他命令驻在旷野前沿阵地上的部队撤到密林中去。他的命令如此荒谬，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但军令执行了。

整整一天以及第二天，胡克都垂头丧气地坐着，等待挨打。黄昏时分，胡克的右翼部队正在营火边准备吃晚饭，一队很奇怪的动物忽然从林中窜出。跳跃的野兔后面跟着飞奔的鹿。战士们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李在面临两倍于己的强敌时，把部队分成三股，一股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作掩护，他本人率一股居中，石壁将军杰克逊则率一股袭击胡克的右翼。现在跟在飞奔的动物后面呐喊着杀出树林的正是杰克逊。胡克的右翼部队整齐得如一个人一般，转身就逃命。他们丢下架起来的步枪和大炮，闯进其它联邦军营地，使这些部队也跟着逃跑。直到这个时候，约瑟夫·胡克才清醒过来。他看出了一件他该做的事。他跑到他旧日的师团前面，把大炮转向敌人开了火。邦联军进攻的巨浪被挡住了。但是联邦军的阵地却已毁了。右翼的溃败使阵地失去了平衡。第二天早晨，为了避免被南军歼灭的可能，胡克夺路而走，南军步枪的硝烟与火炮的轰鸣为他送行。

当南军的士兵欢呼雀跃，庆祝胜利的时候，一名通讯兵骑马来到李司令面前，递给他一封信：杰克逊身负重伤。昨天晚上，石壁将军杰克逊趁着夜

色带领一小队参谋摸到前沿，计划次日的行动。结果被背后正在阵地里向北方人射击的南军误伤。由于左臂伤势严重，截了肢，此外还有别的伤处。李嗓音颤抖他说，石壁将军丢掉了左臂，而他失去了右臂。李之所以能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避实就虚、以少胜多是因为有了杰克逊。

杰克逊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地躺了一个星期，最后说起了胡话，要希尔军长准备进攻。然后，他又说开了别的。“渡过河去，在树荫下歇一会儿，”他临终前说。李听着哭了。

· 格兰特临危受命 ·

“天哪！天哪！可怕啊，可怕，想想看，不足6万腹饥衣破的叫花子把13万精兵杀得丢盔弃甲！”林肯总统在白宫收到了胡克惨败的报告，他难过地嚷嚷着。但是，他并没有丧失最终击败南方的信心。

钱瑟勒斯维尔战役后，李挥师北上。他必须这样做，他的军队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在北方可以得到一切。胡克请示总统，现在是不是联邦进军里士满的时候，林肯回答说，胡克的目标不是里士满而是李。李并不担心胡克会攻打里士满，因为这样一来华盛顿就会暴露出来。如果南方军队占领了华盛顿，那么外国政府就会承认南部邦联，承认它的独立。

胡克避开一切能够交战的地方，然后跟在李的后面，一边跟踪，一边要求援兵。六神无主的胡克知道援兵不会马上来，他要求解除自己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西点1835届毕业生乔治·米德接任了司令官。很久以前他曾在墨西哥与他的西点校友罗伯特·李共过事。现在，他们又碰到了一起，当然不再是战友而是对手。

1863年7月1日，双方的先头部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美丽小镇——葛底斯堡遭遇了。

杰克逊的继任者、享有“智囊”称号的1843届西点毕业生皮特·朗斯特里特认为，这里不适于南军发动进攻。因为北军占领着山头和高地，长条的旷野会给他们许许多多使用他们居于优势的大炮的机会。他感到南军面临一场灾难，一个相反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但是，李想的却是他离开根据地的距离和部队面临的困难。他说，他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步兵，他们是战无不胜的。李知道，如果他打下葛底斯堡，那么哈里斯堡、巴尔的摩、华盛顿、费城，甚至纽约，就都会落在他掌握之中。他下达了命令。

在进攻联邦军队的左翼和右翼均未奏效后，李决定试试中央。1863年7月3日下午1点钟，南军的大炮猛烈开火，一连轰击了两小时。15000名南军步兵在西点毕业生乔治·皮克特将军指挥下排成长长的队伍，前面是将近1英里全无掩蔽物的开阔地。南军炮兵司令，西点毕业生波特·亚历山大发现炮弹马上就要打光。他派人给步兵送来一个条子：“无论如何要快一点，否则弹药没了我就无法掩护你们了。”

皮克特望着朗斯特里特。“将军，我还进攻吗？”他问。朗斯特里特背过脸去，缓缓地点了点头，皮克特看见他的面颊和胡子上挂着泪珠。“我要前进了，先生。”

皮克特的进攻结局是，15000人只有100来人穿过北军的枪林弹雨，攻入北军的阵地，并插上了一面旗帜。炮兵的炮弹也打光了。李和仍然活着的人们准备在北军的反攻中捐躯。“勇士们来啊，为国效忠的时刻到了！”他说。

皮克特激动地走了过来，李要他整顿师团抵抗敌人的进攻。

“李将军，我现在已经没有师团了。”

“这都怪我，”李说。

战场对面，骑兵军官艾尔弗雷德·普利桑顿对米德说：“我给你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证明你是一个伟大的将军，命令部队前进吧。我带骑兵绕到李的背后，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结束这场战役。”但是，米德犹豫不决，让七零八落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撤过了波托马克河，李骑在名为“旅行家”的战马上，在水中佇立了数小时，看着最后一个人登上南岸。

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使林肯总统长舒了一口气。然而，弗雷德里克斯堡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的阴影仍令他余惧犹存。他需要一位称职的合众国军队总司令来尽早结束内战。他终于找到了。

就在葛底斯堡战火停熄下来的第二天，南军重兵把守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维克斯堡要塞向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投降。

维克斯堡的投降把南部邦联切成了两半，将密西西比河从南方手中夺过来，拱手献给了北方。联邦的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放起了焰火，庆祝7月初的两次大捷。不过头号英雄不是葛底斯堡的米德而是维克斯堡的格兰特。

战场上的格兰特可没有闲着，他奉命前往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去解救被南部邦联军紧紧包围住的一支军队。穿着肮脏的破军装，戴着旧毛料帽子，个子瘦小、样子平常而又沉默寡言的格兰特漫不经心地听着被围困者们的报告，然后问了几个问题，接着独自起草命令。11月，一支势不可挡的北军呐喊着赶跑了实施围困的南军。兴高采烈的北军朝着不动声色的格兰特喊着：“我们以往缺少的只是一个好长官！”

1864年3月初，格兰特奉命前往华盛顿去接受总统亲自授予他的统率合众国军队的中将司令官的职务。当时，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有过这样的军衔，他就是乔治·华盛顿。格兰特带着13岁的儿子弗雷德同行。父子俩未打招呼就乘火车到达，坐公共马车到旅馆下榻，然后去白宫见总统。白宫挤满了人，大家都没认出格兰特。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带着儿子来到总统面前。林肯个子非常高——比1.74米的格兰特整整高出肋公分——他注视着格兰特，紧握住将军的手说：“怎么，格兰特将军到了！啊，我真高兴！”

消息马上传开了，人们喊叫着涌上前来。有人高喊让格兰特站到高处去，好供大家瞻仰。格兰特无奈，不情愿地站到一个紫红色的沙发上，满脸通红。

第二天举行拜将仪式，内阁成员们起身欢迎格兰特，林肯说了这位将军肩上所负的重任和祖国对他的信任。格兰特掏出半张纸，咕哝了三两句，说他接受交给自己的任务，并希望完成它。答辞是如此简单、平实，总统和阁员们肯定感到吃惊。事实上，格兰特就是一个简朴、实在的人，他从不会夸夸其谈。

尤利西斯·S·格兰特出生于俄亥俄州。其父杰西·鲁特。格兰特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佬——狡黠、饶舌、吃苦耐劳、铁石心肠，而最主要是自称无所不知；其母汉娜·辛普森是个农场主的女儿，沉默寡言，冷淡怪僻。据说，除了“是”与“不是”之外，她很少说别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对什么事动过感情。尤利西斯·S·格兰特是杰西和汉娜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822年4月27日。

孩子出生后六个星期还没起名字。后来全家人集合在一起用抓阄的办法给他取名。汉娜的母亲正在看古希腊英雄的故事，因此她给婴儿起的名字是

尤利西斯。这个名字是从帽子里抓出来的。但是外公辛普森先生因自己选的名字海勒姆未被抓中而老大不高兴，于是大家决定给他起两个名字，叫尤利西斯·海勒姆·格兰特。

杰西在乔治敦开设了一家鞣皮厂，生意不错，死牲口的味儿以及鞣皮的灰桶味儿和酸味儿混合在一起，飘到尤利西斯的房间里来。

这孩子与父亲不一样，他讨厌这种气味和血淋淋的牲口皮。这还不是父子之间唯一的不同之处，尤利西斯一点儿也不具备杰西能说会道的秉性。他更像母亲——含蓄、沉静、感情不外露。

他又瘦又小，是个不合群的孩子。他从不像别的男孩那样去打猎。他说他不忍心杀戮，他在学校里是个平庸的学生，除了数学以外，其它功课都是中等或中等以下的水平。下课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树桩上观看别人玩耍。

他各方面都不如常人，只有一件事比别人出色：他能对付马匹。大人们雇他驯马，他们知道谁都不如他能让马跑得又快又久。一个马戏团来到乔治敦，马戏团班主提出，谁要是能骑在一匹特定的小马背上而不掉下来，就给谁五块钱，结果钱让尤利西斯赢走了。

全城人都说，他是个驯马好手，不过仍然是个笨蛋。有一次父亲让他去买一匹马。“爸爸说我可以出 20 块钱买这匹小马驹，”尤利西斯对卖主说，“但是如果你不干，我就出 22 块半，如果你还不干，就给你 25 块钱。”对于一个把贩马的精明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社会来说，这件事成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杰西的儿子确实无用。50 年后，格兰特回忆说：“这桩交易使我倒了大霉，这件事在乡间孩子们当中不腔而走，过了很长时间才算过去。孩子们都以同伴的不幸为乐，至少当时乡村里的孩子是这样的。”

尤利西斯从小就有个抱负——离开讨厌的鞣皮厂。他对父亲说，如果非干不可的话，他就干到 21 岁，一分钟也不多干。杰西问他，如果不干鞣皮厂，你又想干什么呢？“我想当个农民或者做生意，或者去上学。”

后来，城里一个去西点军校上学的孩子因考试不及格而退学。杰西听到此事，并且知道下一个班级会有一个给俄亥俄州报考的名额。他给国会中的本地议员写了信。西点军校是公费的。

这封信得到肯定的答复，那位国会议员认识尤利西斯，议员断定他中间的那个名字可能是他母亲娘家的姓辛普森，于是便用尤利西斯·S·格兰特这个名字给他报了名。这是 1839 年春天的事，尤利西斯 17 岁，身高 1.55 米，体重 117 磅，细皮嫩肉，一头波浪形的卷发。

他先是乘船，然后换乘第一次见到的火车，向纽约州的西点进发。旅途是愉快的，可是他害怕到达目的地，他相信，在那儿他会很快遇到他的同乡遇到过的命运——开除出校。

办理入学手续时，人事参谋告诉他名额里只有尤利西斯·S·格兰特这个名字；而没有尤利西斯·海勒姆·格兰特。于是这名未来的学员将错就错，立刻改了自己的名字。

U·S·格兰特这个新名字与其他新生的名字一起上了公报板，它引起一帮高年级学员的注意，他们琢磨着这两个首字母代表着什么。其中一人对外号极为敏感，为了避免像在家里时被人叫作库姆皮，这人入学之际曾把自己的名字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登记为威廉·T·谢尔曼。一名学员说这个新生显然是叫合众国（United States）·格兰特。谢尔曼说不对，这名新生是叫山姆大叔（Uncle Sam）·格兰特。山姆大叔后来简化成了山姆，以后的年



代里这些西点军校的老校友总是喊他山姆·格兰特。

在西点军校，无论是学业还是品行，格兰特都是中等，他成绩最好的课程是数学。

在这个到处是燕尾服、白马裤、铜扣耀眼、邈邈受罚的士官生世界里，格兰特是格格不入的。他还不辨音律，对节奏一窍不通。他学不会正步走，总是弄错步子，当他暂代学员班长时，别人都说，上级之所以提拔他，是为了不看到他在队列中行进，那看上去是多么糟糕。

格兰特已经决定，毕业后服完必需的军职后便退役当一名数学教师。可是有一次，当他随团队接受检阅时，他看见了威严体面的军事长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他居然不由得自问，有朝一日他是否也能成为一位将军。

他仅有的一次光荣时刻在毕业的时候到来了。团队集合在骑术馆里，他奉命做骑马跳跃表演。格兰特在同学们中间虽然被认为成绩平平，但他精湛的马术却令同窗叹服。此刻，他纵马慢跑过去。一名士兵把竿子高高举过头顶，竿子的另一端顶在墙上。他策马美妙地一跃，掠竿而过，人和马仿佛连成一体。“好极了，老兄！”教官喊道。

格兰特毕业时在全班 39 名学员中名列第 21，4 年中在行为方面累计记过 290 次。他希望当龙骑兵——精锐的工兵部队对他来说想都别想——可他却被分在步兵。步兵的军装不如龙骑兵的威武，但也够神气了；当他走在街上时，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用他从前看斯科特将军的目光看着他。

任命下来了，他被分配到圣路易斯城杰斐逊兵营的第 4 步兵团。圣路易斯城是他西点同窗弗雷德里克·特雷西·登特的家乡。登特的父亲是个农场主，带着全家住在城外自名为“白憩庐”的一幢大房子里。登特有一个 17 岁的妹妹——朱莉娅，是位出色的骑手。她又矮又胖，一只眼睛有点怪，不能随意转动。开始时，格兰特少尉只把她当作骑马的同伴，朱莉娅也仅把他看作哥哥的好友。但是，山姆少尉发现自己因为朱莉娅而越来越频繁的前往“白憩庐”。他时常呆得时间过久，赶不上杰斐逊兵营的晚饭。军营有条规矩，军官在开饭后归队要罚一瓶葡萄酒。

“格兰特，你又迟到了。再罚一瓶葡萄酒，”食堂主任罗伯特·布坎南上尉厉声说。

“主任先生，10 天中我已罚了 3 瓶酒，如果还要罚，我只好拒绝了。”

“格兰特，年轻人怎么可以不守规矩还狡辩！”

他俩都没忘掉这次争吵。

1844 年 5 月，格兰特请假去俄亥俄州探家。他在家中发现自己想回圣路易斯。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缩短了假期提前归队，迫不及待地来到登特家见朱莉娅。

有一次，格兰特用马车载着朱莉娅去参加登特邻居家的婚礼。他们来到一个桥上，下面河水滔滔，他安慰她说这桥经得住他们。她回答说，只要跟着他她什么都不怕。他要她跟他一辈子。

此后，格兰特随军入侵墨西哥，并在战争中晋升为中尉。战后，他立刻前往圣路易斯完婚。西点军校的同学詹姆斯·皮特·朗斯特里特当新郎的傧相，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日后他俩会由战友变为内战中的敌手。

婚后，格兰特夫妇随军先去了纽约的萨基茨港，后来又去了底特律，这期间他们有了弗雷德里克·登特·格兰特。小家伙非常招人喜爱。不久，朱莉娅又怀孕了。这时，来了命令，团队要开往西部的俄勒冈。部队准备先乘

船到巴拿马，然后穿过狭窄的地峡，再乘船前往驻守地。

格兰特立刻想到了退役，因为把怀孕的妻子和学步的小儿带到海边是不可能的。但是手中没有些实在的东西就扔掉职位总不免有些犹豫。于是朱莉娅和小弗雷德里克回到圣路易斯附近的娘家。

1852年夏，在经历了暴雨、酷暑、疾病和死亡的长途跋涉后，部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俄勒冈的哥伦比亚兵营是个艰苦的驻地，它是由格兰特的西点老同学鲁弗斯·英格尔斯建造的。除了警惕印第安人外，这里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做的事。

淘金热盛行的西海岸物价扶摇直上，格兰特明白如果没些进项就无法把家眷接来并养活他们。于是，他和英格尔斯买下一百吨冰，顺哥伦比亚河运往旧金山，他们听说，冰在那儿可以卖个好价钱。但是等他们的冰运进港时，大批从阿拉斯加来的冰已然充斥了市场。格兰特种植土豆，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泛滥的河水淹没。他把钱借给一个商人在旧金山开铺子，谁想那人携款跑了。他的贩猪生意也落了空，投资的钱全部白搭进去。

格兰特思念妻子思念孩子，他总是一连坐上几个小时一遍遍地看妻子的来信，信上写着她和孩子的情况。有一次，朱莉娅在信上勾出新生儿小尤利西斯·s·格兰特手的轮廓，格兰特把信拿给人看时，手都颤抖起来了。“我想退役，和亲人生活在一起，”他说，眼里含着泪水。

1853年9月，格兰特晋升为上尉，奉命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亨博尔特堡指挥一个连队。这里的要塞司令官是罗伯特·布坎南中校。格兰特不喜欢布坎南，中校也不喜欢格兰特。他们都没有忘记当年圣路易斯迟到和罚酒的往事。

亨博尔特堡的工作极为枯燥和单调，再加上一个与他作对的顶头上司，格兰特的情绪极为消沉。一度参加过戒酒会的格兰特又开始喝酒，并得到了酒鬼的名声。一天格兰特给大家发饱时喝醉了酒，布坎南让他填了一张未签名的辞职书。他说，如果再喝醉一次，格兰特就要在上面签名了。

一段时间内，格兰特滴酒不沾，后来在一个晚会上，一位军官的太太非要他喝点混合甜饮料。他喝了起来。第二天，当他步履艰难地穿过操场向布坎南办公室走去时，大家都知道等着他的将是什么。朋友们告诉他，如果他被控以酗酒送去审判的话，这个控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格兰特回答说，他受不了审判。他不能让朱莉娅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他签了字。这是1854年4月11日。他穿了15年军校学员的灰制服和军队的蓝军装，现在他成了老百姓。

他来到旧金山，乘船东去，到达纽约，身无分文。西点军校的老朋友西蒙·博利瓦·已克纳上尉，费了好大的劲为他凑了50美元。

这位32岁，既无钱又无职业，还要养家糊口的汉子回到了圣路易斯。当年结婚时，朱莉娅的父亲给了她60英亩土地。现在格兰特本人的父亲资助他购买种子和农具的钱。他又盖了栋简陋的房子来安顿朱莉娅和孩子。然后格兰特开始务农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格兰特变了个人，肩膀一高一低，裤子塞在满是泥浆的军靴里，满身晦气。一位军队中的战友来这儿看他。路上停下来问一个破衣烂衫的苦力他在哪儿可以找到格兰特，当他得知面前这人就是他要找的人时，不禁大吃一惊。

“天哪，”来客喃喃地问。“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在解决贫穷问题，”格兰特回答。

但是他干得并不好。到1857年圣诞节，家里一个钱都没有了。12月23

日，他去当铺典当自己的一块带金表链的表。掌柜的给了他 22 美元。

1858 年，格兰特把剩下的东西都变卖了。朱莉娅和孩子们——她已经有了 4 个孩子，住到了“白憩庐”娘家。格兰特只身前往圣路易斯城，帮登特家的一个亲戚经营房地产和收房租。但是，格兰特立刻表现出没有这方面的本事。几个月后他就去另谋工作。先是在海关干了一段，接着便徘徊街头，无人雇佣了。

1860 年初的一天，他在街上碰见一个熟人。他和那人聊了一会儿，两人都不走运，然后分手，这个在西点军校给山姆·格兰特起了外号的人边走边想，显然军校把他们造就得不适应外边的世界了，根本不适应。此人就是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

格兰特走投无路，只好投奔父亲，要求与家里人一起干。杰西说，部队生活毁了他的儿子，使其一事无成，他只好收留他。不过，杰西没有让 37 岁的儿子去那从小就深恶痛绝的鞣皮厂里干活，而是让他去伊利诺伊州加利纳县城他两个弟弟开的皮革制品店里干活。

1860 年春，格兰特身穿旧军装，腋下夹着两把椅子，身后跟着朱莉娅和孩子们来到加利纳。

格兰特记不住铺子里货物的价格，常向顾客要错了钱。他主要是算总账，他一向数学很好。铺子关门后他就回家。他顺着一段长长的木阶梯走到他山上的房子，每天晚上两岁的小儿子杰西都站在梯顶等他。“先生你想干一架吗？”孩子问。“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不过我可不会被你这么个小不点儿吓倒，”格兰特总是一边说着一边就和杰西扭打起来，打过之后就进去吃朱莉娅做好的晚饭。

内战的狼烟升起了。在到处群情激昂地谈论爱国、变节和战争的喧嚣声中，格兰特决定去服役。

他先是在加利纳县城，用松木棍代替步枪，教授刚征募来的义勇军士兵。然后身穿破便服、肩挎破布包跟在士兵们后面面向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进发。

在斯普林菲尔德，加利纳来的人被编入伊利诺伊第 12 兵步团，该团由格兰特西点军校的老同学约翰·波普上尉指挥。波普此时正削尖脑袋奔一颗将军的星和全州义勇军司令的职务。至于格兰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一个征募新团队的文职人员工作，薪金是 4 美元 20 美分。这期间，他想回正规军，但没成功。他试图在俄亥俄州的部队里找事做，但没有人用他。后来他听说，乔治·麦克莱伦出任指挥全俄勒冈州部队的少将职务，他又有了一线希望，他在西点军校和墨西哥都与麦克莱伦见过面。在哥伦比亚兵营，麦克莱伦为完成测绘任务曾和他同住 3 个月之久。麦克莱伦一向被视为第一流的军人，如能在他手下干事，一定会前程似锦。格兰特前往辛辛那提麦克莱伦的总部，但去了两次都没有见到麦克莱伦。接着，格兰特又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看望已是印第安义勇军上校的老同学约瑟夫·雷诺兹。结果仍是一无收获。

转了一圈后，格兰特重返斯普林菲尔德，他意外地被州长理查德·耶茨任命为上校，指挥伊利诺伊第 21 步兵团。原来，这个团的前上校是个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小丑。士兵们偷鸡摸狗、夜间外宿不归，已经变为一群乌合之众，人们都称他们为“耶茨州长的捣蛋鬼”。耶茨州长为这个团伤透了脑筋，他终于解除了那个笨蛋上校的职务。

耶茨的副官陪着新上校前往任所。“他穿着极不雅观的便服——一件胳膊肘磨破了的旧外套、一顶软趴趴的高筒礼帽，”副官写道。“他的士兵们开始拿他开心。有几个人跑到他背后，冲他比划拳头，一个人这样比划着的时候，另一个人猛地一推，这个人撞在了格兰特背上。”新上校的破帽子掉了下来。格兰特把帽子捡起，掸掉上面的尘上，转身看他的部下。他的目光里透着某种东西，因为他们马上解释说，这只是闹着玩。他们希望上校切莫发怒。

发怒不是格兰特的性格。几天之后，伊利诺伊 21 团的士兵们举止便开始像军人了。格兰特不动声色地做着一切，士兵们私下都称他为“文静的人”。不久，他们看上去比他更像军人了，因为作为一名军官，他得自己买衣服，而他没钱。所以，格兰特总是穿着破便服到处跑，他在州军械库里找到一柄旧军刀，挂在了皮带上，这是他唯一的军官标识。

没过几个星期，格兰特就率领着自己的 1000 人马开往叛军托马斯·哈里斯上校驻守的密苏里。格兰特上校穿着借钱买来的新军装，率军穿过 25 英里荒凉的乡村，没见一个人影。他发现自己害怕了。他随时都等着看见南军、听到他们突发的枪声，心仿佛提到了嗓子眼。然而，等他们来到南部邦联军的营地，发现南军已经跑了。“我的心落到了原来的地方，”他后来写道，“我忽然想到，原来哈里斯也像我怕他一样地怕我。这是一个我以前从没想到过的事，但是这以后我再没有忘掉这一点。这是宝贵的一课。”

格兰特开始驻扎下来，并着手训练自己的部队。他的任务就是表现出自己的存在，这样将有助于使密苏里州保留在联邦里。华盛顿对此看得很重要。林肯总统懂得政治奖掖价值，他授予格兰特一颗星。格兰特升为中将。

1861 年 9 月，格兰特率部向伊利诺伊州的开罗进发，保卫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的交汇处。途中，他一枪不发地占领了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对于总统来说，肯塔基是几个与南部接壤的州中最重要的一个州。

南部邦联的一支大军在开罗南面 20 英里的哥伦布集结起来，11 月初，格兰特接到佯攻叛军的命令，他立刻率 3000 人马直逼南军前哨部队。在两个钟头的激战中，他的战马中弹倒下。他要过一名参谋的马。最后叛军转身逃跑。他的部队四处寻找战利品，军官们抓紧时间发表讲话表扬士兵们作战勇敢。

就在庆祝胜利之际，南军的援兵滚滚而来。看来大祸临头了。“我们被包围了，只好投降了！”一名联邦军官失望地喊道。

“我看不会，”格兰特答道。“如果我们被包围了的话，咱们就必须怎么打进来便怎么打出去。”在他指挥下，部队向自己的船上退去。子弹在身边呼啸，一小股南军一度离格兰特不到 15 米的距离。他注视了他们一会儿，然后掉转那匹借来的战马，从容地离去。走出他们的视野后，他才纵马疾驰。在岸边他等每一个人都上了船，然后转身背向逼近的叛军，策马从陡峭的河岸下到一块横搭在船栏上的跳板，然后纵马一跃落在了甲板上。这一跃美极了。士兵们发出一阵欢呼。他的镇静使这一仗转危为安，士兵们都知道这一点。

格兰特的行动动摇了南军进攻密苏里的决心，打掉了他们的锐气。

两天后，林肯任命西点军校毕业生亨利·韦杰·哈勒克为密苏里军区司令官。哈勒克被公认为美国最优秀的军事理论家，绰号“智多星”。他早就知道有个格兰特，是个酒鬼。他不想和这样一个人直接来往，格兰特有什么

都得通过哈勒克的副官告诉他。

1862年初，尽管哈勒克不情愿，格兰特还是在海军的帮助下攻克了田纳西河畔南军要塞亨利堡。2月份又向坎伯兰河上更重要的多纳尔森堡发动进攻。

多纳尔森是肯塔基州的东大门，如果拿下它，南部邦联就要南撤，从而无法控制大批重要的铁路线。15000名叛军守卫着这个地方，格兰特能指挥的人也是这个数目。兵书上说，围攻部队应该是被围部队的5倍，可是格兰特挥师向前。

经过激烈鏖战，格兰特将南军紧紧地困在了要塞里。要塞司令官是那个曾在纽约给身无分文的格兰特凑集50美元的西点校友西蒙·博利瓦·巴克纳将军。晚上，巴克纳送来一封信，询问投降条件。

回复是：“没有任何条件，只有无条件投降。”这使北方大受鼓舞。U·S·格兰特成了“要求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的格兰特”。巴克纳树起了白旗，15000名士兵放下了武器。两个老朋友又相见了，格兰特把自己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给他的俘虏，巴克纳非常感动。

格兰特突然之间变成全国最受尊敬的人，焰火为他而放，孩子们以他的名字命名。报纸上说他喜欢抽烟，结果北方各地的崇拜者们给他寄来了数千盒雪茄。

有一个人没有附和北方的这一片赞扬声，他就是哈勒克。他认为格兰特只不过是偶胜一仗。这时，格兰特继续进军并且拿下了纳什维尔。哈勒克火了。他电告华盛顿：“我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与格兰特将军交换意见，他没有经我批准就擅自离开了自己的防区前往纳什维尔。在一次胜利之后马上就责难一位得胜之将是很难的，不过我认为他是很该受责备的。”

在华盛顿，已担任波托马克集团军司令的乔治·麦克莱伦主持着军务。他回想起当年加利福尼亚的那个酗酒的上尉，便回电道：“将军也必须与列兵一样守纪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毫不犹豫地将他逮捕。”

哈勒克又添油加醋：“我刚听到一个谣传：自从拿下多纳尔森堡以来，格兰特将军又；日病重犯。”意思再明白不过。一度当过醉鬼，永远是个醉鬼。不过这不是真的，格兰特早已滴酒不沾了。

有麦克莱伦做后台，哈勒克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他电告格兰特：“你未获批准就进军纳什维尔，所以在华盛顿颇受责难，上峰责成我在你回来时将你逮捕。”格兰特痛心流出了眼泪。

这件事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白宫。哈勒克抱怨格兰特缺乏条理、礼仪和资历，这可太不是时候了，因为林肯总统每天都和一位最有这些美德的将军麦克莱伦打着交道。要说麦克莱伦有着出众的才华，那是毫无疑问的。他在西点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二；在墨西哥战争中立功受奖；他精通好几种语言；还设计了一种成为军队标准装备的新式马鞍；他组建了庞大的波托马克集团军，用最现代化的装备把它配备起来并训练得精锐无比，他样样都好，可就是打仗不好。

而在西部，有一个军人攻城陷阵，挥师向前，打得叛军望风而逃，他的顶头上司却对他口出怨言，林肯总统生气了。

“根据总统指示，陆军部长要求你弄清楚并汇报：格兰特将军是否真有违反军纪的不检行为，如果有，是什么。”哈勒克接到上峰的电告，明白该打退堂鼓了。

格兰特返回自己的部队，接着就打了一场恶战。原来南部邦联的军队在两位西点毕业生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及其副手皮埃尔·博雷加德的统帅下，正向联邦部队进发。4月6日早晨，他们突然出现在田纳西河畔联邦军的营地前。当时，格兰特正在吃早饭，听见猛烈的枪炮声，他奔向一个名叫夏伊洛的木建布道堂，在那里他发现自己的部下乱了营。几名军官正在努力恢复秩序，其中的一个是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谢尔曼大怒，竭力让部队稳住阵脚，就在这时，他中了两颗子弹。

一片惊恐气氛，溃不成军的部队逃向河边。但是格兰特发现，约翰斯顿正听任战斗脱出他的控制，其部队在推进过程中乱作一团，这已不是指挥官之间的较量，而是士兵们的混战了。格兰特对谢尔曼说这是转败为胜的机会。

整整一天，格兰特的部队都在向河边退却。他沉着冷静地对一个又一个军官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一英里开外，南军司令约翰斯顿试图集结起一个旅时腿上中了一弹，子弹打断了动脉，但他不下火线，最后失血过多昏厥过去，从马上栽下。军医恰在别处抢救伤员，约翰斯顿流血至死。

黑夜降临，大雨倾盆，战斗停息了。格兰特躲在一棵树下避雨。早晨，战斗重新打响。格兰特转守为攻，南军溃逃了。

夏伊洛战役在规模和残酷程度上是美洲大陆所没有过的。约翰斯顿将军希望通过这一仗把联邦军队赶过田纳西河。格兰特没有让他成功。但格兰特却因此受到了批评。他预先没料到叛军的进攻，他的部队伤亡惨重。以前的那些有关酗酒的旧话又被提起来了。说格兰特当时喝醉了，所以约翰斯顿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全国上下的人们也都在重复着那句据说是林肯说过的话：“如果格兰特是个酒鬼，那么就应该给别的将军们也都送去一桶格兰特喜欢的威士忌。”其实林肯没有说过这种话，他说过的是：“我不能少了这人，他会打仗。”

联邦军西线司令哈勒克认为，夏伊洛之战是血腥的厮杀与肢解士兵；格兰特远不是个合格的军人。所以他亲自从圣路易斯赶来，指挥追击从血流成河的夏伊洛退向密西西比州科林斯的叛军。他先从西部各处调集了10多万部队，然后出兵，每天前进一英里，每晚都筑起结实的工事，以防叛军的进攻。他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爬完了通往科林斯的20英里路程，到达时叛军已逃之夭夭。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哈勒克尽可能不理睬格兰特。已身为副司令的格兰特无事可做，哈勒克告诉他，需要他出主意的时候自然会问他。格兰特决定引退。威廉·谢尔曼闻讯，骑马来到总部，他开始对老朋友侃侃而谈。他说他本人前不久还被称作疯子谢尔曼，但接着发生了夏伊洛之战，他英勇杀敌，终于使人们对他刮目相看。格兰特也会时来运转，不过要等待。

格兰特留下了。不久，开始钻研兵书的林肯总统请兵书专家哈勒克来当他的军事顾问，格兰特则留在西部，守卫交通线，研究地图。他看出密西西比河上的维克斯堡在整个战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问题是怎样才能打败驻守在那里的西点1837届毕业生约翰·彭伯顿将军，把它拿下来，得到它那至关重要的交通设施。

林肯在华盛顿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维克斯堡是把钥匙。如果把它拿下来，那么整个国家就是我们的了。”

然而：维克斯堡建在陡岸之上，炮群密布，据守着数万叛军。密西西比河在该城的南边和北边数英里远的地方蜿蜒穿过冲积层的土地。城市的上游

和下游几乎都是不可逾越的沼泽丛林。

格兰特身穿旧军装，头戴旧军帽，与参谋们坐在一起聆听大家谈论维克斯堡。他站起来踱步，双手插在衣袋里，嘴上刁着雪茄，样子活像个乡下的小铺老板或西部的农场主。参谋们谁也揣摩不透长官心里在琢磨什么，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想。

1862年11月，格兰特突然行动了。他派部队顺流而下，停在维克斯堡的上游挖运河，以改变密西西比的河道。他绝不相信这项工程会成功，不过他知道一定得让部下忙个不停。雨水引起运河河水泛滥，密西西比河也发了水。整个地区变成一片沼泽，格兰特似乎在沼泽中挣扎。北方的报纸都说他把时间、金钱和生命浪费在可悲的蠢事上了。格兰特什么都不说，继续干他的，彭伯顿将军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了。

随后，在1863年春，他对部下说出了真实意图。大多数人都反对，说这个计划太冒险了，会毁掉北方打赢整个战争的全部可能性。但是格兰特还是率军渡过密西西比河，挥师从维克斯堡南面向内陆进发。

格兰特在城北的活动已经麻痹了叛军，彭伯顿不明白他在要塞南面登陆的用意，于是，派叛军慌忙南下摧毁北军的给养线，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给养线。格兰特完全不受兵法条框的束缚，一边前进一边就地征集食物和马匹。他闪电般地向密西西比河畔的南部邦联部队发起攻击，赶跑了他们，破坏了铁路线，然后掉转矛头向维克斯堡进军。一封信交到格兰特手中，“智多星”哈勒克命令他停止行动。他把信扔到一边，继续指挥部队前进，最终以一个半圆形的大包围圈，紧紧地钳住了叛军。

两个月后，城中绝了粮。1863年7月4日，3万守军包括2000名军官、15位将军在彭伯顿的率领下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林肯终于作出了选择。格兰特被任命为合众国陆军总司令。

格兰特原打算就职后重返西线，指挥一个进攻南部纵深地区亚特兰大的战役，同时遥控东部波托马克集团军进攻里士满。但是，他看到首都和东线的军官们已被敌军将领罗伯特·李震住了。他们一个劲儿地谈李如何了不起、如何不可战胜。格兰特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遥远的西部监督东部的战斗，至少在东部军队怀着这样的思想情绪时是不可能的。于是，格兰特让谢尔曼指挥进攻亚特兰大的战役，而他本人将与波托马克集团军司令乔治·米德一起率军同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李作战。米德曾经对格兰特说，如果他想委派一位更为熟悉的指挥官，比如谢尔曼，那么千万不要犹豫，大家共同献身的事业比任何个人职务和感情问题都更为重要。米德顾全大局自愿放弃要职的精神给格兰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请米德继续担任原职。

· 将遇良才 ·

1864年5月4日晨，波托马克集团军12.7万人马浩浩荡荡地渡过拉皮丹河，进入灌木和荆棘丛生的莽原。他们的计划是走出莽原，开进开阔地，与罗伯特·李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决战，最终攻下里士满。

李早料到了这场进攻。他看到格兰特开进莽原，便开始行动。拂晓中“砰砰”两声枪响，随后南军出现在北军侧面。马萨诸塞州18团的一个18岁的小伙子倒下去了。这是尤利西斯·格兰特与罗伯特·李首次交手中的第一个流血者。

格兰特惊讶非常，他没提防到侧翼的攻击。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坐到地上，背靠一颗小松树，捡起一块木头削起来。

北军试图摆开作战的阵势。但是脚下纠缠不清的藤蔓和荆棘使部队无法整队，很短的距离以外人们就会彼此看不见。叛军的炮火猛烈袭来，干燥的灌木丛很快就燃烧起来，使得形势愈发混乱。透过硝烟，太阳成了血红色。

以往，格兰特和李都是既调动自己的部队也调动敌人的部队，然而这一天，他俩都束手无策，都不能使对方挪动分毫。李想用骑兵和步兵把格兰特与他背后的渡口切断，没有成功。格兰特想冲出这令人发疯的丛林，也冲不出去。双方部队蠕行前进，往往搅在一起，只能朝有声音的地方射击，时而受点小挫，时而获点小胜。

两支鏖战部队的北面布满了南军的骑兵，华盛顿与波托马克集团军的联系断了。林肯总统急得团团转。华盛顿谣言四起，“再过24小时，李就打到这里来了！”人们翘首南望，等待灰色的蜂群铺天盖地而来。

随着夜幕的降临，莽原中枪声渐稀，到了天黑时就完全沉寂了。在冒着烟的树林中，伤员的喊叫声和呻吟声让人毛骨悚然，精疲力尽的士兵们睡得人事不知。双方的伤亡率都高得惊人。格兰特告诉米德，他要发动一场全面进攻，让部队冲进开阔地。他说，进攻应在5点钟发起。在对面一英里处，李也下令南军在同一天发动进攻。

黑暗中，纽约《论坛报》的年轻记者亨利·温对格兰特说，他想穿过北边的叛军部队，将莽原的战况报告给他的报社。“你可以告诉他们这儿进展顺利，”格兰特淡淡地说。之后又补充道：“如果你见到总统，替我转告他，不管情况如何，我都不会回头。”

凌晨，双方同时向对方发起攻击。双方的司令想的都是主动出击而不是遭到攻击，两个人都低估了对手。前一天的残杀又重新开演，而且更为激烈。北军的力量逐渐显出了优势。李的中央部队动摇了。如果格兰特突破了中路，就会把南军切成两半，打开一条通往开阔地的道路，然后在开阔地上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已被切开的南军。

李从未感到过这么大的压力，从没有见过这么坚定的对手。他的防线崩溃了。李绝望地四下环顾。没有预备队。北军的子弹呼啸着从他身边飞过。

这时，李身后传来喊声。奉命驰援的皮特·朗斯特里特军团的先头部队，得克萨斯第1和第4步兵团开来了。

“得克萨斯万岁！”李喊道，摘下帽子，在头顶上挥舞。

“冲啊！”他喊，部队开始出击。李骑着“旅行家”插了进去。他面孔通红，眼睛闪亮，犹如一头猛虎。

士兵们突然意识到将军想与他们一起攻到联邦军中去。“回去，李将军，”有人喊，刹那间另外十来个人也喊了起来。但是李仍催马向前。一名军士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抓住僵绳，其余的人也都张开胳膊拦住“旅行家”。“冲啊！冲啊！弟兄们！”李一边喊一边策动“旅行家”想摆脱阻拦。这时有人喊道：“回去！李将军！你不回去，我们就不前进了！”李终于清醒过来，勒转马头说：“好吧，你们冲吧，”他看着得克萨斯士兵把北军赶跑。

当年站在格兰特身边作伴郎的朗斯特里特，此刻冷静地指挥着他的部队进入阵地。战斗异常激烈，被子弹削断的树枝雨点般落在士兵们头上。伤亡率高极了，朗斯特里特的前锋部队有一半人倒下去。到中午时分，联邦军左翼出现了混乱。

朗斯特里特英勇善战，他催促着战士们向前，准备一举吃掉格兰特整个左翼，迫使他后撤。朗斯特里特到前沿视察，与一年前石壁将军杰克逊一样



被自己人的一阵排枪打倒。他喘着气说，要继续进攻。人们把他抬到后方，没有他的指挥，进攻停顿下来了。

夜幕降临时，南军的西点毕业生约翰·戈登将军率部突然袭击联邦军右翼。格兰特收到一连串的坏消息，说两名联邦军的将军被俘，约翰·塞奇威克指挥的第6军正向拉皮丹河溃退。格兰特仍然坐在树下削木头。一名军官匆匆跑来喊道：“危险了。我知道李，他会把全部兵力摆在我军与拉皮丹河之间，切断咱们的后路。”

“啊，我真不想听李要干什么的话了。你们有些人好像总以为他会突然间翻上两个筋斗，落在我们的后方，同时还落在咱们的两侧，回你们的指挥岗位上去吧，别老想着李要干什么，想想咱们自己该干些什么！”格兰特拿掉嘴上的雪前，发了一通少见的脾气。

夜越来越深，不断传来塞奇威克部的坏消息。“我不相信，”格兰特说，可是他站起来走进帐篷，颓然倒在吊床上，外面的两名参谋听见了低低的啜泣声。

右翼的枪声逐渐平息下来，同样是西点毕业的塞奇威克挡住了校友的进攻。消息传来，格兰特长舒了一口气。

对面一英里开外，李正想着格兰特，想着这场鏖战。戈登将军来了，他说格兰特会与前任联邦军司令一样撤退。“格兰特不是轻易肯撤退的人，”李答道。从这一天起，他自己也害怕出击了，害怕格兰特的反击会造成的后果。“先生们，波托马克集团军有了一个头了，”他对部下们说。

在华盛顿，人们对这场大仗一无所知。实际上，只是在年轻的纽约《论坛报》记者亨利·温越过南军的封锁线之后，北方才知道有这么一场恶战，温站在地图前，为林肯及其阁员们讲解战役形势。讲完后他说：“总统先生，我捎来一句给您个人的口信。”其余的人退了下去。

“总统先生，格兰特将军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格兰特要告诉我的？”林肯迈步上前。温以前从不知道总统有多么高。他仰面看着总统的脸，异常激动，结结巴巴他说：“他，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回头。”

接下去就是温后来写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林肯吻我的时候》。

两天的时间里，北军损失了18000人。合众国中将司令让部队稍事休息。他的对手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司令把堵在通向拉皮丹河渡口道路上的南军部队全都撤了下来，这样联邦军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后撤。北军全军上下都在谈论着撤兵。

“格兰特将军不会后撤，他将移兵斯波奇尔韦尼亚。”李说。戈登奇怪，李怎么这么有把握，莫非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一点没有，”李告诉他。“不过那儿将是两军下一次相遇的地方。”

黑夜降临。双方都装出不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样子。但在目光穿不透的丛林后面，格兰特指挥部队启程了，不是撤退，而是向东，行经莽原走进开阔地，打算迂回到李的后面。

他们来到斯波奇尔韦尼亚，发现李正严阵以待。战斗开始了，两军从各自的工事里对打了两天，伤亡都很惨重。载着伤员的车队川流不息地从莽原和斯波奇尔韦尼亚开出来，南军的伤兵运往里士满，北军的伤兵运往华盛顿。

在联邦军中，乔治·米德去找格兰特，怒斥西点校友菲利普·谢里登将军一心要与南军的杰布·斯图尔特的骑兵决一死战，切断李背后的铁路和补

给线。

“他是这么说的？”格兰特问。“好吧，总的说来他是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的。让他马上出兵好了。”

于是，谢里登率领一万铁骑出发了。他当时 33 岁，是个墩实。冷静的爱尔兰人，从不幻想什么骑兵的光荣，他说，骑兵无非是另加四条腿的步兵而已。弗吉尼亚英俊威武的骑士杰布·斯图尔特，头插翎毛，身披红斗篷冲上来迎战。格兰特认为谢里登是战争造就的最伟大的战士，一名无与伦比的指挥官。李觉得斯图尔特就像自己的儿子——他是李在西点军校的得意门生，勇猛、机智。一个星期以后决战结束时，李哭了、在战争中，斯图尔特闯过枪林弹雨，但是这一回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被抬回里士满，在那儿咽了气，年仅 31 岁。

格兰特在斯波奇尔韦尼亚骑马巡视前沿，发现了一个薄弱之处。南部邦联军的土木胸墙突出一个 1 英里长的半圆形。被称为“骡蹄”，可以从两侧和正面同时向它发起进攻，如果能把它拿下来，叛军阵地就破了。

格兰特命令 1844 届西点毕业主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率领自己的军团攻打“骡蹄”。令人颤栗的争夺战开始了，阵地几度易手，胸墙上尸体堆得比木料还多。尸体一层又一层地摞到七层，活着的人继续厮杀，人们称其为“血角”。子弹冰雹般地倾泻下来。双方在雨里、泥里，从早打到晚、从晚又打到早，一连战斗了 20 个小时。叛军终于后退了，但很快又在突角的底部筑起一道胸墙。汉考克紧逼不舍，猛攻这个新阵地。但南军守住了。

接下去的几天，联邦军对南军的前沿进行骚扰，因为格兰特要找出一个薄弱点。李也对北军作了试探袭击，声称一定要狠狠地给格兰特一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格兰特又像他当初放弃莽原一样放弃了斯波奇尔韦尼亚，再次向左悄悄移动，挥师向东又向南。

地理条件有时决定着军队必须往哪儿开，李对自己的参谋们说，下一次两军将在北安娜河畔相遇。于是，他们来到北安娜河，格兰特的部队沿河北岸摆开阵势，李的部队则部署在南岸。

联邦军的炮兵开火了，一发炮弹飞过河，打到一幢房子的大门，李正站在走廊上喝酸奶。他镇静地端着杯子，喝完了酸奶，然后跨上“旅行家”，让下属们赶快离开这里。“我希望他们死绝了才好，”能征惯战的西点毕业生朱巴尔·厄尔利将军在离开斯波奇尔韦尼亚那天，曾这样说到北军。李当时回答道：“我希望他们都回家了才好，回去干他们自己的事，让我们干我们的事。”

北军行动了。李仍然渴望进攻，命令 A·P·希尔攻击联邦军的右翼，但未奏效。李已经挑战，而格兰特却不接受挑战。双方继续向东运动，最后到达一个叫作科尔德港的小镇。

格兰特看了李的工事和战壕后，认为如果在科尔德港这个地方把李打败，那么战争就算结束了。如果放过这个机会，那么李就会退守进里士满周围的工事之中。这将意味着围困夏季的沼泽地。格兰特想到长期的围困将会使自己水土不服的军队染上可怕的疟疾，他决定打一场歼灭战。

6 月 3 日凌晨 4 点半，联邦军主力向叛军工事发起进攻。他们并不想悄悄行动，也不想从侧翼包抄，而是全力突破李的阵地。

联邦军逼上来时，叛军列队站在工事后面，把上了膛的步枪传到前面士兵的手里，射手们简直是弹无虚发地向蓝色军队开枪。战斗持续了 20 分钟，

后来联邦军称其为“屠宰场中的杀戮”。伤亡 1 万人，平均每分钟 500 人，每秒钟 8 人。叛军的伤亡占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然后战斗结束了。

从这一天起，波托马克集团军总部再不向各指挥官要伤亡报表了。如果这样的伤亡数字透露给了北方人民，他们是受不了的。格兰特的部队渡过拉皮丹河以来的一个月中，伤亡已达 5 万。华盛顿唯一的军人公墓已经没有空地了。林肯前往李的故宅阿灵顿看望伤员（李的全家已搬到里士满，他的巨大宅第被征用来改成一所医院），他在花园门口发现许多装在棺材里的死人。林肯说应该立即将死者就地掩埋。于是，格兰特部队中与李交战而阵亡了的战士们便在李住过的地方找到了他们最后的归宿。

格兰特后来感到，强攻科尔德港是在这场战争中唯一令他后悔的事，它一无所获。“格兰特把脑袋撞在墙上了，”他的一名参谋写道。

但是，李也陷入了困境，因为背后就是里士满。“我们必须在格兰特到达詹姆斯河之前打垮他，”李说。“要是他到了那儿，就会形成围困，这样就仅仅是个拖时间的问题了。”李现在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等着格兰特采取行动，这不是他的性格，但是自从莽原之战以来，他一直害怕发动进攻。他的困境看来是无法摆脱的。他呆在前沿，试图想出一个制服格兰特的法子。

防线对面，波托马克集团军的士气十分低落，夺取胜利的精神没有了。夏季正挟着热病一起到来。然而格兰特重新振作起来又行动了。科尔德港惨败 9 天之后，即 1864 年 6 月 12 日夜，他开始把部队从阵地上撤下来，匆匆南下。两天后，他渡过了詹姆斯河，飞兵进逼里士满以南 25 英里处的彼得斯堡，他的目的是切断南部邦联首都与其余地区的联系。

当李发现科尔德港联邦军阵地里空无一人时，他认为格兰特又在向左作短距离的潜行军。他已习惯于把格兰特看成一员战将，而不是善于调动军队的将领。但是，他错了。

联邦军在彼得斯堡摆开阵势，士兵们都说：“这个城池是我们的了！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月光明亮，对面的工事里几乎没有敌军。如果发动一场科尔德港时那样的进攻，几分钟内就能攻破叛军的阵地。但是参加过科尔德港之战的西点人威廉·史密斯将军对那场毫无收获的屠杀记忆太深了。带着后续部队的格兰特还没有赶到。史密斯犹豫了，他作了好几个小时的侦察，最后终于发起了进攻，阵地一下子攻陷了。南军守将皮埃尔·博雷加德在失陷的主阵地后面急得团团转。然而史密斯没有继续进攻，他令人不可理解地停了下来，尽管部下们一再要求进攻，他仍按兵不动。

到了早晨，弄清情况的李带着援兵火速赶来。联邦军坐失良机。当他们发起进攻时，又没有表现出在科尔德港时的那种锐气。叛军守住了阵地。

“现在我们让士兵们休息一下，用铁锹来修筑工事，建起一个新的战壕网，”格兰特说。他的部队部署开来，绵延 35 英里，从里士满直到彼得斯堡。战壕挖出来了，大炮遍布每一个山头。对面，南军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两条蜿蜒的战线在弗吉尼亚的阳光下虎视眈眈。

“围困，然后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李曾经这样说。他派朱巴尔·厄尔利率领两万人悄悄北上。假如有什么能把联邦军从里士满门前引开的话，那就是一支南军出现在华盛顿城下了。

7 月 11 日，厄尔利兵抵联邦首都郊区，闪击银泉镇，掠物烧屋。通往华盛顿市区的道路打开了。

告急电报拍发给格兰特，要他立刻回兵。格兰特很快识破了调虎离山计，

他只命令第6军回师首都。他们轻而易举地打走了厄尔利，但没有发兵追击，华盛顿坐办公室的军官们在争吵着谁听谁的。

酷暑降临了。战场上尘土飞扬，枪声就像爆玉米花似地劈啪作响，炮兵不断轰击着躲在掩体里的敌人。6月底，联邦军宾夕法尼亚48团（主要由煤矿工人组成）的亨利·普莱曾茨中校听见一名士兵朝对面叛军阵地嘟囔：“要是能在地底下挖一条地道，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堡垒炸掉。”身为煤矿工程师的普莱曾茨把这个主意对别的指挥官说了，最后传到米德和格兰特那里，他俩认可了。矿工们挖了几个星期，挖出一条150米长的地道，直抵南部联邦军阵地下面，4吨黑色火药填了进去，足以掀掉一座大山。

7月30日凌晨，导火索点燃了，爆炸如同火山爆发般猛烈，立即炸出一个巨大的弹坑。数百名南军丧命，炸碎的石头、泥土飞了几条街那么远。李的防线被突破了，通往彼得斯堡的道路打通了。北军冲进弹坑，但是他们在那儿兜圈子。

这次耽搁是致命的。叛军急忙赶来增援，站在大弹坑上边向下射击，用刺刀朝困在下面的北方佬身上扎。

“大败一场，”格兰特后来说。他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了4000人。

战斗最后变为北军与南军在漫长蜿蜒的阵线上不断相互骚扰的小规模的袭击战。报纸都说这是一个相持不下的僵局。

然而，在西部，谢尔曼将军却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战绩。他率军闪电般地大胆进击南部邦联的纵深地区，占领了亚特兰大，使南部邦联军的南方主力部队全军覆没。

李听到这个消息时并不沮丧，他还是一心要击败格兰特。谢尔曼说得好，对李来说，“他的弗吉尼亚就是世界。厨房和房子着火了，他却站在门廊上与烈焰搏斗。”

1865年2月，格兰特的部队向左绕到彼得斯堡后面。切断了李南面的给养线。联邦军的炮弹呼啸着落在彼得斯堡，火车无法再安全抵达该城。围困在继续着。

李的情况是严峻的。士兵们衣衫褴褛，忍饥受冻。可怕的饥馑威胁着每一个人。现在已不是国家支持他的部队，而是他的部队支持着国家。随着谢尔曼的继续进军，此刻这个国家能行使权力的地方只有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一块狭长地带。有人说得好，李就是南部邦联，士兵们就是为他而战。“对他们来说，李代表着事业、国家和一切。”

一天晚上，约翰·戈登将军来到李的司令部，他吃惊地发现他的长官脸上头一次露出痛苦沮丧的表情。李让戈登看各部指军官的报告，报告上讲的都是浑身颤抖的士兵的情况。他们羸弱憔悴，干不了半个小时的体力活就晕倒。李说他的5万士兵中大概只有3.5万人勉强能够战斗。格兰特肯定有15万人。他问戈登，现在军队的责任和人民的要求是什么？和平谈判，戈登回答。

李去见戴维斯总统，讲明了一切。戴维斯回答说，他们必须战斗下去，如果必要可以放弃里士满。李应把自己的部队与北卡罗来纳的约瑟夫·约翰斯顿的部队联合起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是军人，”李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他告诉戈登，“战斗到底。”

在战场的另一边——波托马克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锡蒂波因特，格兰特

和妻儿们挤住在一起，过着一种随随便便的家庭生活。他有时与孩子们在地板上打闹；有时则握着朱莉娅的手坐在安静的角落里，一旦被军官撞见了，他就显得忸怩不安。在这里，他接受了国会颁发的一枚勋章，邀请总统来战地视察。

林肯显得非常随和，他骑着格兰特的马到处跑。士兵们认为，他的样子很像一只螳螂，两条长腿真有与马脚绊在一起的危险。格兰特向他讲起来自北方各地的关于如何结束这场围攻的种种建议——一位工程师主张把里士满用墙围起来，掘开詹姆斯河，把河水灌进城，这样就可以把叛军统统淹死；也有人写信献策，把装满鼻烟的炮弹打进城里，叛军不停地打喷嚏，很快就会精疲力尽了。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主意正好投合了总统随时都有的幽默感，他感到很愉快。他问格兰特，是否有可能不再流更多的血而结束这场战争，这个问题也正是格兰特和李都在考虑的。

· 决胜 ·

1865年3月29日，格兰特和他的参谋部离开锡蒂波因特，与联邦军的步骑兵一起向西南进发，攻打南部邦联军阵线的最右翼。

4月1日，谢里登率领一万铁骑在一个叫“五岔”的地方向皮科特的部队发起了猛攻。

1853年毕业于西点的菲利普·谢里登打起仗来就像战神下凡。他催动胯下战马“林齐”，与士兵们一同冲锋陷阵，他挥动旗子、摇晃拳头，对部下软硬兼施，又是鼓动又是威胁。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五岔，”李向皮科特发报。但是，叛军阵势开始土崩瓦解。有的逃跑有的投降。谢里登催动“林齐”冲向胸墙，战马纵身跃过，落在—群叛军中间。“过去，”他喊着，指着自己的阵地。“赶快去。喂，都放下枪，你们不需要武器了。”

蓝色的巨浪淹没了叛军的西南基地。“啊，上尉，我们该怎么办？”李问带来这个灾难性消息的信使。当然这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答案明摆在那里：他必须撤兵，向西逃。

格兰特的参谋、西点毕业生霍勒斯·波特骑马狂奔过泥淖，来到格兰特面前，抓住他的手，拍了拍他的后背。格兰特的参谋们跳起舞来，把帽子抛向空中。格兰特问抓了多少俘虏，回答是5000余名。中将脸上现出笑容。

第二天一早，联邦军继续发动进攻。李麾下的爱将A·P·希尔将军战死。一颗联邦军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心脏。“他现在安息了，受罪的是我们活着的人，”李眼中含着泪水喃喃道。

李一边安排着撤退，一边发报给里士满，建议充分做好今晚撤离的准备。杰斐逊·戴维斯回电，说李给政府的时间太少了，无法收拾东西。李看完电报，把它撕得粉碎。

里士满一片惊慌。装满细软和人的车船争先恐后地涌向城外。

薄暮暝暝，司令官手执“旅行家”的僵绳，默默地看着他的部队川流不息地从身边经过，向西开拔。军乐队在空荡荡的战壕中奏着乐，以掩护部队撤退的声音。

4月3日凌晨，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在里士满响起。原来，南军预先装满火药桶的9艘炮舰正在炸毁架在河上的铁路桥。浪花飞溅，桥和炮舰一同化为齑粉，冲击波震碎了离河两英里的房屋的玻璃窗。灰烬随风飘落下来，引起烧掉全城1/3的大火。里士满在烈焰中呻吟。

不久，联邦军穿过冒烟的废墟来到里士满大街上，战刀出鞘，军歌嘹亮。格兰特麾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军队占领了里士满城。

一个身穿便服的高个子乘着一由 12 名水手划动的小船来到里士满码头。“你们认识这个人吗？”一名北方记者问一群正在清理废墟的黑人。

“这人是谁，老爷？”

“对什么人都不要称老爷。这人给了你们自由。他是亚伯拉罕·林肯。”

在西面，格兰特追赶着李。为了避免与李的小股殿后部队纠缠，他率军在李的南面与李并排而行，只见炮兵的马匹把步兵挤离了公路，车队在后面颠簸而行，一大群狂奔的人和马在春天的弗吉尼亚赛跑。

终于，谢里登的骑兵堵住了李的西行之路。第二天早晨在塞勒河畔向南军发起进攻，擒敌三千，李的儿子西点毕业生卡斯蒂斯也在被俘之列。

第二天，尤利西斯·格兰特给李将军写了封短信，要求他投降。

李看过信，默默地递给了皮特·朗斯特里特，“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朗斯特里特说。李在回信中写道：

尽管我不敢苟同你所说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继续抵抗徒劳无益的见解，但是我赞同你那避免继续流血的愿望，我特此请你提出我军投降的条件。

格兰特回信说，他所坚持的唯一条件就是，放下武器的士兵要发誓再不重新拿起武器。

格兰特的回信还在路上的时候，叛军继续向西进发，骡子倒毙在泥沼中，饥饿的士兵们吃着野洋葱、野草、去年的烂土豆和所有能吃的东西。

李的几位高级将领一致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了，尤其是弗吉尼亚州前州长、现在的亨利·怀斯将军直言不讳地大声嚷嚷道：“李将军，我可怜的勇士们都半死不活地躲在那边的山头上。他们饿着肚子日夜战斗了一个多星期，天哪，阁下，不给他们东西吃，他们再也挪不动一步了。……什么都没有了，李将军，还是让你可怜的士兵们骑上那些可怜的骡子，在春耕之前及时地赶回家去吧。这支部队已被打得一败涂地了。”

“啊，将军，不要这么嚷嚷。如果我照你说的办了，国家会怎么看我？”

“滚他妈的国家吧！没有国家了。一年多来就一直没有什么国家，将军。士兵们认为你就是国家。他们为你而战斗。他们为你而挺过寒冷的冬天。如果你要求作出牺牲，那么还有我们几千人愿意为你而死。所以，我要对你说，阁下，从今以后每一个战死者的鲜血都是为你而流的。”

李一句话都不说，默默地佇立着，望着穿过田野向西逃去的人群。对他来说，向格兰特将军投降，还不如战死沙场。然而，数万名士兵也要跟他一起舍弃年轻的生命吗？李痛苦万分。

格兰特那封只要求放下武器的信送到了，李看过之后，复信说希望在第二天上午 10 点钟会晤格兰特，讨论恢复和平问题。

格兰特复信，说他无权处理和平问题。所以会晤不会有什么结果，南方只有先放下武器，人们渴望的和平才会实现。

这时候，约翰·戈登的部队灭在向堵住他们唯一去路的北军骑兵出击。

“我明早要给他一下子，”李前一天晚上说。如果戈登的步兵此刻遭遇的只是骑兵，那么他们是可以把敌人赶开的。但如果骑兵后面还有步兵，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事实上，联邦军步兵正星夜兼程驰援骑兵。

在戈登的攻击下，联邦骑兵开始败退。然而，展现在南部邦联军面前的却是这样的一幕：北军的骑兵撤向后方，背后闪出的景物是，每分钟都在增加着人数的北军步兵。

“告诉李将军，”戈登说，“我的军团已经不堪一战了，如果朗斯特里特的军团不派主力支援我的话，我恐怕无能为力了。”然而朗斯特里特正在后面抵挡着数千联邦军。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已陷入重围。

李听到戈登的消息时一言不发。然后他自语起来：“我只有一件事可做了，就是去见格兰特将军，我实在不愿意去。”

他下令打起白旗。

一匹口吐白沫的黑马匆匆赶到格兰特跟前。军官滚鞍下马，敬罢礼，递上一封信。没有一个人说话。格兰特呆板地看完信。大家得知那是李将军为投降问题要见格兰特。

沉默了片刻，谁都不看别人。然后一名炮兵军官跳上一根圆木，挥动帽子建议欢呼三声。一阵微弱的欢呼声从人们的喉咙中迸出，还不成声就停了，大家哭了起来。

1865年4月9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下午，李带着一名参谋和一名军士骑马来到一幢结实的民宅前。他身穿新军装，披挂着绣花的肩带、崭新的枪皮带，足登高筒靴，靴筒顶端缀着红绸子，靴跟钉着金马刺。他系着一根饰带和一把镀金的剑，剑柄是个狮子头。“我可能要成为格兰特的阶下囚了，我想我必须使自己的仪表尽可能好一些，”临行前，他对手下的一位将军说。他下了马走进屋子，外面满是联邦军军官。

半小时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只手插在口袋里骑着马来了，他在春日的泥淖中赶了35英里的路。他穿着列兵的军装，军装上缝着中将军衔。

格兰特从战马“辛辛那提”上下来。“辛辛那提”走到“旅行家”身边与它一起吃草，格兰特走向屋子，孤独一人，肮脏，没有佩剑，没有饰带。他想起了墨西哥，想起了一位上校，这个上校对他说，斯科特将军要求来司令部的军官们都必须衣装整齐。他感到窘困和一种奇怪的不安——窘困是因为李现在可能会把他浑身泥浆、身穿粗劣的列兵服看作是一种故意取笑他的行为，不安则是因为他的任务是要求一位战斗了如此之久而且战斗得如此勇猛高尚的人投降。

“李将军”

“格三特将军。”

“我以前见过你一次，李将军，那时候我们都在墨西哥服役。我一直记着你的样子，我在哪儿都能认出你来。”

李和格兰特坐到各自的小桌旁，相隔两三米。他俩谈起了墨西哥，又谈起了弗吉尼亚的天气。最后，格兰特请别的将军们进来。十来位联邦军军官默然鱼贯而入，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然后李说：“格兰特将军，我们这个会议的议题大家都很清楚。我来见你是为弄清楚你接受我军投降的条件。”

李挑明题旨，这一定使格兰特长舒了一口气。人们看得出，格兰特始终不愿意由自己来说出这个议题。“我提出的条件，就是我在信中讲明的条件——你的官兵将凭誓获释，不得重新拿起武器。全部武器、弹药、给养都要作为缴获的物品而交出，”格兰特说。

“这正是我盼望你提出的条件，”李说。因为这样就不会有押着俘虏作

胜利游行的情况，也不会有绞刑。

“很好，我把它写下来。”格兰特拿起一本命令簿，开始用铅笔起草。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看了一眼李那把挂在金线剑带上的精美的长剑。起草完毕之后，格兰特把草稿递给李。李把命令簿放在面前的桌上，开始阅读。他特别注意到草稿的最后几个句子：“武器、火炮和私人物品将交给我任命的接受官员。这不包括军官的随身武器。这样做了之后，每一个官兵都可以返回家园，只要他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合众国政府就不会找他们麻烦。”

李朝格兰特抬起头。“这对我的部下会产生很愉快的影响，”他说。美丽的长剑将不必交出作为战利品陈列了。“有一件事我想说一说，我的部队中，骑兵和炮兵的马匹都是士兵自己的。我想知道这些人是否可能保留这些马匹”，李补充道。

格兰特答道：“我知道大多数士兵都出身小农，由于你我双方的交战使生灵涂炭，国家受创，所以如果这些士兵没有现在所乘马匹的帮助，就很难收获下一季的庄稼，养活家中老小度过冬天，我会这样安排的。”

“这对士兵们来说再好不过了，”李说。“这还会大大有助于人民之间的和解。”

最后，接受投降和投降的文件都签署了，会谈顺利结束。

相互寒暄之后，两位将军起身握手。李朝其余的人鞠躬，然后手拿帽子和手套走出门去。几名坐在门廊处的军官起身敬礼。他机械地还礼，凝视着远方，目光最后落在他的部队所在的谷地里。他慢腾腾地戴上手套，然后心不在焉地将双拳撞击了几下，跨上“旅行家”，长叹一口气——“几乎是一声呻吟”，一位军官后来写道。

格兰特和其他联邦军官走出来送行。格兰特摘下帽子，军官们也摘下帽子。李看着他们，默默地扬起帽子，勒转马头，向他部队所在的地方走去。

李走进南部邦联军阵地时，沿途部队发出一阵欢呼，但是当大家看到李的脸色时，欢呼陡然停止了。路上挤满了士兵。他们光着头，簇拥着他。

“将军，我们投降了吗？”

李摘下帽子：“弟兄们，我们战斗过了，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刺耳。“你们将凭誓获释，返回家园。”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动了动嘴唇，成了一个无声的、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再见”。

他催动“旅行家”穿过人群。“再见，将军，上帝保佑你，”他不时地听见士兵们哭泣，他们伸手摸他的马和他的靴子。李手中拿着帽子，脸上泪水纵横，一遍遍地道着别，泣不成声地嘱咐他的老战士们回到家园去，种好庄稼，遵纪守法。得胜的将军总是受到部下欢呼的，但是历史上从没有哪位打败仗的指挥官也受到部下的欢呼。

格兰特骑马前往宿营地。他听见自己的部队中发出礼炮声，便命令停止鸣放。“叛军现在又是咱们的同胞了。”他说。

第二天，格兰特返回锡蒂波因特。他没有去里士满，他说他不想让那儿的人难过，他们正体验着惨败的痛苦滋味，他不愿意由于他去目睹他们的绝望情况而增加他们的痛苦。他带着妻儿前往华盛顿。首都正在狂欢庆祝。彩灯辉煌，乐声不断，满城的标语都写着：U·S·陆军、U·S·陆军、U·S·格兰特。

几天后，谢尔曼在北卡罗来纳迫使他的西点校友约瑟夫·约翰斯顿和杰



斐逊·戴维斯也像李一样放下了武器。

战争结束了。共有 62 万人丧生，其中 25 万多是南方人，35 万多是北方人。

罗伯特·爱德华·李骑着“旅行家”踏上通往里士满的道路。沿路谢绝在民宅中住宿，像打仗时那样支起自己的帐篷。

李登程的消息比他本人先到了。当他抵达里士满时，一大群人在入城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他。人们鸦雀无声，摘下帽子。一位目睹者写道：“没有哄动，没有欢呼，但是当这位伟大的长官走过时，人们都喃喃地发出由衷的怜惜声。这个伟人只摘下帽子，低下头，默默地走向自家的门口。”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这是他的人民最后一次看见他身穿戎装的打扮。

在和平刚刚开始的日子里，罗伯特·李呆呆地默坐在里士满家中，足不出户。他的样子疲惫苍老，几乎不开口讲话。返回家园的南部邦联军常常停下来，加入默站在李的房前的人群。李从不露面，不过有时他们请求进屋。一个浑身是土，身穿土布衣服的高个子退伍士兵进来时说：“李将军，我跟随了你四年，尽了自己最大的力气。我和我老婆住在布鲁里奇山那边，靠一个小农庄过活。如果你到那儿，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接待你。”

李攥住这人的手，眼泪夺眶而出：“我什么都不需要，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惦记着我，他们邮给我的衣服我穿都穿不完，所以我想把这套新衣服送给你，以感谢你来看我。”衣服是装在一个盒子里的，没有打开过。这人说：“李将军，我把它带回家去，收起来，等我死的时候，让孩子们给我穿上。”

偶尔也有穿蓝军装的来访者。一名骑兵带来一篮食物，说只要他还有一个儿子，他的老上校就不会挨饿。

1865 年 9 月，李终于走出家门就任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山区华盛顿学院的院长。这位至今仍被美国人民视为英雄的人物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尽心尽力地工作到离开人世。

在华盛顿学院的日子里，李几乎每天下午都要独自一人跨上“旅行家”往城外山地作长距离的驰骋。他从没有说起他在这种寂寞的骑马远行中都想了些什么，回忆些什么。参加过内战的将领们都在争先恐后地通过回忆录和文章的方式，试图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李却什么也没有写。但是，人们忘不了他。1870 年春，李乘火车去南方休假，沿途的车站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李！李！”的喊声此起彼伏，就连偏僻的小车站都挤满了人。李没有下车，甚至连车窗帘都没有打开。“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南部邦联老头罢了，”李说。

当火车开进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时，浩浩荡荡的南部邦联军老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列队走到车站，鼓号齐鸣。一长排前军官站在月台上。老人明白自己必须下车了，他走进雨中接受花束和欢呼。

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汹涌的人流从李身边走过用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雷鸣般的欢呼声在空中回荡。

当李换乘轮船抵达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时，那么多人拥上轮船，船简直要倾覆了。在他家乡州的朴次茅斯，人们鸣放礼炮向他致敬；在诺福克，焰火飞上天空为他送行。

1870 年 10 月 12 日，被视为南方最伟大的人物的罗伯特·爱德华·李在列克星敦与世长辞，就在他弥留之际，“拆除帐篷，”他说。

战争的硝烟散尽了。这硝烟是西点人燃起的，也是西点人扑灭的。这场战争是名符其实的西点人垄断的战争，下面的数字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蓝军与灰军

联邦

上将	3
中将	1
少将	85
准将	205
共计	294 人

南部邦联

上将	8
中将	15
少将	40
准将	88
共计	151 人

简而言之，战争结束之时，南北双方战场指挥官几乎全部是西点毕业生。战争中每次重大战役都有西点人担任指挥。在 60 次重大战役中，除 5 次外，所有战役双方均是由西点毕业生指挥。5 次例外中，每次总有一方是西点毕业生指挥，5 次中有 4 次是西点毕业生指挥取胜的。

#### 四 “ 责任、荣誉、国家 ”

南北战争结束了，美国人民正在重整旗鼓，踏上和平进步之途。西点军校也结束了战争期间的躁动和困惑，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有序，开始了和平时期的教育和训练生活。

· 西点体育热与布泽丑闻 ·

1866 年，根据新法规，撤销了只有工兵军官才能担任西点校长的限制。

1873 年，学员团去华盛顿参加了西点的骄傲、南北战争中的英雄——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的就职庆祝活动。这位总统在内战结束后，当上了美军创建以来的第一位上将，在军衔上超过了乔治·华盛顿。在战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西点人威廉·谢尔曼、菲利普·谢里登后来也获此殊荣。

也是在 1873 年，黑人亨利·弗利伯从佐治亚州来到西点军校，他是西点的第一位黑人学员。1877 年，他同所有同期学员一样领取了毕业证书，并被任命为第 10 骑兵团少尉。

1883 年，“西点之父”塞耶纪念碑落成，引起了西点人的普遍关注和自豪。

美国此时兴起了体育热。西点军校也不例外，并提出“人人争当运动员”的口号。以前，除了击剑、骑马和剧烈的日常操练外，西点军校谈不上有什么体育活动。那些军校学员，典型的美国青年，在短暂的课余时间作游戏。1885 年，剑术教官组织了体操和健美运动。此后，班级足球队（美式足球，即橄榄球）、垒球队也相继建立起来。

1890 年 11 月 29 日，海军军校足球队来到西点与陆军军校足球队进行了第一场比赛。西点军校足球队长是德高望重的、曾为开展军校群众性体育运动而大声疾呼过的彼德·史密斯·米基教授的儿子丹尼斯·马汉·米基。尽管丹尼斯花了很大力气组织球队进行训练，而且队员们情绪也很高，然而，比赛开始后，他们却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西点球队一帮忠实的拉拉队员和来自纽约的一伙百姓球迷，眼巴巴地看着穿粗帆布背心、戴苏格兰缨帽的西点足球队被老练而快速勇猛的海军军校队灌了个 24：0。

足球场上到处是海军军校学员的喊声：“注意，转舵！”“缩中桅帆！”喊的都是他们海上的行话。偶尔可听到一个陆军女兵向陆军球员喊出的激动而尖锐的告诫声：“后卫注意！”

西点军校参加校际间体育运动的篇章打开了。第二年，由 17 名学员组织起来的西点军校足球队来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丹尼斯·马汉仍任队长，并请了一位耶鲁大学的 H·H·威廉斯作教练。这次他们大雪前耻，狠狠地教训了海军军校的球队，比分为 32：16。接着，拉特格斯、塔夫茨、史蒂文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足球队都先后到西点军校比赛。

1893 年，西点军校建成了第一个体育馆。此后，体育运动，尤其是美式足球运动愈来愈受到重视，甚至被视为西点军校形象和荣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1898 年，西点军校制定了校训。从这时起，“责任、荣誉、国家”成了西点人的信条。

1900 年，发生了学员布泽“恶作剧”引起轰动的丑闻。这件事令西点军校在美国公众舆论中显得十分尴尬。

恶作剧是西点军校自南北战争以来就时常发生的鬼把戏，由学员一代接

一代地传下来，相当流行。

学员奥斯卡·布泽是宾夕法尼亚州人。1898年6月20日入学。同年9月28日申请退学，原因是眼病。在校期间，他英语很好，但数学差劲。1900年12月1日，也就是布泽退学两年之后，宾夕法尼亚的报纸报导说布泽因肺炎而死，并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西点军校求学时受人恶作剧而致。为此，国会组织了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恶作剧事件的报告：

布泽的家人相信导致咽喉致命的病因是由于吃了辣酱油。这是一种错误的推想。布泽退学后病情发展很快，虽求名医诊治，但均未见效。布泽的家人见人就讲，见朋友就说，有声有色，耸人听闻。不久就被报界注意，并得到广泛的同情。

1900年12月1日，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校在费城举行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就在这天，报纸报导了布泽在西点军校受虐待的详情。报导称，‘布泽被一些人搞恶作剧，痛打一顿后，还给灌了刺激性的东西，接着又把烧红了的铁片塞进了他的咽喉。……’校长和教官以及学员对此报导都非常气愤。

调查证实，布泽在进军校以前就进行过喉咽治疗，他还患有眼疾。布泽肺炎的症状是在他离开西点军校后一年之久才出现的。但调查也证实，布泽曾被高年级学生强迫灌辣酱油。布泽对高年级学生进行反抗，这是西点军校所不允许的，也是军校不成文的法规。如果把布泽之死归罪到高年级学生的虐待，国会认为“这是人们的知识所不能解释的。”

在此同时，也就是1899年10月，约翰·爱德华·布雷斯因伤寒死去。有的人也把这归罪于西点军校的恶作剧。这真是火上加油。布雷斯于1897年6月进入西点军校，1898年1月因数学太差而退学。对于布雷斯的案件，国会明确宣布说：“十分清楚，西点军校不可能使他致命。”

通过深入调查，国会也认为西点军校的恶作剧太过分了。军校的学员们也有同感。为此，军校采取了果断的措施。1901年1月19日，西点军校校长发布命令：“根除一年级学员的所谓练习，坚决禁止恶作剧，再不准让一年级学员吃他们不愿吃的东西，或让一年级学员集体大声呼叫，我们也将不采取类似的手段替代旧的方法。”

军校采取的行动缓和了社会上反对西点军校的情绪。国会又继续对西点军校进行深入调查，发现恶作剧仍时有发生。3月2日，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西点恶作剧。此后，批评甚至是攻击西点军校的舆论浪潮慢慢地平息了下来。

1902年，西点军校迎来了它的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日。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祝辞中说：“在这整整一个世纪中，我们国家其他任何学校都没有像它这样在刻有我们民族最伟大公民的光荣册上写下如此众多的名字。”

从对1802年到1901年毕业的4121名毕业生的调查中，可以看到西点培养出了除军官以外的下列人才：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1
南部邦联总统	1
总统候选人	3
内阁部长	4
大使	1

外交官	28
国会议员	24
州长	16
主教	1
法官	14
州议员	77
市长	17
公司、企业总裁	46
土木工程师	228

律师	200
牧师	20
物理学家	14
艺术家	3
银行家	49
编辑	30
作家	179

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教育家、商人和种植园主。

在一百周年校庆前后，军校又新增了一批建筑：医院大楼、军官食堂、管理大楼、学员教堂、学术大楼等。军校的教育计划也增加了新内容，英语、外语、历史和社会科学等受到了重视和补充。

· “ 灭绝全部印第安部落 ” ·

在校外，西点毕业生们继续表现着自身所具有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

随着美国国土的扩展和铁路的延伸，在西部平原上，西点毕业生们正在成为美国政府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的工具。有关对印第安人作战的消息不时传回西点军校。

1866年12月21日，西点毕业生威廉·费特曼上尉率领他手下的80人支队，从俄勒冈州的驻军地菲利普·卡尼堡出击印第安人，以保护一群代木者，结果他们陷入印第安苏族人的包围之中，被全部歼灭。西点军校得到这一不幸消息后，为他们作了悼念活动。

管辖包括印第安人居聚区在内的密苏里军区司令是谢尔曼中将。这位南北战争中的闪击英雄以他特有的方式对费特曼战斗作出了反应，提出了对付苏族人的长期政策：“我们必须对苏族人以认真的报复精神行事，甚至不惜灭绝他们，不论其是男人、女人或儿童。”因为费特曼的失利，谢尔曼在讲话时怒气冲冲。

谢尔曼的老上级、老朋友、老校友、陆军总司令格兰特和他的观点如出一辙，1868年他说，移居西部的白人必须得到保护，“即使为了确保这一点有必要灭绝全部印第安部落也罢。”

1868年秋，谢尔曼的下属普拉特卫戍区司令菲利普·谢里登少将积极准备，要把印第安的四个主要南方部族赶到他们某些首领已同意的保留地去。他和谢尔曼吸取内战时期的经验，选择了把战争引向敌人的资源和人民方面的战略。他宁可打一场冬季战役，这样就可以在印第安人的战马缺少饲料而乏力，印第安人的机动能力处于低潮时予以打击。他要在印第安人为躲避冬

天的严寒而呆在固定的营帐里缩成一团时向他们发动攻击。为了实施这个战略，谢里登兵分三路向分散在整个得克萨斯柄状地带北部以及印第安乡最西部的印第安营帐发动进攻。这个计划以其高效率残杀取得了成功。谢尔曼将军非常高兴。战役开始时他就说：“我们今年杀得越多，明年必须要杀的就越少，因为我越看这些印第安人就越相信他们都必须被斩尽杀绝，或者作为一种叫化子而保留下来。他们也想搞文明，简直可笑。”战役过后，谢尔曼又告诉他的军官们：我要求你们一齐向前，杀死并惩罚印第安人，救出被俘的白人、妇女与儿童，夺取并摧毁印第安人的战马、长矛以及马枪等等，等等。

1874年至1875年，美国政府发动了一场旨在摧毁印第安人军事力量及其独特生活能力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红河战役。

已是统辖密苏里军区司令的中将谢里登，又一次命令进行一场严冬战役。又一次对得克萨斯柄状地带北部实施数路围攻。这次不仅从北、东、西三面，而且从南面向心突击。印第安人的冬营又一次被摧毁，致使他们丧失了食物和住所。在这场战争中的一次行动中，第六骑兵团的一个支队在堪萨斯西北部的沙巴河附近屠杀了一百名或更多一些逃亡的夏延族人。红河战役的结果是，大草原南部印第安部落的独立被粉碎了。

北部部落，甚至令人胆寒的苏族人，不久也跟着丧失了独立。为了保证穿过苏族人领地的北太平洋铁路的顺利修建，谢里登将军谋划了一次惩罚性远征，从东、南、西分三路包围苏族人，把他们赶进保留地。

1852届西点毕业生乔治·克鲁克准将率领的南路军于1876年3月17日袭击了一座印第安人营帐，但没有成功。另两路军队在天气转暖前亦无进展。印第安人集合起大约5000勇士，在号称疯马、坐牛、苦胆、驼峰、双月等著名部落首领的统率下，以印第安人中不常见的决心和毅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6月17日，他们在罗斯伯德河附近再次遏止了克鲁克南路军的又一次进攻。不断的受挫，使勇猛的西点1861届毕业生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中校怒不可遏。6月25日，他不顾一切地将东西两路军甩在后面，单独率领第七骑兵团冲进印第安营帐。战马狂奔，刀光剑影，妇女和儿童的哭叫声与勇士们的厮杀声搅在一起，黄头发的卡斯特与骑兵团的相当一部分人战死在小大霍恩山。印第安人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后来，卡斯特的尸体被送回西点安葬。墓碑上刻着水牛、印第安人和一个挥舞着军刀、披散着长发的骑士。卡斯特生前以强悍著称，可他在西点的学习成绩却名列1861届学员中的倒数第一。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卡斯特的灾难更加证实了有必要消灭苏族人的军事力量。谢里登因此命令进行另一场冬季战役，运用已有的打法，在大草原上只有刺骨寒风没有充饥食物之时，采取逼迫敌人要么投降要么衰弱、挨饿的行动。

克鲁克及其助手，另外一名西点毕业生纳尔逊·迈尔斯上校在整个冬季不断地袭击、困扰印第安苏族人和夏延族人，打了一些胜仗也打了一些败仗，但一直不断地把印第安人逼向精疲力竭的境地。2月份，坐牛和他的一些追随者逃往加拿大。克鲁克说服疯马投降，试图为这位酋长赢得体面而宽宏大量的处理，但在谈判期间的一场争执中，克鲁克的一名士兵刺死了这个酋长。与此同时，较为驯服的苏族首领已签字同意放弃他们不愿意离开的领地，进入政府指定的保留地。苏族人丧失了有效地进行抵抗的能力，克鲁克和迈尔

斯的冬季战役粉碎了他们的军事力量。通过 1866 届西点毕业生查尔斯·金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克鲁克以“灭狐”的别名在两代美国青年中名闻遐迩。

大草原最强有力的印第安部族的长矛被折断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印第安人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长期违抗政府的命令。当然，作为大规模反抗的余波，一些印第安部落仍不时起来战斗。他们人数少，机动性强，常常令笨重的白人大部队防不胜防。面对此状，“灭狐”克鲁克开始改变以往的战法，化整为零，运用美国军人中不常见的游击战方式，对付印第安人，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1890 年苏族人举行了最后一次起义，但很快便被第七骑兵团的屠杀所镇压。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印第安各部落的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美国印第安人的全部文化似乎在濒临灭绝。

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是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西点毕业生们在这不光彩的一页中充当了残杀印第安人的刽子手。他们应当感到羞愧。

· 美西战争中的西点人 ·

1898 年，美国挑起了第一次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4 月 25 日，美国宣战，第二天，西点 1898 届学员匆匆忙忙地提前毕业。山姆大叔的手开始伸向世界，大量的美国军队潮水般地涌入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

沙夫特将军统率的第五军团担负起远征古巴的重任。他们在海军的帮助下，顺利登陆。6 月 30 日下午，美国人的全线总攻击开始了。西点 1861 届毕业生肯特准将和 1859 届毕业生惠勒少将，受命率领两个师进攻圣胡安山。经过一天半的激战终于占领了西班牙人的阵地。在战斗过程中，惠勒将军就像一只发怒的大黄蜂，似乎挡住了每个人的去路。古巴战争最后以美国人占领圣地亚哥宣告结束。

在战争中，最能概括反映西点军校精神的是安德鲁·罗恩的英雄业绩。他是 1881 届西点毕业生，他独自一人乘坐小船，穿过西班牙人的防线，深潜密林，与古巴的反西班牙暴动者取得联系，使他们加入美军的行动，并从那儿带回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在沙夫特将军麾下当指挥官的西点毕业生，除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 1864 届生威廉·路德罗准将，1858 届生范·霍恩上校，1865 届生拉弗蒂中校，1864 届生威廉姆·恩尼斯少校，1882 届生爱德华·伯尔上尉，1892 届生约翰·帕克少尉等等，他们在战争中都表现出色。

曾在屠杀印第安人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西点人迈尔斯少将，率领 16973 人的部队，分 5 路在波多黎各岛登陆。在没有遇到西班牙人认真抵抗的情况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占领了全岛。

在世界的另一边，美国远征军正在太平洋的吕宋岛登陆，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西点毕业生韦斯利·马利特、弗朗西斯·文顿·格兰、富兰克林·贝尔等人，在十分恶劣的作战条件下，都为山姆大叔的扩张出了力。

由于西点人在战场上的表现，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于 1899 年对西点军校作了慷慨的评价：

我坚信，西点军校对祖国的贡献明显莫过于近两年的参战。西点军校毕业学员忠于祖国，屡建战功。在同西班牙作战中的贡献就足以证明西点军校的价值。西点军校对国家的贡献比它建校以来所花费的一切大得多。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之外，西点人还在美国航空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当莱特兄弟把人造飞机送上天空之时，两名年轻的 1901 届西点毕业生托马斯·塞尔弗里奇和福兰克·拉姆成了首批从事航空事业的军官。塞尔弗里奇死于一次飞机失事；拉姆获得了第一号国际飞行员证书。



## 第四章西点精英

嗯，他们给我们活儿干了。活儿真不简单啊。我们大家都应当下跪，感谢上帝，我们得到了为国家效力的机会。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们到哪儿去，但可以告诉你们是可以发挥我们最大作用的地方去，而可以发挥我们最大作用的地方就是可以打那些他妈的德国人和那些胆小鬼意大利人的地方。一揍起他们来，我们就横冲直撞，冲上去把那些狗杂种都宰掉。对那些狗娘养的仅仅开枪打死还不够，我们要开他们的膛，破他们的肚，把他们的五脏六腑掏出来润滑我们的坦克履带。我们要把那些德国杂种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地宰个痛快。

——乔治·S·巴顿  
190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 一军校的磨难与“铁锤”潘兴的辉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4月6日，美国向德国宣战。这件事发生在威尔逊总统第二次就职后的一个月。威尔逊的竞选口号是：“让大家不卷入战争，”西点军校最艰难但又将获得最大成功的时刻到来了。

美国刚一宣战，1917届学员便于4月20日提前毕业并成了军官，立即奔赴前线。三年级学员，本应于1918年毕业，也于1917年8月30日提前离校。

1917年6月1日，校务委员会建议：在校一、二年级学员提前毕业，将他们4年的课程压缩为两年。陆军部长将此建议提交由参谋长、工程兵主任、野战炮兵主任组成的3人委员会讨论。他们一致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过早的把数百名没有完成训练科目的西点学员送往部队是不合算的，不能因为临时救急而影响学员的终生职业训练。”陆军部长批准了3人委员会的报告，但后来陆军部又改变了主意。

1918年6月12日，1919届学员提前毕业。学校里只剩下了1920届和1921届。7月，一年级新生入学，是为1922届。不久，从华盛顿传来出人意料的消息。陆军部于10月3日发布命令：要求二、三年级学员均于1918年11月1日提前毕业；一年级教学课程安排到翌年6月，届时毕业。

陆军部的企图是，让这些学员毕业后，再招收800名新生入学受训。这些人学习一年级规定的课程，并让他们全部于1919年6月毕业。西点军校正在变成军官短训基地，而不是一所正规军校。

10月1日中午，学员队司令助理在餐厅向激动的学员宣读陆军部要求两个高年级班毕业的命令。命令宣读后是5分钟的自由。一个一年级学员喊道：“这是大人物把一个学年压缩成一刻钟的精心杰作，这杰作快成功了！”接着全场大吵大闹，乌烟瘴气。

西点军校乱哄哄地忙了一个月：全校师生日夜苦干，为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员搞填鸭式教育；整顿人心动荡的一年级新生。11月1日，500名提前毕业的学员被送往部队后，西点才恢复正常。校内只剩下一年级的学员，在西点灰墙内接受最后5个月的训练。此时，又招了一批新学员，他们未经考试就进了西点的大门。他们是一些年轻人，抱着保卫美国的忠实感情而来，却没有在军队长期服役的信念。

留校的老学员被编为“一年级A班”；新入学的新生编为“一年级B班”。这些新学员开始没有穿上学员的灰制服，而是穿着士兵的草绿色军装，戴着赤黄色镶边帽。正值此时，传来了停战的消息，紧张空气缓和下来了。12月3日，又一道陆军部的命令送达西点，令11月份毕业并已任命为军官的学员返回军校。从此以后，这批学员就成了西点军校有名的“S·0”（军官学员）。他们和普通学员呆在一起，如同水和油一样。学员看他们是军官，然而在教职员眼里，他们仍是学员。这些“S·0”吃住都与普通学员分开，他们否认西点教官的优先权，要求同他们享受同等待遇。

在西点军校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混乱和不统一，同一所军校的学员有三种待遇：“一年级A”穿灰制服；“一年级B”外号称“赤黄镶边帽”、身着草绿色军装；“S·0”的军官服上闪着金色肩章。

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也给军校教职员带来很大变化。军官都要到部队任职，留下来的人不得不承担起双倍的工作量。最后，西点1881届毕业生、陆

军上将约翰·比德尔校长也被调往部队任职，陆军部下令，召回西点 1869 届毕业生、退休上校塞缪尔·E·蒂克曼，出任西点军校校长。上校蒂克曼于 1911 年 10 月退休，他在军队呆了 46 年，其中在西点军校就呆了 36 个春秋，先后担任过助理教授、副教授、系主任等职务。他认识马汉与米基，曾是他们培育下的一名学员；后来又因一起工作而经常接触。他对办军校有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见解。这种经验和见解对他自 1917 年 6 月负起领导军校之责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校长蒂克曼和他的教职员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西点正在日益加剧的混乱中失去原来的面目，军校传统正在被无情地抛弃甚至是践踏，许多珍贵的东西正在消失，大人物们的手正在用力地把军校推入灾难的深渊。由于感情上的压抑，大批人辞职。蒂克曼焦急万分，他决不能让西点军校毁在他的任期内。战争刚一结束，他便主动制定了恢复战前课程的临时性计划，以挽救军校。

尽管西点军校在战争中经受了少有的磨难，但它的毕业生们却在战场上大显身手，赢得了赞誉。

· “铁锤”潘兴又敲桌子又说刺耳的粗话·

美国宣战后，西点 1886 届毕业生约翰·J·潘兴将军被任命为美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前往欧洲大陆。身材高大的潘兴是一位勇敢、严厉、一丝不苟的铁腕指挥员，素有“铁锤”之称。他曾参加过剿灭印第安人的血腥战争，担任过西点军校战术教官。1898 年参加美西战争。后来又几度远征菲律宾，在棉兰老岛上屡建战功，由上尉跳升为陆军准将。1916 年他作为少将率部入侵墨西哥，追剿活跃于美西边境的墨西哥农民武装。

潘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不愿意让美军仓促上阵，去充当协约国的炮灰。由于战争，美国急速扩军，派到欧洲战场上来的大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许多新入伍的士兵连武器都不会用。潘兴要求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先是在美国国内的营地和法国的后方接受军事知识的灌输和训练，然后以师、团为单位去前线较为平静的地区进行实战锻炼，直到他们具备了独立作战的能力，再开到真正的战场上去。

不仅如此，潘兴还是一个有主见的指挥员。他坚决不同意将美国远征军加以分割，配给英、法军队作战的企图，他要让美军作为一个完整的军团，接受美国人的统一指挥，独立地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平等地与英、法军队联手作战。为此，他不惜又敲桌子又说刺耳的粗话来坚持自己的意见。他顶住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阿谀奉承，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的大声怒喝，法军总司令费迪南·福煦将军的暴跳如雷，美国国内某些人的冷言冷语。

终于在 1918 年 8 月，潘兴将军宣布美军第 1 集团军正式建立，并随即于 9 月 12 日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以美军为主力的大规模进攻战——圣米耶尔战役。

协约国的九百门大炮一齐开火，轰击了四个小时之久。紧接着进攻开始。大雨滂沱，狂风怒卷，大约 50 万美军和 15 万法军于黎明前的黑暗中向前挺进。到黄昏时候，主要作战目标实际上已经达到——收复 1914 年战争初期德国人占领的圣米耶尔的一个突出部。

美国人的迅猛攻击，使德国人措手不及并遭到重创。德军在退到兴登堡防线掩蔽部之前，有 1.5 万人被俘。

9 月下旬，潘兴再次调集手下人马，准备进行默兹——阿尔贡战役，拿

下兴登堡防线，这是美国远征军在欧洲大陆也是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几乎有 120 万美军要参加这次大规模的攻势，这次攻势是由潘兴自己的作战参谋部筹划的，而且完全是由美国自己的指挥官指挥的。

潘兴决定发动强大的正面攻势，实施中间突破，西点 B79 届毕业生亨特·里杰特将军率领的第 1 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里杰特当过师长、军长，是位能征惯战的虎将。他身体肥胖，但脑子里装的可不是脂肪。9 月 26 日，在 3 小时密集的炮火轰击后，步兵一波又一波地发起冲锋。这次攻势持续了 4 天，虽然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主要的作战目标没有实现。作战地区遍布密林、深谷和开阔的丘陵地，宜守不宜攻。

潘兴重新调整了部署，于 10 月 4 日再次发起新的攻势。由于潘兴派出了几个最有战斗经验的师作为突击部队，战斗旗开得胜。阵地一个个被突破，德军仓皇撤退。第 1 集团军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突破了德军第一道防线。美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 1 师的步兵伤亡半数。此后，这支部队连战皆捷，直逼色当。在战役开始阶段，潘兴便派西点 1885 届毕业生罗伯特·李·布拉德将军指挥的第 2 集团军在附近地区开辟了另一战场，以配合第 1 集团军的正面进攻。最后，潘兴的集团军群攻占了色当和梅斯之间的整个德军阵地。11 月 11 日，停战协定签字，美军的攻势才停下来。疲惫的美国远征军士兵纷纷爬出战壕，燃火取暖，尽情享受着宁静的和平气氛。

在此期间，潘兴又组建了第 3 集团军，由西点 1881 届毕业生约瑟夫·T·迪克曼指挥。在美国远征军中，除了三个集团军司令以外，担任其他高级、中级和基层指挥职务的西点人比比皆是。其中有两个人后来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军事天才。他们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乔治·S·巴顿。

· 麦克阿瑟成为美军中最引人注目的军官 ·

麦克阿瑟于 1903 年毕业于西点。1917 年 8 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霓虹第 42 师的上校参谋长，同师长威廉·A·曼一起率所部 27000 人登船开往法国。师长曼年事较高，不久即将退休。他对麦克阿瑟放任不管，后者显然成为该师支配一切的人物。1918 年 2 月，霓虹第 42 师开进法国洛林南部一个“平静的防区”。这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立即成为远征军中最引人注目、最勇敢无畏的军官之一。他着装与众不同：头戴一顶软帽（拒绝戴钢盔或防毒面具），身着发亮的高领毛线衫，绑着闪光的裹腿，手拎着马鞭。新闻界很快便生动地称他是“远征军中的花花公子”。他第一次表现出超人的勇气是在 2 月 26 日夜晩，那天晚上他自愿参加法国人的突击队。使他高兴的是，战斗激烈而残酷，约有 600 名德国人被俘。麦克阿瑟因作用突出而获得第一枚勋章——法国十字军功章。后来，美国陆军也为这次行动授予他银星勋章。

霓虹第 42 师在洛林地区前线约达四个月之久，在这四个月期间几乎一直不断地进行战斗。麦克阿瑟不断地深入前线，率领和激励部队勇敢作战。到 6 月 21 日，霓虹师撤离前线时已成为英勇善战的部队，麦克阿瑟也成为法国尽人皆知的美国军人。

6 月 26 日，麦克阿瑟被提升为准将。然而，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并不欣赏麦克阿瑟，认为他是个平庸之辈，至少有一次这位将军郑重其事地指责过麦克阿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潘兴将军错了。

霓虹师略事休整后，于 7 月 4 日重上战场，配属给法国第 4 军，与德国精锐部队作战。霓虹师以令人生畏的勇敢和顽强投入战斗。头戴软帽，手拎

马鞭，腿绑裹腿，身着卡其布军装的麦克阿瑟准将，进攻时总是第一个跳出堑壕，率领部下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把不可一世的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麦克阿瑟因作战勇敢而获得第二枚和第三枚银星勋章。

7月，协约国对德国人发起全面进攻。霓虹第42师转而配属给法国第6军投入战斗。战斗依然激烈而残酷，该师伤亡几乎达百分之五十。麦克阿瑟回忆说，他一连四昼夜没有睡觉。协约国部队终于突破了德军防线，推进到德国领土纵深。麦克阿瑟因为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的出色表现而获得第四枚银星勋章。法国人授予他第二枚十字军功章。

此后，霓虹师后撤进行休整和补充，麦克阿瑟被免除师参谋长的职务，调任该师第84步兵旅旅长。9月10日，该师重返前线，加入了在圣米耶尔战线上的美国第1集团军的行列。第84旅是集团军的主要突击力量之一。麦克阿瑟身先士卒，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作战任务。在这次以及随后的战斗中，麦克阿瑟又获得了第五枚和第六枚银星勋章。

9月末，麦克阿瑟率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次大战役。霓虹第42师配属美国第5军作战。10月11日，麦克阿瑟严重中毒，几乎双目失明，但他拒绝去医院。战斗尽管激烈异常，第84旅还是实现了自己的作战目标。为此，麦克阿瑟被推荐获取荣誉勋章，晋升少将，但无论勋章还是晋升都被否决了。代替荣誉勋章的是一枚服务优异十字勋章。

霓虹师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于11月4日重返前线，向色当进击。次日夜间，几个美军师在行军中搅在一起，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一个巡逻队偶然发现了衣装不规整的麦克阿瑟准将。一个军官以为他是德国人，便掏出手枪，用枪口逼着把他押回司令部。幸而没有开枪。麦克阿瑟很快被认出来，致歉释放。他返回加入战斗——又获得一枚银星勋章，第七枚。11月11日，战争宣告结束，几天后，麦克阿瑟被提升为霓虹第42师师长。

毫无疑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西点军校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是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受勋最多的军官之一。潘兴将军在事实面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麦克阿瑟是“我们所有的最伟大的将领”。很少有人能够对这种职业上的评价提出异议。

· 巴顿初试身手 ·

与麦克阿瑟一起远征欧洲的另一位杰出的西点人是乔治·S·巴顿。

巴顿于190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是个有独立资产的人，毕业后又同新英格兰的女继承人比阿特丽丝·艾尔结了婚。他生活讲究而奢华。他为客人准备的饭菜总是盛饌佳肴，还养着一匹生龙活虎似的赛马。他的军旅生活开始时一帆风顺。1912年，当他还是少尉的时候，就作了陆军参谋长的随从副官，坦然自若地出入陆军高级指挥部的密室和华盛顿上流社会最高贵的客厅。他对自己的职业极为满意。他发现有很多机会能满足他不受羁束的精神和难以抑制的好奇心。他做过大部分他喜爱的事，有些事情远远超出了一个正规军官的常规和单调的职守。

1912年奥林匹克竞赛项目中增加了一项叫做现代五项全能运动的军事项目。这项运动对巴顿的吸引力很大，他自费到斯德哥尔摩去参加比赛，拚着命去夺取胜利。当他游完三百米到达终点时，人们不得不用船钩将他从水中捞上来；在四千米越野赛中，他又由于筋疲力尽而晕倒在终点线上。但他在43名竞赛者中获得了第五名，是美国正规军官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个。1916年，巴顿跟随约翰·J·潘兴将军入侵墨西哥。他骑马狂奔在墨西哥的荒漠里，

一心想要捉住被美军认为是土匪头子的墨西哥农民武装领袖潘乔·维拉。虽然他没有捉到维拉，却追到了他的保镖胡里奥·卡德纳斯，并以迅捷的开枪将其击毙。此事成绩不大，但颇出风头，他成了潘兴将军的副官和亲信。

“我们队伍中也有一名匪徒，”潘兴微笑着说，这微笑中隐藏着一种骄傲，“巴顿这小子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斗士。”在潘兴看来，评价一个军官的标准就在于他是否是个“斗士”，而巴顿则是个咄咄逼人的一流斗士。1916年5月，巴顿荣升为中尉。

1917年4月，巴顿随潘兴到了法国，仍然作他的副官。他把在这位将军的参谋部里任职视为一种荣幸。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不受拘束的性格和喜欢冒险的精神，使他很难安于充当美国远征军庞大而复杂的司令部中的一个小螺丝钉，他渴望去前线作战。

“你要离开这里，我没有意见。我提出两个职务供你挑选：你可以去指挥一个步兵营；或者去坦克部队。”潘兴对巴顿说。

潘兴所说的“坦克部队”，在巴顿眼里几乎连一点踪影也没有。美国军队从来没有使用过坦克，而且这种新式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自从潘兴将军让巴顿自己作选择之后，巴顿左右为难。他决心不去步兵，但对参加尚不存在的坦克部队也感到不快。他决定写信请教在波士顿的岳父弗雷德·艾尔。巴顿对他的判断是绝对相信的。艾尔先生的答复是：“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我对战争一无所知。我对你的劝告是：应该选择那种你认为对敌人打击最沉重，对自己伤亡最小的武器。”

巴顿立刻去见潘兴，对他说：“长官，我已决定去坦克部队。我怀着一种特别的热情接受新的任命，因为我相信我能用坦克给敌人以最大的杀伤，而使美国付出的代价最小。”

巴顿于1917年11月9日正式接到命令去坦克部队任职。他第一次接触到坦克时，并不喜欢它，把它称为“带轱辘的棺材”。

坦克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塞缪尔·罗肯巴克准将。他主要是代表潘兴在坦克部队组建过程中，与各方面的高层人物接触，处理复杂的政策问题，至于具体的组建和训练任务则由巴顿上尉（后来很快晋升为少校、上校）一手负责。

巴顿迎着重重困难，为建立坦克部队操劳。他的任务是训练和指挥两个坦克营，这两个营以后将组成坦克兵的第一旅。在这方面，巴顿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因此，他从零做起，先到英国和法国的坦克学校学习。同时，每听到有使用坦克的战斗行动，就去观察坦克在战斗中的情况。

最后，他选择了轻型坦克——法国双人6吨雷诺式坦克来装备他的两个营。他认为笨重的重型坦克打死的德国人寥寥无几，却使自己英勇的士兵饱受煎熬。

接着巴顿就投入了紧张的训练。他建立了训练中心和部队营房。远征军的将士们蜂拥而至，纷纷要求调到坦克部队作战。这使巴顿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越来越相信，没有坦克便无法打开敌方阵地的缺口。“杀人的武器很多，但我相信，很好发展起来的坦克最能致敌于死命。”

法国捐助了巴顿学校所需的22辆坦克，这批坦克在一个月色当空的夜里运抵附近的火车站，当时在训练中心劳累了一天的巴顿正在睡觉。晚上十点钟，他的传令兵乔·安吉洛军士突然闯进他的卧室。

“少校，雷诺刚刚运到了。”乔把巴顿摇醒后告诉他：“起来吧，长官。需要你到车站去。”

巴顿穿上衣服，匆匆奔向车站，接着用了三四个小时把坦克从平板货车上卸下来送到库房。每一辆坦克都由他亲自操作，他不得不如此，因为整个训练中心只有他一个人会驾驶坦克。

当时的坦克非常原始，外壳粗陋，里面一团漆黑，两名驾驶员必须用相互敲打的办法来互通信息——踢一下驾驶员的背就是叫他前进，拍他的头则是叫他停车。各辆坦克之间不能通话，坦克和它们所支援的步兵之间就更无法联系。这种坦克的最高时速为4英里，其速度之慢，常常跟不上挺进的步兵。机器故障也常使它们报废。

到1918年7月，巴顿已经组建了6个连，一般公认这是美国远征军中最厉害的部队。而巴顿则以远征军中“最残酷的军纪森严的教官”而声名远扬。1918年9月12日，大约50万美军和15万法军联合发动了圣米耶尔战役。巴顿奉命指挥刚刚诞生的美国坦克部队参战，协助步兵进攻。他怀着一试身手的兴奋心情，足迹踏遍了整个战场。他出没于坦克内外，步行比乘车多，跑的路比走的多，时而在前头引导坦克前进，时而跑到后面去督促，就像一个狂热的教师，拚命要把一群不听话的远足的小学生归拢成队一样。但令人沮丧的是，他的174辆坦克中，只有约70辆参加了战斗，其余一百多辆或陷进泥沼或陷入堑壕。性急的巴顿撒下坦克，步行穿过大雾和没膝的泥沼，深入前线去观察战况。

路上，巴顿碰到了另一个也跋涉于战火之中的美国军官，他就是第84步兵旅的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准将。两位校友谈了几句话，但彼此对对方的谈话都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们不能不留神头上德国人的炮弹。

巴顿继续前行，终于看到了对面的德国人。这时，一名年轻的中尉率领一个排的坦克追上了他。巴顿下令继续前进，可是该排的五辆坦克中有四辆已耗尽汽油。巴顿同仅存的一辆坦克一起出发了。当坦克行进到一个名叫庞奈的城镇时，巴顿下令开进城去。指挥这辆坦克的军士似乎有点胆怯，不敢单独进去。于是巴顿自己跳上坦克，开进了城，然后又驾着坦克继续前行。不大一会儿，他跳下坦克，因为对他来说坦克太慢了，他认为步行可能前进得更快。

很快他就到了独自一人面对德国人的境地。自己的部队还在数英里后面，他环顾四周，失声惊呼，“我真该死！”他已身入著名的兴登堡防线之内。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自己是个探险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坦克部队的绸子小旗，扔在兴登堡防线内。然后他转身就跑，但他不得不爬回自己的阵地，因为德军正用机枪朝他扫射，巴顿对机枪子弹的重视远远超过炮弹。

巴顿碰到了他抛在后面的那辆坦克，接着又碰到了另外四辆，他身边又有了装甲部队，便问步兵是否愿意随他进入前方的城镇贝内。士兵们都说愿意，于是巴顿便跳上坦克，指挥他们前进。他们一到达贝内，他的使命就完成了。巴顿又开始步行了，这次是到一个名叫农萨尔的地方去找他的坦克部队。他又累又饿，当他停下来准备吃饭时，才发现干粮袋已经丢了，水壶里的白兰地也没了。“他妈的！”他自言自语，但声音很大。

他看到农萨尔已为他的25辆坦克所占领，可是汽油都已耗尽。他决定往回走7英里，去为这些坦克找燃料，让它们重新动起来。这时，他已两夜没睡，疲惫已极，天又下起雨来。巴顿在越来越深的泥潭里和迅速降临的夜幕

中跋涉，幸好他截住了一个军官的汽车，才很快找到了油库。然后想到应该去坦克部队司令部汇报战况。

在战争第一天的巨大冒险，使巴顿精神焕发，兴高采烈，他劲头十足地一下冲进罗肯巴克将军的办公室。但他的上司却满脸乌云地接待了他。罗肯巴克承认巴顿独一无二的品格，对巴顿在坦克部队中的作用没有怀疑。然而，罗肯巴克是个纪律严明的人，这位年轻上校随心所欲的行动，使他非常恼火。

“你究竟想干什么，上校？”他愤怒地问，“你的任务不是去单枪匹马打胜仗。你愚蠢地突进德军防线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原谅的！我正在严肃考虑要解除你的指挥职务。”

兜头一瓢冷水令巴顿大吃一惊，也使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指挥官的失职，他必须设法摆脱逆境。于是，尽管筋疲力竭，他还是大展口才，一再虚心表示歉意，使这位将军的怒气平息下来。

罗肯巴克为巴顿的谦恭所打动。他要巴顿答应坚守自己的岗位，以后决不冒险去闯德军防线。事情到此为止。巴顿在当面受申斥时，表示十分后悔，可是一离开这位将军，就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旦有机会，我还要这样干。”他对助手说：其实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圣米耶尔战役在打响后的第二天，实际上就已经结束。可是年轻的巴顿上校斗志还很旺盛，他觉得无法控制自己。其时，德军已撤退得很远，而美军前进得并不很远。在敌对双方之间留下了一段宽阔的无人地带，这正是轻型坦克活动的理想地形。9月14日，巴顿决定派他的雷诺坦克进入这块无人地带。

他率领坦克从山脊上开下来，半天之后便以扇形阵式展开在一块开阔地上，在离兴登堡防线只有半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巴顿在防线的前沿看到了一些德国兵。他不顾风险，渴望战斗，于是命令一营一连连长：“赛姆斯，冲上去！抓住那些狗杂种！”巴顿决心使他的部队成为冲击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兴登堡防线的第一支协约国部队。

赛姆斯迅速冲到了那些德国佬跟前，但发现他们的行动太迟了——那些德国人早已成为美国骑兵的俘虏。但巴顿并没有泄气。他派来自弗吉尼亚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坦克手西奥多·麦克卢尔少尉，总共只用三辆坦克直接朝坚固的兴登堡防线冲去——这确实是第一支进攻兴登堡防线的协约国部队。

麦克卢尔越过高地不见了。约有一小时听不到他的动静。突然，战斗的喧嚣声打破了旷野的沉寂。从麦克卢尔消失的方向传来了炮声。然后又是一片沉寂——除了令人窒息的死一般的沉寂，什么也没有。希望变得渺茫，巴顿紧张起来。一个半小时之后，巴顿正开始咒骂自己因急躁冒进而失去了麦克卢尔和三辆坦克时，它们却出现了，轻快地翻过山头，驶入草地朝巴顿开来。

麦克卢尔完全按巴顿的命令行事，从正面向兴登堡防线发动了进攻。他迅速将坦克开到一个德国炮连的火力之下，冒着被催毁的危险，对着那些大炮全速冲了过去，把他们捣毁了。他想了一下之后，拣起一门炮的炮闩，作为他向巴顿表功的证据。

巴顿由于胜利而洋洋自得，在无人地带一直停留到傍晚。最后招来了德国人的猛烈炮击。幸亏德国人的炮击，罗肯巴克将军才知道了巴顿私自发动的进攻战。



仅仅两天之前，巴顿由于独闯兴登堡防线而惹得罗肯巴克十分恼火，这次则把巴顿臭骂了一通。他威胁要把巴顿送回国内，永远当一个上尉。同一个巴顿，在敌人面前那样趾高气昂，而这时在罗肯巴克面前却畏畏缩缩。巴顿对自己“该死的急躁行动”悔之莫及，他一再表示认错——只要情况需要，他是可以非常谦恭的，保证以后再不重犯。

受到一次正式谴责之后，巴顿以为万事大吉。但实际上罗肯巴克并未罢休，他决定再给巴顿一次惩罚。他知道巴顿在世界上只屈服于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妻子，于是便写了一封信给比阿特丽丝，详诉事情经过。

巴顿闻讯，神速地寄出了承认错误的信。巴顿夫人婚后的岁月一直在苦恼中度过，不仅在巴顿要去作战时为他担心，而且在平时巴顿以鲁莽的速度开车或骑马越过自选的障碍时也总是提心吊胆。巴顿对此非常了解，所以他告诉她，自己已向罗肯巴克将军作了保证，再也不擅自离开自己的司令部了。假如巴顿想以此来让她放心的话，那么后面这句话则使他前功尽弃：“但是你知道，比，我的司令部是始终为我保密的。”

9月26日，潘兴将军指挥的默兹——阿尔贡战役打响了。巴顿再次率坦克部队参战。在战斗的硝烟和拂晓的迷雾中，他的坦克旅与协同作战的步兵没过多久便失去了联系，跑到步兵的前头，独闯敌阵。

巴顿的行动就像在圣米耶尔一样，他步行巡视前线，出现在他认为亲自督促和一顿臭骂就可以立见奇效的地方。上午9时左右，他冲到马修·英格利希上尉指挥的连里。该连已进入距德军300码的距离之内，但接着被德军的机枪火力所阻。巴顿发现坦克手正在努力把德军战壕掘出一个突破口以便强行突进，但德军机枪一响，他们就得隐蔽，所以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巴顿把英格利希叫来，同他一起迅速冲到胸墙跟前，以这种大无畏的表现来引导士兵们继续挖掘突破口。最后他们成功了。很快就有5辆坦克冲向那个机枪阵地，使它成了哑巴。巴顿步行跟在坦克后面，突然碰到300名害怕得要命的士兵，他们正俯伏在一个处于密集火力的小山坡之下。

“该死的，你们等在这儿干嘛？”巴顿喊道。

在巴顿看来，步兵必须紧跟在坦克之后，以便充分利用突破口。巴顿喊他们的指挥官，可是这群士兵十分混乱，以致没有一个头头挺身而出。于是他便自己指挥起来，高声喊道：“跟我来！”

士兵们一动不动。他呼喊自愿的人出来。有5个士兵站出来，其中一个是他的传令兵乔·安吉洛。“好，弟兄们，我们走！”巴顿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往前冲去。但几分钟后，他回过头来一看，发现只有安吉洛还跟在他的后面。有3个士兵已被打死，第4个已负了伤。

此时巴顿自己的劫数也到了。当他接近德国防线只有30码时，一声剧烈的爆炸，把他掀到一个弹坑里。巴顿肋部受伤，血流不止。安吉洛急忙跳进弹坑，设法把血止住，然后，除了等待医生，没有其他办法。

虽然只有一个传令兵在身旁，巴顿仍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由于失血过多，他逐渐感到支撑不住了。他总算承认了他的伤势是危险的，可能在医生找到他之前就要死去。当医生来到后对他说他的伤并不重时，他又坚持回坦克部队去。

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巴顿真诚地相信他已在德军防线的要害处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如果让步兵跟在集中的坦克后面，便可以使这个缺口变成有决定意义的突破。一位年轻的医生受到巴顿的一顿臭骂，但他仍设法说服巴顿。

“上校，你的身体状况已不能再留在前线了。”他说，“其实，我们越是快一点将你撤到最近的后方医院……”

“去你的，医生”，巴顿顽固地叫道：“别对我指手划脚！”

他想站起来，可又倒下了，这时才终于相信他已丧失了战斗力。但他还不打算下火线。当他们把他抬上救护车时，他又开口说起来，像下命令一样告诉司机：

“把我送到 35 师司令部去。”

“哪里？”司机惶惑地问。

巴顿逐渐变得神志模糊，四肢无力，但仍不停地叫喊着：“35 师司令部！不要同我争！”

巴顿在师司令部里口授了一份关于前线情况的说明。但他体力消耗过度，结果失去了知觉。

关于前线战斗如何激烈，敌军如何顽抗以及美军伤亡日益增加的消息，不时传到在医院疗伤的巴顿的耳朵里。他急躁不安，筹划着重返前线的各种神秘计划。最后，他终于买通了一个勤务兵，为自己搞到了一辆汽车。他逃离医院，驱车直奔前线。当他抵达历史名城凡尔登，并准备在前线庆祝他 33 岁生日的时候，德国人请求停战了。这对于好战的巴顿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战争结束了，巴顿却又陷入困境。罗肯巴克将军对巴顿逃离医院一事持不以为然的的态度，并且以明显的方式暗示，他要进一步处罚巴顿。但这时，潘兴将军解救了巴顿。后者把他的全部越轨行为一古脑儿地向美国远征军总司令作了报告，讲述时既带着几分羞愧之色又有几分孩子气的嚷嚷，他的慷慨陈词，娓娓动人，结果完全博得了潘兴的同情。他被赦免了。不仅如此，1919 年元旦，他又从潘兴那里得到了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对巴顿来说，勋章是有重大意义的。它是勇敢的标志，是一个军人对国家尽了职责的确实证据。

· 美国远征军的胜利“依仗于西点军校” ·

在欧洲战场上，对于师级指挥官来说，由于地形、气候和德军防线等原因，他们极少有机会来发挥自己在战术方面的想象力。但有一人不同，他就是西点毕业生查尔斯·P·萨默乐少将。他曾随美军远征菲律宾。1900 年又作为一名炮兵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闯进古都北京。当时美国人编造了许多有关这场在神秘的东方大国所进行的战争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讲查尔斯·P·萨默乐在紫禁城游逛被愤怒的中国人揍死。萨默乐因此声名远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先是指挥美军第 1 师的炮兵，然后指挥第 2 师的一个旅，又在圣米耶尔战役中指挥第 1 师，最后在默兹——阿尔贡战役中指挥第 5 军。他完美地发展了战争中很少有过的通信网路，以沟通进击中的部队与炮兵的联络，随时召唤火炮轰击，排除前方的障碍。不仅如此，他还将炮拉到前方直接配合步兵作战。他成功地运用多变的战术实施突击，一次又一次攻破了德军的阵地。成为战争中杰出的美国战术家。战后，他一度出任陆军参谋长。

西点 1897 届毕业生弗兰克·R·麦克伊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曾在遥远的菲律宾群岛为维护美国的殖民统治，不懈地追踪和屠杀那些起来反抗的摩洛人。1905 年，在一次白刃战中，他手刃了令美国殖民者头痛的英勇善战的摩洛人达图·艾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负责指挥纽约第 69 突击团。该

团在战争中英勇顽强，屡立战功。

在美国远征军航空兵中，最杰出的西点人无疑是威廉·米切尔将军。他干练、果断，富有个人魅力，在战争中一直负责空中作战的指挥。他手下有 20 个驱逐机中队，18 个侦察机中队，7 个轰炸机中队。在他的指挥下，飞行员们一次又一次地胜利完成了侦察、轰炸、扫射”攻击及其它争夺制空权的任务。在战争中，这支部队共击毁 781 架德军飞机和 73 个侦察气球，己方损失为 235 人和 289 架飞机。战争结束后，米切尔成为颇有名气的指挥员和美国远征军航空部队的主要发言人。

要想叙述每个西点人在战争中的表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离开校门不久在军队基层单位任职的少尉、中尉和上尉们。他们活跃在最危险的炮火连天的第一线，默默无闻地支撑着整个战争。许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简言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 3445 名西点毕业生走上战场，到战争结束，在法国战场上的 38 个军、师指挥官中有 34 位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在美国陆军的 480 名将军中，74% 是西点培养的；90% 的军长和将近 80% 的师长也来自西点。陆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同样是西点人。

陆军部长牛顿·D·贝克在战后总结了西点军校的贡献时说：

西点军校再次在关键的时刻显示出了它对国家至高无上的价值。西点人组建和领导了我们庞大的海外军队。为使其能执行重大任务，这支军队被训练得异常机动灵活、迅速敏捷，这固然要归功于武器装备之精良，同时也应归功于西点军校培育出的领导者的才干。西点赋予西点人的甚多，而最为珍贵的还是培养了他们优秀的品格。在这次世界战争的紧要关头，我们之所以成功，就是依赖于领导者的这种品格，因之说到底，还是依仗于西点军校。

## 二重振西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准将从欧洲回国，应召前往华盛顿晋见西点军校 1881 届毕业生、陆军参谋长佩顿·C·马奇将军，接受西点军校校长的任命。

道格拉斯于 1880 年出生在阿肯色州的军营里，是个将门之子。其父阿瑟·麦克阿瑟参加过南北战争，是位勇敢顽强的职业军人，19 岁便晋升为上校团长，后来又成为美国驻菲律宾军队的总督。由于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道格拉斯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军人。13 岁时，他进入西得克萨斯军校，在四年的学习中，他一直是班上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同时他还是个运动健将，曾获网球赛冠军，并爱好棒球和足球。

1899 年 6 月 13 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进入西点军校，时年 19 岁，身高 5 英尺 10 英寸半，体重 135 磅，黑头发、黑眼睛，是个具有高贵军人气质的漂亮标致的年轻人。

作为一年级生，麦克阿瑟在经受严酷的军事训练的同时，也经受了高年级生恶作剧的折磨。当时有一种坐刺刀的游戏，用以捉弄新生。刺刀立在地上，蹲坐者既不能让刺刀倒地，屁股又得挨在刀尖上。用不了多长时间，受考验者便痛苦万分，百般告饶。一天晚上，在这种恶作剧中，麦克阿瑟实在坚持不住，瘫倒在帐篷里，臀部被刺刀扎得鲜血直流。事后，一个调查组受命调查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年轻的麦克阿瑟畅所欲言地道出了这种磨练的详情细节，但让他指出恶作剧的高年级学生时，他却冒着被开除出校的危险守口如瓶。此事让他一下子赢得了整个学员队的交口称赞。

在西点军校的四年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绩优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年中他有三年名列全班第一名；四年级时他获得了令人垂涎的荣誉：学员队第一队长。此外，他作为校棒球队的游击手，在体育上获得优的成绩。

毕业后，按照西点军校高材生的传统，他选择了工兵，并前往菲律宾。有一次在执行任务时，他遭到两名菲律宾游击队员的袭击，一颗子弹穿破他的帽子，砰地一下钻进一棵树中。麦克阿瑟立即还击，将两人当场击毙。

1905 年 10 月，他奉派去给他父亲当随从参谋。阿瑟将军作为当时日俄战争的观察员正驻在日本。道格拉斯中尉急匆匆赶到日本时，战争已经结束了，父子两人受命继续考察整个远东、印度和中国大陆的情况并搜集有关情报。在旅行过程中，年轻的麦克阿瑟大开眼界，并深深地爱上了这些地方。几十年后，就是在这些地方。他将达到戎马生涯的光辉顶峰。

回国后，麦克阿瑟先是被任命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低级军事助手，后来又去第 3 工兵营当连长。1913 年，麦克阿瑟上尉进入陆军参谋部，这使他有幸建立了同华盛顿的大人物和近乎大人物的工作接触和社交往来。

1914 年春，美国借口保护美国侨民的财产和权利，发动了入侵墨西哥的又一次战争。麦克阿瑟奉命先行侦察地形、搜集情报，他悄悄渗透过墨西哥人的防线，并在同偷袭和追逐他的墨西哥人发生三次交火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17 年，他跟随美国远征军开到欧洲作战，并在战争中晋升为准将。1919 年 4 月回国。

· “现代军事教育奠基者” ·

“西点军校已有 40 年的历史，要使军校恢复起来，重放光彩。”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严肃地向即将出任西点军校校长的麦克阿瑟下达了指令。

然而，此时在议会中，对西点军校的存留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假如不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规模的战争，保留这样一所需要政府巨额拨款的军官学校是否仍有必要？有人主张停办，有人建议将学制缩短为两年。对西点批评最厉害的是哈佛大学校长、杰出的教育家查尔斯·伊利亚特。他猛烈抨击西点僵化的教学内容和因循守旧的教学方法。但辩论的结果是，西点军校仍旧保留。

西点军校在其创建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不仅是一所军事院校，而且还是美国第一所工程院校，也是继巴黎理工学校之后，世界上首批工程院校之一。它不仅为美国培养了无数杰出的军事人才，而且还为美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展，以及向西部的开拓所带来的对交通需求的日益增长，美国社会对工程技术的需求迅速提高。而西点一直是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少数几所学校之一。在勘测、开发、铁路、桥梁、运河、堤坝等建筑工程中，一大批西点人成为著名的建筑家、工程师，这与当时西点军校的教育方针是分不开的。

19 世纪前半叶，美国院校的教职员极少有从事科学研究、著书立说的。各院校的教职员主要都是牧师等教会人员，他们主要是向学员灌输伦理道德知识，没有几个人关心开拓新知识。但是，西点军校在塞耶的领导下，直到南北战争时期，它的教职员中却有许多人因其科学和学术研究而享誉四方。在那个时期，西点所有教授的年龄都比较轻，富于创造精神。塞耶本人初任校长时年仅 32 岁。

然而，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教育界发生了大变革，许多院校放弃了全盘规定课程的作法，开始采取选修课制度，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吸收新的知识，使学生个人智力的发展同现代高等教育的目标更加一致。美国军队也拟定了建立各种高级专业学校的全面规划，并着手组建现代陆军的技术兵种学校。而西点军校却几乎完全忽视了教育界和军事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将自己的毕业生在南北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当作“将每一件事都保持战前老样子”的借口。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为西点军校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元老们，早就过了富有开拓精神的岁月了。内战以后，西点教职员的平均年龄迅速增长，而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却大幅度下降。老人主宰西点的状况日益显著。虽然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间，西点几代教职员的才华和学识同塞耶时期及紧接其后的“黄金时代”的教职员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南北战争前的几十年里，教职员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工程教育和科研方面进行创新，促其发展。而战后，教职员们的著作却是典型的为西点学员撰写的教科书，并且从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几乎几十年一贯，没有什么更新。不但如此，他们还花费极大精力来保护西点，使它不受外界批评的干扰，由于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西点没有跟上军队、教育事业和整个美国社会的不断变化的形势，它变得与世隔绝了。结果，西点军校永远失去了在美国工程学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

西点军校教育的雅典式一面正失去往日光辉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军校学员所带来的影响，又使它斯巴达式教育的一面濒临崩溃。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于 1919 年 6 月 12 日走马上任，担起了军

校校长之职。

麦克阿瑟一到任，就立即下令对西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他深入到教职员中了解情况，与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交谈。很快，他发现许多教授并不欣赏他的改革设想，他们反对在教学内容和军事训练上的任何革新。但这并没有影响麦克阿瑟重振西点的决心。1920年他提出了改革西点军校的宗旨：

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西点军校的任务应立即转变，应该为下一次可能发生的战争培养合格的军官。过去的这场战争的规律仅仅只能作为未来战争规律的参考。“随机应变”将是未来战争的口号。环境的变化需要新一代军官，因此，西点培养的人才必须具备我们传统的基本军事素质，同时还必须对人类情感的形成有深刻的理解，必须通晓世界和本国事务，并对指挥心理变化的每一个方面有更全面的认识。这一标准必须成为以旧西点的精神建设一个新西点的基础。

为了实现其办学宗旨，麦克阿瑟大胆地实施了如下改革：

（一）废除不合理的规章，提倡民主精神。按照西点的传统惯例，学员在校学习期间，不允许吸烟；不允许看晨报、接收邮包；不允许学员在周末离开营房等等。麦克阿瑟废除了这些陈旧的东西，并规定每月发给学员5美元的零用钱，这些措施在西点的改革中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对学员的影响却极为深刻，它表明麦克阿瑟对人类行为动机的形成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麦克阿瑟还领导修改了西点军校的条令和条例，他指出：

条令和条例应包括高年级和低年级学员的责任和义务，应规定低年级学员和学员团的基本利益。班级之间应以礼貌相待。在西点，必须提倡民主精神，提倡个人为国家做贡献，与此相对立的东西绝不允许存在。

（二）精选课程，使教学内容现代化。有人说过：“杰出人物的最大危险莫过于在一个时期中取得的成功却在后来的岁月中导致了僵化和停滞不前。”实际上，这句话适用于世间的一切事物。早在1869年，“西点之父”塞耶就曾致信西点军校，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不变的，没有任何人是完美无缺的。”麦克阿瑟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强调：西点军校必须精选课程，使教学内容现代化，使学员所学知识能适应日趋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适应未来战争；军校不但要为学员将来任职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应培养学员具有广阔的视野，并教育学员树立起随时准备参战的思想，一旦紧急情况发生，立即参战是军人的职责。麦克阿瑟认为，“军队是为国家打仗，而不是武装国家。”军校课程的改革必须以此为依据。在他的领导下，西点增设了空气动力学，内燃机学、演讲艺术、世界地理、海外作战等课程，外语教学更加受到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比重明显增大。他还鼓励教官们进修研究生课程，让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到其它院校参观学习。麦克阿瑟的治校观点很明确：“应着眼于不断变化的世界，着眼于复杂的未来，着眼于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不断现代化。”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之为“麦克阿瑟的军事教育现代观”。

（三）增加体育课程，树立竞争精神。在教学计划中，麦克阿瑟把体育锻炼提高到了与科学文化学习，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要求每个学员

必须用 6 周的时间进行棒球、橄榄球、篮球、长曲棍球、英式足球、网球、高尔夫球、马球和田径训练。为了促进全校的体育开展，建立了 11 个校级体育代表队，诸如橄榄球队、马球队、田径队、水上运动队等。麦克阿瑟认为，体育运动对现代军官的培养及其今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口号是：

今天，在友好竞赛的场地上

播下种子；

明天，在战场上

收获胜利的果实。

这口号被镌刻在西点体育馆入口处的上方。麦克阿瑟亲自为其谱了曲，它成了西点军校人人会唱的体育歌。

麦克阿瑟非常重视校际的体育比赛，他认为这可增加学员的竞争精神，振奋军校的士气。在棒球比赛连续 3 年输给海军学校之后。1921 年 5 月，西点重新夺回了胜利的奖杯。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学员们举行了夜间游行，并在广场上燃起篝火。获得胜利的运动员们引吭高歌，发表胜利演讲，学员们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黎明。棒球队的胜利，使西点人精神大振。

（四）减少体罚，加强传统教育。麦克阿瑟认为，体罚是幼稚的表现，这种作法与其说是一种培养性格的工具，倒不如说是用来对付那些不受欢迎，调皮捣蛋的学员的一种武器。他不相信用肉体折磨的方法能将纪律和服从灌输到学员的头脑中去。因此，在他指导下，对各种体罚方法进行了调查，并下令废止了那些野蛮残酷的惩罚手段。他还建立了一种评比制度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十分注意向学员进行传统教育，他为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实施传统教育的措施，以确保紧张、严肃、有序、顽强、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荣誉、国家”观念在西点学员身上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麦克阿瑟在西点任职虽然只有 3 年，但他的改革却使西点获得了新生。人们普遍地认为，是他把传统的西点军校带进了现代化的 20 世纪。他对西点军校的贡献，不仅继承了“塞耶体系”的基本原则，而且大大开阔了美国军事教育的视野，使美国军事教育开始面向世界，他因此被称为“现代军事教育奠基者”。在麦克阿瑟的漫漫历程中，有许多方面人们争论不休，但在这顶桂冠问题上，没有人提出异议。

#### · 桃色风波 ·

在麦克阿瑟任西点军校校长期间，他的个人生活翻开了极为复杂的一页。他第一次出人意料地深深坠入了情网。对方是个富有得使人难以置信的离婚妇女，名叫路易丝。其生父是个有钱的律师，去世很早。继父则是费城的一个银行家，拥有 1 亿多美元的家产。1908 年，路易丝同巴尔的摩的富商沃尔特·布鲁克斯结了婚。

他们生了两个孩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巴黎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并与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结为莫逆之交。曾有流言说潘兴和路易丝关系暧昧。但实际上，风情万般的路易丝迷恋上了潘兴的一个助手，光棍汉约翰·奎克迈耶。1919 年，路易丝在巴黎与布鲁克斯离了婚。战后，潘兴返回华盛顿，她也赶到华盛顿给潘兴当办事员。大约一年之后，她结识了麦克阿瑟。

1921年夏，潘兴出任陆军参谋长之职。几个月后，他通知麦克阿瑟，将于1922年6月免掉他西点军校校长之职，派往菲律宾执行海外勤务。

这一消息于1922年1月公诸于众，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宣布与路易丝订婚。新闻界异常活跃，重提昔日潘兴与路易丝的流言蜚语，猜测潘兴一脚把麦克阿瑟踢出西点军校，“流放”海外，是因为麦克阿瑟博得了这个女人的欢心。潘兴将军最后不得不亲自出马，公开否认他陷入了同一个下属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都是他妈的胡说八道”，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麦克阿瑟将军被派往菲律宾，是因为在可派往海外服务的军官中，他是出类拔萃者。……我非常了解他，他是我遇到的最杰出的军人。所有这些飞短流长纯系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

麦克阿瑟与路易丝于1922年2月14日情人节结为伉俪。6月一同携两个孩子乘船驶往马尼拉。在菲律宾，路易丝感到十分厌倦，她留恋纽约和华盛顿漩涡般的社交活动，对麦克阿瑟那种斯巴达式的生活和他在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极为不满。更糟的是，她对潘兴的助手奎克迈耶仍然一往情深，甚至说她后悔没有同他结婚。

1925年2月，45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为少将，并受命返回美国，统辖第3军区。这时候的路易丝对军旅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她力劝丈夫退出军界，创办私人公司赚大钱。然而，这条道路对麦克阿瑟少将毫无诱惑力。夫妇终于反目，1928年夏，麦克阿瑟只身再赴马尼拉，就任驻菲律宾部队司令。1929年6月，他们正式离婚。麦克阿瑟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

麦克阿瑟离开西点后，接替他担任校长职务的是西点1890届毕业生弗雷德·斯莱顿准将。

1927年，西点被美国大学联合会承认。

1933年，国会立法，批准西点有权授予毕业学员理学学士学位。

另外，自1918年后，西点相继建起了许多新建筑，其中有米基露天运动场、华盛顿大楼、格兰特大楼、塞耶旅馆、新的学员宿舍楼和军官宿舍楼等等。

到1938年，西点的营区已经由塞耶任校长时的1793英亩，扩大到4322英亩。

· “一切为了战争” ·

正当西点军校蓬勃发展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欧洲和亚洲上空。1939年9月，战争终于全面爆发。美国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尽量避免卷入战争漩涡，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坐观其变。然而，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的行动，打乱了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它不得不向德、日法西斯宣战了。

珍珠港事件令美国人瞠目结舌，也令他们愤怒异常。西点军校投入到积极的备战活动中，适应军队迅速扩编的需要，为尽快培养出更多的有能力带领士兵作战的初级指挥官，陆军部命令西点军校将学员定额由1960人扩大到2496人，并要求西点处于战时状态。此时，“一切为了战争”成为西点人的口号。为适应战争需要，学制由4年缩短为3年，并决定1943届生于是年1月毕业，1944届于1943年6月毕业；1945届改为1944届；1946届改为1945届，1943年7月入学的一年级新生编为1946届。一年级新生彻底改变了过去教育训练的老模式。要求他们接受和步兵新兵一模一样的训练。入学后马上把他们送往训练营地。在这里，要求学员学习和掌握40多种情况遇异的战



术课题，这些课题涉及现代战争的每一个侧面。同时，还要求学员学会使用从 0.45 毫米手枪到 105 毫米榴弹炮等 17 种不同武器的射击。在整个训练计划中最重要的课题是小分队穿插渗透战斗。当学员匍匐前进爬过铁丝网和障碍物时，头上机枪子弹呼啸而过，地上的地雷不断在身边爆炸，几乎和实战一模一样。此外，这个训练营地还建造了一个模拟热带的村庄，在这里，学员可进行逐房战斗演习，暗藏的人形靶会突然出现在房屋的门廊里和窗户边，学员必须立即作出反应：迅速使用手中武器对目标射击，然后根据反映的快或慢判定他是“死”还是“活”。

除了训练前线急需的陆军初级指挥官外，西点还要为航空兵培养合格的飞行员，这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西点人面对严峻的挑战，他们及时修改教学计划，在课程教学计划中增加了 400 多个课时，用于学员学习空气动力学、教练机练习和战斗机飞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点为美国陆军和航空兵输送了大批指挥官和飞行员。西点的新老毕业生遍布美国军队的各个角落。当然，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西点人在军官总数中的比例较小。战争初期，西点毕业生占军官总数的 7% 弱，到战争快结束时，大约只占 890000 名军官总数的 1%，但他们的影响却同其人数比例恰恰相反。下面这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面部队指挥官的表格足以说明西点人在高级指挥层中所占的地位：

	总人数	西点毕业生人数	百分比
最高司令	3	3	100.0
集团军群司令	9	7	77.8
集团军司令	20	11	55.0
军长	31	20	64.5
师长	92	48	52.2
总数	155	89	57.4

不仅如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二战中的西点毕业生们表现更为出色，他们为母校赢得了从未有过的辉煌顶峰和美国人民的交口称赞。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布雷德利、巴顿、阿诺德、克拉克、李奇微等等，全是西点人，他们成为美国家喻户晓、人人敬仰的战争英雄、军事天才。

### 三战争选择了西点人

美国宣战后，其军界和政界的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是欧洲，首先打败德国，而后进攻日本。因为德国人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日本大得多，科学水平也较高，不能给德国人留下利用这些优点的时间。根据这一战略，美国人开始集结和调遣部队准备进入欧洲。

1942年6月，西点毕业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美军欧洲战区最高司令官。

· 橄榄球名星艾森豪威尔远不是西点的好学生 ·

1890年10月14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生在美国西部堪萨斯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阿比林小城度过的。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家农场帮工，后来又一家奶制品厂干活。1911年6月，考入了西点军校。

入校后，艾森豪威尔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便是严酷的军事训练，尤其是队列训练，他不会踩着乐点迈步，有一段时间，他竟被编入“笨兵班”。艾森豪威尔觉得，一本正经的操练十分可笑，以至经常逃避；有时躲在营房里，偷偷发笑，既笑自己又笑别人。

同所有一年级新生一样，艾森豪威尔要忍受高年级生的折磨。有一天，他和一位同学因一件小事违反了军规，被高年级生艾德勒发现，他命令他们当晚披挂整齐到他的房间听候训斥。

当他们穿着整齐的军礼服跨入艾德勒的房间时，迎接他们的是劈头盖脑的大声怒斥和看热闹的高年级生的顿足狂笑，不时还要加上“挺胸”、“收腹”、“二目平视前方”等口令。

戏弄的浪潮过去后，艾德勒又发布命令：“你们先回去，吹过熄灯号后马上回来，必须背上步枪，挎上子弹袋，要全副武装。如果忘了一样，我就让你们一个星期每晚在这里罚站。”高年级生的话就是圣旨。熄灯号一吹过，艾森豪威尔便按要求装扮起来，面墙而立。时值盛夏，他浑身冒汗，身影被月光映在墙上，形影相吊。

终于，“灾难的”一年级结束了。升入二年级后便有资格呵斥新学员。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此深恶痛绝，但同其他人一样，一旦成为二年级生，他便开始趾高气昂地向新生发号施令，提出一些粗鲁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傻瓜蛋，你当兵之前干什么行当？”

有一次，一个新生在匆忙中撞了他。艾森豪威尔大发雷霆，并嘲弄地问他：“傻瓜蛋，你当兵之前干什么行当？你简直像个剃头匠。”

“先生，我的确是个剃头匠。”新生低声下气地说。

他的回答令艾森豪威尔非常难堪，但他没有勇气当面道歉，只好一笑了之。他掉头跑进帐篷，并对他的同学发誓：“只要还活着，我就再也不欺负一年级新生。我刚才做了一件蠢事，我使一个人为他所谋生的职业感到羞耻。”

艾森豪威尔来西点的原因，除了不用家里支付昂贵的学费之外，就是想继续从事体育运动。上中学时，他就是个小有名气的棒球运动员。另外，他还喜欢美式足球、拳击、摔跤、游泳等运动，且成绩良好。进入西点后，他成了一个很有前途的足球运动员。他的肖像和名字刊登在所有的体育报刊上，被誉为球场上的“堪萨斯旋风”、“堪萨斯龙卷风”。一颗足坛新星升

起来了，不只是西点的、也不只是美军的，而且是全美国的。

然而好景不长，在一场比赛中他的膝部受重创，被抬下球场，在医院躺了30天。回到连队后不久，他参加一次马术训练，训练中别的学员都在疾驰中潇洒地跳下马来，随即又迅速地跃上马鞍。而他骑在马上绕了一圈又一圈。教练不耐烦了，他没有弄清情况便当众侮辱了他。德怀特盛怒之下一言未发，开始做难度大的骑马动作。剧痛立即透入膝盖，他摔倒在马下。从此，他永远结束了足球生涯。两次重伤之后，他无法再做剧烈的活动。

足球事业的破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他在学校学习期间精神上最沉重的打击，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并且越抽越凶，想借以消愁，当时学员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抽烟，否则就要重罚。可有一次，烟瘾很大的德怀特居然在回营房的路上叼着烟卷。“艾森豪威尔先生，把烟掐灭。”值日官的吼声把他吓了一跳。

“是，值日官先生，”他懊丧地回答，并接受处罚和罚款。

艾森豪威尔在西点远不是个好学生，他的奖惩记录表上，一页又一页的处分记录密密麻麻，五花八门，什么进食堂迟到、军风纪不正、列队迟到、破坏队形、床下放脏鞋、晚点名迟到、出操迟到、违章吸烟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其中有一次处分，德怀特记忆很深。那是在一次舞会上，他遇到一位姑娘。在几个快速旋转动作中，姑娘的踝骨或许还有膝盖露了出来。舞会组织者认定他们的舞姿有伤素雅，为此他警告德怀特不许再这样跳舞。

几个月后，在另一次舞会上，德怀特又遇到了这位姑娘。他把上次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事后，校长劈头盖脸地骂了他一通，指斥他舞姿放肆，且无视训戒，他被从中士降为二等兵，在军营中禁闭一个月，每周三、六下午做正步操练。

恰好在此“刑期”，他于足球赛中受伤住进了医院，治疗约一个月。住院虽似禁闭一样不自在，可正步操练总算免了。

1915年6月，艾森豪威尔从西点军校毕业。在同级164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排在第61名，操行排在第125名。然而，1915届学员被证明是西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届，它获得了“群星璀璨的一届”的美誉，他们当中有59人成为将军，其中3位成为四星上将，两位成为五星上将——即日后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雷德利。

毕业后，艾森豪威尔被派往得克萨斯服役。在这里，他结识了活泼可爱、俊俏动人的富家碧玉玛米·吉纳娃·杜德。他很快便爱上了这位年仅18岁的姑娘，并发动了勇猛的攻势。年轻魁梧、侃侃而谈，能自持、有魄力的艾森豪威尔赢得了玛米的心，并获得她家人的好感。1916年7月1日，他们结成了夫妻。就在这一天德怀特得到一份与众不同的结婚礼物，他晋升为中尉。

婚后，两人动身前往阿比林拜见德怀特的双亲。母亲艾达对漂亮、和蔼的儿媳既热情又亲切，形同亲生骨肉。唯一不中意的是媳妇习惯地称丈夫“艾克”。后来，玛米写信到阿比林说，她和艾克买了艘汽艇，公余时高高兴兴地乘艇出游。艾达复信说：“这一切都好。但是与你泛舟同游的艾克是谁呢？”

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艾森豪威尔奉命参加了组建美国第一批装甲部队的工作。他那富有建设性的领导才干和卓有成效的训练工作引起了上司的注意。1918年6月17日他被授予少校军衔，10月14日又当上了坦克军团中校。但是，战争很快就结束了，艾森豪威尔为不能到欧洲战场一显身手而惋惜不已。

· 爱看西部小说的盟军总司令 ·

1919年秋，艾克在马里兰州的米德营地结识了身材魁伟，腰板挺直，军人风度十足的乔治·S·巴顿上校。他俩一见如故，因为他们都认为坦克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军界的许多领导人却深表怀疑。

艾克和巴顿在米德营地密切合作，不断地进行模拟试验，检测和改进坦克的性能，研究坦克作战的经验教训以及未来的作战方略。

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陡峭泥泞的峡谷中，用一英寸粗、20英尺长的钢缆把三辆雷诺式轻型坦克挂在一辆美国八型重型坦克上爬坡。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当坦克爬到半山腰时，他们听到一声刺耳的金属声，紧接着，一根断裂的钢缆像青蛇出击一样飞速地从眼前掠过，将一根小树拦腰斩断。

他俩面面相觑，吓得脸色煞白。

当天晚上，巴顿问：“艾克，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害怕？”

“那还用说，”艾克回答。当时的确很危险，他俩只要再站前五六英寸，美国就会失去未来最伟大的两位将军。

还有一次，他俩为挑选坦克上最适用的机枪，把一挺勃朗宁水冷式机枪扛到靶场试验其耐久性。在尽情狂射之后，艾克提议去看靶子。他们从防弹壕里站起来，从靶场两侧走上前去。当他们凑在一起讨论试验情况时，机枪又突然响了起来。

他们惊恐万状，急忙跳回防弹壕。机枪还在喷射。“乔治，机枪太热了，会自动开火，”艾克大声喊道。此时巴顿已经勇敢地扑上去，一把攥住了子弹袋，不再让子弹送入枪膛。这回他俩可真吓呆了，半天都没缓过来。

1920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法把独立的坦克部队取消了，将其归入步兵团队统辖。巴顿一气之下，申请重返骑兵部队，以此表示抗议。1922年，艾森豪威尔奉派前往巴拿马，在美国最有学问的将领之一，身躯高大、性格爽快、威风凛凛的康纳将军手下任职。康纳也是位西点毕业生。与康纳将军的交往，使艾克获益非浅。根据将军的推荐，他阅读了大量军事著作，并就有关问题与将军进行长时间的详细交谈。康纳认为：“艾克很有发展前途。”在他的举荐下，艾森豪威尔于1925年进入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1926年以学习成绩在275名学员中名列第一毕业。1929至1933年在陆军部机关任职，当时的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位西点校友的才能颇为赏识，便将他调到参谋部工作，直至1935年9月。

麦克阿瑟调离参谋长职务后，被派往菲律宾担任美国军事顾问，帮助菲律宾建立自己的军队。他请艾森豪威尔担任助手。

在菲律宾，艾森豪威尔积极参加了建立军校，组建空军，组织城市居民军训和制订岛国国防计划的工作。同时，他还挤出时间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打桥牌。艾克是个玩扑克的高手。在阿比林家乡，他就精通此道，在西点时已小有名气。后来在军旅生活中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这种娱乐。为此，他曾在新婚不久便与漂亮的妻子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内战。有一天晚上，他还像单身汉那样同老朋友们玩牌。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玛米发出最后通牒：停止打牌，马上回家。艾克说他没有这个规矩。他一直玩到深夜两点方归。但，不管怎样，此后艾克开始尽量让自己的娱乐与妻子的意见一致起来。

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也是个牌迷。在被邀往总统那里去度周末的人中总有艾森豪威尔的名字。但是博得总统好感不只是通过牌局。艾森豪威

尔吸引总统的是，他熟谙军事，容易与人接近且坦诚率直。奎松后来回忆说：“在他的全部优秀品质中，我最称颂的是，我不论何时向艾克征询意见，都会得到答复。回答可能会使我不高兴，也可能不是我乐意听到的，但却始终是坦率的、诚心诚意的答复。”

艾森豪威尔与麦克阿瑟长期共事，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建立起亲密的私人友谊。麦克阿瑟喜欢保持自己与下属之间的距离。而艾森豪威尔对自己上级的态度日后也只限于对他的战功表示尊敬而已。

1940年2月，艾森豪威尔回到美国。先是在第15步兵团任职，后来成为第3军参谋长，并晋升准将。他筹划了美军史上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当时在美国的200万军队，有40万人，800架飞机和大量的坦克及其它武器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演习受到军界的高度评价。

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经过观察，确信艾森豪威尔是一名有前途的军事长官。就在演习结束后不久，他让参谋部的同僚西点毕业生马克·克拉克推荐10名美军参谋部作战处长的候选人。克拉克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在他的名单上只有一个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942年2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出任美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并晋升少将。6月，他被出乎意料地任命为欧洲战区司令官，并动身前往伦敦。

当时，艾森豪威尔没有名气，不只在英国军队中甚至连在美国军队中也鲜为人知。他没有实战经验，在战时甚至从来没有指挥过一个连。他的军衔只是少将，而由他管辖的366名将军，军阶都比他高。

但是，艾森豪威尔长期在陆军服役并担任过高级职务，而陆军恰恰在未来的登陆战役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装甲部队将是战争中盟国进攻部队的主要支持力，而艾森豪威尔算得上是个地道的坦克专家；空军将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艾克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对与空军有关的问题相当熟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想去当飞行员，由于玛米及其父母的反对，他只好忍痛割爱。但他对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一直很感兴趣。在作为麦克阿瑟的助手驻马尼拉期间，他学会了驾驶飞机，参加了组建菲律宾空军的工作，并悉心研究了空战理论及其它相关问题。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长期担任高级参谋官之职，极富作战计划和组织之能力，是一个全才。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艾克作为欧洲战区的司令长官是当之无愧的。

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后，首先面临的一项复杂任务，就是把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还有撤到英伦三岛的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等等组成一支能够完成重大战斗任务的武装力量。由于民族的特点和传统不同；代表各国的将军们之间的争强好胜；加上训练方法、装备和语言的差异，盟国军队的团结常常面临挑战。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后不久，就在美国军人中间进行教育，让他们搞好同其他盟国军队尤其是同英国军队的团结，为此他不惜采取坚决措施，将某些美国军官送回国内。

有一个美军上校同英国军官发生争执后，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我承认在争论中你是对的，……甚至对你骂他是坏蛋，也可以不予追究。但是你骂他是英国坏蛋，为此，我要把你送回家去。”这种事远不是个别的。

艾森豪威尔自己也以身作则，努力搞好同其他盟国军官尤其是英国军事长官的关系，哪怕自己忍受点委屈。

有一次，他应邀参加蒙哥马利的讲演。在这位英国将军开始讲话不久，艾克的烟瘾犯了，忍不住抽了两口。报告人立刻用愤怒的声调大声嚷嚷：“谁

在抽烟？”“我。”艾森豪威尔回答。“不准在我的办公室里抽烟。”蒙哥马利严厉地说。德怀特默不作声地掐灭了烟。这件不愉快的小事没有使艾森豪威尔对待蒙哥马利的态度发生不良的转变，他认为蒙哥马利是个“性格坚毅、精力充沛、具有良好的职业修养的人”。

除了管理和指挥部队以外，艾森豪威尔还要与英国上流社会打交道，会晤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其他军政要员，参加必要的社交活动。他质朴自然的谈吐举止、和颜悦色的微笑和民主的办事作风，赢得了周围人的普遍好感。

已晋升为中将的艾森豪威尔，每天工作 12 小时，常常过了午夜才就寝。睡前喜欢看描写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西部生活的小说，因为看牛仔史“不用思考”。

在英国渐渐地集结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和加拿大军队，以及武器与装备。但不知动用这一切的时机何时才能到来。

美国人主张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欧洲向德国人发动进攻。但英国人却顽固地坚持美军先在北非登陆，配合那里的英军围歼德、意军队，然后渡过地中海，进军巴尔干半岛。最后，美国人妥协了，作为补偿，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指挥盟军北非作战的最高司令官。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这次代号为“火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发动的首次大规模进攻，于 1942 年 11 月拉开帷幕。战前，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移到直布罗陀。丘吉尔打电报说：“直布罗陀的岩壁掌握在您的手里是不会发生危机的。”

按计划，盟国的三支特遣部队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分别于法属摩洛哥、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

指挥西线特遣部队在摩洛哥登陆的是乔治·巴顿将军。

·巴顿是一个到处树敌的能手·

1920 年巴顿离开装甲部队后，来到华盛顿附近的迈尔堡，担任骑兵第 3 团的一个中队长。在和平时期，他的中队的任务是为葬礼提供服务，即把全国各地运到华盛顿来的以往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尸体护送到阿灵顿圣地埋葬。骑兵在车站迎接载着覆盖国旗的棺材的炮车，以缓慢的步伐护送它走向墓地。

巴顿不得不约束着自己，忍受着这种痛苦的缓慢仪式。有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住了。1922 年 5 月 23 日，他奉命带队去为美西战争中牺牲的一位军人的葬礼执勤。当队伍迈着端庄的步伐，穿过市区，走到通向墓地较为僻静的荒芜不平的路上时，他便下令骑兵快跑起来。这种速度对于拉着炮车送葬的稳重的马匹来说，是太快了。它们跑乱了，巴顿在后面拼命追赶，把尸体和仪仗队重新归拢起来。

后来，他调到陆军总参谋部夏威夷分部工作。他的司令官威廉·史密斯少将在调任西点军校校长之前，把他叫到办公室，语调低沉地复述着将军离任前对他的评语：“此人在战时会成为无价之宝，但在和平时期却是一个捣乱分子。”

巴顿呆呆地听着，紧闭着薄薄的双唇，然后啪地一个立正，对这位将军说：“谢谢您，长官，我把您的意见看作是极大的赞扬。”

巴顿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到处树敌的能手，尤其擅长得罪上司。1935 年，当他成为夏威夷军区情报处长时，与军区司令员德拉姆少将闹得不可开交，差点葬送了他的军事前程。陆军中大部分高级军官都憎恨他。有位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我不是不喜欢他，我是讨厌那个狗娘养的！”

在夏威夷，唯一令巴顿感到宽慰的是，作为陆军马球队的队长，他率领队员们驰骋赛场，所向披靡。

1937年，巴顿被调到赖利堡骑兵学校任职。翌年7月，又奉调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克拉克堡指挥第5骑兵团。此时，战争的阴云已开始笼罩欧洲大地。西班牙内战、希特勒进军奥地利、占领苏台德地区，所有这些事件都以醒目的标题登在美国报纸上。巴顿以其敏锐的眼光，预见到了未来的战争，他广泛地搜集德军战例资料，认真研究德军将领的著作，密切注视战争中的新动向。

巴顿上校在他的军官尚看不到未来战争的时候，每天要他们作“战争演习”，使他们莫名其妙，烦恼不已。不仅如此，他还要求骑兵在模拟战斗中从头至尾步行。他说：“这是你们下一次战争中不得不采用的作战方法。”在人们看来，这简直是对“神圣骑兵”的极大侮辱。他因此被称作“克拉克堡的疯子”。

这时，华盛顿有一个人正注视着巴顿，他就是乔治·马歇尔。1917年马歇尔在法国第一次遇见巴顿。那时前者正在美国远征军作战处供职。虽然他们没有机会接近，但马歇尔却对巴顿产生了一种个人兴趣。透过巴顿那种华而不实和吵吵嚷嚷的举动，马歇尔看到了一位精力充沛、英勇善战、富有创造精神的职业军官。

其实，两人的性格没有一点相似之处。马歇尔含蓄、文静、安祥，始终如一，有点书生气，信守固定原则；而巴顿性格外露，急躁喧嚣，反复无常，行动敏捷，颇能见机行事。然而，他们思想上的共鸣远远超过了他们不同性格之间的鸿沟。他们对战争艺术和科学持进步的观点，重视现实，不愿意接受军事教条，不相信那些现成的条条框框。

看法和观念的一致，使马歇尔与巴顿接近，巴顿欣然接受了他的友谊，并终生珍惜这种友谊。巴顿由于情绪反复无常，往往容易得罪同僚，实际上他那些带刺的话，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他说到同代人时，经常使用一些粗鲁的语言，有时则很快表示后悔。然而，没有人听他说过贬低马歇尔的话。

马歇尔对他持久的友谊，使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益非浅。当别人都准备把巴顿投向狼群的时候，马歇尔总是替他说好话，使他免于遭殃，保住军中的领导职位。

马歇尔将军作为伟大的历史名将有许多非凡的品质，而知人善任可能是最突出的一点。他坚信巴顿是战场上美军克敌制胜绝对不可缺少的优秀人才。

1938年10月，马歇尔被提升为陆军副参谋长，不久晋升为参谋长。他走马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巴顿调到华盛顿附近的迈尔堡，“以便需要时能召之即来”。

当调令到达克拉克堡时，那里的人们放心地松了一口气：“但愿他退休才好。”他们高高兴兴地送走了巴顿，并幸灾乐祸地想象着迈尔堡的人们在巴顿的无情鞭策下会怎样的呻吟和不满。

情况的确是这样，为了把迈尔堡的驻军训练成一支精锐的部队，巴顿制定了紧张而又艰苦的训练计划，让军营的官兵们大吃苦头。但在这里，巴顿也并不处处都不讨人喜欢。甚至有两项革新还颇受人们的拥护。

一件事是，他把这里每年一度的“面向社会马术表演”改成了热闹的庆典。另一项创新更精彩。他抵迈尔堡还不到两星期，就把随军牧师找来，指

示他将布道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

“对上帝的崇敬，我不亚于任何人，”他说，“可是，该死的，任何一次布道都不需要超过十分钟时间。我担保在这个时间之内，能把要说的事情都讲清楚。”

第二个星期天，巴顿昂首阔步顺着走廊走进教堂的礼拜大厅，皮靴上的马刺咔咔作响，他在第一排面对牧师选了个坐位。布道一开始，巴顿就拿出表看着。八分钟后，他抬头朝牧师示意地看了一眼。

两分钟后，布道准时结束。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国人使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闪击波兰、比利时、法国，最后占领了整个欧洲低地国家。美国人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1940年7月，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大笔一挥，决定组建两个师的装甲部队，以赶上德国的战争机器。第2装甲师的师长是西点军校1905届毕业生，57岁的查尔斯·L·斯科特。基地设在肯塔基州的本宁堡，该师所属第2装甲旅由55岁的乔治·巴顿任旅长。巴顿生命中的转折点到了，他又要和分别了20年的装甲部队一齐前进了。

巴顿离开了迈尔堡那种华盛顿式的豪华生活，离开了有魅力的骑兵部队，赴本宁堡就职。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坦克和士兵，但是坦克太旧而士兵们又太新。在困难面前，争强好胜的巴顿不会退缩。他坚信：“一品脱美国人的汗水可挽救美国人的一加仑血。”他要在新坦克运来前，依靠严格的训练和老掉牙的旧坦克，把新兵仔子们训练成“陆军中他妈的顶呱呱的坦克手”。他做到了。他的装甲旅成了第2装甲师的灵魂，享有“铁拳头”、“杀手铜”等美誉。

1941年，马歇尔参谋长批准建立第1装甲军。斯科特将军升任军长，巴顿升任少将，指挥第2装甲师。

巴顿仍和过去一样，衣着华丽，整齐而干练，感情外露，他要把第2装甲师训练成和他的形象相一致的精干部队。刚开始的时候，他为士兵们安排的繁重训练通常都要引起一番抱怨。但是逐渐地，这种牢骚变成了无言的服从而且是那种有觉悟的服从。不久以后，在士兵们眼里，巴顿成了一个神秘人物，一个类似希腊神话里的天国诸神中较为任性者的代表，一个普通人和超人的奇特混合物。他看上去像个将军，讲起话来却像一名军士长。什么“戳穿敌人的肚皮”、“击中敌人的内脏”、“使敌人鲜血飞溅”等等，还有更难听的粗话都出自他激励士兵的讲话中。

有一位中士在谈到巴顿时说：他“像上帝一样，一旦工作中出了偏差，他准会出现。但是他又和上帝不同，他能涉水迈过小河，凭着他的咒骂就可使陷入泥中的坦克和不知所措的坦克手爬出困境，重新赶上队伍。”

2月17日，巴顿命令举行坦克师的第一次检阅，他要借此看看训练成果。整个师里的每个人都在祈祷不要偏偏赶这一天在“老头儿”面前出丑，他可不喜欢这个——士兵们在背后都偷偷叫巴顿“老头儿”。

检阅的结果是：“老头儿挺满意。”

全师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士兵们愉快地吹起口哨。过去的辛劳与汗水以及巴顿的严厉批评，一切都是值得的。

此后，巴顿率领他的装甲师先后参加了三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演习中，他的坦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和出其不意的行动，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或拊敌侧背，占领敌方指挥部，使演习提前结束；或干脆活捉敌方最高指挥官，使演习无法按预定计划完成。巴顿的仗总是能很快打完。

演习评判们指责巴顿的战术离经叛道，无视演习全局；还指责他擅自离开指挥位置在前线徘徊，让他的师“蛮横地欺凌敌人”。可是，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很清楚，巴顿确实是个能征善战的将领，打仗的行家里手。

最后一次演习结束后，巴顿被任命为第1装甲军军长。

·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

1942年8月，巴顿奉命参加“火炬”战役的筹划和实施。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去见艾森豪威尔。

“艾克，该死的，我刚刚抵达这个倒霉的城市。我呆在克拉里奇旅馆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乔治！”艾森豪威尔大声说，自然他听出校友熟悉的声音。“唉呀，老兄，听到你的声音我多高兴！马上到我这儿来，跟我一起喝点难吃的脱水鸡汤吧。”

此后，艾克和巴顿开始密切合作制定“火炬”战役计划。8月21日，巴顿回到华盛顿，并受命指挥西线特遣部队。这支持遣部队完全由美军组成，从美国本土出发，横渡大西洋，行程三千英里，发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征。

远征军由4万多官兵组成（后来缩减到3.4万人），由36艘运输舰、货船和油船载运，在68艘军舰的护航下，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出发，直驶摩洛哥。从来没有哪一国的海军需要输送和护卫这么大的一支部队横渡整个大西洋，而且敌人极为干练有效的潜水艇就在大洋上出没无常。海军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巴顿惯于蔑视次要的困难，过低估计其他军种为完成支援任务所需解决的问题，把海军的正当忧虑视作近似破坏。所以，当海军少将亨利·休伊特率领下属来到巴顿的办公室同他商讨计划并强调远征的不利因素时，他大发雷霆，用恶毒挖苦的愤怒言词劈头盖脑地一通大骂，令举止严谨、说话温和的海军军官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逃出巴顿的办公室，提出除非撤换巴顿，否则海军将退出这次战役。

“无论如何，对‘火炬’战役来说，巴顿是不可缺少的人，”马歇尔说，他要求休伊特把巴顿的脾气当作打仗时的一种职业病来对待，不必计较。同时参谋长担保，巴顿的脾气绝不会危害军事行动，“恰恰相反，他的脾气倒会有助于战役的胜利。”

休伊特只好回头继续同巴顿合作。后来，巴顿承认，休伊特是组织和领导这一支史无前例的舰队的理想人物，正是由于他的缜密筹划，才使舰队横跨大洋，按时抵达目的地，而且他还是抚慰急躁的陆军同僚的理想人物。实际上，休伊特少将是个严正公道、宽容谦让的人。

巴顿的西线特遣部队的任务是：“攻占卡萨布兰卡港及其附近的飞机场，同在奥兰的中线特遣部队配合，建立和保持卡萨布兰卡与奥兰之间的通信联系。建立足以对西属摩洛哥进行地面和空中打击的力量，以便在必要时能夺取西属摩洛哥。”

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情报部门估计，在法属摩洛哥的法军有6万至10万人，大约等于巴顿指挥的兵力的3倍；在西属摩洛哥，西班牙驻军大大超过10万人。巴顿的3.4万人马如何能与20万大军决一雌雄？巴顿不愿去多想这个问题。当然他也知道，法国驻军不一定会与美军为敌。因为贝当政府投降后，驻在法属殖民地的法军虽然仍承认其为法国的合法政府，但实际上，

广大官兵认为贝当是卖国贼，他们痛恨占领法国本土的德军，因而很有可能加入到盟军队伍中来。然而，这只是可能，并不是现实。巴顿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虽然表面上给人留下信心十足的印象，可私下里却一再复诵他喜爱的警句：“不要让恐惧左右自己。”他需要给自己壮胆。10月3日，他在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说：“你可以放心，一旦

我们向海滩推进，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要呆在那里。如果活着，我们决不投降。”

10月20日，巴顿写下了遗嘱，并叮嘱妻子只有在“确定我真的死了”以后才能拆开。同一天，他和休伊特少将一同去白宫晋见罗斯福总统，并以他最拿手的高调向总统保证：“我决心在海滩上不成功便成仁。”后来，他去五角大楼见马歇尔将军时，又讲了这番话。

第二天早晨，巴顿去医院向他的良师益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点英雄潘兴将军告别。关于这次会晤，巴顿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富有感情的记述：

“潘兴将军直至我开口说话，才认出我来。接着，他的神志似乎相当清醒。他看上去已老态龙钟，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同他见面，但是我可能死在他的前头。我说，1916年他把我带去墨西哥，是他给了我起点。他回答说：‘我总能挑选善战的将才。上帝知道，这种将才是不可多得的。我很高兴，他们马上就要派你去前线了。

我喜欢骁勇而令人畏惧的将军。我希望他们能放手让你去干。’”

“他回忆起我当年杀墨西哥人的事。……他还说，他希望我有机会用我的钢剑劈死个把人。他说，战争开始时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因为没有人来征询他的意见，但他现在已甘居局外，与世无争了。他差点哭了起来。他对战争几乎一无所知，确是可怜。”

巴顿准备告辞时，他亲吻了潘兴的手，要求得到他的祝福。潘兴让他跪下来，紧握着他的手，轻声说：“再见，乔治。上帝保佑你，维护你，赐予你胜利。”

巴顿戴好帽子，向潘兴敬礼。潘兴起身，敏捷地还礼。“他好像一下子年轻了25岁。”巴顿后来说。

1948年，潘兴将军溘然长逝。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冒着倾盆大雨参加了这位西点前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远征军统帅的葬礼。而巴顿则在3年前先于潘兴将军辞世。

1942年10月24日凌晨，巴顿带着几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心情，从诺福克港出发，远征北非。

## 第五章叱咤风云

黑黝黝的散兵坑的污物，幽灵似的壕沟的恶臭，湿淋淋的地下洞的污泥；那酷热的火辣辣的太阳，那破坏性风暴的倾盆大雨，荒无人烟的丛林小道，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热带疾病的猖獗蔓延，兵燹地区的恐怖景象；他们坚定果敢的防御，他们迅速准确的攻击，他们不屈不挠的目的，他们全面的决定性胜利——永远的胜利——永远通过他们最后在血泊中的攻击，那苍白憔悴的人们的眼光庄严地跟随着您的责任——荣誉——国家的口号。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西点 1903 届毕业生

## 一 荒漠鏖战

1942年11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对德、意法西斯的首次大规模地面进攻战拉开了帷幕。在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英美联军开始在北非登陆。

指挥西线特遣部队在法属摩洛哥登陆的西点战神巴顿，头戴擦得锃亮的钢盔，身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着望远镜，腰间别着手枪，发出了进攻的命令。他的部队分成三路，迅速登上滩头，向前推进。不久，由于通讯故障，巴顿与他指挥的登陆部队失去了联系。但攻击并未因此停下来，那些一时得不到指令的将官们以罕见的勇猛和主动精神，利用各自的战机，率部勇敢向前，战斗进行了整整74个小时。

11月11日凌晨，一名法国军官来到巴顿的指挥部接洽投降。战斗逐渐停顿下来，法军要求加入盟军。巴顿立即给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发电，通知他法军已经投降。不久，巴顿进入卡萨布兰卡，当起了盟军驻摩洛哥总督。

与此同时，在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登陆的盟军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当地法军稍作抵抗后，即倒戈成为盟军的一部分。在奥兰指挥登陆的是西点1905届毕业生劳埃德·费雷登德尔；在阿尔及尔指挥登陆的是西点1915届毕业生查尔斯·赖德。

登陆作战结束后，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司令部移到阿尔及尔。按预定计划，登陆部队将继续由西向东突击突尼斯，与原来驻在北非的英国第8集团军一起，围歼突尼斯的德、意军队。11月26日，西点军校毕业生奥兰多·沃德指挥的装甲部队与德国装甲部队相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德两军的初次交锋。美军被上了一课。他们的M3轻型坦克难于同德国的坦克匹敌。

装甲部队威力不强还不是唯一的麻烦。到12月中旬，随着盟军战线的延长，供应开始发生困难；毒蜂般的德国空军又使盟军对地面部队的空中支援显得微不足道；连绵的阴雨和不利的地形，也使盟军的装甲部队进展缓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只好把原计划于1943年2月结束的战役推迟到春天。

盟军失去了争夺突尼斯的机会。对此，艾森豪威尔异常焦虑，他一下子病倒了。他发烧，眼睛下面起了大鼓泡。而且情绪低沉，以致反复对人说：“谁想当盟军司令谁去当好了。”

在间歇的冬季，盟军修筑了一条防线。美军第2军防守南段的山脉，防线拉得很长，兵力分散。2月19日，隆美尔率德军猛攻美军防守的卡塞林山口。美军虽然进行了猛烈的还击，但最终还是遗弃了大量坦克、武器及其它军用品，仓皇后撤。当时，艾森豪威尔正在前线视察，准备改变美军兵力过于分散的部署。但是已经晚了，他差点当了俘虏。当德国的坦克开进城区时，司令官的吉普车才冲出城去。隆美尔没有继续前进，他过于谨慎，加上弹药、燃料和食品不足，他又率部撤出卡塞林地区。

这时，盟军司令部来了一位新的人物，他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同窗奥马尔·N·布雷德利将军。

· 家境贫寒的布雷德利因不用交学费进了西点军校 ·

布雷德利于1893年2月12日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密苏里州的乡村教师家里。其父在他15岁的时候便离开了人世。刚强勤劳的母亲靠当裁缝，养家糊口。1910年5月，布雷德利中学毕业。他想当律师，但又无钱进大学深造。

于是到一家锅炉房干活。后来，他听说西点军校不仅免费，而且每月还发少量的零花钱。他觉得西点军校好像就是专门为他这样的穷光蛋设立的。于是，他工工整整地给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愿望。在议员的推荐下，他参加了 1911 年 7 月的考试并被录取。

在西点军校，布雷德利成了棒球名星，还参加了校橄榄球队。可是和他的同学艾森豪威尔一样，他在比赛中撞伤了膝盖，从此终生苦恼。布雷德利的实弹射击成绩也非常好，每每命中靶心，这得益于他少年时期经常跟随父亲去打猎。布雷德利在军校算不上杰出学员，毕业时成绩排在第 44 名。有一个月，他被记过 16 次，而按规定，一个月只能允许 9 次过失，无奈，他只好扛上步枪在操场里罚走 7 个小时。

布雷德利因毕业成绩不佳，无法当工兵或炮兵，只好当步兵。1917 年 1 月，他与中学时就热恋着的姑娘玛丽·奎尔结为伉俪。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布雷德利曾想尽各种办法要去欧洲作战，但均未奏效。1920 年他奉调到西点任职，教授数学。四年后，他进入本宁堡步兵学校深造。1925 年前往驻夏威夷的第 22 旅任少校营长。

在夏威夷他结识了巴顿。他们两家的寓所隔街相对。当时，巴顿正组织一个飞靶射击队，他听说布雷德利是个射击能手，就邀请他去试一试。布雷德利一共打了 25 发子弹，头两发脱靶，其后全部中靶，巴顿简洁他说了一句：“你行！”布雷德利从此便成为射击队的一员。

1929 年，布雷德利进入本宁堡步校战术系任职。当时主持步校工作的是严肃寡言、冷淡孤僻的马歇尔。战术系主任是西点 1905 届毕业生约瑟夫·史迪威。一年后，布雷德利升任兵器系主任，成为马歇尔的四大助手之一。1934 年，三进西点，在战术系供职。在西点军校的数年间，布雷德利培养了大约 1100 名学员。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了美军中的高级将领，最有名的是威廉·C·威斯特摩兰。1936 届上尉学员威斯特摩兰曾在回忆录中这样赞扬布雷德利：

“对于任何一个指挥员来说，重要的是先敌行动，这就是先发制人的基本原则。先发制人的必要性已经在我当学员时就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这是一位战术教官教给我的。他是一位文静的少校，富于同情心，对年轻学员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后来成了全国有数的几名五星上将之一。他就是奥马尔·布雷德利。”

1938 年，布雷德利进入陆军参谋部工作，再次成为老上级马歇尔的部下。

1941 年 2 月布雷德利出任本宁堡步校校长兼驻地指挥官，并晋升为准将，在同届西点同学中，他是第一个晋升为将军的人。在主管步校工作期间，作为驻地指挥官他积极地协助和支持了陆军在本宁堡的两项活动：组编和训练新的坦克部队和空降兵部队。

当时巴顿所在的第 2 装甲师就驻在本宁堡。尽管布雷德利不喜欢巴顿的作风，但仍同他密切协作。巴顿走后曾写信给布雷德利：“亲爱的奥马尔……在我们共事期间，我们能如此推心置腹、宽宏大度地携手工作，这在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本宁堡的另一项活动是组编和训练空降部队。最初的步兵空降营是由西点军校 1918 届毕业生威廉·米利少校组建的。米利是西点有名的体操冠军，后来又与布雷德利在西点战术系共过事。不久，西点 1929 届毕业生詹姆斯·加

文少校也来到本宁堡，负责伞兵部队的计划和训练工作。他们都得到了布雷德利的热情帮助。布雷德利还检阅过米利的部队，深为满意。

布雷德利在本宁堡任校长期间，参谋长马歇尔走访过几次，他对布雷德利很赏识。有一次，他突然问布雷德利：“当你离开这里去指挥一个师时，你能选好接班人吗？”布雷德利闻言大喜过望。事先他没有得过任何暗示。指挥一个师意味着晋升少将，而当时的师职少将大都属于1909至1912届的毕业生，他是1915届。

· 校友共执指挥权 ·

1941年12月下旬，布雷德利出任第82师师长，并晋升为少将。助理师长是西点1917届毕业生马修·李奇微。布雷德利与李奇微在西点军校学习时，有两年呆在一个学员连。后来，布雷德利回西点教数学，李奇微也奉命回校教西班牙语，并负责军校的体育运动。他俩经常在一起打猎，有时也在一起打高尔夫球。之后，李奇微又在本宁堡步校和陆军参谋部任过职，被认为是步兵中年轻有为的卓越军官之一，布雷德利的炮兵主任是他的同班学友约瑟夫·斯温；副官兼人事处长是1924届西点毕业生拉尔夫·伊顿。

第82师本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建的，一直在法国服役，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还出了一个英雄——神射手阿尔文·约克中士，他曾单枪匹马打退过德军一个营，荣获荣誉勋章。战后，这个师被遣散了。

重建的第82师近3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新兵。布雷德利发现他们的健康状况差得惊人，大多数人体胖发虚，像棉花一样软弱无力。

师部立即制订了严格的体育锻炼计划，全师官兵都必须参加，49岁的布雷德利也不例外。有一天，他打秋千时手没抓牢掉了下来，正好掉进下面的污水沟里，全然失去往常的矫健体态。此事在各级官兵中传为笑柄。李奇微在回忆录中说：“看到一位少将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对各级官兵确实是一种莫大乐趣。”“这件事成了训练阶段值得回味的精彩场面。”

布雷德利想方设法让士兵们了解这个师的光荣历史，以激发士气。他请来了约克中士同官兵见面，让他向部队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此事被新闻界广为报道。

正当第82师的训练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调令又来了。布雷德利将出任第28师师长。第82师的指挥权交给马修·李奇微。年轻的炮兵军官，西点1922届毕业生马克斯韦尔·泰勒当他的参谋长。不久，整个师被选派为美国陆军的第一个空降师，伞兵先驱米利成了该师助理师长，詹姆斯·加文出任团长。

1942年6月，布雷德利来到第28师。西点军校1917届毕业生巴兹尔·佩里成了他的炮兵主任，1919届的威廉·基恩任参谋长。基恩是个沉默寡言，对人严厉，爱挑剔但很有能力的步兵专家。第28师的主要问题是管理松散，缺乏训练。布雷德利走马上任后，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和健全的人事制度，调进一批称职的军官尤其是基层军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师变成了一支坚强的战斗部队。

1943年2月，布雷德利奉命赶赴北非，协助艾森豪威尔指挥“火炬”战役。艾森豪威尔像久别重逢的弟兄一样热烈拥抱他的同班同学，很快就使布雷德利感到像到了家里一样。

布雷德利的任务是，在突尼斯前线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直接向总司令报告情况，并有权调动前线的美军。

· 在艾森豪威尔的总司令部逗留两天后，布雷德利前往部署在前线的美军第2军。当时第2军所辖的4个师，有3个师的师长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第1装甲师师长是1914届毕业生奥兰多·沃德。他是密苏里州人，曾随潘兴在墨西哥和法国当过骑兵军官，后来成为坦克专家。他学识渊博、聪颖机智、性情孤僻。当年在马歇尔的参谋部秘书处。布雷德利给他当过助手。两人彼此了解，坦诚相待。第34步兵师师长是布雷德利的同班学友查尔斯·赖德。布雷德利在西点军校战术系任职时，赖德是学员团团长。他属于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骁将型指挥官。第1步兵师，也称“大红师”，师长是1911届毕业生特里·艾伦，副手是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他俩都是勇敢善战，备受士兵敬重的指挥员，但又都无视纪律。另外，第3步兵师也归第2军统辖。

布雷德利发现第2军的指挥糟透了，几乎所有的师长都认为军长弗雷登德尔性情古怪，遇事急躁，极不称职。艾森豪威尔对此也早有所闻，布雷德利看到的情况坚定了他的决心：撤换弗雷登德尔，由乔治·巴顿接任第2军军长。当时巴顿正在摩洛哥筹组第7集团军，谋划代号为“爱斯基摩人”的西西里岛登陆作战。实际上，巴顿早就手心发痒，想到突尼斯与德国鬼子作战了。

他曾对艾森豪威尔的副官布彻说：“我们一抵达北非，我就看出隆美尔将在突尼斯加紧攻势，并盼望与那个厉害的杂种厮杀一场。我花了多年时间磨练自己，准备对付这个家伙，对他的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研究了他的每一个战役，自认为对他了如指掌。我平生的愿望就是追杀他一阵，然后在战场上亲自自我到他，并亲手把他击毙。

“我希望艾克能派我到突尼斯去对付他。选择我是合乎逻辑的，这不仅是因为我具备担当这项工作的精神，而且出于单纯的军事原因。各种迹象表明，隆美尔的到来必有装甲部队随行，不管你怎么说，我认为我是美国军队中最优秀的装甲战士。所以你不难看出，布彻·艾克把这一职务交给劳埃德·弗雷登德尔，我心如刀绞。此外，那些说话拐弯抹角的英国兵是摆布不了我的。我可以顶住那个狗娘养的安德森。”安德森当时是指挥进攻突尼斯的英国第1集团军司令。

巴顿终于如愿以偿了，3月4日他奉命出任第2军军长，参加突尼斯战役。巴顿在第2军的主要任务是，对该军进行整顿，使之尽快成为一支坚韧不拔、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队伍。巴顿做到了，当然有时有些过分。比如，有一次他和已被任命为副军长的布雷德利一起视察第2军，当他们来到校友特里·艾伦的第1步兵师指挥所时，发现他们挖了许多狭长的防空掩体。巴顿一边大步向前走，一边用轻蔑的眼光察看这些掩体，似乎那都是胆小鬼的掩蔽所。他怪声怪气地高喊：“特里，哪一个掩体是你的？”特里·艾伦把他的掩体指给他看时，巴顿大步走过去，掀开门帘就往里撒尿。然后蛮横地拉上门帘，向特里轻蔑地嘲笑道：“现在去用吧。”巴顿这一粗鲁的兵痞举动，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 西点人初胜德军 ·

巴顿和布雷德利在第2军任职时，盟军在突尼斯已稳操胜券。轴心国的部队孤立无援，已快弹尽粮绝。隆美尔要求效仿英国人的敦刻尔克行动，撤出他的部队，但没有答复，他心灰意懒地回国休病假，意大利将军冯·阿尼姆接过了指挥权，准备按命令殊死战斗。巴顿闻此，大失所望，他多么想与

隆美尔决一雌雄。在等待战斗命令期间，巴顿险些大发脾气。

“为什么我们老是坐着无所事事呢？”他对布雷德利说，“妈的，奥马尔，我们总得做点事呀！”

“耐心等一等吧，将军！”布雷德利设法安慰他。“你想要做什么呢？”

“随便什么都行，只要不是坐着屁股不动！”巴顿解释说。

战斗命令终于下达了。当时指挥突尼斯战役盟军地面部队的是英国将军亚历山大。担任主攻的是英国第1和第8集团军。美军第2军的任务是在总攻前沿山地发动佯攻，吸引轴心国部队并威胁其右翼。

3月17日，第2军分两路发起进攻。特里·艾伦的大红师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加夫萨，并挫败了德军第10装甲师发动的进攻，击毁坦克32辆。这是美军在二战中第一次打败德国人，西点毕业生终于雪了卡塞林山口之耻。然而，另一路进攻部队，奥兰多·沃德的第1装甲师便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取得最初的进展后，由于几天的倾盆大雨，坦克陷进泥沼里，寸步难行，巴顿以快速装甲部队冲向海边的幻想破灭了。他在电话里把沃德臭骂一通。

这时，亚历山大将军决定第2军各师留在沙漠后方。这样一来，仗无论怎么打，最后胜利都没有第2军的份了。巴顿和布雷德利怒不可遏，但他们不能与英国人发生冲突。艾森豪威尔早有明令，禁止美军批评英国人，以免影响盟军的团结。他们俩只好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总司令陈明自己的主张，第2军必须参加突尼斯平静地向亚历山大下达了指令，改变作战计划，让第2军参战。

问题解决了，巴顿和布雷德利又来到前线。此时，美军的仗却打得不理想了。艾伦的大红师在挫败德军的装甲师进攻后，反而锐气顿减，掘壕防守起来；活德的坦克师仍陷在泥潭里，无法夺取附近的制高点。巴顿暴跳如雷，命令校友亲自率部攻打。活德从命，战斗中被跳弹擦破了点皮，但仍未能夺取制高点。查尔斯·赖德的部队也因遇到顽强的抵抗而停止了进攻。

巴顿和布雷德利坚信，西点人指挥的第2军一定能插向大海，劈开轴心国的部队，从而处在优于英军的地位上。他们高兵遣将，让第9师协同艾伦的第2师进攻，为装甲部队开辟通道；命活德的装甲师作主要突击，并明确告诉他，若再失利，撤职查办。

4月1日，巴顿和布雷德利视察前线，发现步兵进展缓慢，轴心国的空袭使部队损失很大。这时，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巴顿和布雷德利的观察指挥所附近，立即有三人毙命，其中包括巴顿的副官里查德·詹森。

巴顿对詹森之死悲痛不已，也因此更怨恨英国人不给第2军空中支援。他和负责战役空中指挥的英国将军阿瑟·特德之间发生了冲突，相互指责，冷嘲热讽。艾森豪威尔对此事的态度是：责备巴顿不该大发雷霆。他给巴顿写信说：“我很理解你的委屈心情，……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盟国通力合作的伟大目标。”

由于沃德的装甲部队遇到顽强抵抗，一筹莫展。艾森豪威尔决定撤销沃德的职务。当布雷德利面有难色地把免职令交给他的老朋友时，出乎他的意料，沃德并未感到突然，而是欣然接受了命令。他回国后，马歇尔又交给他一个装甲师，后来干得很出色。

巴顿把勇猛善战的曾随他一起在摩洛哥登陆的欧内斯特·哈蒙从摩洛哥调来，代替沃德。同时，他亲自上前线带着坦克冲锋。不久，坦克先头部队便与英国第8集团军会师了。



4月16日，布雷德利接替巴顿出任第2军军长。巴顿奉命重回摩洛哥指挥第7集团军，继续筹划“爱斯基摩人”战役。

巴顿离开第2军前与布雷德利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巴顿赞扬了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对巴顿也投以溢美之词。实际上，巴顿的确钦佩布雷德利作为一个全能步兵的才干——他精通战术；能把情报、作战和后勤熟练地协调起来；他执行计划全面彻底，是个合格的将军。巴顿还很敬重他的高尚为人——勤勉忘我，忠诚老实。但同时，巴顿又认为，布雷德利不是大将之才，他虽然很有资格当高级指挥官，但不能当最高指挥官。过于谨小慎微限制了布雷德利的前途，尽管他能够看出自己的机会，并有才能筹划利用这些机会，但天生的谨慎使他未能一往直前。

另一方面，布雷德利则钦佩巴顿突出的战术天才和顽强善战的大无畏精神，但对他明显忽视后勤工作的作风，感到吃惊。在布雷德利眼里，巴顿的补给问题是由上帝来解决的。当他为此焦急万分并向上帝祈祷的时候，老天便会赐给他奇迹。

布雷德利对巴顿的一些粗俗举动——蓄意粗暴地对待官兵，满口脏话，贪得无厌地追求晋升和表彰——感到惊奇和厌恶。他觉得巴顿有点像一个狂人，他有强烈的无法克制的欲望，时而狂热，时而消沉，贪图权力和出名。在这个头脑清楚而健康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愚蠢、不切实际和过人行径，如果不是神经错乱，也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布雷德利说过：巴顿“不管指挥一个军有多么成功，但并没有学会指挥自己。”

当布雷德利刚刚接替巴顿职务之际，亚历山大将军下达了总攻命令。布雷德利马上派人到第28师请回他的参谋长威廉·基恩和他一起指挥第2军作战。4月23日，第2军发起攻击。3个步兵师在前，装甲师居后，随时准备冲上去，扩大步兵打开的缺口。

这一大第2军司令部来了许多观战的人，其中包括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第2军步兵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战斗，付出很大的代价，尤以艾伦第1师为甚。经过残酷的争夺之后，他们突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敌军慢慢后撤，有条不紊地缩短战线，并沿途遍设地雷。敌军的大炮也射得很准。正在艾伦第1师阵地观战的西点军校1904届毕业生莱斯利·麦克奈尔将军，被飞来的弹片打伤头部和肩部，送回后方。麦克奈尔曾随潘兴在墨西哥边境服役，当过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校校长。二战期间，他在陆军部一个负责组织部队训练的司令部里任参谋长。他是位炮兵出身的优秀军官。在美国本土训练即将参战的陆军部队，指挥过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实战演习。他对士兵的训练比美军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中的士兵训练都好。

布雷德利本人也险些在战斗中丧生，有一次视察中，他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敌人投下的定时炸弹碰巧爆炸。

4月26日，第2军在推进中受阻于609高地。敌军在光秃秃的山上构筑了防御工事。查尔斯·赖德奉命率第34师攻占这个高地。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拿下了较低的山头，然后在炮火掩护下发起强攻，但一连冲锋三次都没有登上高地。于是布雷德利提出一个新方案，要赖德把坦克作为移动的大炮使用。

4月30日，赖德的步兵在17辆坦克的掩护下再度发起进攻。下午占领了高地，此后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击。5月1日，夜幕降临时，敌人终于停止了攻击，向后退兵了。

布雷德利拿下 609 高地后，完全扫清了东进的障碍，于是他把哈蒙的坦克调了上来，准备向前突击。

5 月 6 日，英美军全线发起进攻。根据布雷德利的计划，哈蒙的坦克居中勇猛穿插，迂回敌后，瓦解敌军防御。事先，哈蒙对布雷德利说，这个计划至少要损失 50 辆坦克，不过，虽然有点冒险，但值得一试。结果是，哈蒙完成任务时，损失了 47 辆坦克，与他预计的相差无几。在左翼，第 9 步兵师开始进展缓慢，后来布雷德利极力敦促，才开足马力直逼比塞大，并于 5 月 7 日占领该城。赖德与艾伦执行艰巨复杂的穿插任务，他们以巧取胜，很快达到了目标。但忙中出错，艾伦有一次未接到进攻命令就自作主张，驱使全师实施攻击，结果遭受严重损失。要不是美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布雷德利正在兴头上，他会就地解除校友艾伦和罗斯福的职务。

5 月 9 日，冯·阿尼姆竖起了白旗，约 25 万轴心国部队放下了武器，向第 2 军投降的约有 4 万人。同一天，布雷德利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只有四个字的电报：“任务完成。”

## 二 跨过地中海

1943年7月5日，辽阔的地中海海面上突然涌现出数千只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舰队上面，一群又一群的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掠过。盟国发动的西西里战役拉开了帷幕。

这次代号为“爱斯基摩人”的行动，总指挥是美国四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地面进攻部队由英国第8集团军和美国第7集团军组成。乔治·巴顿担任第7集团军司令，麾下共有8万人马，其中包括布雷德利的第2军。

7月10日凌晨，盟军开始登陆。第7集团军分别在三个地区实施两栖作战。沿岸的意大利守军稍作抵抗后，不是投降就是仓皇后撤。美军顺利地占领了滩头。

第二天，巴顿和布雷德利担心的敌人装甲兵开始反击了。他们兵分两路，直扑杰拉地区，力图把艾伦的步兵第1师赶下大海。艾伦的战区是个薄弱环节，由于沙堤和岩石，装甲车辆和大炮一时无法运到岸上。虽然艾伦和罗斯福率部浴血奋战，但敌人的坦克还是突破了他们的阵地，情况万分危急。

· “我要那些狗娘养的” ·

7月11日上午9时30分，巴顿头戴钢盔，脚蹬高统皮靴，身着紧身乌裤和漂亮的毛料衬衫，脖子上挂着一副大号望远镜和一块地图板登上了杰拉滩头。一颗炮弹打来，落在他背后30码的水中，轰然爆炸。

“没关系，哈普，”巴顿对他的参谋长、西点军校毕业生霍伯特·盖伊将军说，“那些杂种们是打不着咱们的。”

巴顿要去艾伦将军的指挥所看看。当汽车驶入杰拉市区时，他看到了敌人的一排装甲车，便立刻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

德国人的坦克步步进逼，有的甚至冲到了海边，第一步兵师的各个阵地都在告急。幸亏停泊在海上的美国巡洋舰和陆续上岸的炮兵及时进行了猛烈的炮轰，摧毁了敌军的大批坦克，才使战局转危为安。不久，在其它地区登陆的美军也派出坦克和步兵前来支援，巴顿和布雷德利终于松了一口气。

“你认为有把握打赢敌人吗，特里？”巴顿望着疲惫不堪、双眼布满血丝的文伦将军问道。

“我希望如此，”艾伦说，“不过我们需要反坦克武器，”

敌人的反击终于被打退了，步兵第1师的骁勇善战使登陆获得成功。布雷德利将军写道：“顽固倔犟的大红师和它的同样顽固倔犟的指挥官，既坚强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只有它才能排除万难夺得那次进攻的胜利。”他认为，巴顿坚持要第1师参加西西里战役，使第2军“免遭一场大祸”。

实际上，巴顿和布雷德利并不喜欢他们第1师的校友。从突尼斯以来，大红师一直像个难管教的孩子。师长艾伦好发脾气，过于自作主张，难以指挥。副师长罗斯福有严重的关节炎，行军打仗都要拄着拐，他爱喝酒，生性粗野。艾伦与罗斯福经常顶牛。但是论指挥打仗，没人比得上他们。他们与士兵的关系极为融洽，整个步兵第1师上下都受到他们的感染，个人表现欲太强，纪律性太差，难以驾驭。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决定将这个师暂时搁置不用，另以新建的第36师拨给布雷德利和巴顿参加“爱斯基摩人”战役。巴顿闻此，立刻闯进艾克的总司令部，大声吼道：“我要那些狗娘养的！没有他们，我不干！”他终于得到了步兵第1师。

这是巴顿在整个战争中所做的最精明的决策之一。

在西西里战役中，美国空降兵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他们是西点人马修·李奇微率领的第82空降师。李奇微于7月9日夜间接派他的校友詹姆斯·加文率第505伞兵团从突尼斯登帆，飞向西西里岛。由于飞机驾驶员都是第一次参战的新兵，缺乏空投和夜间进入敌占区上空的经验，机群偏离了航线，有些迷航的飞机不是返航便是杳如烟鹤。降落的伞兵没有靠近目标，而是分散在西西里岛方圆60英里的地域内，各自为战，许多人陆续回到杰拉的滩头阵地与第1步兵师会合，共同抗击敌人的装甲部队。

7月11日夜间接，李奇微又派出西点1935届毕业生鲁本·塔克中校指挥的第504伞兵团执行空降任务。当运载着2千多名伞兵的144架运输机出现在漆黑的滩头上空时，美军军舰上的一名炮手开了火。顿时，岸上和舰上的炮火一齐轰鸣起来。飞机仓皇躲避，许多飞机相撞起火，惊恐万状的伞兵狂乱跳伞。总共有23架飞机被击落或相撞坠毁，37架受重伤。伞兵伤亡318人。作风凶悍的塔克中校把惊慌失措的部下集合起来，勇敢地投入了战斗。他们在缺少重武器的情况下，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和火箭筒与德国人的坦克展开激战。当巴顿将军登上滩头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指挥官就是塔克中校，当时他正扛着火箭筒起劲地打坦克。

杰拉滩头的空投虽然不太成功，但它为日后的空投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后来进攻意大利半岛的战役中，李奇微的第82空降师，成功地空投在萨莱诺滩头，然后又同其他登陆部队一起攻占了那不勒斯。其中塔克的第504空降团还参加了1944年1月著名的安齐奥登陆作战。直到诺曼底登陆前，他们才开赴英国，准备参加新的战斗。

· 为了使婴儿成长，有时要打他一个耳光 ·

7月12日，总指挥艾森豪威尔来到巴顿的指挥部了解战况。他对巴顿的进展所知甚少，因而一见面便严厉申斥巴顿不能随时向总部汇报战况，并批评他不该长时间离开指挥岗位，到前线像连排长那样去作战。

但不管怎样，巴顿的登陆成功了。接着，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布雷德利率领第2军在西西里岛中部配合英军作战；另一路则直指守军薄弱的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巴顿的部队以快速的闪击战，奔袭100英里，在没有遇到顽强抵抗的情况下，于7月22日开进巴勒莫，德国人跑了，留下来的意大利人举手投降，是役共歼敌5.6万人。

尽管夺取巴勒莫的战略意义不大，但这一胜利却激动人心，令美国士兵和美国人民自豪。巴顿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攻克巴勒莫的消息传到战役总指挥部时，艾森豪威尔简直兴高采烈，这毕竟是美军的光荣，政治意义巨大。当然，他也清楚地看到，巴顿急取巴勒莫是为了烜赫一时；而另一个正在穿山越岭，直插北海岸的人，奔取的则是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目标。这个人就是布雷德利。

最初，布雷德利率领第2军两个师在西西里岛中部同顽强固守的德军进行殊死战斗，向北部海岸挺进。不久，第45师奉命进军巴勒莫，布雷德利麾下只剩下了艾伦的第1师。在恩纳地区，第1师遇到了顽强的德军、险峻的地势和灼热的天气，战斗残酷，伤亡甚大，进展缓慢。

巴勒莫攻下后，第7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开始向布雷德利靠拢，协同作战。8月1日，西西里岛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特洛伊那之战打响了。一心想夺取特洛伊那的艾伦低估了敌人的兵力和智力，结果战斗一开始便招致了惨重的伤亡。在其后几天的激烈战斗中，艾伦仍然目无纪律，擅自行动，不执

行布雷德利的命令，有时甚至公然违抗。布雷德利不得不解除了他及其助手罗斯福的职务。两人被解职后，返回美国。后来又重返欧洲战场，再次在布雷德利手下服役，都有杰出的表现。

也是在特洛伊那，发生了两次巴顿打人事件，使巴顿在职业上陷入了危机。8月3日，巴顿视察后方医院，发现第1师的一个名叫查尔斯·库尔的士兵，显然没有负伤。巴顿问他为什么住院，他回答说：“因为我忍受不了。”医院诊断他得了“忧郁型中度精神病”。这是库尔第3次到后方医院了。

巴顿勃然大怒，他痛骂库尔是胆小鬼，用手套打他的脸，然后抓住他踢出帐篷，并高声怒吼：“我不允许这样的胆小鬼藏在这里毁坏我们的名声！我不管他吃得消吃不消，马上把他送回部队去！这个没有出息的孬种！”

当时，库尔得了疟疾，高烧至39度。在场的人对巴顿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由于特洛伊那战役正酣，此事没有立即引起反响。巴顿在日记中写道：在医院里我遇到了一个胆小鬼。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用手套打了他耳光，把他赶出了医院。各连都应该处理这类士兵，他们应该以怯懦而受到审判和枪毙。“为了使婴儿成长，有时要打他一个耳光。”

8月5日，巴顿为此向部队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命令各单位要对少数贪生怕死、借口神经衰弱而躲在医院里的胆小鬼严惩不殆。

特洛伊那终于被攻占了。巴顿和布雷德利决心抢在英军之前攻占军事重地墨西拿城。然而，德国人有计划地边打边撤，沿途过河炸桥，并埋下数以万计的地雷，美军进展缓慢，这使巴顿焦心如焚。

8月10日，巴顿再次到一个后方医院视察，他又发现了一个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里，此人名叫保尔·贝内特，患有“炮弹休克症”。

“我的神经有毛病。炮弹飞来的声音我不怕，就是怕爆炸声。”他哆哆嗦嗦，缩成一团。

“他妈的，你的神经有病，你完全是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巴顿大声训斥道，接着打了他的耳光。贝内特哭了。

“别他妈的哭了。我不能让这儿负伤的勇敢战士们看着一条狗杂种坐在这儿哭哭啼啼。”说着巴顿又打了这个士兵，钢盔被打落在地。

“你回前方去，也许你会负伤或被打死，但是你要打仗。要是你不去，我就让你站在墙跟前，叫行刑队枪毙你。”巴顿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实际上，我应该亲手毙了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哭鼻子的胆小鬼。”

巴顿怒冲冲离开医院后，来到第2军指挥所。他对布雷德利提起不得已打了一名士兵。由于说得轻描淡写，没给布雷德利留下深刻的印象。两天后，参谋长威廉·基恩把医院的一份公函交给布雷德利，详细报告了事件经过。布雷德利看后大吃一惊。他知道，此事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如果张扬出去，美军就会失去一位有才干的将军，于是他命令基恩把这封信锁在保险箱里，对外严密封锁，希望这一事件尽早被遗忘或就此了结。

此时，西西里岛战役已近尾声，盟军已把轴心国部队赶到海边一个边长只有30英里，顶点为墨西拿的狭窄的三角地带。自8月10日开始，4万德军和7万意军用6天7夜时间，完成了向意大利内陆的敦刻尔克式撤退。

盟军向墨西拿的进军变成了英、美两国军队的赛跑。8月16日傍晚，美军第3师的先头部队到达墨西拿城下，但由于巴顿有令，在他亲自率部举行入城仪式之前任何部队不得进入市区，美军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德军残部逃离

城市。后来，布雷德利来到墨西拿，他对巴顿唯我独尊的态度十分气愤，他不怕冒犯巴顿，先进了城。巴顿到达时，布雷德利站在街上迎候他。

8月17日上午10时，巴顿乘坐指挥车率领一队摩托驶进城。1小时后，一队英国人也吹吹打打地进了城。一位英国军官走到巴顿面前，同他握了握手说：“这是一场有趣的竞赛。我祝贺你的成功。”

西西里岛战役虽然没有能消灭德军的有生力量，但达到了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目的。7月25日，墨索里尼辞职，他的继任者，一面派出秘密使者，向盟军试探投降的可能性；一面给希特勒造成他将战斗下去的假象，以防德军占领意大利。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头脑都很清醒，没有上当。而是大举出兵意大利，到处设防，把意大利变成了抗击盟军的战场。

西西里岛战役结束后，巴顿打人事件被披露出来。艾森豪威尔以极为诚恳的态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随军记者们，不要将此事见诸报端，然后他怀着恼怒和痛苦的心情致信巴顿，要求他认真检讨自己的行为，写出报告，保证今后永不再犯，并向有关人员和部队道歉。

巴顿这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寓所里单独或成批地会见了当事人及有关医生、护士、护理员等，向他们表示歉意，并同库尔和贝内特一一握手。然后，他到各部队巡视，发表讲话，表示道歉。这是虚荣心极强的巴顿一生中感到最难堪的时刻。有的部队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但当他向第1师官兵致歉时，人们都像石头一样无动于衷，没有掌声，更没有人欢呼，最后他们默默地走散了。这使师长感到尴尬，巴顿感到懊恼。后来，巴顿复信艾森豪威尔，表示对打人事件追悔莫及。他在信中说：“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本应为你赴汤蹈火，然而却给你惹来了麻烦，我万分悔恨、内疚和痛苦。”

这件事本该平息了。可是3个月后，新闻界报道了此事，又掀起波澜。多亏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的庇护，巴顿才免于处分。

·年轻的集团军司令克拉克·

西西里战役结束后，盟军决定继续进攻意大利。地面攻击部队由英国第8集团军和英、美合编的第5集团军组成。西点1917届毕业生马克·克拉克将军出任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过一个营，在战斗中负过伤。战争结束后，先后在本宁堡步校和陆军参谋部任职。艾森豪威尔出任盟国欧洲战区司令后，克拉克作为他的助手，从伦敦到北非，参与了各种军事谋划和战役实施。克拉克出任第5集团军司令时，47岁，长得又高又瘦，是同级指挥官中最年轻者之一。他凡事哗众取宠，爱出风头，有点沽名钓誉的味道。许多将领对他缺乏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经验这一点表示担忧。

第5集团军开始有2个军，一个是英国第10军，一个是美国第6军。第6军军长是西点军校1910届毕业生欧内斯特·道利少将，道利是野战炮兵专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代，出任西点军校战术系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指挥第40师，后升任第6军军长，赴非洲作战。艾森豪威尔很赏识道利，认为他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为人热情，忠于职守，很有胆识。”可是，后来在意大利战役中，道利表现不佳，被艾森豪威尔革职，降为上校，送回美国。

克拉克的参谋长是他的西点校友艾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格伦瑟是位出色的参谋长，多亏了他运筹帷幄，克拉克才能放心地下达作战的命令。

1943年9月9日，第5集团军在萨莱诺登陆。与西西里岛不同，登陆部队一开始就遭到德军的猛烈抵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到9月18日，德军终于撤离了滩头阵地。克拉克挥师进击那不勒斯。10月1日，第5集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该城。

此时，艾森豪威尔信心倍增，决定通过夺取罗马扩大意大利战役范围。

10月中旬，第5集团军跨过意大利境内最难渡的河流——诺尔图诺河，进入河北部的山区。德军在这里构筑了三道防线阻击盟军的进攻。

随着意大利战役的进展，接替布雷德利出任第2军军长的西点1911届毕业生约翰·卢卡斯也率部参战。后来，卢卡斯调任第6军军长，另一位西点人、1913届毕业生杰弗里·凯西出任第2军军长。凯西在西西里岛战役时当过巴顿的副手，并成功地指挥了奔袭巴勒莫的作战行动。凯西的西点同窗、著名的坦克手、曾当过西点战术教官的威利斯·克里顿伯格则指挥第4军。

为了加快战役进程，艾森豪威尔认为，必须水陆协同进攻，让部分盟军在罗马南部35英里的安齐奥登陆，绕过敌人的防线，迫使他们放弃罗马南部的防御阵地。安齐奥登陆作战的时间定为1944年1月22日。

在登陆之前，克拉克命令第5集团军主力在罗马南部山区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以钳制敌军，配合安齐奥登陆；同时冲进利里山谷向北挺进，与登陆部队汇合。

经过浴血奋战，第5集团军进入了利里山谷，然后强渡拉皮多河。拉皮多河看上去并不很宽，但水深流急。担任主攻任务的是意大利战役以来一直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第36步兵师。师长是非西点出身的弗雷德里克·沃克将军。他虽然不赞成渡河行动，但只能执行命令。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结果以惨败告终。36师伤亡达1681人。

二战结束后不久，第36师协会开会，要求国会对拉皮多河战斗组织调查。他们认为：“每一个同这场战斗有关的人都知道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胜利是不可企望的。但是马克·克拉克将军无视当时实际情况，不顾下级指挥官们一再提出反对意见，悍然下令强渡拉皮多河。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部队一批批地去送死。”

这件事很快掀起轩然大波，但陆军部的答复是：克拉克将军计划并下令进行这场战斗“判断是正确的”。

克拉克本人的看法是，他知道战斗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因为这样我们就可能把德军后备队最大限度地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从而为安齐奥登陆扫除障碍。……要么在我们这边，要么在安齐奥，血总是要流的。我宁愿在我们这边多流一点血，因为在拉皮多河畔我们是安全的，但是在安齐奥沿海，我们背后就是大海了。”

当第5集团军主力被困在拉皮多河畔之际，包括美军第6军在内的盟军在安齐奥登陆了。指挥登陆行动的是第6军军长约翰·卢卡斯。开始，登陆作战比较顺利，盟军很快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卢卡斯打算向内陆推进25英里，占领阿尔卑斯山，切断德军的主要供应线和逃跑路线。

但是，卢卡斯将军有点过于谨慎了。他虽然钦佩他的西点校友巴顿，可他沉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像巴顿那样强行推进。

在随后的9天里，卢卡斯关注的是把更多的兵力和给养运上岸来。德军已筑起了一条坚固的防线，并准备进行反击。1月30日，卢卡斯终于感觉到准备已毕，要向阿尔卑斯山发动进攻了。经过3天的战斗，在付出5500人的

伤亡后，卢卡斯停了下来，他命令第6军挖壕自卫，滩头阵地周围布上铁丝网并埋下地雷。

盟军在安齐奥突然登陆，转移了德军的注意力。克拉克立即命令第5集团军主力迅速推进，突破德军防线，但是，尽管多次努力，最后都没有成功。

安齐奥滩头阵地此时已陷入困境，不仅前进不得，而且前面的德军越来越多。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卢卡斯未能给德军以沉重的打击而恼火，他抱怨说：“我希望盟军能在海岸上打到一只豹子。这可倒好，我们得到的是一条搁浅的鲸鱼。”

到2月16日，聚集在安齐奥的德军在数量上已超过盟军，大约是12.5万人对10万人。于是他们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被困的美国兵勇敢应战，决不后退。德国人最后意识到，他们难以消灭滩头阵地。于是在2月20日停止了反击。自从登陆作战开始以后，德军已经损失了1.9万人，盟军的伤亡也同样严重。

两天以后，卢卡斯被解职，这位西点人未能在安齐奥取得辉煌战绩。但是，驻意大利的德军统帅凯塞林认为，安齐奥登陆战的真正错误不在卢卡斯，而在于“登陆部队力量不强，缺少机械化部队配合。这是一次不充分的进攻。”卢卡斯也曾在他登陆后的日记中写道：“由于兵力不足，敌军会把我推到海岸上，使我进入一个危险境地。这能怪谁呢？”

由于绕过德军防线的企图失败后，山里和海边的盟军都陷入了困境，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实施强攻。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盟军全线出击。经过残酷的争夺战，德军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1944年6月4日晚9时，克拉克麾下的美军首先开入罗马。一位罗马市民后来回忆说：“当天晚上明月当空，德军撤走后城市静了下来。突然有人喊‘美国人来了！’不久就看到一些坦克开进了城区，一些士兵在月光下列队行进。他们静静的，显得十分劳累。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向他们欢呼，但他们只是微笑着，挥着手继续前进。一队接一队的士兵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最后传来停止行进的命令，有数百名士兵站在街心。人们围着他们，拍打着他们的肩膀，亲吻着他们的脸颊。士兵们要一些水和酒喝，喝完后就躺下睡着了，……整个街区好像成了士兵们的一张张大卧床。第二天早上，罗马的空气和味道都变了。”

美军进入罗马，标志着盟军大举进攻获得了胜利。士兵们都有点精疲力尽了，但他们还是离开了罗马，向北挺进，迅速攻克了德军一条又一条防线。德军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了哥特防线。这条防线弯弯曲曲地延伸在意大利北部。

9月的秋雨和11月的风雪帮了德国人的忙，盟国部队不久又被困在群山中。然而，德军的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1945年4月9日，盟军在意大利战场发动了最后一次决定性攻势。4月11日，克拉克指挥美军突破了哥特的最后防线，向平原地区推进。威利斯·克里顿伯格的机械化部队急速穿过大平原，于4月21日与英国第8集团军汇合。德军全线瓦解，数万人投降。盟国装甲部队乘胜前进，开往奥地利和法国边境，封锁阿尔卑斯山通道。

意大利战役的胜利，使马克·克拉克成了又一个值得西点军校骄傲的战争英雄。



### 三喋血欧洲

1944年6月5日，盟军欧洲战区总司令文森豪威尔发布命令：“攻击开始日不变，6月6日，星期二。”

当天傍晚，大约5000艘舰船浩浩荡荡地开出英国，驶向法国诺曼底，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霸王行动”拉开了帷幕。

参加诺曼底登陆的有英国第8集团军和美国第1集团军。西点人布雷德利出任第1集团军司令。他的部队将在代号为“犹他”和“奥马哈”的两处海滩登陆。

6月6日凌晨，庞大的盟国舰队到达预定进攻地点。布雷德利脚踏战靴，身着野战服，头戴钢盔，肩挎救生衣，略带微笑地站在舰桥上，显得信心十足。狂风掀起的巨浪猛烈地拍打着脚下的战舰。大战前的沉寂让人紧张也让人兴奋。

·西点出身的军官最早踏上诺曼底·

在夜幕的掩护下，马修·李奇微指挥的第82空降师和另一位西点人马克斯韦尔·泰勒率领的第101空降师共1.6万人突然降落在“犹他”海滩后面。

在雾气茫茫的黑夜里，泰勒师长降落在由灌木树林围起来的诺曼底田野上，他开始费劲地脱去降落伞，这时他多么希望有几个士兵能跑过来帮助他。但是，环顾四周一个兵的影子都没有，只有一圈好奇的诺曼底奶牛在注视着，似乎对这个侵入它们牧场的外来人很恼火。当泰勒还在努力挣脱降落伞的时候，不太远的田野里响起一支德国自动步枪的枪声。它提醒泰勒敌人就在附近，于是他不再努力去解那纵横交错在身上的皮带扣，干脆用刀子割断降落伞带脱出身来。然后，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联络用的蟋蟀玩具，开始寻找部队。正当这位失掉了部队的孤零零的师长沿着树篱的阴影向前爬行时，有个人在灌木树篱的角落里发出了声响，泰勒警觉地转过身来准备射击，可令人兴奋的蟋蟀叫声响起了，他很快以同样的信号作了回答并跑向那个角落。在朦胧的月光下，那里站着第一个迎接他的手持步枪的美国兵。他们沉默地拥抱了，然后一起去集结正在陆续出现的其他伙伴们。

泰勒很快就碰上了他的西点校友安东尼·麦考利夫，格里·希金斯，还有一位营长、西点1933届毕业生朱利安·尤厄尔。他们一起在附近的田野里搜索，到天亮的时候，共收拢了约90名官兵，但是，单位不同，兵种也不同，军衔从将军到列兵，专业则从报务员、炊事兵、文书、宪兵一直到步兵、工兵、炮兵，还有战地记者，收拢起来的这些人中，军官多，而真正作战的兵少，特别是步兵少。泰勒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领导这样的人。

由于夜幕和风力的原因，美国伞兵没有完全按预定计划在预定地区降落，指挥系统一度紊乱，但是勇敢的官兵们自动聚集起来，组成一支又一支的临时作战部队，他们拔据点，占村镇，夺取桥梁，控制公路，从后面威胁着德军在诺曼底海滩构筑的“大西洋壁垒”。

6点30分，海面上的美军开始登陆。向“犹他”海滩冲击的是乔·柯林斯指挥的第7军。柯林斯191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在和平时期他当了17年的中尉，一度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懒。是马歇尔将军打消了他的疑虑，他说：“当陆军下来选中你和其他几个像你这一类的人时，陆军便开始步入现代化了，我想陆军会这样做的，而且还很快。”柯林斯咬咬牙忍耐下来，珍珠港事件后，他在南太平洋地区作战，他指挥的第25步兵师被誉为“热带雷电”，

他本人则获得了“闪电乔”的美名。柯林斯正直热情、富于进取精神，作战勇猛顽强又足智多谋。诺曼底战役前，他奉调欧洲出任第7军军长。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都说干练的柯林斯与他们有共同语言。

柯林斯不负众望，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他指挥第7军的突击部队——第4步兵师很快登上滩头，占领了德军阵地，并向纵深发展。

第4步兵师师长是西点1912届毕业生雷蒙德·巴顿将军。雷蒙德是个善于打硬仗的指挥官，在诺曼底登陆以后的日子里，他的部队总是作为主力出现在战斗最激烈残酷的地方，军长柯林斯和集团军司令布雷德利都认为雷蒙德是不可多得的战将，最杰出的美军师长之一。

在另一登陆地点，“奥马哈”海滩，美军却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在这里登陆的是第5军。西点1917届毕业生查尔斯·马格哈特将军和他的副手、西点同班同学诺曼·科塔率领的第29步兵师担任突击部队。他们的部队还没有上岸。许多登陆艇便被巨浪掀翻，数百名士兵和数十辆坦克葬身鱼腹。平缓的海滩和不远处的陡壁悬崖，使构筑了纵深防御工事的德军将“奥马哈”海滩变成了美军的地狱。登上海滩的29师官兵用了6个小时，才前进了10码。海滩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集团军司令布雷德利心焦如焚，他开始考虑下令撤离“奥马哈”海滩。但是，勇敢的29师官兵并没有退缩，他们前赴后继，继续进攻。诺曼·科塔这位曾先后执教于西点军校战术系和本宁堡步兵学校兵器系的教官，冷静地在海滩上大步行走，给每个人树立了无所畏惧的榜样。

“留在海滩上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另一种是等死的人。来呀！把魔鬼从这里赶走！”科塔准将大声呼喊。能够行动的人冒死向前冲去。

下午1点30分，布雷德利收到第5军的战报：“突击部队在滩上牢牢地立住了脚，……正在向滩后的防波堤和陡壁进攻。”布雷德利终于松了一口气。

血战“奥马哈”海滩的诺曼·科塔将军后来升任第28步兵师师长，继续驰骋在欧洲战场上。

6月7日，布雷德利视察奥马哈海滩，同时下令第5军和第7军靠拢，在卡伦坦会师。集团军副司令西点人霍奇斯亲自指挥这一行动。中午时分，艾森豪威尔来到前线，听取布雷德利的战况报告。6月9日，布雷德利的司令部由海中移到岸上。6月12日，第5军和第7军攻下卡伦坦，胜利会师。之后，泰勒的第101空降师留在卡伦坦驻守。泰勒在坦克部队的配合下击退了德军的猛烈反攻，守住了卡伦坦。

柯林斯指挥第7军奉命向战略重地瑟堡进攻。在海、空军的配合下，柯林斯的部队与顽强固守的德军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战，最终于6月26日占领了整个瑟堡。之后，第7军与美国第5、8、19军合为一股，向南推进，闪击阿弗朗什，为后续部队，巴顿的第3集团军开辟通道。然而，由于准备仓促，指挥不力，加之数天的暴雨和复杂的灌木围田，突击阿弗朗什之战失败了。这使布雷德利十分沮丧。

·巴顿感动得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7月6日，巴顿来到法国参战。西西里岛战役后，第7集团军建制暂时取消，巴顿也就解了职。此后，他的情绪极度消沉，曾让跟随他多年的部下们另事他主，但没有人离开他。诺曼底登陆前，艾森豪威尔将他召到伦敦，让他在盟军发起的欺骗德军的行动中挂名为集团军群司令。这个欺骗行动的

代号为“刚毅”。“刚毅”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英国东南部虚设一个集团军群，摆开进攻加莱的阵势，以迷惑德国人。“刚毅”计划确实起到了蒙蔽德军的作用，希特勒将驻守法国海岸的德军主力集中在加莱地区，甚至诺曼底战役打响后，希特勒仍然认为盟军的主攻方向在加莱。

巴顿的实际职务是第3集团军司令。这个集团军将在诺曼底登陆部队站稳脚跟后，调入法国作战。

正当盟军忙于诺曼底登陆作战的准备时，巴顿又两次陷入困境，几乎丢掉第3集团军司令的乌纱帽。

第一次要回溯到西西里岛战役。战役打响前，巴顿在第45师做鼓动性讲话。他告诫45师的官兵：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举手投降时要特别提高警惕。有时敌人虽已举起了手，但如果麻痹大意，他们就会趁我们不备而向我们开枪或扔手榴弹。因此，要是不能确切弄清敌人是真心投降，就把他们干掉。后来，第45师登上滩头后，一名上尉带领一名士兵，曾两次让德国战俘排好队，用机枪扫射，杀死79人。

虽然巴顿并没有鼓动第45师士兵去屠杀战俘，但他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地乱说乱讲，却使军事法庭着实调查了一番。巴顿对整个事件一直抱轻蔑的态度。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有些人说我杀人太多，……我想，我杀得越多，我们的同胞牺牲得就越少，可是他们不这样看。我真想马上退役进修道院，远离尘世。”

此事还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巴顿又遇到了麻烦。4月25日，应英国有关部门的邀请，巴顿出席一群妇女为美军组织的一次“欢迎活动”，并发表了讲话。他在简短的演说中讲道：“战后世界将由英国和美国主宰——当然还有俄国。”巴顿规定讲话“严禁记录”。但是，英国出版协会却违背他的意见，发布了这一消息，而且在消息中删去了“当然还有俄国”这句话，结果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波澜。

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巴顿一再惹出麻烦极为恼怒，他甚至准备把这位校友送回国。布雷德利也赞成这么做。但是，谁来指挥第3集团军呢？没有理想的人选。艾森豪威尔只好坐下来给巴顿写了一封借辞严厉的信，命令他立即写出“检查报告”。巴顿以令人信服的语言进行申辩，艾森豪威尔觉得实情与新闻报道大有出入，他决定留下巴顿，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以后不要在政治问题上多嘴多舌。

巴顿感动得泪珠像断了线似地滚落下来。他保证一定要做个谨小慎微的楷模。说完，脑袋趴在艾森豪威尔的肩上，像个认错的孩子，擦得锃亮的钢盔一下子滚落到地下。艾森豪威尔觉得这场面十分滑稽，但巴顿并不难为情，他捡起头盔，端端正正地戴好，行了一个军礼：“先生，我可以回我的司令部去吗？”

“当然可以，但必须跟我吃过午饭以后才能走。”艾森豪威尔高兴地说。

巴顿登上法国的土地后，盟军尚未打破诺曼底战役的僵局。有鉴于此，布雷德利决定实施代号为“眼镜蛇”的作战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将集中兵力在圣洛地区实施正面突破，以乔·柯林斯第7军为先锋，在敌人的阵地上撕开一个缺口，然后，第1集团军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冲破敌人的防线。

战役以空军实施地毯式轰炸开始，数千架盟军飞机铺天盖而来，数以万计的炸弹抛撒在德国人的阵地上，浓烟翻滚，震耳欲聋。德军阵地霎时被夷为平地。不幸的是，有些炸弹也落在美军阵地上，造成数百人的伤亡。前来

观战的西点人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被一颗炮弹从藏身的战壕里抛出十几米远，全身血肉模糊。当时，他正在接替巴顿担任“刚毅”计划中的角色。在北非时，他就因观战挨过德国人的炮弹，这一次竟没有逃过自己人的炸弹。

麦克奈尔之死，在盟军高级指挥官中引起巨大震动。为了避免影响“刚毅”计划的实施，布雷德利下令在诺曼底为他举行秘密葬礼。巴顿、霍奇斯、威廉·基恩还有布雷德利等西点校友，抬着灵柩为麦克奈尔“最后送行”。

空军的轰炸给德军造成重大打击，防线一片混乱。柯林斯指挥部队勇猛突击，打得很漂亮，在德军防线上切开了一个很宽的突破口，其它部队随后跟进，一齐向南，直抵“眼镜蛇”计划所确定的目标阿弗朗什。城里的德军不是落荒而逃，就是举手投降。

7月28日，布雷德利兴高采烈地致信艾森豪威尔报告胜利的消息。艾森豪威尔接信后喜形于色，马上乘专机前往第1集团军视察战况。打了胜仗，人人高兴，就连曾对“眼镜蛇”计划持怀疑态度的巴顿也不例外。

“眼镜蛇”计划的胜利，是诺曼底登陆战役的重大转折点，它使盟军终于冲出了科唐坦半岛。

· 第12集团军群里的西点群英 ·

1944年8月1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军第12集团军群司令部正式成立，这是诺曼底登陆前就计划好的。布雷德利出任集团军群司令，下辖第1和第3集团军。第1集团军由考特尼·霍奇斯出任司令。

霍奇斯于1887年1月5日出生在佐治亚州，1904年进入西点军校，因数学考试不及格，一年后被迫辍学。由于他十分热心陆军事业，复于1906年11月作为一名列兵加入陆军。后来他到过菲律宾，跟随潘兴入侵过墨西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功勋卓著被授予十字英勇勋章、银星勋章和青铜星章。1920至1924年，这位没有在西点完成学业的人，进入西点军校战术系供职。30年代初，进入本宁堡步兵学校任职。1933至1934年，在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深造。之后，再赴菲律宾与麦克阿瑟共事。回国后，出任本宁堡步校校长。1941年3月晋升少将。霍奇斯是一个严肃而谦虚的人。他在西点和本宁堡期间，曾与布雷德利两度共事。诺曼底登陆时，他作为布雷德利的助手来到法国。

霍奇斯第1集团军由第5、7、19军编成；巴顿第3集团军由第8、12、15、20军编成。若把各种勤务、支援和特种部队都计算在内，布雷德利在法国指挥的美军约有90万之众。

按“霸王”计划的规定，巴顿第3集团军参战后的主要任务是歼灭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守敌，夺取半岛上的重要港口。当时，根据情报，半岛上的德军主力已被调往诺曼底。于是，布雷德利与艾森豪威尔、巴顿商议后，决定减少参加布列塔尼战役的兵力，只用第3集团军的第8军西进攻击半岛，其它部队则一起东进。

巴顿率领第8军的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便占领了大片土地和城镇。德军撤到沿海各大港口，根据希特勒死战到底的命令进行坚守顽抗。面对坚固的防御工事，巴顿不得不花时间，一个一个地攻破它。经过浴血奋战，8月16日，圣马洛被攻克。而其他港口尤其是布列斯特港则坚攻不下。

9月，威廉·辛普森率美军第9集团军登上法国领土。辛普森是西点1909届毕业生，巴顿的同窗。毕业时成绩全班倒数第2名，故得外号“糊涂虫”。

毕业后，曾到墨西哥边界和法国服役，在第33师晋升到中校，任师参谋长，荣获一枚功勋奖章和一枚银星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到本宁堡步校任职，后来又上了指挥与参谋学院和国防大学，1940年他负责训练和整顿2个国民警卫师，成绩卓著，被马歇尔提升为军长，后来又交给他一个集团军。辛普森是个少言寡语、意志坚强的得克萨斯人，高个子，瘦骨鳞峋，头秃得锃光发亮。布雷德利很喜欢同这位新下属共事。

辛普森虽然老成持重，但并不乏幽默感，他总是喜欢讲这样一段故事：

一天晚上，巴顿提着一瓶白兰地来，说：“我们来喝杯睡前酒”。我们边喝边谈。

巴顿说：“得啦，我们现在都在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之下，这两人都比我们低6级。

霍奇斯是1908届的，因学业不及格退出西点军校，只好去服兵役，现在却指挥第1集团军。我在1908届留了一级，让我在学校呆了5年才毕业——同1909届一道毕业——我指挥第3集团军。你在1909届我们班是倒数第二，现在指挥第9集团军。像我们3个狗屁不如的人，却在那两个狗崽的部下身居要职。这不是怪事吗？”

辛普森还有个极好的参谋长，他就是曾在西点教过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数学的詹姆斯·穆尔将军。在辛普森外出巡视部队期间，穆尔有闻必录，有问必答。由于穆尔的聪明才智和管理得当，第9集团军参谋部，成为欧洲战场上最杰出的参谋部之一。布雷德利认为，甚至他的集团军群参谋部在某些方面也无法与之比拟，穆尔是“欧洲战场上最不出名，然而是最杰出的将军之一”。

辛普森到达法国后，奉命开往布列斯特港协同第3集团军的部队攻占这个港口。9月19日，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美军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攻克布列斯特港，歼灭守敌3.8万人。

在东线，布雷德利指挥5个军继续向前推进。柯林斯的第7军攻至莫泰恩。在其右翼，第3集团军的两个军，西点1912届毕业生韦德。海斯利普指挥的第15军和他的同窗沃尔顿·沃克指挥的第20军勇猛推进，海斯利普的坦克3天就前进了75英里。

然而，在左翼的霍奇斯第1集团军，仗打得仍很残酷，第19军和第5军由于遭到顽强抵抗损失很大。第19军军长是西点1913届毕业生查尔斯·利科特。此人火气大，像公鸡一样好斗。来欧洲前，是太平洋战区的名将。在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战役中，他指挥第7步兵师以灵活的战术，成功地夺取了夸贾林岛。艾森豪威尔对他有几分偏爱。而布雷德利在西点时便不喜欢他。不过，利科特打仗确实勇猛顽强。

当美军向东推进之际，德军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正集中兵力，向阿弗朗什反击，企图借以分割第1和第3集团军，在诺曼底地区决战，把盟军赶下海。德军主力首先向美军第30师驻守的莫泰恩发起进攻。第30师师长是西点1915届毕业生利兰·霍布斯。霍布斯在西点当学员时便和布雷德利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有共同的爱好——玩橄榄球和棒球。霍布斯是这方面的明星。同时，他还是个爱饶舌的家伙，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脸上总带着微笑。在橄榄球场上，没人能靠近他。他指挥的师也完全反映了他的性格特点。战场上，霍布斯就像一匹烈马，四蹄奔腾地冲在前面，深得他的上司兼校友利科特和布雷德利的赏识。进攻莫泰恩的德军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顽强善战的对手。

8月7日，天空晴朗，盟军飞机向进犯的德国装甲部队猛烈轰炸，迫使其离开公路，钻入树林。而柯林斯的部队正好部署在德军两翼，转过头来就

能两面夹击，痛歼敌军。

德军的反击正好为盟军在诺曼底地区围歼其有生力量提供了良机。在同艾森豪威尔协商后，布雷德利立刻下令海斯利普率第 15 军向北进击阿尔让当，以便与进攻法莱斯的加拿大军队会合，封住德军向赛纳河逃跑的路线。

海斯利普的坦克隆隆地开进阿尔让当，他要求继续前进，攻占法莱斯，巴顿也支持这么做。但是，布雷德利反对，他不准海斯利普向法莱斯进军，以免与加拿大部队发生“自相残杀”。另外，急调柯林斯的第 7 军北上加强海斯利普的左翼。8 月 16 日，加拿大军队开进法莱斯。包围圈的缺口只剩下 20 英里宽。这时，德军开始急速后撤。8 月 19 日，美军与加拿大部队在查博伊斯会合，堵住了包围圈的缺口。6 万德军被歼灭，还有 4 万多人拼死突出包围圈，向塞纳河撤退。

对于冲出包围的德军来说，磨难并未结束。海斯利普、沃克等人正向东北横扫过去，其先头部队已渡过塞纳河进行追击。

· “龙骑兵”行动 ·

由于盟军向东涌去，在已解放的法国西北部留下了一块很大的地区。1944 年 8 月 15 日，盟国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里维耶尔海滩，发动了又一次代号为“龙骑兵”的登陆作战。美国第 7 集团军在亚历山大·帕奇将军的指挥下顺利登上海滩，向北挺进。9 月 11 日，与巴顿第 3 集团军的一部分胜利会师，“龙骑兵行动”顺利结束。

亚历山大·帕奇是西点军校 1913 届毕业生，具有典型的男子汉气概和第一流的军人素质。在太平洋战场上，他曾指挥部队血战瓜达卡纳尔岛。1943 年 6 月，帕奇将军回到华盛顿，不久因不慎泄露了一项军事秘密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43 年 4 月，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海军破译了一份日军密码电文，得悉日军联合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将坐飞机前往所罗门群岛视察战况，这份电讯勾划出了飞行的基本航线及所提供的空中掩护。4 月 18 日，西点人约翰·米切尔少校奉命率第 339 空军中队进行拦截。那天，迷雾茫茫，黑云飞旋，海浪翻滚。米切尔以焦灼的目光搜寻着目标。他等待着。时光飞逝，除了异常的风暴发出的轰隆声外，没有什么动人心弦的事。飞返基地的命令正在唇边欲出时，他忽然发现乱云飞渡的空中轰隆隆地飞来两架日本大型运输机和护航的“零式”战斗机群。

米切尔的战斗机冲上去迎战“零式”机，拦截它们，并插入两架运输机之间。“零式”战斗机拼命掩护，但在随之而来的一片混战之后，两架运输机被迫单独飞走。乘坐着山本五十六的大部参谋人员的那架运输机撞毁了。山本上将的座机则施展开全身本领，企图逃脱。日本驾驶员的技术是熟练的，他躲到云层后面，沿着曲折的海岸线飞行，然后一个快速下降，降到岛上丛林密布的树巅高度，看来他似乎脱险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西点军校毕业生托马斯·兰菲尔上尉的飞机始终追在后面，他开火了，随即那架运输机的后舱喷出一股黑烟，接着是红色的火焰，最后变成熊熊大火，轰然一声坠落在潮湿的丛林中。山本五十六，这位曾反对与盟军作战但又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的日本海军上将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华盛顿称这次行动是战争中最重要收获。但是，却把这次行动贴上绝密的标签，不准公开发表，唯恐危害密码分析处的工作，而西点人兰菲尔只能成为隐蔽的特大功勋英雄。

亚历山大·帕奇作为太平洋战区的高级指挥官对这次行动了如指掌。当日本和华盛顿先后公布山本五十六的死讯时，帕奇正在华盛顿参加《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一次午餐会，他有点得意忘形，说他一直急切地盼望着公布这一消息，并声称正是他下的命令，才导致山本五十六之死。美国事先就知道有一位日本“大人物”将乘飞机于某日某航线飞行。

此后，美国的报纸便开始宣称，山本五十六之死并非美国交上了好运，而是破译了敌人的密码。不久，日本便更换了电讯密码。

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对这一严重泄密事件非常气愤，要求军法审判帕奇。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没有这样做，他虽然对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的莽撞行为感到震惊和气愤，但是又不愿因此失去陆军中的一位于才。

正在这时，帕奇可能由于受惊出现虚脱，并因染上肺炎被送进医院，病情严重。马歇尔由此断定，帕奇已受到足够的惩罚并无疑已吸取教训。他顶住了海军的压力，没有对帕奇进行军法审判，而且在帕奇病愈后马上将他送往欧洲战场。

帕奇没有辜负马歇尔的良苦用心，他在欧洲战场上指挥第7集团军挥戈猛进，屡立战功，并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出了一个儿子的生命。当时，这个儿子就在第7集团军服役。帕奇非常爱他，他的死对帕奇的精神打击太大了，以致影响到他胜任集团军司令这一职务。但他最终还是克服了巨大的悲痛，一直坚持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11月，亚历山大·帕奇在美国突然病逝。

为了协调法国南部盟军的作战行动，美国第6集团军群迅速组建起来。集团军群司令由西点1909届毕业生雅各布·德弗斯担任。德弗斯是巴顿的同窗。毕业后，曾在西点教授数学和工程学，同时兼任棒球队的领队。后来又进入战术系供职，与布雷德利很熟。1940年，德弗斯在北卡罗来纳州担任第9师师长时，引起马歇尔将军的注意。当时，大批人员补入部队，急需营房，德弗斯好像变戏法一样，一夜间就建了起来，于是他获得了“大能人”的美称。艾森豪威尔赴北非实施“火炬”计划时，德弗斯前往伦敦，代表美国制订“霸王”作战计划，并监督美军在英伦三岛的集结。由于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都不怎么喜欢德弗斯，所以诺曼底登陆前艾森豪威尔把他送到地中海战区担任盟军副司令。对于过分饶舌的德弗斯来说，这是降职使用，因而对艾克很不满。他出任第6集团军群司令后，很快又处在艾森豪威尔的直接指挥下。第6集团军群由美军第7集团军和法国第1集团军组成，约有兵力40万，负责由法国南部向东北进攻。

此时，北线的盟军开始调整部署，以发动新的进攻。艾森豪威尔在盟军高级将领协商后决定：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仍留在西南面围歼德军；蒙哥马利的集团军群加上霍布斯的美国第1集团军穿过比利时，进攻德国鲁尔；布雷德利第12集团军群的第3集团军在巴顿率领下，穿过法国，进入萨尔河。

向比利时和萨尔河的进攻都很顺利。暂归蒙哥马利指挥的霍奇斯第1集团军，进入比利时后仗打得很漂亮。柯林斯的第7军一战便俘虏德军2.5万人。第1集团军迅猛推进，然而当部队逼近德国边境时，汽油用完了。霍奇斯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与此同时，巴顿的第3集团军发起了一场旋风般的闪电战，很快推进到距离德国边境只有60公里的地区。但是，巴顿的燃料也耗尽了。他气得大声吼叫：“我的士兵可以啃皮带，但我的坦克不能往里灌空气。”

10月中下旬，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决定采纳他的校友布雷德利的战略：以第12集团军群为主，兵分两路突击莱茵河。得手后，两支部队齐头并进，包围鲁尔区，然后同蒙哥马利的部队一起，围歼德军。

11月8日，巴顿的第3集团军作为南路首先发起进攻。巴顿遇到了倒霉的天气。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气候寒冷，并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德军的顽抗，12月13日，沃克的第20军经过十几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完全占领了军事重镇梅斯。巴顿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才向前推进了40英里，虽然渡过了萨尔河，但却在德国人的“西部壁垒”前停了下来。德国人的顽强阻击，令巴顿火冒三丈。他要求动用预备队第82空降师，但集团军群司令布雷德利不同意。于是，他大骂布雷德利是胆小鬼，天生的懦夫。

“历史一定会记录下这个精神懦夫！”巴顿咬牙切齿地说。

与此同时，向科隆和波恩方向突击的北路军——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和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也发动了进攻。在付出了3.5万人的重大代价后，部队终于抵达罗尔河。

·安东尼·麦考里夫对德国人的回答是：“混蛋！”·

天气越来越冷。盟军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消耗战。

12月16日，希特勒集中3个集团军的兵力，在比利时与德国交界的阿登高原向美军发动了强大的反攻。由于缺乏预计和准备，阿登防线上的美军陷于混乱，被迫后撤，德国的装甲部队迅猛推进，直指默兹河。

告急文电像雪片一样飞进盟军最高统帅部。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等人这才如梦方醒。他们立刻调整部署，组织防御。

12月19日，艾森豪威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敌策略。与会者个个脸色阴沉。总司令不想让会场笼罩着阴郁气氛，所以 he 说道：“我们应当把目前的形势看作是机会而不是灾难。在这张会议上只应当有笑脸。”

“妈的，让我们振作起来，让这帮狗娘养的打到巴黎去，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收拾他们，把它们捣碎吃掉！”巴顿咬牙切齿的样子真把大家逗笑了。

“不，绝不能让敌人渡过默兹河。”艾森豪威尔平静地说。

会议决定，巴顿的第3集团军北上攻击德军的突出部；德弗斯的第6集团军群向东北靠拢保护巴顿的右翼；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必须顶住从北面和南面突入阿登山区的德军，扼住西去的咽喉要道，坚守阵地，并准备由北向南反攻，与巴顿的第3集团军合击德国鬼子。

在阿登战役中受到打击最沉重的是霍奇斯的部队，尤其是处在德军主攻方向上的第8军损失最为严重。然而，第8军的官兵在德国人的突然袭击下，并没有仓皇逃跑，他们在德军的分割包围中，各自为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地形和时机，阻击敌军，为最高统帅部调整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几天的苦战，霍奇斯和他那些久经沙场的将领们终于稳住了阵脚，并在阿登山北麓的突出部建立了巩固的阵地，为由北向南出击德军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12月22日，巴顿率第3集团军按计划发起攻击。他们冒着恶劣的风雪天气和德国人的炮火，日夜兼程，勇猛推进。圣诞节一过，先遣部队便成功地冲进德国人重重包围的巴斯托尼，与被围的守军取得了联系。

巴斯托尼是德军西进道路上的咽喉，一直被美军第101空降师和部分装甲部队据守着。空降部队的大部分成员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返回英国，留在



艾森豪威尔手边，作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不久，组建了第 18 空降军。西点人李奇微出任军长。第 82 和 101 空降师分别由他的校友加文和泰勒指挥。1944 年 9 月中旬，加文和泰勒率领部下成功地在荷兰东部靠近德国的奈梅亨和艾恩霍芬地区空投着陆，夺取了盟军东进道路上必经的公路和铁路桥梁。接着，他们又西进，配合英军拿下了安特卫普港。阿登山战役打响后，第 82 和 101 空降师又奉命驰援巴斯托尼——圣维特一线的守卫部队，阻止德军西进。加文的第 82 师来到圣维特防线，而 101 空降师则在代理师长安东尼·麦考里夫的率领下抵达巴斯托尼。

巴斯托尼是七条公路的交汇点，军事必争之地。第 101 空降师的第 501 空降团在西点 1933 届毕业生朱利安·尤厄尔的率领下，最先开上战场。德国强大的第 2 装甲师对巴斯托尼地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第 101 空降师 1 万多人被包围了。战斗十分残酷，防御线数次告急。子弹和食品在迅速减少，药品更是短缺。德国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德军派信使送来最后通牒，要求美军投降，指挥官安东尼·麦考里夫的回答是：“混蛋！”

巴顿的部队赶来了，他们救出了这位有口才的西点人。之后，第 3 集团军向东北出击，直指豪法里兹。霍奇斯的第 1 集团军以柯林斯第 7 军为先锋，向东南出击。1 月 16 日，两军在豪法里兹会师。然而，德军在美国合围前已逃之夭夭。至此，延续了整整一个月的阿登战役划上了句号。

艾森豪威尔发布命令，要求布雷德利的集团军群利用德军在阿登山区的溃败，大踏步地向前推进，力争重创德军，一举突破“西部壁垒”。

霍奇斯和巴顿在南北长 25 英里的战线上，同时向前推进。霍奇斯集合李奇微的第 18 空降军担任第 1 集团军的突击部队。李奇微于 1 月 28 日首先发起攻击。加文的第 82 空降师和能征惯战的“大红师”被摆在前面打先锋。这次进攻又遇上了恶劣的天气。发起进攻的第一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一直下到深夜，紧接着出现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冰雪覆盖着群山，堵塞了进攻的道路，掩没了德军埋下的地雷。然而，第 82 空降师和“大红师”仍然猛冲猛打，在厚达一两英尺的积雪中辟路前进。李奇微后来回忆道：“作为一个指挥员，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壮观动人的战斗场面。这两支久经战火考验的队伍，以高昂的斗志和英勇顽强的姿态，并肩冲锋陷阵，其情景令人欢欣鼓舞，就好像看到两匹威风凛凛的赛马，并驾齐驱地向终点冲去，人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为之欢呼叫好。”

与此同时，巴顿的第 3 集团军也发起了进攻。但是，恶劣的天气和德国人的顽抗，使进攻速度不可避免地渐渐慢了下来。到 2 月 1 日止，美军沿整个 25 英里长的战线平均向前推进了仅 6 英里，抵达“西部壁垒”附近。这时，布雷德利接到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第 12 集团军群停止进攻，转入防御，等待蒙哥马利北部集团军群发动的进攻。

2 月 10 日，暂归蒙哥马利指挥的辛普森第 9 集团军约 30 万人，在柯林斯第 7 军的配合下向东北方向进击，强渡罗尔河。由于德国人抢先炸毁了罗尔河水坝，洪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灌满了罗尔河和罗尔山谷。辛普森的第 9 集团军在洪水和泥沼中挣扎了两个星期才渡过罗尔河，之后，在柯林斯的支援下，辛普森迅速挺进到莱茵河畔的韦塞尔，并一举肃清了莱茵河西岸 34 英里范围内的德军，俘敌 3 万余。接着又与加拿大军队一起攻下韦塞尔，活捉德军 2.3 万人。

柯林斯的第 7 军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该军渡过罗尔河并完成掩护

第9集团军的任务后，立刻东进，逼近莱茵河畔的科隆，俘敌1.3万人。

3月3日，布雷德利开始实施代号为“伐木工”的作战计划。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担当主攻任务。这时柯林斯已攻下科隆，正沿莱茵河西岸南下与第3军会攻波恩。巴顿的第3集团军则在南面向东北方向进击。“伐木工”计划成功了。第12集团军群仅在4天时间内便到达了科隆至科布伦茨之间的莱茵河沿岸。德军惊恐万状，四散奔逃。

3月7日，霍奇斯麾下的第9装甲师在师长、西点1915届毕业生约翰·伦纳德的指挥下占领了雷马根附近横跨在莱茵河上的铁路大桥。布雷德利闻报，兴奋异常，他马上调兵遣将巩固雷马根的桥头堡。

“布雷德利，好极了！要赶紧做好渡河准备，一定要守住桥头堡。稳住立足点。我完全支持你！”艾森豪威尔兴冲冲地对着电话喊叫起来。他也没有料到美军会如此迅速地占领莱茵河上的铁路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要求布雷德利至少投入5个师，巩固雷马根的桥头堡。

雷马根必有一场激战，这是人人都预料得到的。希特勒对失去铁路大桥大发雷霆，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并炸掉这座大桥。在其后一个星期里，德军对雷马根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和轰炸。柯林斯的第7军和范佛里特的第3军并肩作战，决不后退一步。詹姆斯·范佛里特与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同属于西点“将星璀璨”的1915届毕业生。体魄健壮的范佛里特在西点当学员时，是陆军橄榄球队的主力后卫，脚法精湛，技术全面。毕业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荣获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他具有火一般的热情，敢打敢冲，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和指挥员。

诺曼底登陆时，范佛里特在雷蒙德·巴顿的第4师当团长，他曾一天荣获三枚铜十字英勇勋章，后来又得到一枚英国勋章。他的老同学布雷德利非常疑惑，马歇尔参谋长为什么不让如此杰出的人指挥一个师。他怀疑范佛里特有污点记录在案，或者是什么地方得罪了大权在握的马歇尔。不久，布雷德利便找到了答案。马歇尔对人名如此健忘，竟把一个与范佛里特的名字十分相近而酗酒闹事的人搞混了，并且将这种混乱传给了陆军中将莱斯利·麦克奈尔。麦克奈尔到法国视察战况时问布雷德利：

“谁干得最出色？”

“最出色的要数范佛里特。”

“可惜他有酗酒的怪僻，对吗？”麦克奈尔说。

“天哪！你弄错人了。范佛里特绝对不喝酒。”布雷德利急忙辩白。

“什么！”麦克奈尔大声嚷道，表示不相信。

“你说的那个人不是范佛里特。我认识他。”布雷德利补充道。

不公正的事情很快结束了，范佛里特晋升为准将，任第90师师长，后来又当上了第3军军长。

当雷马根激战正酣之际，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调头南下，与北上的德弗斯第6集团军群会攻“西部堡垒”。经过激战，他们终于冲过了德军的防线。3月22日晚，巴顿的先头部队渡过了莱茵河。第二天清晨，工兵们开始架设浮桥。巴顿向布雷德利汇报战绩，他小声说：“先别告诉别人说我在过河。”

“好吧，我保密。你是说在过莱茵河？”布雷德利问。

“当然。我昨晚已偷偷送过去一个师。周围几乎没有德国人，因而没有被觉察。”巴顿得意地说。

然而，巴顿可不是个能保守住秘密的人。当天晚些时候，他实在按捺不

住了，于是又打电话给布雷德利：“布雷德利，看在上帝的份上宣布战绩吧，”他大声说，“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第3集团军抢在蒙哥马利之前过了莱茵河。”

3月23日，霍奇斯第1集团军以柯林斯第7军和范佛里特第3军为先锋，从雷马根桥头堡向外出击，以惊人的速度指向卡塞尔地区。巴顿第3集团军向卡塞尔的突击也毫不逊色。

与此同时，辛普森第9集团军也渡过莱茵河向南推进，与北上的霍奇斯夹击鲁尔区的德军。4月1日下午，辛普森麾下号称“地狱之轮”的第2装甲师与柯林斯的部队会师，完成了对鲁尔区的包围。不久，李奇微第18空降军、范佛里特第3军以及安德森将军的第16军亦相继开抵鲁尔区。4月18日，被围困在鲁尔区的31.7万德军不战而降。

布雷德利分秒必争，继续挥戈东进，他把第1、3、9三个集团军部署在南北长达144英里的战线上。霍奇斯进击莱比锡；辛普森挺进易北河；巴顿攻击穆尔德河。3个集团军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很快渡过了易北河和穆尔德河。辛普森距离柏林只有60英里。他和巴顿都想攻击柏林。但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不同意，他们认为进攻柏林需要付出10万美军的生命，这笔代价还是让俄人去付好。

于是，布雷德利把注意力转向南部，准备摧毁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防御阵地。他命令霍奇斯和辛普森扼守易北河和穆尔德河，不准离开一步，巴顿第3集团军向东南进军，直逼多瑙河。德弗斯第6集团军群保护巴顿的右翼，穿过纽伦堡和慕尼黑向东挺进。

经过调整后的第3集团军，下辖范佛里特第3军、沃克第20军和欧文第12军。斯塔夫德·欧文是布雷德利的西点同窗。在北非时，任第9师炮兵指挥官。他的勇敢善战，给巴顿留下了深刻印象。诺曼底登陆前他被任命为第5装甲师师长。此后，跟随巴顿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巴顿向多瑙河进攻前，他升任第12军军长。

4月19日，巴顿佩带着四颗金光闪闪的将星，指挥部队发起进攻。第3集团军飞速向东南挺进，到4月26日，3个军全部抵达多瑙河畔。接着，沃克和范佛里特渡过多瑙河，继续进军。

在巴顿的右翼，德弗斯第6集团军群辖下的第7集团军，在西点人帕奇将军的指挥下，经过激战于4月20日攻下了纳粹党徒的老巢纽伦堡，然后挥师直指奥地利。

几天后，已升任第15集团军群司令的马克·克拉克率部由意大利向北进军，与布雷德利的部队胜利会师。

4月25日，霍奇斯的部队与苏军在易北河畔会师。

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在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争结束了。然而，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点人仍在硝烟中战斗。

## 四硝烟太平洋

时间：1941年12月8日凌晨。

地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美国远东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中将正在司令部同参谋人员研究珍珠港事件。日本偷袭珍珠港预示着美日之间将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一场厮杀，菲律宾必须马上作好战斗准备，这是无疑的。然而，日本人将在什么时候进攻菲律宾呢？麦克阿瑟及其下属吃不准。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为此烦恼，因为当天中午日本人的行动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由台湾起飞的日本飞机轻而易举地摧毁了麦克阿瑟半数以上的空军，从而注定了菲律宾灭亡的命运。

当时，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拥有13.4万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主体是装备低劣、缺乏严格正规训练的菲律宾民兵；美军只有1.2万人；菲律宾正规军也只有1.2万人。事实证明，这支武装力量无法完成保卫菲律宾的重任。

· 麦克阿瑟心情沉重地撤离巴丹 ·

12月下旬，日本人开始在吕宋岛登陆。麦克阿瑟麾下的两位将军，西点1906届毕业生乔纳森·温赖特和小乔治·帕克分别指挥北吕宋部队和南吕宋部队抗击日军。但这两支部队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他们很快溃败下来。为了避免被合围，麦克阿瑟下令部队退守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

温赖特奉命指挥缺乏训练、手拿旧式武器的部队，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条件下，执行掩护撤退任务。他们勇敢阻击日军，沿途毁坏铁路和桥梁，为帕克将军在巴丹半岛构筑工事，部署军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后，温赖特也撤到了巴丹。部队的撤离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一共有8万美军和菲律宾部队撤到巴丹半岛。但是，也有一种致命的威胁潜伏着，那就是半岛上只有很少的粮食、弹药和药品。1942年1月5日，麦克阿瑟不得不命令他的部队发一半口粮。

巴丹守军分成两股：第1军在西部，由温赖特指挥；第2军在东部，由帕克指挥。他们先是守在巴丹半岛的北部，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后来，转移到半岛中部继续防守。

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日本人更具威胁力的食品短缺愈来愈严重了。巴丹半岛上的守军开始挨饿，不得不吃在丛林中所能搜寻到的任何东西并喝污水。数以千计的人因为得了疟疾、痢疾、脚气和登革热等疾病而丧失了战斗力。

华盛顿慷慨允诺的援助杳如烟鹤。实际上，美国军事决策者们已经制定了先粉碎希特勒而后战胜日本的全球战略。因而华盛顿的大人物们都把眼光盯在了欧洲，凡是可以利用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大都被集中到远离巴丹的另一个半球去了。关于这一点，当时的麦克阿瑟都被蒙在鼓里。

巴丹的守军得不到援助，士气一落千丈。奇怪的是，在这艰难时刻，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去部队巡视，鼓舞士气。当时，他的司令部就设在巴丹半岛南面的科雷吉多尔岛。而他只在1月6日视察过巴丹半岛上的部队。这倒不是出于个人的怯懦，实际上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在日本人的频繁空袭中，当人们躲到防空洞里去的时候，麦克阿瑟则一再毫无畏惧地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炸弹面前，镇静地数着敌人飞机的数量。

不管怎样，麦克阿瑟不去巡视部队是一个莫大的错误。群情激愤，谣言四起，说他在科雷吉多尔过着王公贵族式的豪华生活，吃的是美食家的美味，

无视部下在巴丹挨饿。事实上，科雷吉多尔人员的食物定额确为半岛上士兵的四倍。在这种情况下，半岛上广为流传着一支嘲讽麦克阿瑟的歌谣：

麦克阿瑟狗，躺着心发颤。  
不怕遭突袭，不会挨炸弹。  
麦克阿瑟狗，吃喝在巴丹，  
且看他部下，饿死无人管。

进入2月后，华盛顿开始建议撤走聚集在科雷吉多尔的军政领导人。麦克阿瑟本人拒绝撤离，与他在1937年结为伉俪的琼·费尔克洛思女士，还有他们4岁的孩子小阿瑟也不愿离开。于是，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他及其家人誓与守岛部队共存亡。2月22日，罗斯福总统直接给他下达撤离命令。起初，麦克阿瑟曾考虑辞去他的职务，作为志愿兵加入守岛部队，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服从命令，以便日后率援军重返巴丹。

3月11日傍晚，麦克阿瑟及随行人员向留下来继续指挥作战的温赖特少将告别。这是个令人心酸的时刻。两位西点人握着手，麦克阿瑟赠给温赖特的告别礼物是一盒香烟和两瓶刮脸膏。他说：“如果我能到达澳大利亚，你知道，只要有可能我会很快回来的，能带多少部队就带多少。同时，你得在这里坚守。”麦克阿瑟不禁想起了他在菲律宾初见温赖特时的情景。那时，他问温赖特想指挥哪支军队，温赖特毫不犹豫地回答：“到能够立功的地方去。”现在，该是他实现愿望的时候了。

麦克阿瑟举起他的软战斗帽，向科雷吉多尔告别，然后登上鱼雷快艇，驶向棉兰老岛，在那里换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

麦克阿瑟抵达澳大利亚后，满怀希望地想找到一支强大的陆军和空军，率领他们打回菲律宾，解救被围困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的部队。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整个澳大利亚，只有2.5万名陆军和空军人员。且多是工兵和其他支援部队，甚至连一个作战师也没有。这样可怜的军事力量不要说远征菲律宾，就是连自己的国上都难保卫。麦克阿瑟一下子陷入一生中最为沮丧消沉的情绪中。

与此同时，巴丹的形势日趋恶化。日本人发动了野蛮的新攻势。4月9日，7.6万人名巴丹守军在没有征得总指挥温赖特将军同意的情况下，向日本人投降。

科雷吉多尔成了孤岛。温赖特和守岛部队在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忍受着日本大炮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岛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大地被深翻三尺，甚至连坚固的防空隧道也被震裂。5月2日，温赖特的最后一门大炮在仓库平台上被摧毁。三天后，日本人的坦克和部队开始登陆。

作战能力已被完全摧毁。为了避免日本人对伤员和失去武器的士兵的屠杀，温赖特准备投降。他致电罗斯福总统：他不得不“怀着破碎的心，因悲伤而不是羞耻低下头”。同时，他也致电麦克阿瑟：“从林加湾到巴丹以至科雷吉多尔，我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战。再见了，将军！”

5月6日，温赖特命令打起白旗。日本人要求不仅是科雷吉多尔，而且整个菲律宾的美军都必须投降，否则他们就继续进攻科雷吉多尔。为了挽救科雷吉多尔岛上1万多士兵的生命，温赖特忍受着个人的奇耻大辱，在马拉拉向菲律宾全国宣布美军投降。他便咽地读着日本人口授的广播稿，悲愤不

断涌上心头。最后，他呆望着麦克风，再也念不下去了。

在澳大利亚，麦克阿瑟怀着同样的心情发表评论：

科雷吉多尔已经用枪口做了自我评述，在敌人的碑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墓志铭。但是，透过响彻云霄的最后炮声和血雨腥风，我将永远看见岛上坚强、憔悴和幽灵一样的人们形象，他们仍然是无所畏惧的。

温赖特将军成了日本人的战俘，直到 1945 年他才重返家园。然而，美国人民并没有责怪他，不仅如此，还把他看成保卫菲律宾的英雄，给他授勋，让他继续指挥部队。

菲律宾军队的覆灭使麦克阿瑟再次感到愤怒、沮丧和无能为力。但这还没有完，接踵而至的一项任命，使他又受到一次打击。他曾经猜测，他会被任命为整个太平洋战区的最高司令官。然而，华盛顿却把巨大的太平洋分成两个独立的战区：驻珍珠港的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战区和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这一切令麦克阿瑟痛心疾首。他认为，华盛顿在玩花招，先是让他离开菲律宾的部队，去澳大利亚寻求根本不存在的援军；然后又让他相信他将指挥太平洋战区。可最终的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他愤愤地发布新闻，说他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在前线，而是在我背后的华盛顿”。

但无论如何，麦克阿瑟还得在澳大利亚呆下去，他要建立西南太平洋盟军司令部，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情况也在好转，两个一直在北非作战的澳大利亚师奉调回国，美军也开始向澳洲调遣。

· 艾克尔伯格是一位有知识有能力的集团军司令 ·

8 月，盟军在太平洋战区发动了首次大规模进攻战。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联手攻打南太平洋上的所罗门群岛。尼米兹负责攻占图拉吉和瓜达卡纳尔岛。8 月 7 日，在海、空军的猛烈炮火支援下，海军陆战队很快登陆并占领了两个岛屿。守岛日军退到中山和隧道里继续顽抗，直到 1943 年 1 月，残存的日军才逃离瓜达卡纳尔岛。在这场延续数月的海岛之战中，西点人亚历山大·帕奇参加了地面作战部队的指挥。

在布纳岛，麦克阿瑟的部队经过数月激战，最后迫使日本人退守布纳滩头。11 月中旬，西点 1909 届毕业生爱德毕·哈丁少将指挥的美军第 32 师和乔治·瓦齐少将指挥的澳军第 7 师开始执行攻击和扫荡日军的作战计划。哈丁少将深信这次战斗会像吃蛋糕那么容易。然而，顽强可怕的日本人很快把他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加之倾盆大雨和丛林疾病，第 32 师和第 7 师一样，很快陷入困境。

总司令麦克阿瑟心急如焚。这时，他才犹豫迟疑地决定让艾克尔伯格去前线指挥作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于 1909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40 年 11 月重返西点出任校长。珍珠港事件后，奉命来到西南太平洋战区。他是个勤奋好学、有能力且受人喜爱的人。开始在澳大利亚负责盟军的训练。1942 年 8 月出任包括向个美军师在内的第 1 军军长。当时，第 1 军的部队已经投入了战斗。可艾克尔伯格却在一旁坐冷板凳，因为麦克阿瑟还不信任他。也许麦克阿瑟打算独享布纳战役的胜利成果。可是现在，布纳战役陷入了困境。总司令不可能亲临前线，他只得派身为第 1 军军长的艾克尔伯格前往指挥。

“我要让你到布纳任司令官。我要你夺取布纳，否则就别活着回来。”

麦克阿瑟面色严峻地说。

第二天，艾克尔伯格就飞往布纳前线。他发现第32师处于一种可怕的放任自流状态，各种热带疾病侵袭着部队，而且士兵严重缺乏食品，濒于饿死。他向西点同窗哈丁将军及其下属发了一通火，他采取措施，大力改善食物供应，扭转形势。他走上前线，亲自率领一个连投入战斗，高喊：“小伙子们，跟我来！”他差点被一个日军狙击手击中。随着战斗的进行，除艾克尔伯格外，所有的美军将军都负了伤，撤离了战场。

麦克阿瑟的电报像催命符似地一封接着一封，要他出击！出击！再出击！艾克尔伯格头上是滂沱大雨，脚下是烂泥沼泽，前头是顽抗到底的日军，他的部队遭受着骇人听闻的损失，在染着鲜血的土地上一寸一寸地前进。12月14日，艾克尔伯格终于攻占了布纳村。然而，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因为数千名日军已退到村外的坚固阵地上防守，美军必须把这些日军连根拔除。

12月18日，美军开始进攻了。他们再次受到猛烈的阻击。战斗十分残酷，每一寸土地都要经过激烈的争夺才能易手。艾克尔伯格一度失去了取胜的信心，他曾绝望地自问：布纳会成为美军的大灾难吗？但他坚持下来了。翌年1月3日，日军突然溃退了。美军终于以高昂的代价赢得了胜利。在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发表的官方战报上，第一次提到艾克尔伯格和第32师。这对于一贯在新闻中只突出总司令个人的麦克阿瑟来说是不容易的，这同时也表明他对艾克尔伯格的战绩予以充分肯定和莫大的奖赏。

经过数月的间歇之后，麦克阿瑟又发动了莱城战役。以澳军为主力的盟军部队先后攻克了新几内亚岛东北海岸的萨拉茅阿、莱城等战略重地，并继续西进。同时，麦克阿瑟又命令一支美军部队，出其不意地在新几内亚岛东北方向上的马努斯岛强行登陆，并成功地肃清了岛上的日军。

1944年4月，麦克阿瑟挥戈西进，一举占领新几内亚岛北海岸中部的柯兰蒂亚。登陆部队冲上滩头后，麦克阿瑟带着直接指挥登陆作战的艾克尔伯格等人乘登陆艇上岸。麦克阿瑟已经64岁了，仍步履矫健有力。艾克尔伯格惊讶地发现了别人以前曾多次看到过的情况：尽管天气闷热得透不过气来，走得又快，戎装严整的麦克阿瑟却一点汗也不出。回到军舰上后，麦克阿瑟拿出冰镇巧克力汽水来庆祝胜利。艾克尔伯格回忆说：“在赤道上喝冰镇汽水可真痛快。我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喝完了。盟军司令笑嘻嘻地把他那杯一口未动的冰凉汽水给了我。我一饮而尽。”

不久，艾克尔伯格又攻占了瓦克德岛。5月下旬，艾克尔伯格的西点同窗和挚友霍勒斯·富勒少将指挥的美军第41师奉命西进攻占比阿克岛。登陆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当夺取机场等重要军事目标时，富勒遭到日本人的猛烈抵抗和反击。到6月中旬时，富勒几乎陷入绝境。麦克阿瑟毫不犹豫地解除了富勒的职务，命令艾克尔伯格前往比阿克岛接替他的同班同学指挥战斗。艾克尔伯格带着他的参谋人员无所畏惧地出现在第一线，激励部队英勇作战，最终打垮了顽强的日本人。为了奖励他出色的战绩，麦克阿瑟提升艾克尔伯图为第8集团军司令。

“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

1944年9月初，麦克阿瑟把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移到了柯兰蒂亚。他要在这里指挥盟军攻占菲律宾，实现他打回巴丹的多年夙愿。9月21日，他签发了进攻菲律宾莱特岛的战役计划。

“我不回来了。”麦克阿瑟和妻子琼告别。

她明白他的意思。在攻占吕宋以前，他将一直在前线作战。

10月19日凌晨，在海军强大炮火的掩护下，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登上了莱特岛，并迅速向内陆突进。当天午后，麦克阿瑟身穿卡其布军装，头顶软战斗帽，戴着墨镜，涉水上岸。他又踏上了菲律宾的土地。

“啊，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们到了这里。”他激动地对身边的参谋长说。

下午两点许，麦克阿瑟站在蒙蒙细雨中对着话筒发表了令人难忘的广播讲话：“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凭着上帝的恩赐，我们的部队又站在菲律宾的土地上了！……团结在我周围！让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上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你们的家园和家庭，起来战斗吧！……让每一条臂膀都像钢铁一样坚强起来。上帝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以上帝的名义，像追求圣杯那样去夺取正义的胜利。”

在其后的几天里，麦克阿瑟每天都上岸，视察战况。子弹在周围呼啸，但他满不在乎，从不躲藏。随着战役的进展，麦克阿瑟把指挥部搬到岸上。敌人的炸弹把指挥部炸得千疮百孔，有好几次险些要了麦克阿瑟的命。但是，总司令从不惊慌，在炸弹的爆炸声中，他眼睛一眨不眨地下达着作战命令，为下属们树立了一个勇敢镇定的将军的典型。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激烈而残酷的海上和陆上大战，麦克阿瑟终于占领了莱特岛。

1945年1月9日拂晓，进攻吕宋岛的战役打响了。西点军校1910届毕业生奥斯卡·格里斯沃尔德指挥的第14军和他的校友英尼斯·斯威夫特指挥的第1军担任突击部队。他们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便登上了滩头向内陆挺进。

对于格里斯沃尔德将军来说，第14军最初的挺进就像一次节日游行，沿途的菲律宾民众按照传统的待客方式，用鸡蛋、香蕉、椰子和米饼来款待他们。在一周内，第14军向内陆推进了25英里。这是格里斯沃尔德有意放慢速度的结果，因为他不想和斯威夫特将军的第1军拉开过大的距离，以免造成易受攻击的缝隙。而斯威夫特已经遇到了日军的猛烈阻击。

麦克阿瑟生气了，他要求部队向马尼拉迅猛推进，尽快夺取首都。格里斯沃尔德的第14军加快了进军速度。1月30日，他们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歼灭掉克拉克地区的3万日军后，继续南进马尼拉。此时，麦克阿瑟来到第14军视察，他认为格里斯沃尔德的前进速度仍然缓慢。2月1日，麦克阿瑟找到第14军骑1师师长、精明强悍的西点人维恩·马奇。对他说：“向马尼拉前进，包围日本鬼子。”马奇从骑1师中挑选人马组成两个摩托化特遣部队，在他的西点校友威廉·蔡斯准将的指挥下，冲在全师的最前面。

与此同时，第8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本人则亲自率领第11空降师在吕宋登陆，进击马尼拉。第11空降师师长是西点1915届毕业生约瑟夫·斯温。他作风粗犷，勇猛善战。在两位西点人的统帅下，第11空降师呼喊冲锋，2月4日进抵马尼拉近郊，与守城日军展开激战。

在此之前，2月3日，蔡斯准将的摩托化先遣队呼啸着冲过日军还未来得及炸毁的桥梁，进入马尼拉。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协助下，这支部队在大街上勇猛疾驰，冲散三五成群的惊慌失措的日本兵，解放了关押在圣托马斯的战俘。2月4日，第14军第34师的先头部队又从监狱里救出1500名战俘。随34师进入马尼拉的麦克阿瑟于2月7日看望了盟军战俘。他后来写道：“在我的一生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我不记得哪一次比这一次更令人感



动。……当我到达时，那些可怜的饿得半死的俘虏爆发出激动人心的呐喊声。他们穿着破烂污秽的衣服，泪水满面流淌，用尽全身的力气挤过来靠近我，握住我的手，……吻我，拥抱我。”当一个战俘气喘吁吁他说：“你回来了！”麦克阿瑟答道：“我回来晚了，但我们到底回来了。”麦克阿瑟终于回到了阔别数年的马尼拉。全世界都感到振奋。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还有乔治·巴顿都发来了贺电。

此后，格里斯沃尔德指挥的第14军与斯温指挥的第11空降师，用了20天的时间，才将马尼拉地区负隅顽抗的日军肃清。马尼拉之战终于划上了句号。

当肃清马尼拉残敌的战斗还在进行时，麦克阿瑟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他所面临的第二个大任务：夺回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西点人查尔斯·P·霍尔将军指挥的第11军承担了这项任务。他先攻占了巴丹，然后经过一场恶战，拿下了科雷吉多尔。

3月2日，麦克阿瑟登上了科雷吉多尔岛。望着激战后的一片废墟，他发现昔日的旗杆仍然矗立在那里：“把国旗高高升起，决不允许任何敌人再把它降下来！”他神色庄严地下达了命令。

此后，麦克阿瑟开始进行在吕宋的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任务：清除据守在高山阵地上的17万残余日军。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歼灭了十多万敌人，但他从未将他们全部消灭干净。战争结束时，仍有6万日军躲在高山据点中，后来他们投降了。

2月中下旬，艾克尔伯格指挥的第8集团军开始了攻打菲律宾南端棉兰老岛及其周围岛屿的战役。这位西点人总共实施了52次登陆作战，在硝烟弥漫的40多天里，共进行了14次大规模的和24次小规模进攻，其中大多进展顺利，但也有一小部分——特别是棉兰老岛上的战斗比较艰苦。麦克阿瑟对艾克尔伯格指挥的战斗十分满意。

菲律宾终于回到了美军的手里。华盛顿决定对日本实施最后的致命一击：即在日本的大门口冲绳岛摆开战场。尼米兹海军上将领导的太平洋舰队和陆军协同作战。

·巴克纳将军在胜利的时候阵亡了·

1945年4月1日，美军第10集团军包括两个军和两个陆战师在冲绳登陆。集团军司令是西点军校有名的战术教官、学员团团长西蒙·博利瓦·巴克纳中将。巴克纳长得健壮魁伟，胸宽股硕，以负有野外汉的名声和父亲曾是肯塔基州邦联军的巴克纳将军而自豪。老巴克纳将军当年在田纳西州陷于绝境的情况下，向他的老友和西点同窗尤利西斯·格兰特投降。他的儿子长大后，像他一样进入西点学习。毕业后在西点战术系一干就是十几年。先是当教官，后来升任学员团团长。巴克纳袭用了父亲的名字，他粗犷而严厉。不管天气有多冷，他从不穿外套。学员们都说，尽管有一位巴克纳夫人，他还是单身睡在学员用的小床上，床垫很硬，只盖一条床单。

巴克纳不准学员用刮脸香水，他的理论是：“如果你们一定要有点味儿，那就应该有点男子汉的气味。”

巴克纳曾两度与布雷德利共事于西点，布雷德利在战术系供职便是应巴克纳之邀。他俩还是喜欢飞碟射击的伙伴。

珍珠港事件后，巴克纳来到太平洋战区尼米兹麾下。冲绳岛战役前，他出任新组建的美国第10集团军司令。

第 10 集团军登陆时没有遇到任何阻击。实际上日军根本没想在海滨防御，由于兵力有限，他们放弃了 2/3 的岛域，集中力量在岛南设防。

4 月 13 日，美军开始为夺取香须山岭而浴血奋战。这不过是日军南部防线的第一关。

巴克纳中将对部队推进速度缓慢极其恼火。因为他满怀希望去进攻日本本土，而在此前必须拿下冲绳。巴克纳喜欢用威士忌来祝愿自己。他曾举着酒杯对自己说：“祝你能踏上东京废墟。”

4 月 14 日，巴克纳的指挥部转移到岸上以后，他以典型的教官声调宣布，希望部下刻不容缓地冲破日军的第一道防线。他不断调整部队进攻，并动用了后备军。

4 月 19 日，巴克纳的主攻开始了。他对日军的防线进行了自太平洋战争以来最猛烈最集中的炮击，但功放不大。到黄昏时还没有部队突破敌军防线。

使巴克纳更苦恼的是，4 月 23 日夜，尼米兹来到岛上并下命令说，除非巴克纳在 5 日内完成任务，否则“我们将派别人来指挥”。

尼米兹离岛几个小时后，巴克纳最先需要跨越的障碍，被日军自己解决了。他们撤离了第一道防线，进入新的阵地。

5 月 4 日，日军发动了一次大反攻。结果被巴克纳打得七零八落。第 10 集团军乘胜发动对日军第二道防线的进攻。“我们最终会抓住战机，逐步消灭这些日本人。”巴克纳对记者说。

5 月 11 日，巴克纳的部队开始出击，但很快就发现这里比第一道防线更坚固难攻。实际上，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面对的最难攻克的防线。战斗一天天地打下去，伤亡不断增加，士兵们前仆后继地冲向一个又一个高地和山岭。5 月 21 日，巴克纳经过 10 天血战，终于突破了日军防线。正当他要扩大战果时，冲绳岛的季风时节到了。直泻的洪流使公路变成了泥潭。这样一来，巴克纳所有令人振奋的进攻计划都被洪水淹没了。直到 6 月 5 日，终于可以再次行动时，日军已退到了另一道防线，巴克纳是个运气不佳的将军，任何战争中都有这样倒霉的人。

然而，日军已经无路可退，他们最后一道防线的背后就是大海。巴克纳重整旗鼓，发动了愈未愈猛的攻势。6 月 22 日，日军有组织的抵抗终于结束了。11 万日军被击毙，1 万多人被俘。美军也付出了阵亡 7613 人，受伤 31807 人的巨大代价。

在美军阵亡的名单中有西蒙·博利瓦·巴克纳将军。6 月 18 日，他爬上一个观察哨观察部队最后夺取日军防线。就在他凝神观看战场时，5 枚敌军炮弹在他周围爆炸。巴克纳倒下了，身负重伤。不久便停止了呼吸，死亡结束了他的前程，也结束了他的一切不幸。

8 月 6 日和 9 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原子弹爆炸所显示出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力量，令西点 1918 届毕业生格罗夫斯感到欣慰。因为他自 1942 年开始，就领导和组织着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原子弹的爆炸对加速日本的投降，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格罗夫斯数年来的辛勤工作没有白费。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 月 30 日，肩负占领和改造日本重任的麦克阿瑟，在艾克尔伯格将军指挥的美军的严密保护下抵达东京。8 月 31 日，麦克阿瑟见到了被日本关押在中国沈阳达三年之久的老朋友乔纳森·温赖特。不等进行诸如敬礼这样正式

的礼节，麦克阿瑟就一把抓住温赖特的手，半拥半抱地搂住了他的肩膀。这是个令人激动而心酸的时刻。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温赖特“面容憔悴而苍老。他瘦骨嶙峋，身上穿的军服满是褶皱。他拄着一根手杖，步履艰难地行走着，他眼睛深陷，脸颊上布满了小坑。他的头发雪白。皮肤看起来像旧皮鞋面。我拥抱他时，他尽力做出微笑的样子。但当他试图说话时，他的声音哽咽了。三年来，他一直为放弃科雷吉多尔而羞愧。他认为他再也不会被授予现役指挥权。这使我大为震动。‘怎么，吉姆，’我说，‘只要你愿意，你原来的军还是你的。’”

9月2日，麦克阿瑟、尼米兹，还有温赖特等盟国高级指挥官，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举行受降仪式。麦克阿瑟发表了讲话，他说：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新世界。我们在这个新世界中，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容忍和正义的最美好的愿望。”

然后日本人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了。麦克阿瑟感到欣慰和轻松。

当然，此时的麦克阿瑟忘不了他的空军司令、西点1915届毕业生乔治·肯尼的巨大功劳。没有肯尼在战争中所提供的强大空中掩护，麦克阿瑟的地面作战是无法想象的。

·精明强干的肯尼将军·

乔治·肯尼热情豪放，有能力，工作认真，精明强干，同时具备将官和行政官员的才能。关于肯尼，所有的军事历史学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他的出现对麦克阿瑟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他“对于麦克阿瑟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但是，1942年，当51岁的肯尼来到澳大利亚的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部时，他和麦克阿瑟的首次会晤并不轻松愉快。总司令“显得有点疲劳，拉长着脸，神情紧张”，他花了半个小时不停地谴责澳大利亚基地上的美国空军，认为他们是“实际上对战争毫无贡献的无用的乌合之众”，而且同总司令部对抗，“简直到了不忠诚的程度”。

肯尼对这种尖刻的辱骂感到迷惑和惊讶。他坦率地表示效忠于麦克阿瑟，并把那些成为累赘的人一扫而光。会见结束时，麦克阿瑟把他的一只胳膊搭在肯尼的肩上说：“乔治，我认为我们会配合得很好的。”

一离开总司令部，肯尼便马上去视察他的部队。他发现了一种“骇人听闻”的混乱状态。地面上摆满了因缺乏零件而停飞的飞机；在62架B—17轰炸机中，只有5架能飞。驾驶它们的飞行员没有一个真懂轰炸技术。

肯尼像旋风似地首先整顿了他的司令部。在几天之内他撤掉了5名将军和无数校级军官，吸收新鲜血液，特别是挑选了西点校友恩尼斯·怀特黑德准将当他的副司令。怀特黑德是一个能力与肯尼不相上下的人。然后，肯尼又把眼光集中到后勤补给和检修设施等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他要让所有的飞机都能升空。同时，他还马不停蹄地巡视了各个作战基地，激发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战斗热情。在极短时期内，他就取得了麦克阿瑟的完全信任。

8月7日，肯尼的空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来对日军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空中击落敌机11架，摧毁地面上的敌机75架。麦克阿瑟高兴已极，他和肯尼一起向飞行员们厚赠了勋章。

此后，在麦克阿瑟发动的所有重大进攻战役中——包括莱城战役、菲律

宾进攻战等等——肯尼和怀特黑德指挥航空兵都为地面部队提供了强大的空中支援。当麦克阿瑟踏上日本本土的时候，又是肯尼为他安排了运送美军的飞机。麦克阿瑟知道，当他在太平洋战争中转入反攻后，美国空军牢牢掌握住的制空权对战争的胜利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其中肯尼功不可没。麦克阿瑟认为，肯尼是这场战争中最卓越的指挥官之一。他具备所有卓越将领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眼光远大，精通空军战略战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员与军备的战斗质量，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通过他非凡的机灵应变与改进的能力，把不合格的军队整顿起来，甚至在明显的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成为一支获得制空权的空军力量。”

不过，麦克阿瑟在这里没有提到，肯尼还是唯一的敢打扰他休息的部下。每当肯尼想出一个“妙主意”，便去敲麦克阿瑟的门，诡称他要在总司令这里讨一杯上好咖啡喝。然后他便拿出他的“妙主意”，有时谈话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年迈的麦克阿瑟对此丝毫没有流露出。他喜欢肯尼，把他视为左膀右臂，他要在这位能干的西点校友的帮助下打败日本法西斯。

## 五 中国战场上的西点毕业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的中国，也活跃着一批西点毕业生。他们和太平洋战区上的西点校友麦克阿瑟一样，面对的是日本人。当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担任美军驻华总司令的是西点 1919 届毕业生艾伯特·魏德迈。

· 罗斯福总统不让魏德迈与德国人作战 ·

魏德迈身材魁梧，一表人材，擅长体育，有教养，待人随和。他在西点军校当学员时，成绩平平。一天晚上，在学员舞会上，他一见钟情地爱上了一个名叫伊丽莎白·恩比克的姑娘。直到他向她求婚，他才发现她是美国陆军副参谋长、西点毕业生恩比克将军的女儿。恩比克非常喜欢他的这位新女婿。在他的帮助下，魏德迈得到一笔奖学金去柏林的德国军事学院学习。魏德迈在德国学习了两年半，而且有幸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最有成就的军事家之一——艾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担任战术教官。

魏德迈来到德国时，发现德军正疯狂备战和演练。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使他取得了教官的信任，获准进入训练场同德国陆军部队一起受训。这样，他成了目睹德军机械化装甲团和反坦克部队进行对抗演习的第一个外国人。演练的内容就是 1940 年德军发动毁灭性的闪击战进攻的雏形。

年轻的魏德迈对德国武装部队的实力、胆略和热情印象极深，德国正在试验的出色的新战术令他慑服。他端坐凝思，把所看到的一切写成长篇报告，力主美军竭力效仿，组建同样快速机动的装甲部队，同时给美军装备反坦克武器，以阻击装甲部队。当时，美国陆军既没有坦克团队，也没有反坦克团队。

魏德迈于 1938 年回国，他的报告在陆军部内传阅，然而犹如石沉大海。诚然，他向许多高级军官谈过，但他对德国的过分热情，使听者反感。当时，美国军界深信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是法军。魏德迈却傲然认为，假如英军和法军愚蠢地去同纳粹作战，德国将同时战胜他们。这话使人听来刺耳，唯一认真看待他这一意见的高级军官，便是当时任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处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他召见了魏德迈上尉三次，仔细询问了他的报告。最后，马歇尔把他调到自己手下任职，开始了他们长时间的合作。魏德迈知道，有了马歇尔的器重，他的提升前景良好，特别是马歇尔当了参谋长之后。事实上，他不久便被提升为少校，并受命拟定一项作战计划：美国一旦对德作战，美军应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此项计划叫作“胜利计划”。计划拟好后，魏德迈呈送罗斯福总统一份，马歇尔参谋长一份，第三份则锁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41 年 12 月，“胜利计划”的细节被反对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孤立主义者披露于报端，引起轩然大波。思想上倾向于孤立主义，并同孤立主义者有交往，且握有“胜利计划”副本，曾对德军倍加钦佩的魏德迈，自然成为被怀疑“泄密”的对象。

陆军部助理部长，西点毕业生约翰·麦克洛伊把魏德迈叫到办公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请他的校友坐下，而是让魏德迈一直立正站着，并大声咆哮：“杀人犯的血手给抓住了。”

是马歇尔保护了魏德迈，他让后者照常工作，毫不怀疑他的忠诚。“打那以后，纵然为他去死，我也心甘情愿，”魏德迈发誓说。

但是，有一件事令魏德迈终身遗憾，那就是马歇尔无法让他去欧洲战场

指挥作战。而魏德迈恰恰是美军中最了解德国所有纳粹高级将领战术、思想和个人志趣的专家。他不只一次地要求马歇尔把他派到欧洲去指挥一个师、一个军或者最好去指挥一个集团军，他是多么渴望在斗智、斗勇的战场上与他在德国熟识的阿尼姆、隆美尔，还有他的教官约德尔这些一流的军事人才一决雌雄啊，然而，马歇尔对此无能为力。因为白宫不让魏德迈有这样的机会。在罗斯福总统的心目中，魏德迈属于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过他的亲德派孤立主义者。“胜利计划”泄密丑闻发生后，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袒护，罗斯福总统才没有要魏德迈的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又怎能这么办呢？但是，罗斯福确曾发话，要是让魏德迈参与任何对德作战任务，他将为之不快。

罗斯福表示，马歇尔可以派他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只是不能派他去同他最熟悉的纳粹敌人作战的战区。

魏德迈只好去亚洲与日本人作战。作为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魏德迈展转于印度、锡兰，组织对日战争。1941年10月，他来到重庆接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出任驻华美军总司令兼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

· 最年轻的西点士官生 ·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于1883年3月出生在佛罗里达。他是个顽皮聪明的孩子，爬屋顶和在马槽里淹死老鼠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最不喜欢的是礼拜日的礼拜。他60岁时给女儿写信说：“每当我被迫到教堂和主日学校去的时候，总有一种犯罪的心理，我亲眼目睹了宗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好处。”

1899年，16岁的史迪威高中毕业。其父认为让他上大学还太年轻，于是决定让他再上一年中学。史迪威虽然不愿意，但还是遵从父命，继续当中学生。重学一年前刚刚学过的课程，对于一个聪明而又富有朝气的少年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史迪威开始寻找刺激以度日。他组织了一个名为“四大汉”的俱乐部，在学校大楼顶层的库房里设置了一个隐蔽的游戏场所，在椽子上架了一块木板，作为玩纸牌的台子。有一次，他们竟从天花板上用绳子把校长的桌子吊上来。在另一次冒险中，他们把奶酪抹在学生的课桌上。他们登峰造极的恶作剧则发生在1900年的毕业班舞会上。当时，史迪威率领另外三条“大汉”向茶点桌发起了进攻，经过和保卫者的一场激战，他们抢走了一桶冰淇淋和一盘糕点。激战中校长也挨了拳头。结果是，几个参与抢劫的孩子分别受到停学、开除和不准毕业的处分，只有史迪威例外，因为他早已毕业了。

史迪威的父亲得悉儿子的劣迹后，决定对他严加管束，结论是他必须参军。

1900年7月，史迪威考入西点军校，成了那一届学员中最年轻的士官生。那时，老生欺侮新生的恶作剧还没有被明令禁止，像用绳索拴住新生的拇指把他们吊起来；强迫新生在澡堂里倒立；七月盛夏用毛毯和雨衣把新生裹起来令其出汗；让新生一次吃满满一盘蜜糖；向被迫只穿一条短裤跑步的新生身上浇凉水；强迫两个新生打架或在桌子底下吃饭等等侮辱新生的行为不胜枚举。所以，史迪威曾把西点军校称为“地狱”。在这个“地狱”里，史迪威的军纪记录表明他表现不佳：“吃晚饭时在饭厅里投掷食物”，“当棒球队离开澡堂时，大声喊叫并制造混乱”，“预谋并安排两名学员进行有组织的拳击”，“晚上点名时在营房里学猫叫”，“在训练中嬉笑”等等。

不过史迪威在体育方面的表现相当不错，他担任了西点越野长跑队的队

长，并曾获得 1903 年一英里赛跑冠军。他还享有把篮球引进西点军校的荣誉。在最后一学年里，他又成为西点橄榄球队的队员。他用参加体育运动后余下的精力连续两年担任他所在的学员连的舞会监督，换句话说，也就是连里的社交代表。

1904 年他以在 124 名学员中名列第 32 的成绩毕业。他无法去工程兵部队任职，因为那是前十名优等毕业生的选择领地。骑兵也不是他的志向所在，虽然他骑马，但他恨马。他称马是“饭桶”，并说马的头形表明，它的大脑和恐龙的大脑一样蠢。他选择了步兵，并被派往驻菲律宾的第 12 步兵团服役。

在菲律宾，史迪威第一次参加了真正的军事行动。他所在的 1 营 4 连，受命清剿叛乱的普拉吉族人。他们穿行在热带丛林和沼泽地中，随时准备同神出鬼没、手握大砍刀的普拉吉人拼命，同时还要忍受暴雨、酷热和各种不知名的蚊虫的折磨。有一次，史迪威押着一个俘虏殿后，军士长突然因炎热晕倒在路边，就在史迪威停下来呼唤军士长的几秒钟里，队伍走远了，茂密的丛林遮住了视线，他掉队了。

他背起失去知觉的军士长继续赶路，手中只有一把自动手枪作武器。虽然他是个优秀的神枪手，但是出没无常的普拉吉人随时都可能从密林中扑过来把他们干掉。前面的队伍没有派人找过他们，他们有时走错了路，又返回原地再继续走。

天色渐渐暗下来，史迪威凭着强壮的身体和猎人般敏锐的追踪能力，终于在天黑前赶回了营地。他已累得疲惫不堪，然而连长却丝毫没有把掉队的两个人放在心上，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啊，你们也到了。”史迪威永远也忘不了这位指挥官所表现出的“责任心”！

一年以后，史迪威奉命回西点任语言教官。他的语言天赋非常好，当学员时他的法语成绩出类拔萃。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遇上了终身伴侣——披着一头卷发、长着一双明眸的美丽姑娘康妮，他们俩相识于史迪威的妹妹玛丽的毕业舞会上，此后，史迪威便不断写信给康妮，向她求爱，称她为“可爱的蜜桃”。1910 年 10 月，他们结为夫妻。

1918 年，史迪威赴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任美国远征军第 4 军情报处参谋。正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制造了令他名闻第 4 军的“施默尔克斯事件”。那是一次战役开始后不久，他的同行迈尔斯上校每隔一小时便打来一次电话问有什么情况，而史迪威获得的前线报告很少，他有点不耐烦了，于是脱口答道：“对，那个伟大的奥托·施默尔克斯，德国的二氧化物毒气专家被俘虏了。”

“拼一下他的名字，拼写二氧化物，”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兴奋的声音。

史迪威没想到他虚构的事和用德国词汇“白干酪”编造的假名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他只得再补充一些细节。对此深信不疑的迈尔斯上校宣布立即派他的毒气弹军官来审问俘虏，并在骗局的制造者吐露实情以前挂断了电话。迈尔斯上校派来的人抵达后，史迪威解释说施默尔克斯已经被情报处的卫兵送到后方审问去了。从这以后，那个一直躲着人的俘虏总是在审问者赶到之前早一步离开了。史迪威的骗局传遍了军、师司令部，他以迈尔斯上校的震怒换得了人们的捧腹大笑。这条消息传到路透社，关于施默尔克斯的报道便出现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报纸上：“据来自圣米耶尔前线的消息，德军的一个主要毒气专家被美军俘虏，当时他正在安装一个毒气发射器。”

“奥托是我自己发明的，我的自豪与日俱增，……现在美国远征军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奥托，”史迪威在给妻子康妮的信中洋洋自得地写道。

战争中，史迪威被晋升为中校，并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勋章。

· 中国历险记 ·

1920年8月，史迪威携带家眷来到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国，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直到1923年7月回国。史迪威在华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士兵。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走遍了几乎半个中国，且广事交游，从威震一方的军阀到贩夫走卒，从豪门巨富到最下层的劳工。

1926年，他重返中国，担任美驻天津第15步兵团1营营长。在这里，他结识了未来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并引为知交。此时，中国北方的北伐军正在向北洋军阀发动猛烈的进攻。史迪威奉命南下徐州，了解交战双方的情况，尤其是北伐军的政治态度和军事实力。

在兵荒马乱的异国土地上旅行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生性好动的史迪威不怕这个。一路上他亲眼目睹了北洋军的惨败和官兵的劫掠，也耳闻了北伐军较严明的纪律和对平民百姓较友好的态度。他决定由徐州继续南下。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上运煤的平板火车时，他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妙。周围的中国人向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佬投来惊诧、好奇和敌视的目光，继而窃窃私语，最后发展到往他背上吐唾沫，往他腿上倒茶水，在他背后搞侮辱性的小动作。

脾气本来火爆的史迪威几次想发作，但理智提醒他：“他们是要我反抗”，然后借以向我发动进攻并置于死地。他只好缩在角落里，竭力克制住自己。火车驶入南京对面的浦口站后，史迪威瞅准机会，没等车停稳，便奋力推开人群，跳下车逃跑了。

1928年，史迪威回到美国，他已成为陆军中公认的中国通，他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有着惊人的见解，并在《步兵》杂志上撰写中国问题的专栏文章。

1929年，他出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

史迪威是一个富于煽动性的蔑视军事传统和教条的改革派，同时还是一个近乎愤世嫉俗的人，熟悉他的人给他起了一个被认为是非常贴切的绰号——“醋乔”，意思是说，他的性格里有一股强烈的酸味——尖刻、愤慨、对许多事情不屑一顾。他曾在一篇描述自己家庭的文章中，这样形容自己：“蛮不讲理、缺乏耐心、口出怨言、闷闷不乐、狂热、生硬、出口伤人、平庸粗俗。”很多人对这些形容词都无异议，但他们认为还应再加一些：才华横溢、精通业务、敢想敢干、单纯直率。事实上，史迪威就是这样一个人，既难与人相处，又很有趣。

史迪威还是美军中著名的吝啬鬼，他很少给手下的军官以“优秀”的评语。但是，布雷德利在他手下当战术教官时，却幸运地得到了这个评语。

1935年，史迪威再次来到中国出任驻华武官。此时，日本人已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并虎视华北。史迪威视察中国军队、观摩演习、与有关人员交往，并到中国东北、华北和南方旅行，搜集军事情报。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准备对日本下一步的侵略行动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中国人可能进行了备战，并且以比其他军事强国更为熟练的技巧掩盖了所有的备战活动；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

史迪威对蒋介石为转移人民的仇日情绪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十分厌恶，



他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位中国领袖人物竟来往于各地，“倡导人民不随地吐痰，不擤鼻涕。”吃饭时不大声咀嚼，“行动敏捷、姿态端正”以及“消灭老鼠和苍蝇”等，简直是无聊透顶。他还认为蒋介石缺乏军事才干和对日作战的战略眼光。

从个人感情上说，生性好斗的史迪威对在中国土地上骄横跋扈的日本人非常憎恨。他去河南旅行时，曾见到一些日本人受到当地警察的戏弄，因此很开心，并写道：“这使我感到很开心，真恨不得向他们投掷鸡蛋。”

1939年，史迪威带着对中国“七·七事变”后军事局势的失望态度离开中国，回国就任第2步兵师第3旅旅长，军衔是准将。

1940年5月，约7万美军在路易斯安娜州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史迪威作为进攻部队“红军”的司令官因指挥有方而名声大震。他擅于利用黑夜，进行大范围机动，包围敌军，从侧翼或后方发起进攻，出现在对方意料不到的地方。有一次他竟占领了他的西点校友乔纳森·温赖特的第1骑兵师师部。

演习结束后，他升任第7步兵师师长兼该师驻地奥德兵营司令。

史迪威的最大快乐莫过于训练他的部队。他经常毫无架子地坐在士兵中间，和他们一块讨论战术，脑袋敏捷地旋转着，脸上不时地闪现出笑容。一位将军，头戴一顶破旧的帽子，身穿一件伐木工人的毛线衫，脚登旅行靴。这身打扮和营地周围的工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不久，他赢得了“乔大叔”和“飞毛腿乔”的称号。“飞毛腿”是夸奖他走得快，而且足迹遍布于奥德营地的山岗和沙丘。

1940年9月，他晋升为少将。那天，当他走进营区时受到了13响礼炮的欢迎。面对集合的部队，他说：“猴子爬杆，越高屁股暴露得越清楚。”

1941年6月，史迪威再次晋升，出任第3军军长。

1941年12月，珍珠港隆隆的炮声把美国拖入了太平洋战争。翌年1月，本来准备指挥美军参加对德作战的史迪威，奉命前往中国，出任驻华美军总司令、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印缅战区副司令。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史迪威作为军内中国问题的专家，是出使中国最合适的人选。

史迪威是个纯粹的军人，他只知道履行军人的职责，那就是进攻，打击敌人，取得胜利。对于战争中的政治游戏他一窍不通。他既不满英国人的消极作战，更不满国民党军队中的派系之争和保存实力的作法。对英国人指挥的部队，他无可奈何；但是对中国进入印缅作战的部队，他却力图加以控制和直接指挥，以便对日积极作战。他认为他手中掌握着的数量巨大的美援可以使中国人就范。事实证明他错了。他自认为是个“中国通”，而实际上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尤其对他要经常与之打交道的中国军政要员的了解太不够了。尽管他带点天津口音的汉语说得很不错，而且动不动便很流利地把中国的国骂——“他妈的”拿出来用用。

· 史迪威既骂英国人又骂蒋介石 ·

1942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由于指挥英缅军队的英国将领亚历山大，在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思想指导下，未能在中国远征军的物资、兵力运输以及作战方面予以认真配合，使中国远征军很快陷入日军围攻的困境。远征军总指挥杜聿明，急匆匆地找到史迪威，要求他协调中、英军队的关系。

史迪威挎上卡宾枪，驾着吉普车——他经常这样，与杜聿明来到亚历山大的司令部。颇有绅士风度的亚历山大戎装笔挺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又极有

礼貌地微笑着拒绝了史迪威和杜聿明关于尽快地协同作战和解决运输等问题的建议。困难摆了一大堆，一副迫不得已的样子。

“你不能指望这个英国狗崽子给你什么保证了，我已经向他讲明：我要向丘吉尔首相控告他！”

“他怎么说？”杜聿明问。

“这个英国狗崽子回答说：‘阁下，我也要向罗斯福总统控告你！’”史迪威乜视着亚历山大回答。

既然得不到英国人的积极协助，杜聿明便想后撤军队，缩短战线。而史迪威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高擎拳头咆哮说，从蒋介石到杜聿明都为了保存实力而不敢打硬仗。

杜聿明毫不相让，亦勃然作色道：“你明知道是英国人玩弄阴谋，贻误战机，不敢向英国人施加压力，却要逼迫中国远征军去拚死！中美英三国协定是在缅甸并肩作战的，你这个美国人只会吼叫，亚历山大只会逃跑，一切诺言如同放屁！”

“阿，上帝！他竟敢骂我们美国人了！”史迪威高擎的手臂颤抖了，他铁青着脸威胁道：“我是中国战区参谋长，蒋委员长难道没有告诉你应该服从我吗？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一声“悉听尊便！”杜聿明拂袖而去，他我行我素，根本不理会史迪威，甚至连他的电话都不接。这使史迪威异常恼火和震惊，他向来认为自己熟知中国的民情、军情和政情。他曾对他的美国同事说：“中国人软弱而懒惰，需要拿鞭子抽打他们才能行动；中国军队已被蒋介石搞得僵化了，上级对下级拳打脚踢也不会反抗；中国的政治混乱到极点，政党多如牛毛。”因此，当蒋介石把远征军指挥权交给他后，他便以为远征军官兵会像服从蒋介石那样服从他。但是，接触到杜聿明后，他心中的疑问愈来愈多了。杜聿明对他虽不失礼貌，但决无卑躬屈膝的表现；谈起问题来总是据理力争，不是他想象的唯唯诺诺。他几次想要喝斥对方，但是对方那坚定的态度使他动摇了。现在，杜聿明竟然公开违抗他的命令了。史迪威清楚，没有蒋介石撑腰，杜聿明是不敢如此目无上级的。

由于史迪威和杜聿明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蒋介石只好委任罗卓英代替杜聿明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罗卓英毕业于保定军校，稳健老练，属于国民党嫡系军队两大派系中的陈诚派。史迪威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想借此建立起与罗卓英的密切合作关系，他对罗卓英说：美国国会已通过援华法案，要给中国提供装备 60 个师的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将在他史迪威的监督下实施。杜聿明很不聪明，他只想在战争中保存实力，而不愿作出一点点牺牲。实际上，如果他积极作战，即使损失了二两个师，他史迪威会给他装备更多的师。因为中国人多得是，而武器装备却少得可怜。

史迪威还说，他深知中国军队中的派系之分。杜聿明属于何应钦派，而罗卓英是陈诚派的人。他认为何应钦是最腐败的将领；陈诚则是最清廉、最有希望的将领。如果罗卓英的表现令他满意，他会将 60 个师的大部分装备用来武装陈诚派系的部队。

一席话说得罗卓英激动不已。

“史迪威将军，你太圣明了！太……”罗卓英捧住史迪威那毛茸茸的大手，简直不知说什么感激的话了。

此后，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孤军奋战、缺乏空中支援，加上多头指挥、将领之间不和，最后遭致惨败，部分军队退走印度。

史迪威在战局最危险时，离开军队只身前往印度，并给华盛顿发报：缅北作战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他决心重整旗鼓雪耻，当时，美国人不可能派大量军队进入东南亚作战，而英国人指挥的部队又不怎么听从调遣，所以史迪威把希望寄托在装备和训练一支他能指挥裕如的中国军队上。他向蒋介石提出，撤销中国驻印军队的远征军称号，所有盟国印缅驻军，统称ABC联军，即美英中联军。蒋介石断然拒绝。作为交换条件，驻印中国部队可以统称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担任总指挥，撤回史迪威认为指挥无方的罗卓英。同时，蒋介石还答应继续向印度调兵，并集结30个师的军队在滇西，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他们将接受美国的装备，由美军教官训练，准备反攻缅甸。但是，驻滇部队不直接接受史迪威的指挥。

史迪威在中国呆过十几年，对于这个国家，除了贫穷落后外，最使他不满意的就是蒋介石政府的日益腐败。他认为，蒋介石的地位“是靠玩弄政治阴谋家的极端投机取巧和顽强而机敏的经纪人的技巧而建立的”。他是个大权独揽，小权不放的独裁者。

史迪威曾对马歇尔说：“我跟蒋介石打交道，彻底了解了这个独裁者的种种恶习。他只顾他和他的家族发财，不顾下面的将领官员死活，于是上行下效，贪污腐化成风，官员们残酷地压迫老百姓，将领们压迫士兵，甚至从他们口粮中夺取。社会上一切可以掠夺的财富都被他们夺取了。

“请你想一想，就是这样一个政府，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希望呢？”

更令人焦虑的是，随着对日战争的旷日持久的进行，蒋介石保存实力，消灭异己的作法故态复萌且愈演愈烈，而国民党将领之间的派系矛盾又使其军队的对日作战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

史迪威了解到在中国贫瘠的大西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支朝气蓬勃、积极抗日的部队，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所以，他向马歇尔建议说：

“我们援华的目的是支持中国抗日，那么凡是中国的抗日武装，都有权利得到我们的援助。我只想将对华援助的物资，拿出一小部分给中国共产党，支持他们抗日。”

马歇尔笑道：“朋友，你说服我并不难，因为你和我都是军人。但是，你要用这些话去说服总统，那就不行了，因为政治家思考的方法与我们不同。”

“你认为我根本不可能说服总统批准我把物资分一部分给中国共产党吗？”史迪威颓然地问。

“啊不，不是毫无可能，但必须有充分的理由。”马歇尔指示他组织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整理一份有价值的报告，再做道理。史迪威愉快地答应并实施了。

1944年夏，中国战场频频告急，蒋介石的军队一败涂地，华盛顿着急了，向蒋介石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他同意史迪威有权指挥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

刚刚晋升为四星上将的史迪威真的以为从此他可以任意地调兵遣将了。他当即向蒋介石提出：“我要求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军长以上，至少集团军以上的将领一律更换，改由美国军官担任。”

蒋介石听了，嘲讽说：“将军难道忘记了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是我吗？我的这些将领抗战已经六、七年了，难道还不如刚刚投入战争的美国人。如果将军阁下硬要更换，那就去把毛泽东、朱德换来好了！”

史迪威气得满脸通红，毫不相让他说：“司令官阁下，如果您决意不肯撤换您那些无能的爱将，美国武器以后就不再装备国民党军队，而要去装备对日军进行反攻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蒋介石几乎失去了理智，他吼道：“我不是你的司令官，如果是，你就不会如此放肆地和我说话。我也不敢收你这样一位能干的将军。”

脾气火爆的史迪威回到寓所便向华盛顿拍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总统给蒋介石一封强硬的信，强调美国在华的投资和利益，确实委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实权。

史迪威的希望没有落空。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发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指责和警告。

史迪威兴奋异常，他马上叫人将电报译成中文，并亲自面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完电报，脸色铁青地朝史迪威扫了一眼：“我明白了”。然后把手伸向茶杯，将杯盖翻转过来，大家都知道这是送客的表示。

这一天史迪威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终于直率他讲话了，而且是大量的直率话，每句话里都含有爆竹一样的东西。……他打出了漂亮有力的一拳。”

但是，史迪威完全错了，作为军人他远不是者谋深算的政客们的对手。蒋介石恰恰就是这样一位工于心计的政客。十几天后，他给罗斯福回电，直言他与史迪威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他不愿将指挥中国军队的重任委予史迪威，美国必须另换他人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的回电，非常吃惊。他不能理解蒋介石和史迪威竟闹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而美国政府需要蒋介石，需要他在战后统一中国以防止苏联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在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他必须作出选择。

远在中国的史迪威将军尚未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他只是感觉到中国将领对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抗的情绪。于是，他跑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以从未有过的怠慢让他在客厅里等了45分钟，才摇摇晃晃地出来见他。

“蒋委员长，你是不是很忙？如果很忙，就该通知我另约个时间面谈，让我白白浪费了三刻钟时间！你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太差，这是很不好的坏习惯！”史迪威十分恼火地说。

蒋介石冷冷一笑：“我是看你太忙了，让你先在这里休息休息，或者回美国去休息。”

“休息！”史迪威的眼睛透过蓝色的镜片眨动着。

“是的——休息！”蒋介石拖长了声音说：“一个人太忙了就该休息休息。”

史迪威从对方的言谈态度方面，发现情况不妙，但一时还搞不清对自己有多大不利。“蒋委员长，我来是想提醒你注意：你的部下不听从我的命令……”

“我不明白我的部下为什么必须听你的命令？”蒋介石打断了对方的话。

“罗斯福总统授权我指挥全中国的军队……”

“罗斯福是中国总统吗？一个美国总统有什么权力授权一个美国将军来

指挥中国军队？中国是美国的殖民地吗？中国军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吗？请问：英国、苏联、法国都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他们是不是也接受一个美国草包的指挥呢？”

史迪威大惊失色：“蒋委员长，你今天的态度很不友好！”

“友好！”蒋介石嚙地站起来，声色俱厉他说：“你公开骂我们政府腐败、骂我是独裁者、骂我的军队乱七八糟，这些……这些……你讲讲看哪一点是友好的？”

“这……我对你是尊重的呀……”

“阿，你尊重我吗？你在我的部下面前叫我蒋光头，这……这就是你对我的尊敬吗？”蒋介石激动得口沫飞溅。

“请别误会，请听我解释，据我所知，中国民间叫绰号如同西方人叫爱称一样……”史迪威连忙辩解。

“阿，我的爱称是蒋光头！我的部下对你的爱称是猪猡！”蒋介石说完，拂袖而去。

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来自美国的指令：48小时内离开重庆，他骤然感到天旋地转。罗斯福把他抛弃了！他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

临行前，他给延安的朱德将军写了一封信，遗憾地表示：“由于自己不能与你和你所发展的优良部队在一起而非常失望。”

他还抽空去看望了他所尊敬的宋庆龄。

宋庆龄哭了，他为失去一位正直的美国朋友而难过。

最后，他按照礼节去向蒋介石告辞。蒋介石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笑吟吟地接待了他：“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惋惜，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两人的性格不同造成的。希望将军今后仍然关心中国，做中国人民的朋友。”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做作非常反感，但还是客气他说：“在中国的三年里，我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不论走到哪里，我都将珍惜我和他们的友谊。”

“好，好！”蒋介石假惺惺地应付着，突然他又换了一个话题，“为了表彰将军您在中国战区的突出贡献，我决定授予您中国最高军事勋章——青天白日特别勋章一枚。”

当听到这句话时，史迪威像受了莫大的侮辱，他涨红了脸说道：“我在委员长领导下工作，不可能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如果有的话，那也是您领导有方，应该授予勋章的是您而不是我。再见吧，委员长，祝中国人民的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说完，毅然地离开了蒋介石的会客室。

蒋介石脸红一阵白一阵，气得说不出话来。

10月21日，凉风习习，天空灰暗，史迪威凄然地登机离开了中国。当他到达华盛顿时，发现情景一样凄然。机场作了严密布置，没有官员来接，也不准记者采访。史迪威冷冷清清地回到住所，心头燃烧着怒火。傍晚，他接到通知，离开华盛顿。这就是说，他将暂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等到人们遗忘了他之后才能出来。史迪威这条刚强的汉子哭了，他不明白自己尽职尽责，竟落到一个遭人遗弃的下场。他吼叫着要见马歇尔，否则决不离开。到深夜，马歇尔来了。两位老朋友促膝相谈了一个小时，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第二天清晨，史迪威悄然离开了华盛顿。

·“魏德迈，行不通也要行！”·

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于10月31日抵达重庆。11月1日，他见到了蒋介石。一见面他就谦虚他说：“我作为您的参谋长，任务就是执行您的命

令，我将根据您的指示行事。”同时，他还亮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是最大的威胁，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对付共产主义将是头等大事。美国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线上结成了同盟，未来在反共产主义战线上也会结成同盟。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蒋介石听了，非常满意，握住魏德迈的手说：“好，好！我欢迎你。”

魏德迈从华盛顿得到的训令非常简单，帮助中国训练精锐的作战部队。这清楚地表明，魏德迈的使命重点不在对日作战，而在于战后的政治目标。

当时，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区的对日战争取得了重大成功。中国战场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魏德迈乐得不去插手蒋介石敏感的军队指挥问题，而只管监督在华物资的分配，加上温文而雅的风度和遇事随和的态度，他很快赢得了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的好感。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魏德迈积极协助蒋介石将集结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运往华东、华北和东北，与中共争夺抗战胜利果实。

1945年冬，当魏德迈的老上级马歇尔将军奉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力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各党派联合执政的政府时，魏德迈的看法是：

“马歇尔将军，这您永远办不到，它行不通。”

“为什么行不通？”马歇尔吃惊地问。

“长官，国民党执掌着这里的一切权力，我敢肯定，他们是决不肯让出一丝一毫来的。而共产党则决心要夺取这里的一切权力。您想把他们撮合到一起来，那根本没有门儿。我了解蒋介石，也了解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永远合不到一起来。您到这里来执行的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啊。”魏德迈直言相告。

对中国之行充满信心的马歇尔，闻言气得满脸通红，他厉声喝道：“魏德迈，行不通也要行，我要让他行得通！”

魏德迈感到愕然，他从未听到马歇尔用这种声调讲话。这次交谈后，两人的亲密关系开始逐渐冷淡下来。随着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工作的进展，两人的分歧和矛盾也在与日俱增。

后来，魏德迈写了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批评马歇尔置国民党于不顾，听凭赤色分子接管中国。马歇尔要求他修改论点。然而，这位曾发誓为马歇尔甘愿去死的部下，却拒绝了老上司的请求，他说他的报告是为国家写的。从此，两人决裂了。

魏德迈不久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蒋介石的反共内战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

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个西点人是中国人民都很熟悉的。他就是陈纳德。西点军校毕业后，陈纳德在美军航空兵中的军旅生涯并不顺达。最后以上尉军衔退役。陈纳德在中国呆过很长时间，并且娶了华人陈香梅女士为妻，算得上是个“中国通”。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纳德作为志愿人员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与日本空军作战。后来飞虎队扩建为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指挥他手下的飞行员空袭日军占领区，保卫国民党驻守的大城市，协助国民党地面部队作战，冒着极大风险飞越崇山峻岭将美国援华物资从印度运往中国大西南，功勋卓著。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陈纳德指挥的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2500多架。

但陈纳德和魏德迈一样，也是个拥蒋反共的人。这给他在中国抗战中的功绩抹上了污点。陈纳德去世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破例晋升他为中将，以表

彰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在陈纳德的第 14 航空队里，还有一个杰出的西点人——1936 届毕业生凯西·文森特。他曾是西点的橄榄球运动员，在中国战场上指挥一个空军联队，由于功勋卓著，不到 30 岁便晋升为准将。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他们抗日的西点人，但也不会因此忘掉某些西点人扶蒋反共的不光彩行为。

## 第六章挑战与改革

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

——《圣经·旧约》



## — “进攻先生”的探索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后，西点军校迎来了一位新校长，他就是在战争中享有“进攻先生”雅号的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

泰勒于1901年8月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律师家庭里，少年时代就立下了从军的志向。1918年考入西点军校。

泰勒是个勤奋好学的士官生。1922年6月以名列班上第4名的成绩毕业。在西点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其中一件事纯粹出于年轻人寻求刺激的心态。当时，西点军校严禁学员吸烟。但泰勒发现在营房里偶而偷偷摸摸地拿起一根香烟吞云吐雾挺好玩。当检查官走近宿舍时，大家迅速投入“战斗”，打开窗子，拿起毯子使劲把烟扇出去，然后立正接受检查，如果检查官没有发觉学员的违纪行为而离开，大家便哈哈大笑，仿佛得到一次小小的胜利。然而，校长麦克阿瑟懂得学员们这一套，因为他也当过学员，于是他决定杜绝这一无聊行为。一天，他宣布今后学员可以在营房内吸烟，但营区外仍不准许。这样一来，泰勒的玩笑被麦克阿瑟毁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吸烟。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在1920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晚会上，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莉迪娅·哈珀。后来，他为莉迪娅差点丢了文凭。因为学校明文规定学员不得在大庭广众向年轻女士表示爱情，而热恋中的泰勒竟在临毕业前的一天，和莉迪娅手挽手走过营区。违纪行为被战术系最严厉的教官西蒙·博利瓦·巴克纳少校当场发现。狼狈的泰勒被巴克纳臭骂一顿。最后，巴克纳问他想不想毕业。

“希望能毕业，”泰勒在令人生畏的教官面前信心不大地回答说。

两天后，麦克阿瑟给泰勒发了毕业文凭，并对他说：“祝贺你，泰勒先生。”至此，泰勒的心才落到了休息的地方。

毕业后，泰勒选择了工兵。后来又进入炮兵学校，指挥和参谋学院进修，并回西点教过5年法语和西班牙语。1935年，他前往美国驻日使馆武官处任职，主要是学习日语和了解日本军情。“七·七事变”后，他奉命急赴北京，协助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约瑟夫·史迪威工作。两个西点人跑遍了大半个华北，了解战况。史迪威喜欢走进中国的集市，拿起水果在汗水浸透的袖子上擦擦灰就吃，并要求他的西点校友也这么做。他公开蔑视西方医生立下的卫生准则。结果他们得了慢性腹泻病，但史迪威依然乐此不疲。不久，泰勒重返日本。

1939年，泰勒回国并进入国防大学深造，之后在陆军参谋部马歇尔手下供职。1942年，泰勒作为上校出任第82空降师参谋长，与校友李奇微共事。后来当上了第101空降师师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勒率部参加了西西里战役、进攻意大利本土、诺曼底登陆、阿登战役、攻打安特卫普、进军德国等等，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

由于作战勇猛、功勋卓著，101空降师成了闻名遐迩的美军劲旅，它的师长泰勒将军则享有“进攻先生”的雅号。

欧洲战争结束后，101师准备调往太平洋地区作战。泰勒知道，经过漫长的战斗后官兵们都想早日返回家园。所以，他不得不经常到各团队转悠，尽其所能地想激发官兵们征服新世界的热情。有一次，他在某团讲话，结尾时说：“我们曾经在法国、荷兰和德国打垮过希特勒的精锐部队，现在我们

要到哪里去呀？”

“回家！”官兵们异口同声地叫道。

完全不是泰勒所期望的回答：“日本。”

然后，官兵们对着他们尴尬的最高指挥官大笑起来——他本来就不该提这样的问题。

由于原子弹的爆炸，101空降师没有远征太平洋，而是回国享受得之不易的和平。

1945年8月，泰勒接到命令，前往西点军校出任校长职务。艾森豪威尔非常关心母校的前程，他对泰勒说，一定要维护好西点的荣誉制度，同时要改进军事领导艺术的教学工作。这与泰勒的想法不谋而合。

9月，泰勒走马上任。他一到西点就下令对全部课程进行一次审查。他邀请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博士为首的顾问委员会来西点参观考察，并对西点军校的教育作出评价。康普顿博士认为，泰勒的前任威尔比校长所设计的用以取代战时三年制课程的四年制课程是可行的，只是过于偏重理工科。他建议多开些人文学科的课程。另外，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将整个学员的学习内容适当压缩，以减轻学员的负担。最后，康普顿博士总结说：“由于一名陆军军官肩负着许多重任，因此在基础知识方面打下普通高等教育的基础，扩大视野，提高文化鉴赏能力等等，愈益成为军校的重要任务。”

泰勒欣然接受了康普顿博士的建议和意见，并开始贯彻实施。他在保守的校务委员会面前，费尽口舌，说明西点长时期以来早就不是像19世纪初那样以工科为主的学校了，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课程设置中还是偏重理工科。时代不同了，再也不能把培养学员成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当作教育目标了。西点应为学员提供严格而全面的智力训练和在军队服役所需要的实用技术，为他们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泰勒据理力争，校务委员会不得不同意适当压缩数学和科学课程量，增设几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但他们拒绝任何大的改革。

在新开课程中，军事领导心理学成为西点军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这门课是泰勒和艾森豪威尔的杰作。他们认为，不论在什么年代，军旅生涯对年轻人展现的前景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想成为英雄，成为战时和平时期的领导人。所以有必要开设这样一门课。课程由那些从战场上凯旋而归且功勋卓著的军官来讲授。这些军官讲课时，胸前佩戴着所有的军功章。耀眼的军功章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着他们奋发向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界尤其是西点出身的高级军官，对政府事务的影响与日俱增，议会对此抱怨不已，由此他们想变革西点军校，把西点办成专门化的军事研究生院。学制压缩为两年，只设军事课程。泰勒认为，这将对军校为陆军提供领导人才的历史性任务的致命打击。因而，他不得不化费很多时间去参加各种宴会，向西点毕业的知名人士游说，给校友和学员家长写信，出席议会各委员会的会议，访问其他大学和学院，争取他们对西点军校学制和课程设置的支持。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1945年，西点军校还告别了一位老朋友，一位西点最坚定的支持者马蒂·马赫尔中士。他作为西点体育馆的管理人员，在这个岗位上服务了50个春秋，在70岁的时候退休了。几十年来，他一直勤勤恳恳、恪于职守。军队中的许多人都说，马蒂中士的挚友中，将军的数量比任何人都多，马蒂那粗犷低沉的声音，闪烁的眼睛，浓重的爱尔兰口音，暴躁的性格以及那惊人的酒

量，常是人们逗笑取乐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他总是带着一些有趣的故事，去讲给正在站岗执勤的、孤独寂寞的学员听。

刚刚授衔的西点毕业生，在与学校告别时，都要和马蒂中士痛饮几杯，这已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老规矩。一天，一位新任命的少尉邀请马蒂中士喝酒，庆祝他自己的晋升。“马蒂，”这位刚刚获得军衔的车官洋洋自得他说，“你要知道，我可没有同士兵一起喝酒的习惯。”老中士这下可被激怒了，他马上回敬说：“年轻人，别不知天高地厚。我老实告诉你，在与我一起喝过酒的军官中，你的军衔是最低的。”

在马蒂告别戎马生涯时，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学员团举行了一次身穿礼服的阅兵式，并且授予他一项特权，他可以邀请几位好朋友和他站在一起。结果有许多军官都想与马蒂站在一起参加阅兵，学校不得不按军衔的高低，让他们依次站在马蒂中士的下首。第二学员营的指挥官抱怨说，站在马蒂下首的将军太多了，而他的指挥位置被挤到山那边去了，学员根本看不到他。

当校长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与马蒂中士一起检阅学员团时，西点军乐队奏起了马蒂最喜爱的爱尔兰曲。

如今，他的肖像悬挂在体育馆内。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他与学员们一起度过了人生旅途中的多少个寒暑！马蒂热爱学员，支持学员。这幅油画是那些以“马蒂的朋友”而引以为荣的毕业生作为礼物送给学校的。

1947年，在泰勒担任校长期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斯巴达时代已经降临哈得逊河畔。由于战争中不再使用骑兵部队，于是西点决定在教学计划中砍掉马术课。深受欢迎的军校马术表演停止了，曾获得高校比赛冠军的西点马球队也被解散。66匹马被拍卖，人们熟悉的红砖马厩也被改成了一个车库。西点马匹的平均售价高达7835美元，它们大都被骑兵部队的老战士买走了。8匹最好的用来跳跃障碍的良种马被奥林匹克委员会收购。

同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它预示着一个艰难时期即将降临泰勒所苦心经营的这座花岗岩大厦。泰勒报告说，1947年在军校的2496名士官生定额中，缺额达276人，这是西点从未有过的。他评论道：“现在的西点军校培养一名学员的教育费用已超过5万美元，虽然教育费用有所增加，但是公众对军队的兴趣却在下降。”事实上，在和平时期，在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复杂化，尚武精神渐渐远去的社会环境中，这是难以避免的客观存在。

在泰勒任校长期间，令西点人兴奋和自豪的是西点的橄榄球运动大放异彩。西点足球队在比赛中击败如林强手，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常胜大学生足球队。布兰查德、戴维斯、塔克成为全国有口皆碑的杰出的西点球星，青年一代崇拜的偶像。泰勒很快发现，与灿烂的球星相比，作为校长的他黯然失色，甚至湮没无闻。一次，一个由纽约民间头面人物组成的代表团来西点参观。临走时，团长来到泰勒的办公室感谢校方的招待。为了最后向校长本人表示好意，他转身问他12岁左右的孩子：“比尔，你不想要这位有名的将军亲笔签名留念吗？”

比尔冷冷地从头到尾看了看泰勒，然后答道：“不要，我要布兰查德的。”

1949年，泰勒校长任期届满，他带着复杂的感情离开了西点。他感到，他虽然没有完成想在西点做的每一件事，但至少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使西点向新的高度迈进了一步。

## 二 “我想我疯了，但我的愿望却如此强烈。”

1954年，华盛顿创办了斯普林斯空军军官学校，美国新闻界对此进行了广泛报导。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军事力量中，空军是一个最富有魅力、充满传奇色彩的军种，因此，许多优秀的年轻人趋之若鹜。这使西点军校的生源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当时西点人艾森豪威尔在白宫掌权，但他也爱莫能助。加之，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连吃败仗，公众对陆军的形象越来越不满意。

从朝鲜战争时期开始，西点招生计划中未能完成的数字越来越大。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招生计划只完成82%，而且从此开始，年年走下坡路。到1954年只完成招生计划的67%。斯普林斯空军学校创立后，使这种状况日趋严重。1954年就任西点军校校长的布莱克希尔·布赖恩将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包括组织学员四处巡回演讲；放电影，播电视；出版介绍西点情况的画册，等等。

然而，很清楚，西点军校要在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和斯普林斯空军学校的竞争中立于长久有力的地位，必须靠自身的不断改革和完善。

1956年，曾在朝鲜战场上任第24师师长的布赖恩中将调离西点。接替他职务的是西点1927届毕业生加里森·戴维森少将。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和他的前任马修·李奇微，在这项任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戴维森从陆军部受领的任务是：重新研究西点军校的办学思想，明确任务，探索改革之路，使西点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

### ·戴维森的改革大刀阔斧·

加里森·戴维森于1923年进入西点学习。他的父亲曾参加过美西战争，并十分敬仰西点军校。他从未强迫加里森申请报考西点，但是当儿子被吸收为西点学员时，他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加里森也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家里不必为供他上大学而增加开支。他一步入西点，便对同学之间的平等赞叹不已。他说：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一入校，除了姓名之外，过去的一切身份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发给我们的服装一样，食品一样，津贴收入一样，什么都一样。从那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力更生，我们的进步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

作为一名学员，戴维森出类拔萃，表现优异。他的军事素养给军校官员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第四学年一开始，他便被挑去领导新生的思想灌输和训练工作，同时在这一学年中成了被任命担任指挥职务的第二名学员。他还是橄榄球队的正式队员，是12人荣誉委员会的委员，而毕业成绩在全班203人中名列第22。

毕业离校后，戴维森被派到工程部队任职，但是每年秋季，他都回西点，临时担任橄榄球队的副教练，1930年起，他被指定为专职教练。在此期间，他还担任过自然和实验哲学教员、校长助手等职务。

1932年，他被任命为西点橄榄球队主教练，他说这一任命使我“受宠若惊，……我热爱橄榄球，这真是我干的行当啊！”

几年后，战火骤起，风急雨狂。戴维森和他手下的教练们先后上了战场。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有些则受伤致残；但戴维森却在战争中青云直上，跨

入特级军官行列。西西里战役之后，乔治·巴顿把两颗将星别到他的肩上。二战结束后，戴维森回到美国，先后在工程兵部队和陆军参谋部供职。朝鲜战争打响后，他赴朝鲜任第24师副师长，多次指挥突击部队。

1954年，戴维森回国就任指挥与参谋学院院长。1956年出任西点军校校长。他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扩大招生宣传，他为此采取了下列方法：全面考察投考对象，除学习成绩外，还要考察品格、潜在的领导能力和身体状况；大力呼吁校友发掘并鼓励可能申请的人投考西点；设立招生注册处，特设一名招生注册主任；呼吁国会给予西点更多的招生自由和灵活性。

当然，戴维森知道，这些都是治标之举。西点的兴旺发达，最根本的还要靠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缜密的筹划后，他开始行动了。

首先，戴维森在西点历史上第一次让为数众多的教职员、学员和校友参与对学校进行批评性的检查回顾，并提出西点未来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方针、政策。

1957年春，校方向毕业班的学员发放了一张调查表，向他们征求有关学员生活的意见。表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方面。同时，还向1900年至1954年从西点毕业的大约14000名毕业生寄去一份24页的调查表，并附有14页白纸，以便他们随心所欲地随便发表意见。几个月后，又向一批不是从西点毕业的陆军军官寄发了类似的征求意见表，进行抽样调查。

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戴维森校长任命了各种专题研究小组和委员会，就各类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改革建议。其中由学员团副指挥官朱利安·尤厄尔上校领导的委员会，负责研究未来的军官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特性。这实际上是要为整个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最后，尤厄尔委员会提出报告，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下面这段评估上：

[未来的军官]必须知识渊博，而且应具备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其要求之高，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品格、领导素质、智能和完全固定的知识组合已远远不够了。自然科学和政治科学已渗透到军事领域，对军事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在上述领域内应具备充实的知识基础，他们应富有求知的探索精神、首创精神和创造性思维的品质，具备以上这些素质，将有助于他们灵活地拓宽自己的知识基础，并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应用自如，游刃有余。

戴维森的改革开始全面铺开了。

在学术和教学方面。戴维森作为校长有权以命令的方式进行某些学术改革。例如，他宣布从今以后，所有常任教授，如果尚未取得博士学位，便应在到任后的一段适当时间内取得此学位。不仅如此，他还实行一种休假年制度，以鼓励教授们在学术上能继续发展，有所造就。在两次休假年期间，教授们应完成长达3个月的校外任务，研究同西点教学任务有关的陆军当前和将来可能的需求。戴维森还非正式地敦促他手下的军官们为各种业务性杂志撰文写稿。

然而，有关学术课程的改革却须得到校务委员会的认可。这个历史悠久的组织，过去曾设法使早期的具有改革精神的校长，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人的改革计划惨遭挫败，付之东流，如果不说完全被挫败的话。戴维森在改革的最初阶段进行了仔细的人事调查与研究，为他的改革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使他能够完全避开前任们所遇到的厄运。

他发现，他面对的校务委员会成员，除学员队司令外，同几十年前那些墨守成规的委员一样，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有一点不同，即在本世纪初，那些委员们的任期都很长，而现在的委员却缺少这种长期任职的经历。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战后泰勒任校长期间，被任命为常任教授的。同泰勒一样，他们返回西点时心里一清二楚，军校的教育和训练必须现代化。另外，有几位委员同戴维森关系密切，他们曾经作为西点的士官生一起同窗共读。戴维森在校务委员会中军衔和地位最高，也有利于他行使权力。

当然，戴维森也很清楚，校务委员会是由二群关系密切的人组成的，其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曾是西点的门生，在塞那制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他们对西点的固有传统有着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迷恋感情。影响重大变革的另一个因素是：每一名委员都兼任某个系的主任。他们唯恐课程改革会缩减他们各自掌管的范围。

不管怎么样，戴维森向校务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1) 通过选修课，向学员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自己所喜爱、适合自己特长、并能为自己任意选择的领域内攻读深造。

(2) 根据那些天赋较高的学员的能力，向他们提供额外的速成教育机会。

(3) 增加课程中的基础科学，特别是有关核物理学和太阳系的知识。

(4) 进一步强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社交艺术。

1959年整整一个秋季，校务委员会由于课程的可能改革而痛苦挣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时简直是剑拔弩张。大辩论的结果是，改革派和保守派达成一种妥协，用戴维森的话说：“血流了，但伤员大难不死，活下来了。”

校务委员会批准进行有限的课程改革，增加学员的选修课科目，安排更为多样化的可供学员选择的课程；在必修课中进一步增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内容等等，但是有一点，即整个教学计划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比例应定在55%和45%，这是极限。

在体育方面。改变过分偏重于橄榄球一项的倾向，尽量使各项体育运动都能够得到发展。尽管戴维森本人年轻时曾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后来又当过教练，但他反对极端不成比例地把绝大部分精力和人力物力都集中在橄榄球运动一项上。相反，他要求各项体育活动尽可能均衡地发展，这与西点的传统作法大相径庭，因而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橄榄球队主教练厄尔·布莱克，他最后竟以辞职表示抗议。对布莱克的辞职，戴维森感到遗憾，他对新闻界和校友们说：“布莱克是全国最好的橄榄球教练。”但是，布莱克的辞职却有利于戴维森实现一个更加平衡的体育运动计划。以前布莱克身兼三职——橄榄球教练、体育系主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现在，戴维森可以任命3个人来分别担任上述职务，而且他还采取措施，提高体育系主任的地位，以便使体育训练为全体学员而不是为少数几个精心筛选出来的运动员服务。

戴维森还要求，各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在招收年轻人时，不但要求他们应具有优越的体育天赋，而且还必须具备职业军官应有的品格、才智和领导能力。另外，军校的招生名额中分给运动员的数量对橄榄球的照顾比以往减少了。某些不重要的橄榄球赛事被取消了。

在军事纪律与训练方面。戴维森在学员队司令约翰·思罗克莫顿的积极协助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思罗克莫顿于1935年毕业于西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直担任第1军作战与训练助理参谋长，先后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作战。朝鲜战争打响后，担任一个团级战斗部队的指挥官。战争中，他赢得了一枚又一枚的勋章，其中包括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橡叶勋章。从朝鲜半岛回国后，他任陆军参谋长乔·柯林斯的副官。在此期间，他曾3次回西点任职，当过化学教员、战术系作战训练科长、学员团第一团指挥官、参谋长等职务。1956年4月开始，任学员队司令。

思罗克莫顿当学员时曾是西点橄榄球队的队员，而当时戴维森则任橄榄球队教练。如今，两人密切配合，筹划军事训练规则和组织纪律、规章条令的改革工作。一项在事后回顾起来并不起眼，但在当时军校内部人员看起来却已是足够激进的政策决定是，在新学员分连时实施的所谓“均等方案”。多年来，西点在新学员分连时的唯一标准是身高。身高相近的学员被分配到同一个连。结果不论在哪一个连，同连学员的身高相差都不超过5厘米。这样，在检阅时，每个连看起来都高矮一样，整齐划一。事实上，为了在检阅时整齐好看是这种根据高矮分连的主要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理论根据。戴维森和思罗克莫顿认为，新学员分连应按智力、体力、领导潜力和高度等各方面的因素统一衡量，互相搭配。从1957年夏开始，西点军校的“高个子连”和“矮个子连”，以及由此引起的酸楚和乐趣便划上了句号。

1957年夏还采取了从学员到初级军官逐步过渡的措施。思罗克莫顿和戴维森都认为这一改进是必要的。到全国各地军事设施去访问和学习的三、四年级学员第一次在饮用啤酒和酒类方面享受到与初级军官相同的优惠特权。从9月份起，扩大了四年级学员享有某些特权的范围。这回，他们可以享受到以前历届学员只有在毕业临近时才逐步尝到一点的特权，比如，有机会在下午或周末离开校园等。在扩大四年级学员特权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在管理学员团的工作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如负责从前由连战术军官实施的检查工作。学员们还受到警告说，如果他们在任何领域——从领导责任到学业——中的表现未达到标准要求，那么他们已经到手的特权将被取消。

对三年级学员夏季训练所做的改革也使学员更加熟悉初级军官的实际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绝大部分时期，三年级学员的夏季大多是用来为学员今后在各军兵种中的定向发展提供见习机会。首先在海军舰船上过几天，接着在军需学校住几日，然后又在直升机学校呆几宿。在步兵学校参加广泛的武器综合训练后，又要去空军基地接受有关空军知识的灌输，然后到工兵学校参观访问，接着还要去陆军通信兵那里逗留一阵，最后打道回府，直奔西点。从实际效果来看，正如思罗克莫顿所说的，也是参加这种训练的大多数学员所反应的，这种训练是一种“劳命伤财，费时费力，得不偿失的事”。这样，从1958年夏开始，这种定向之行从7周减少到2周。余下的夏季时间，1/3的三年级生被派去协助四年级生管理“兽营”。其余的便都被派到第2步兵师、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等正规陆军部队去任副排长。

1960年，戴维森校长的任职期满，此前，他曾给陆军参谋长、西点1920届毕业生莱曼·兰尼兹尔上将写信，申请在西点多留4年，以“监督修改后的课程计划的实施”。

当时，西点校长是个少将级的职位（后改为中将），以往的惯例是，如果哪位军官在此任上被提为中将，那么，他便被调到相应的职位上去。在整

个西点历史上，只有戴维森的前任布赖恩一人是先被升为中将，然后被派往西点当校长的。不过，他仅在职一年半，便又被调离了。很明显，他们认为中将不该当校长。

戴维森已晋升中将，他写信说，宁愿降为少将，留任西点校长。后来，他谈到这件事时说：“我想我疯了，但我的愿望却如此强烈。”

兰尼兹尔回信了。他告诉戴维森，他将出任驻欧美军第7军军长。“这是对您的杰出才干、丰功伟绩和工作中的优异表现的承认和肯定。请接受我对您的祝贺。”

兰尼兹尔的信，令戴维森很失望。他是多么想看到改革在自己的监督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下来，并最终开花结果啊！他对西点是那样地眷恋，以至他退休后居住在5000公里之遥的地方时，他的妻子还经常好意地责怪他说：“你啊，还是一直没离开过西点。”

“你说得不错，从精神上说，我从未离开那里。”

接替戴维森任校长的是军内大名鼎鼎的人物——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少将，他时年46岁，是继马克斯韦尔·泰勒之后最年轻的西点校长。

·威斯特摩兰给西点带来了特种训练·

威斯特摩兰于193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在西点学习期间，他是一位优秀的学员，当过学校荣誉委员会主席，1936届学员队长——这是学员在校期间能够谋取的最高职位，并且由于军事科目成绩优异而获得了“潘兴宝剑”奖。毕业后，威斯特摩兰选择了野战炮兵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步兵第9师服役，先后担任过中校炮兵营长、上校参谋长、上校团长等职务，参加过北非战役、西西里战役、诺曼底登陆和进军德国的战争。

威斯特摩兰是员福将，战争中他好几次从死神的手中溜掉。在突尼斯，一颗炮弹击中了他的车辆，他却安然无恙。在西西里，一枚地雷炸翻了他的车，他被抛出去很远，也一点没受伤。在德国的鲁尔河上，他刚走出吉普车，一颗炮弹便将那辆车炸成废铁。在莱茵河的雷马根桥头堡，他刚上完厕所出来，一颗炮弹就将厕所夷为平地。

战后，威斯特摩兰调到第82空降师任职。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47年5月，33岁的他同20岁的卡瑟琳·范杜森小姐结为伉俪。卡瑟琳9岁的时候就认识威斯特摩兰了。那时，她是个扎着小辫、聪敏机智、经常跃马扬鞭且骑技娴熟的黄毛丫头。大家都叫她“基齐”。她的父亲是刚从西点毕业的威斯特摩兰少尉的上司——范杜森中校。当威斯特摩兰因为一个经常和他约会的女士同别人结婚而深深陷于痛苦之中的时候，基齐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说：

“振作起来吧，威斯特，不要苦恼，我很快就长大了，我会等着你的。”

十年过后，威斯特摩兰上校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基齐，”一位女士的声音，“记得我吗？”

威斯特摩兰踌躇了一下，说记得并且问：“你现在长大了吗？”

“你为什么不来亲眼看一看呢？”她答道。

当威斯特摩兰再次看到基齐时，当年的小姑娘已长成一位漂亮的女郎了。他们决定结婚。

婚后，威斯特摩兰又到过指挥与参谋学院、国防大学当教官，讲授空降和空中机动作战、心理战以及战略计划等课程。1952年，赴朝鲜半岛指挥第187空降战斗队。1953年末，作为准将回到美国，先后在陆军参谋长李奇微、



泰勒手下任职，并有机会入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高级管理课程。1958年调任第101空降师师长。在那里，他让手下的士兵接受特种突击队员的训练。这种训练被称作“瑞康多”，这是一个由“侦察”和“突击队”两词组成的复合词。为此，威斯特摩兰创建了一所师办专门学校，名为侦察与偷袭训练学校，由富于想象力的军官、西点毕业生刘易斯·米利特少校任校长。米利特在朝鲜战场上当上尉时，因勇敢地拚刺刀冲杀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训练以独立的巡逻小队为单位，让所有参加训练的士兵轮流担任班长或排长，每个班长或排长都必须独立解决模拟战斗中遇到的难题。他们用两个星期的时间从事艰苦的意志和体格锻炼，从悬崖绝壁上吊绳滑下，使用或不使用指南针测定方位，以最小限量的口粮在森林里生活，还有诸如用步枪和折叠的帆布小帐篷做成筏子渡河等锻炼野战应急能力的项目。训练班的最后三天用来考验学员们的耐力。每个受训人员在结业时都可以获得一枚他们引以自豪的特制“瑞康多”徽章。黑白两色象征不分黑夜与白天，上指和下指的箭头象征既能在空中作战又能在地面作战。

威斯特摩兰的创举，赢得了军内的高度赞誉，他本人被称作“全能军人”，“神鹰侦察员”，“铁汉子”，名闻遐迩。

当他得到出任西点军校校长的任命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约见了。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总统兴致勃勃地追忆起他在西点军校的学生时代，以及他对军校及其所提倡的校风的热爱。他吐露说，他本人一直想当西点军校校长，但始终未能如愿。

“威斯特摩兰，我特别要托你办的一件事就是重整那个橄榄球队。”当客人起身告辞时，艾森豪威尔握着他的手说。当时，西点橄榄球队经常输给海军学校队。曾是西点橄榄球明星的总统，自然希望母校能重振椎风。可惜的是，威斯特摩兰未能完成总统的重托。

威斯特摩兰一到西点，就把突击队员的训练课程补充到军校的教学计划中去，用以检验和增强学员的胆量、体力和智力。

对于前任校长戴维森所进行的探索和开拓，威斯特摩兰非常赞成，因而他在任期内积极贯彻实施戴维森的改革计划。到1961年，西点军校给新入学的学员增设了西点历史上最广泛的选修课目，他们可以选择国家安全学、人类关系学、文学作品选读、高级微积分、宇宙空间学、自动化工程等课程。同时，也增加了必修课，其中包括太空学、天文学、地理学和人类环境学等。

与此同时，威斯特摩兰还对军校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他在文职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中建立了相互竞争的制度，以提高工作效率。西点校园内贴满标语，标语的主题只有一个：西点重视岗位效率。在威斯特摩兰任职的第一年里，西点的管理工作效率便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开支却下降了11%。威斯特摩兰认为，他对西点日常教学和行政工作的改革得益于他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习生活。

威斯特摩兰任校长期间，两位最杰出的西点人——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先后回校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间分别为1961年和1962年。

塞耶奖是由戴维森校长于1958年创立的，专门授予为了民族利益在军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美国人。这些人应最勇于献身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责任、荣誉、国家”所体现的精神。

给艾森豪威尔总统颁奖的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阿登战役中率101空降师守卫巴斯托尼的勇士安东尼·麦考利夫将军。

当麦克阿瑟来西点接受塞耶奖时，办公大楼的老电梯和它的老朋友开了一个令校长非常难堪的玩笑。当威斯特摩兰陪同麦克阿瑟将军走进电梯后，电梯不是向上升到三楼校长办公室，而是飞快地下降，一直降到地下室。门一打开，迎面是一堆垃圾。后来，电梯终于往上升了，但不是去三楼，而是一直升到顶楼，然后不是前门而是后门“刷”地打开，麦克阿瑟差点向后摔倒。电梯再次多余地下到地下室，之后，才终于到了三楼，麦克阿瑟将军给逗乐了，他说，这个电梯在他当校长时就有了。

午后，麦克阿瑟应邀向学员发表讲话。已近垂暮之年的他，态度沉着，语言中肯他讲了起来。他激动地谈到了他的从军岁月，对西点军校的热爱，对军校校训的尊重。他对学员们说：“你们的使命仍然是确定不变的、坚定不移的、不可违背的——那就是赢得我们的战争。……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战争贩子。恰恰相反，军人比其他所有人更祈求和平，因为他必须经受和承担战争最深重的创伤。”

他以感人的语言结束了讲话：“对我来说，日影西斜，黄昏已至，……当我隐约地听到远处令人心醉的起床号声，隆隆战鼓声时，总是茫然若有所失。只是在睡梦中，我还能听到枪声格格响，炮声轰隆隆，还有疆场上异常的呻吟。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为你们点名，但我希望你们了解，当我跨越冥河时，我最后想念的是你们——你们——你们！”

当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时，麦克阿瑟转向他侧后的爱妻琼，给了她一个飞吻。原来，他那没有讲稿的演说听起来好像完全是即席发表的，实际上在讲话前几个星期，他就把夫人当作听众一次又一次地演习过，晚年的麦克阿瑟依然刻意于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

1963年，威斯特摩兰晋升为中将，离开西点，出任第18空降军军长，不久前往越南任侵越美军总司令，监督从1965年开始的美军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的军事行动。这一年，他真是出尽了风头，被《新闻日报》吹捧为“超级军人”，被《时代》杂志选为是年的新闻人物。林登·约翰逊总统对他大加赞赏，使他终于在1968年被委任为陆军参谋长。

但是，正由于越南战争，威斯特摩兰的军人生涯沾上了污迹，他作为一名侵略者，无论是对越南还是对参战的美国官兵，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64年，约翰逊总统批准西点军校把学员人数从2529人增加到4417人。

1966年，西点军校视察委员会向总统递交了年度报告。报告指出：

“西点由于配备了优秀而年轻的师资力量，因此，它的教学质量在美国高等学校中是最为出色的。

“现在，学员有一百多门选修课供选择，并增设了40小时的计算机必修课。6%以上的西点毕业生可以到地方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当然费用由军队支付。”

### 三悄悄的变化

战后，国际和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美国派出军队到越南作战和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很快成为美国人关注的中心。

自1964年开始，美军直接介入越南内战，武装支持南越政权，战争越打越大，美国投入的兵力也越来越多。西点军校忙碌起来了，未来的年轻军官们都急于在战斗中一显身手，他们在校园里吵吵嚷嚷地要求参战。挂在教官办公室里的口号是：“战斗就是我们的事业，而事业是美好的。”这些年轻的士官生一时还看不出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他们想的只是抓住机会，建功立业。

1966年夏，毕业班的学员大多数被派往越南战场。到1967年，在越南服役的军官中，西点毕业生占7%。威斯特摩兰正担任驻越美军总司令，在战场上的39名主要军官中，有21名是西点毕业生。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西点毕业生的死亡人数达108人。

到60年代末，美国人越来越用厌恶的眼光看待越南战争。他们不想让自己的亲人在一场不光彩的无谓战争中当炮灰，他们已经饱尝过他们在朝鲜战争中酿造的苦酒，他们发现这一次比上次更苦上加苦。一连串“良心上的自我反省”致使美国国民愤懑和忧伤。自由主义开始盛行，并深深地渗入到各个领域和人际关系之

越南战争使得西点军校和西点毕业生在美国人民的眼中变得臭不可闻。虽然学习成绩不及格的学员人数从14%下降到10%，但主动要求退学的学员人数却翻了一番还多，也就是从8%增加到了18%。

1969年，西点军校建校一百多年来，一年级新生第一次没有被送到“兽营”去接受传统的而又十分重要的体力、意志和感情上的严峻考验。而在这以前，“兽营”训练被作为一种淘汰不合格学员的主要方法。按照西点人的观点，年轻人如果经受不了“兽营”的压力，战胜不了在“兽营”遇到的困难，他就不是一块当军官的材料。

· 拒绝去越南的毕业生控告战场上的校友 ·

1967年的反战日，200名瓦萨学院的女学生来到西点军校，她们带着鲜花和长篇的反战演说词乘船而来。她们计划在西点军校校园内举行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女大学生们和军校的学员们热情地混在一起，她们献上鲜花，并且要求他们放弃战争。学员与姑娘们亲切交谈，一起散步，并就有关越南战争的令人头痛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有些学员接受了献给他们的鲜花，并把花朵别在耳朵后边；有一个学员竟把送给他的花朵吞入了肚皮，这使瓦萨来的姑娘们吓得不知所措。姑娘们发现，她们所面临的不是与战争武士们的严峻对立，而是对恋爱比对战争更感兴趣的可爱的学员。她们还发现，军校不是以愤慨和暴力来对待她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光临，而是用微笑、文雅的哄骗来欢迎她们的来访，几个小时后，她们就悄悄地离开了。

1970年3月16日，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的1968届西点毕业生路易斯·C·方特中尉拒绝去越南战场服役，并要求作为一名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人从军队体面地退伍。

事情还不只于此，方特根据40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的证词，对西点1934届毕业生乔纳森·西曼中将和1942届毕业生塞缪尔·科斯特少将在越南的所作所为正式以战犯的罪名提出控诉。更叫西点军校难堪的是，方

特是在国会议员的帮助下，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对两位西点将军提出控告。他说：“我在西点军校学到的是，真理不应对军队有例外，适用于士兵和士官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校官和将军。”

西点军校背水一战，不得不进行回击。校长威廉·诺尔顿少将在一次演讲中点名指责路易斯·方特，说他进行了诽谤和含沙射影的攻击，他还说：“跨入西点大门的年轻人并非个个都是抱着为祖国服务的愿望而来的。江河日下，鱼龙混杂。在路易斯·方特的档案里有他伙伴们的证词，清楚地表明他到这儿是为了既受教育，又捞取优厚的报酬，但却不想在军中尽心尽职，认真服役，报效祖国，偿还自己所得到的好处。”陆军参谋长威廉·C·威斯特摩兰也指责说：“方特受到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的大力支持，这个联合会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并利用他，而他则日益胆大妄为，扰乱军心，破坏士气。他所在的那个兵站里士气已经受到了影响。我们认为对陆军说来，最好是把他撵出去。”

方特最后被开除出军队，而不是体面地退伍。但是，在强大的舆论浪潮中，出任西点军校校长还不到一年的塞缪尔·科斯特少将不得不提出辞职。当时，对他的指控主要是作为越南战场上高级指挥官，有掩盖“梅莱大屠杀”内幕的嫌疑。“梅莱大屠杀”是科斯特的部下在越南梅莱地区犯下的屠杀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的滔天罪行。

科斯特决定亲自向学员宣布他辞职的决定。1970年3月17日午餐时，他向全体学员发表了演说。他说，他辞职的目的在于使西点军校免遭滚滚而来的公众舆论的谴责，不致受到他在越南履行一名美军指挥官的职责的牵连。

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们，在我整个军旅生涯中，铭刻在我心中的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责任、荣誉、国家’始终是我行动的指南，而且我将终生矢志不渝地遵守这一信条。……  
不要让那些狗杂种们把你们整垮了！

在场的学员们觉得，战争中既要取得胜利又要遵守各项规定，是很困难的，因而他们理解科斯特。科斯特的话音刚落，学员全体起立，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还在华盛顿大厅前悬挂了一面横幅，上书：“不要被他们所压倒。”

实际上，天真的学员们受了将军的欺骗。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梅莱大屠杀”的内幕，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该事件是美军对越南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学员全体集合，列队通过即将离任的校长的住宅，以表达他们的敬意。一些有头脑的学员对支持科斯特持保留态度。他们觉得，科斯特是因战争罪而受到指控的，果真如此，就不应该支持他、尊重他。一些违心地走在队伍里的学员，为了表示他们的反感，在校长面前通过时，拒不执行“向右看”的口令。事后一个学员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心愿，或许这样做是因为不想把春天浪费在徒步行军的惩罚上。”

美国日益增长的反战情绪对西点军校的影响越来越强烈。越南战争使美国丧失了5万余人的生命，耗费了1000多亿美元。越南战场上阵亡的军官中约10%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这场多数美国人都厌恶的不光彩战争中牺牲，真是轻如鸿毛。

科斯特辞职后，西点 1943 届毕业生威廉·诺尔顿少将到军校任校长。诺尔顿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西点教过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等课程。他对西点过分强调数学与科学持批评态度。越南战争期间，他担任过美军第 9 步兵师副师长，使他具有了管理者和野战指挥官的经历。

诺尔顿上任后，立志重建西点形象，为此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高士气。他要求军官在军人仪表方面给学员作表率，遵守和学员相同的发型规定。他提出：“学员必须学会用历史的观点对待当前的反战思潮，重建陆军的素质和精神。”他命令学员不得公开批评学校当局、学校的规章、政府和军队。

1971 年，军校对一年级学员进行人道的“兽营”试验训练。试验结果表明，人道“兽营”训练，使精神病病员和自杀征兆大大减少，但淘汰率与往年大体相等。

· 西点军校的“第一” ·

1972 年，西点军校出现了几个“第一”。这一年，军校历史系聘用了第一个文职教授莫顿·查伊·卢法斯。这一年，最高法院下令终止在西点军校强制作礼拜的规定。西点军校自创立之日起，就要求学员定期集体到学校教堂听牧师布道。随着时代的发展，校内外的某些有识之士不只一次地提出废止强制学员作礼拜的规定，但都被拒绝了。理由是：“由于课程表里没有宗教课，因此，学员应当通过做礼拜接受基本的道德和宗教教育。在西点，其它的所有东西也都不是自愿参加的，像做礼拜这样重大的事当然也不能例外。”

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连西点军校的牧师也开始反对强制做礼拜。此人名叫乔治·比恩，于 1954 至 1958 年期间担任西点牧师。据比恩牧师自己说，当初他作为西点牧师一职的申请者应邀来军校布道，接受考核。午餐时学员队司令正好坐在他妻子旁边，对她印象良好，餐后有人听到学员队司令说：“我们西点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牧师夫人。”于是，乔治·比恩便走马上任，当起了西点牧师。

比恩年轻，不拘形式，他很快便显示出他在履行牧师职责的方法上和布道的题材上与前任们大不相同。例如，比恩在 1955 届学员的毕业典礼上的布道集中阐释了“不要随波逐流”的教义。他对毕业学员们说：你们即将离开西点军校，奔赴各个工作岗位，“对你们最大的诱惑可能无过于随波逐流，少来一点反抗，做美国文化的庞大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他恳请他的听众抵抗这种诱惑，成为生活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随从者”。

尽管比恩的布道是那么地感人并发人深思，特别是同他的前任们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做礼拜是强制性的这一事实仍旧存在。对 1954 届学员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有 40% 的人表示，如果做礼拜是自愿的话，他们就不会参加。在 1957、1958、1959 和 1960 届的学员中，赞成西点应保持强制性做礼拜的人不到 50%。

比恩牧师认为，把信仰变成强迫的，这本身便是自相矛盾的事，何况强制做礼拜的坏处比好处更多。他说：“在学员团中，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我知道许多学员同上帝的关系淡薄疏远了，因为他们对这种做法是如此地反感。”所以，比恩到西点上任后不久便开始反对强制性做礼拜。然而，几乎是 20 年过去了，比恩和许多学员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1973 年，西点军校发生了几件事，令西点人难以忘怀。

第一位女军官踏进西点军校——这块男人垄断的领地，担任环境课程的

教官。

5月，一些高年级学员在物理考试中作弊，受到自行退学或开除出校的处理。

6月8日，1973届学员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在第一版报导了毕业学员佩洛西作弊事件。报导称，19个月前的一次考试中，詹姆斯·佩洛西被学员荣誉委员会指控有作弊活动，并裁决其退学。佩洛西不服裁决，拒不退学。法律系的一位教官也为他辩护，结果，诺尔顿校长决定允许佩洛西恢复正常活动。学员荣誉委员会重新开会表决，仍认定佩洛西作弊并要求其退学，佩洛西拒不退学。于是全体学员举行了一次公开投票，决定是否对佩洛西实行“缄默”惩罚。投票结果支持荣誉委员会的决定，对佩洛西实行“缄默”。

从此，佩洛西必须单吃、单住，其他学员非因公事需要，不得同他讲话。尽管佩洛西受到“缄默”惩罚，且私人财物受到破坏，信件被随意拆阅，但他仍坚持学习。

1973年6月7日毕业典礼，当叫到第452名毕业学员的名字时，佩洛西走上讲台领取他的毕业文凭。他接受文凭时，受到的不是学员们的欢呼或讥笑，而是一片鸦雀无声的祝贺。文凭颁发仪式以后，佩洛西19个月来第一次握住同班同学伸出来的手。

佩洛西的事在报上披露后，美国公众对此非常愤怒，对西点军校的批评如潮水般涌来，并持续了数月之久。最后西点军校不得不终止“缄默”这种惩罚制度。

1973年，西点军校增加了招收黑人学员的名额。从南北战争到1969年，西点军校每年招收黑人学员的数额很少，在校学员中黑人不超过10人。从1973年以后，西点军校已有在校黑人学员100多名。而且，仅仅因为是黑人学员而受到“缄默”惩罚的时代也早已结束了。

1974年，西点军校对学术课程和军事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校长诺尔顿将课堂授课时数减少了10%，同时增加了选修课的比重。

1975年，出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压力，西点军校开始制订招收女学员的计划。一个破天荒的时代到来了。1976年6月，从600多名报考者中筛选出来的111名女学员跨进了西点军校的大门。著名的“绵长的灰线”又增添了新血液。

西点军校决心让这批女学员适应军校的日常生活。按计划，这些女学员将根据她们所学专业的要求参加北极探险、丛林战训练和跳伞训练。她们还要学习各种武器，并与男学员一起进行恶劣自然条件下的适应训练。唯一不同的是用日本柔道和徒手自卫武术代替拳击和摔跤。

校规里增加了新内容：女学员的头发必须剪短，打扮只能是最低限度的，而且必须朴素大方。唯一允许所戴之物是一块手表和一枚戒指。禁止戴发带、发夹和耳环。女学员两人同住一室，不许男女同居。女厕所要装门，洗澡间要挂窗帘。

经初步训练，新入西点的女学员淘汰率达31%，比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和斯普林斯空军军官学校高出约50%。第一学期结束时，一名男学员和一名女学员在基础课考试中并列第一。女学员莉兹·贝尔查被挑选为学员团团团长。经过实践，西点军校决定，今后将继续执行为常规军培养职业军官的男女同训的教育计划。

1977 年末，五角大楼提出了一份长达 181 页的有关西点军校改革的报告，它是西点进入 80 年代后发展的新方针。曾任总统助理和驻欧盟军总司令的西点 1939 届毕业生安德鲁·古德帕斯特自愿摘下自己的上将肩章，就任法定为中将军衔的西点军校校长。他对记者说：“我认为顽固地反对变革是这个学校的特点，我将把树立对待变革的新态度当作我的主要任务之一。”

古德帕斯特中将肩起变革的重任，他要把西点学员培养成新型的职业军官。对此他发表了如下见解：

必须进行最高标准的教育，才能解决尚未解决的美国安全问题。我们必然会面临巨大而复杂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具有为我们国家的理想与目标献身的军官。这些人应具有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而无私服役的高尚品质，有对新知识探索追求的精神，有对全人类的更深了解。……我们需要的人不是昧着良心的盲从，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与军人头脑相结合的现代军官。在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先进的技术要求未来的职业军官必须能够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从外交官到教师，从技术专家到战略家，从环境学家到政治家，最后是履行诺言的勇敢的战士。这就是西点军校进一步走向新高度所面临的任务。

1979 年，陆军参谋长指示陆军学术委员会主席、环境委员会主席和职业发展委员会主席负责对西点的工作进行全面调查。地方大学和西点成员 91 人参加了调查团。调查团通过访问、参观、比较，对西点各项工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 152 条改革建议。这些建议为西点军校 80 年代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更新和战争对军事人才需要的变化，五角大楼和西点军校每隔一段时期，便组织调查团或委员会，对西点军校各方面的工作进行考查和评估，并提出西点未来发展的建议，以保证这所古老的军事院校能始终走在世界军事教育的前列。

## 四弄潮

西点军校自 1802 年创立至今已有 190 多年的历史。其间，由小到大，由平凡到辉煌，由传统走向现代，几多风雨，几多感慨，几多自豪，几多彷徨，几多落寞，几多奋起。他们始终踏着时代的节拍起舞，始终想做时代的弄潮儿。

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不断的自我完善和日益增强的改革；对传统痛苦而坚定的扬弃；对时代发展的敏感嗅觉和强烈的弄潮愿望，使得西点军校成长为世界军事教育领域内的奇葩，成为古老而又年轻的军事教育明星。如今，它那相对稳定的西点模式正在向世人展示着当代西点的风采。

· 特殊的西点模式 ·

一个任务——为陆军培养合格的军官。

教育、训练和培养学员，使每一个毕业生具备一名陆军军官所必需的性格、领导才能和智力基础，以便模范地效力国家，是西点军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西点创建之初，就是一所以土木工程为特点的军事工程技术学校，此后多年，它始终保持着这一特点和办校方向。这是因为，在 19 世纪，修建和驻守永久性的堡垒及其它防御工事，是战争中最重要任务之一。19 世纪中叶，当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掀起改革浪潮，大力发展理工科课程和研究生教育的时候，西点并没有以自己在土木工程和数学方面的优势去与地方大学一争高低，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办校方针——为陆军培养合格的军官，尽管在此过程中存在着过于保守的倾向，在应该改革的方面没有进行改革。

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战争对陆军提出越来越复杂的要求，西点军校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目标，那就是西点不能局限在仅为陆军培养合格的基层专业技术军官，而应该为陆军提供能够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能够应付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的、甚至能够老练地处理政治和外交问题的、一流的领导和管理人才。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第 82 空降师指挥官詹姆斯·加文说得好：“培养排长不是西点军校的目的，如果培养排长，我们在 90 天之内就可以培养出来。……当今的时代，一个职业军官，除了训练、指挥作战及处理其他军务外，还应具有跟政府的代理人、外交官及政治家打交道的能力。”

总之；不管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不管西点顺应时代的发展在自己的教育训练计划中提出了什么样新要求，但西点军校的宗旨没有变，那就是为陆军培养合格的军事人才。

两个准则——普通高等教育加军事训练的双重教育准则。

西点军校是军队的一所大学，是雅典精神和斯巴达精神的结合。它既要完成普通大学的本科生教育，又要实现军事训练要求达到的目标。这就决定了西点军校一方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培养合格的大学本科生；另一方面又要按照军事院校的特点，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基础训练，培养合格的军官。这种双重教育准则，是构成西点模式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项计划——科学文化、军事、体育分计划。

在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点军校经过长期的思考、比较和试验，由只进行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最终进入到把体育也列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形成科学文化、军事、体育三个分计划共同构成教育总计划的格局；



由最初只进行纯理工科文化教育，到逐渐增设人文科学课程，最终形成文化教育的双轨制——人文—公共事务轨和数学—科学—工程轨；由当初课程的全部固定制，到增设选修课，最终让学员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研究领域或主攻方向。

西点的教育变化是巨大的，也是合理并且成功的。

科学文化教育分计划与普通院校不同，它是以双轨制为基础的。在每个学员应学习的 44 门课程中，以 32 门核心课来形成学员知识结构的坚实基础；以 12 门选修课来形成学员的专业发展方向，或数理工程轨，或人文公共事务轨。

军事教育分计划则通过两个步骤实施，即第一步把普通中学青年转变为一名军校学员，第二步把军校学员转变为一名职业军官。军事教育分计划的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具有领导者的军事素质、领导才能和管理能力，而不是某个特定兵种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体育教育分计划，不仅是为了增强学员的体质，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培养学员果敢、坚韧不拔等品质和高度荣誉感的重要手段。

四个结合——德、智、体、军相结合。

长期以来，西点一直强调全面培养人才。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出了从德智体军四个方面培养学员的经验。

西点人认为，智育、体育、军事的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教育分计划之中，而德育则采取如下手段：通过普通心理学、哲学、法律等课程的教学，为学员打下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通过荣誉准则、宗教活动等，养成学员良好的行为举止；通过军校的环境，潜移默化地给学员灌输“责任、荣誉、国家”的观念。

五种监督——陆军部、国会、总审计局、大学区域联合会、西点校友会  
对西点军校实施监督。

根据美国的法律及有关规定，西点军校的工作受陆军部、国会、总审计局、大学区域联合会及西点校友会的联合监督和检查。这些机构对军校工作的评价、批评和建议反馈到西点，使西点的工作能够不断地完善和改进。

· 发扬西点的传统 ·

西点军校在将近 200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宝贵传统。如，“责任、荣誉、国家”的校训；以“学员不得撒谎、偷盗或欺骗，也不能容忍任何人这样做”，这一荣誉准则基本条款为核心的荣誉制度；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学员行为规范；科学的文化教育计划和十几人为一班的文化课小班教学法，等等。这些传统的基础就是西点军校之父——塞耶的办校思想。在培养学员由普通公民转变成为军官的过程中，这些传统可以保证学员形成职业军人特有的自觉的纪律观念、荣誉观念、时间观念、自我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所以，西点人确信，坚持西点固有的优秀传统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因为它体现了军事院校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当然，西点人也深深懂得，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西点的传统也不例外，它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充实和完善。“领导艺术等于知识渊博加自我完善”这一塞耶的军事教育观点将永远是西点坚定不移地遵循的基本原则。

· 坚持开放与改革 ·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是人类知识不断更新的

时代。新技术、高技术层出不穷，且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观念和时空观念变化不断。在这样的时代，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机构都不可能闭门自守，墨守成规。正如塞那思想体系的最初形成是吸收了欧洲各国的先进军事教育思想一样，西点军校将一如既往，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开放与改革，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西点军校已经或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新举措，以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思想和现代战争的新鲜经验，使自己更加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这些举措或改革可以粗略地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 稳定专业设置，改革课程安排。西点现有的 15 个教学系保持基本稳定，专业设置亦基本不变。选修课的数量继续有所增加。同时取消某些与陆军无关的课程，增设一些与陆军关系密切的学科，如管理学、工程管理等。

在核心课中，将开设一些紧跟时代发展的新课程，重点是工程分析与决策。此外，还要开设一些与军人职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组织发展学等。

为提高学员的写作技能和语言表达能力，外语教学实行弹性开课制，教学时间安排在四个学年内，以便学员有充分的时间掌握所学的内容。

在选修课中增加系统工程和作战分析方面的课程，诸如解题方法学、分析数学模型、战役分析等。

为减轻学员的负担，文化课程总数将逐步减至 40 门左右。选修课提前至第二学年开设。

在军事教育与训练方面，军事学术内容和教学方法将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新经验不断做出改进，以提高军事职业教育的水平。在夏季军事训练中，派三年级学员去陆军训练中心，以教练员的身份对新入伍的士兵进行训练。在三年级的军事技能训练中，取消某些费用昂贵的科目，如直升飞机训练。突击队和空降训练亦改在毕业后进行。四年级学员在一年级新学员的基础训练中担任教官，或在二年级的野营训练中承担组织领导工作，以便为将来走上领导工作岗位打下初步的基础。

2. 加强教学管理和考核评估。取消一次考试定高低的 3.0 分评分制，实行“平均积分点”制。具体作法是，在学期末和学年结束时，教官以每个学员的全学期或全学年的平均积分来衡量学员的优劣。

体育训练以“合格”或“达标”之类的简单办法取代过去繁杂的评分方式。在“军事素质”的考核中，取消学员之间的互评，只由战术教官负责评估。

校长、教务长、学员队司令定期参加教学活动，如亲自授课、举行讲座、参加教师讨论会等，以了解教学情况，便于指导教育与训练。

对学员指挥系统进行调整，撤销专职的学员连连长，由战术军官兼任。同时每个学员团增派一名军士长，每个学员连增派一名军士，具体管理学员的生活。

3. 改进教学方法。在继续保持小班教学传统的同时，使教学班的指导教官相对保持稳定，避免频繁调换。在发扬西点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充分利用计算机教学设备和其它声像教学设备。提倡因材施教，努力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尽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教学内容适应陆军的需要。

4. 提高教官素质。建立“终身教师选拔制”。在保持传统的常任教授制

的同时，选拔常任副教授，其任期可延长到 30 年以上。普通教官的任期延长为 20 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稳定专业教官队伍，提高教官的素质。

为了提高教官队伍的学术水平，除组织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参加学术活动外，还制定了教师进修制度，保证所有教官都能到地方或军队的研究生院进修并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为保证战术教官与科学文化教官之间的轮换制，轮换期定为两年。

5. 修改荣誉准则。进一步明确“欺骗”、“偷盗”等名词的概念，区分谎言与误会、偷窃与错误挪用之间的含义。对违反荣誉准则的人，以“酌情处理”代替“永远开除”之类的条款，以便恰如其分地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置。荣誉准则的最后解释权也不再属于学员荣誉委员会，而是属于校长。

6. 延长校长任期，以增加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增设一名副校长，分担校长的事务性工作。试行教学系主任轮换制，轮换期为 5 年，以利于广开言路和才路，调动教职员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感。

西点军校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行了多次的改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改革求生存，以自我完善求发展，以弘扬传统和坚持开放与改革来树立西点形象，已成为西点人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西点赢得了昔日的辉煌；也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西点依然屹立于世界军事教育的前沿，它将努力再造辉煌。

## 第七章绵长的灰线

西点军校每年招收 1400 名学员。他们来自美国的各个地区和不同的民族。学员的选拔从 1843 年起就由国会以法律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那时，每个众议员选区可以推荐 1 名学员，总统可以推荐 10 名。经过 100 多年的不断修改和完善，现在西点军校的学员选拔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

投考西点军校的青年必须是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具有高中以上或大学学历；年龄在 16 至 21 周岁之间的未婚美国公民。他们必须经过下列人员和机构的推荐，他们是：总统、副总统、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驻国会代表、陆军部、以及关岛、波多黎各岛、维尔京群岛和美属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总督或高级专员。获得推荐后，才有资格参加西点军校的入学考试。考试通过者，才能迈进西点的大门。

另外，西点军校每年还招收 40 名外籍学员，他们主要来自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申请者可以向有推荐权的美国驻该国陆军武官发函提出申请。其入学、升级和毕业的要求与美国公民完全相同。

每年夏季，西点军校都要接纳大批的新生入学，给绵长而整齐的灰色队伍注入新的血液。

— “现在，大声说话，要有个军人的样子！”  
——一年级新生的“磨难”

一年一度的7月盛夏来临了，被西点军校录取的青年，冒着酷暑踏上了西点的土地。他们很快发现，气势磅礴的哈得逊河和美丽葱郁的群山环抱着西点高地，是一处迷人的游览圣地。当他们跨进军校大门的时候，校园内的景象同样地吸引着他们。

占地16000公顷的西点军校，基本上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绿树成荫，花坛锦簇，座座雕像和纪念碑点缀其间。军校的主要建筑物都集中在高地的南面和西面，留出东北部的空地作为检阅场和运动场。新老建筑物都用当地出产的暖灰色大理石作为建筑材料，显得富丽堂皇。古老的建筑物都带有堡垒式的城楼和出击口。这种带有明显军事色彩的建筑风格被称为“学院哥特式”。由于建筑用大理石带有细槽状条纹，内含的二氧化硅闪闪发光，因而使古老的建筑与现代化的大厦形成统一而和谐的整体。整个建筑群与周围的群山交相辉映，更增添了军校的魅力。

校园里有公园、剧场、酒吧、饭店和旅馆，还有商店、银行、邮局、医院、中小学校和飞机场。

校园最北边是战利品陈列点，这里高耸着纪念南北战争阵亡将士的“战斗纪念碑”。著名的曾在独立战争时期横跨哈得逊河的“马钦大铁链”的一段，被保存下来并围成圆圈安置在铁柱上。圆圈中央摆放着5门早期战争中缴获的火炮。在西面的独立山上，帕特南堡巍然屹立，俯瞰着整个西点校园和哈得逊河。附近各个制高点上的堡垒、炮台和校内有纪念意义的古建筑都被精心地保护着，它们是西点历史的见证。临近东面陡峭的河岸，是多年经营而成的高大茂密的森林。南面是通往80公里之外的纽约市的公路和军校专用码头。

校内的建筑物、广场、道路都以美国历史名将命名，如塞耶大楼、马汉大楼、格兰特大楼、华盛顿大楼、艾森豪威尔大楼、克林顿广场、塞耶大道等等。公园和广场内矗立着十几座纪念碑和铜像。其中一座展示了“西点之父”塞耶的英姿；华盛顿雕像则是纽约华盛顿广场上著名雕像的复制品；位于图书馆前面的是巴顿的铜像；麦克阿瑟的雕像挺立在麦克阿瑟大厅北面广场尽头的八角形小广场中央，下面的矮墙上镌刻着西点校训：“责任、荣誉、国家”。

在校园的东北部，是几个巨大的运动场和检阅场。学校里还可以看到三座教堂和西点墓地。

在校园的东南面，有一片湖泊密布的丛林，这是一个天然的军事训练基地和野外娱乐场所，称为巴克纳基地。夏天，西点学员们在这里接受野外军事训练；教职员们可以在这里狩猎、钓鱼、游泳或徒步旅行；当地的居民也可以在这里进行娱乐活动。实际上，如今的西点军校不但是培养陆军军官的理想场所，而且也是部分对外开放的游览胜地。

西点的美景是搬不走的，学员尽可以利用四年的时间慢慢受用。现在，对于一个刚踏入校门的年青人来说，他首先要做的是在外表上完成由老百姓向士官生的转变。他必须脱掉式样各异、随随便便的平民服装，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八个一丝不挂，然后穿上式样统一、有棱有角的灰色学员服；扔掉那些与军人职业无关的非必需品，接受学校统一发放的生活和学习用品。然

后，他们要接受初步的入学教育，了解西点军校的全貌和对学员的严格要求，并发誓忠于西点校训“责任、荣誉、国家”，遵守西点的规章制度。接下来，便投入为期6周的被称叫“兽营”的基础军事训练。

基础训练的目的是教会学员怎样当好一名士兵和士官生。训练内容包括军人礼节、言行举止、着装、队列练习、长途行军、登陆演习、步枪射击和战术演习等。

学员基础训练是异常紧张的。学员必须学会按照军事礼节来回答一切问题，学会如何穿着制服和如何收拾房间来应付严格的检查。他们得不断立正、稍息，“是，长官！”“是，长官！”地叫个不停。为了适应艰苦的长途行军和繁重的操练，学员不但每天进行几个小时的身体训练，而且还要在精神高度紧张、身体极度疲乏的情况下，迅速、正确地回答上级的问题。

除了紧张而艰苦的正规训练外，新学员还要忍受高年级生的欺侮。19世纪盛行的“恶作剧”令人发指，例如，蹲坐刺刀；让新学员把扫帚当马骑，围着操场转圈，并学着长辈的样子高喊：“孩子们，回家去！回家去！”花样翻新，不一而足。最后，国会下令禁止西点“恶作剧”。社会各界对高年级学员欺侮新生的行为也多有指责。残酷的“恶作剧”渐渐消失了，但是对新学员的刁难和戏弄依然故我。每一届高年级生都不愿意放弃自己行使权力的机会和乐趣。虽然他们在当新生的时候也备尝过被欺侮的辛酸，咒骂过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想过去结束它。相反，一些学员在成为高年级生后，更变本加厉地让它重演，他们要把过去所受的窝囊气发泄、转移到那些新的倒霉蛋身上。

新学员因为小小的失误，甚至仅仅因为高年级生看着不顺眼，便会招致大声的训斥；他们被迫无数次地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准确地背诵军事操典中的某一条款；没完没了地回答问题，哪怕是极端无聊和无理的问题。严重的还要被迫在休息时间全副武装地面壁而立或者到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正步走；或者在就餐期间看着别人狼吞虎咽，自己却于瞪着眼流口水。他们对高年级生是不能有丝毫反抗的，他们必须学会无条件服从命令，否则他们这群低年级“绵羊”就会让高年级“狼”更变本加厉地撕来咬去。

下面这段对话，可以窥见高年级生的绝对权威和一年级学员的极端顺从。对话发生在餐厅里，一位高年级生心血来潮，马上命令新学员琼斯背诵《新学员须知》中的某些内容。

“嗯，琼斯先生，你又打了盹了。现在，背诵皮革的定义，笨蛋。”

“如果将动物新鲜皮漂洗干净，刮去毛、脂肪和一切杂物，浸泡在稀释的鞣酸溶液中，便会产生化学反应，皮的胶状组织便变成不易腐败、不透水、不溶于水的物质，这就是皮革，先生。”

“笨蛋，我不喜欢你的声调，那么细声细气的，简直像个女孩子。现在大声讲话，要有个军人样子。不过，你比谁强？……笨蛋，不要在那里呆坐。你比谁强？”

“先生，我强过校长的狗，校长的猫，食堂招待员，军乐队，空军的将军和整个该死的海军的全部海军上将。先生。”

“你又说错了。你这个讨厌的家伙，一句话里能说几个‘先生’？”

“一个，先生！”

“你想自作聪明吗？笨蛋！”

“不，先生！”

“吃！”这个一年级新生立刻伸手去拿为了顺利执行这个命令而预先放在盘子上的  
一小块面包，塞进嘴里。

“不够快。笨蛋，坐直！再做一次。你在听吗？”

“是，先生！”

“吃！”

类似的情况，举不胜举。高年级学员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生。“笨蛋，你的皮鞋擦过了吗？”“傻瓜，你上次擦胸膛是在什么时候？”“笨蛋，把领口系好！”“傻瓜，你的鞋带松了！”一年级新生不得不接受“笨蛋”“傻瓜”之类的名词来暂时代替自己的名字。

对于高年级生的行为和新学员的遭遇，西点军校有自己的解释：“这是为了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紧张环境，它促进学员的社会化和均等化，帮助那些不善于适应环境的学员同周围的人协调一致起来，并为高年级的学员提供学习指导经验的机会。”

新学员基础训练课程到8月中旬结束。在为期6周的时间内，他们经受的身体与精神考验是极其严峻的，他们把这段时期的野营训练形象地称之为“兽营”。许多人经受不住这种体力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在这一阶段被淘汰，胜利完成基础训练的学员则感到自豪，并对军旅生涯充满了信心。也有极少数人在完成了野营训练后，主动要求退学。因为他们来西点只是想证明自己挺得住残酷的训练，经受得了巨大的压力。这些人中，有的口袋里本来就装着其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基础训练合格的青年人开始成为灰色学员队伍中的正式一员。但是，日后的学习和训练生活依然是严格而紧张的。假如他们在学习和行为方面达不到要求，仍然有被开除或者不得不退学的可能。此外，高年级生的刁难还要持续下去（虽然有所减弱），一直到翌年又一批新生入学为止。同时，作为一年级生，按规定他们还必须尽比高年级学员多出的义务。这包括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响，便站在每座营房的过道上，高声齐喊：“先生，离起床——早餐集合10分钟。上课的着装是制服加短大衣。早餐吃煎蛋、吐司、麦片粥和香肠。10分钟先生！”这一切必须用正确的辞令，正确的音调，完美无缺地喊出来。此后，每隔几分钟，他们便重复一次，直到集合前的最后一分钟才转身、跑步站到队伍中自己的位置上。接着列队进入餐厅。

学员们就座后，新学员知道他们应端正笔直地坐在座位上，背不能靠着椅背。除非得到高年级生的指示，他们两眼只能凝视自己的盘子，不得东张西望。就餐时，新学员“必须把刀叉在盘子上摆好后才能开始咀嚼嘴里的食物，而且必须等到完全咀嚼并咽下嘴里的食物后才能再动刀叉，吃下一口；同样的规定也适应于流质食物，不得唏哩呼噜地吸个不停。”

被分配到某张餐桌就餐的新学员应知道同桌的一两名高年级生爱喝什么饮料，也应该知道侍者的教名。除此之外，每张餐桌有4名学员负有特殊的使命。“热饮料下士”和“冷饮料下士”坐在规定的位子上，为全桌供应冷、热饮料，“炮手”负责添加吃完的饭菜，而“切点心手”则切割并分发点心。“炮手”和“切点心手”在切割分发食品时，只能按规定的词句说话。

就餐结束后，新生最后离开。

11：50分上午课程结束后，新生照样来到指定区域开始他们单调的叫喊，报告午餐时间和菜单。下午18：05分开始，他们继续重复早晨和中午所

做的事情，直到晚餐后他们才能轻松下来，安排自己的课外活动或自习。

每次阅兵式，他们也要担任报时员。“先生，离阅兵队列集合 15 分钟。着灰色制服。15 分钟，先生！”他们还常常去高年级生宿舍进行“特别检查”。其任务之一是帮助高年级生着装。

一年级新生是辛苦而紧张的，他们一方面要努力使自己适应严格而有序的军校生活；另一方面又要尽新学员的义务，避免高年级生的不满。好在一年的时间并不太长，他们挺得住，也必须挺住。一升入二年级，低下的地位便会结束。扬眉吐气的希望就在前面，不能功亏一篑，他们懂得这一点。另外，如果把一年级的“磨难”，看作是对自身能力的考验和锻炼，精神上的压力和抵触也会轻得多。这就是西点新生。



## 二 “你行吗？”——西点学员的一天

西点军校有一本《新学员手册》，其中的部分内容，是向那些把子女送到西点来的父母描绘他们儿子的未来生活的。手册里说：由于选择到美国陆军学校来，你们的儿子就选择了牺牲，也许他对这个牺牲的意义还不了解。因为在我国其它所有校园中，非军人学生统统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控制，宁愿过一种自愿选择住处、环境和课外活动的生活。在西点，学员必须放弃很多权利，过一种受到严格约束的、纪律严明的生活。他们自己能做的决定是不多的。

这就是西点，这就是西点学员生活的粗略写照。对普通百姓来说，西点学员的一天，节奏紧张而单调，甚至可以说枯燥乏味。这种生活以永不变动的节奏和形式年复一年地运转着。

早晨 5：50 分，一声炮响，标志一天生活的开始。紧接着军乐队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吹响起床号，6：05 分，一声长铃，一年级新生便站在营房过道上高声报时、报菜单。6：10 分 5 声短铃，一年级新生重复他们的任务。6：11 分，4 声铃响，新生的背诵词依旧，但不背菜单了。3 声铃响，2 声铃响，然后新生们高喊：“这是集合前的最后 1 分钟，先生！”喊完后立即转身、跑步出门列队。

对高年级生来说，这套鬼把戏的作用是他们可以尽量地多在床上赖一会儿，睡睡懒觉。他们对早晨这一套繁琐的细节掌握得炉火纯青，驾轻就熟。着装、铺床、打扫房间、把废物箱放在过道上等等，做起来干净利索，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学员着装都有严格的规定，根据活动、季节、温度、降雨等情况和时辰而变化。服装包括卡其布军服、工作服、运动服、体操服、制服和礼服等等。仅课堂制服就有 5 种变异：标准式，加灰茄克的，加短大衣、领带和手套的，加雨衣雨帽的，加长衣的。每天每个营区上空都有一面制服旗（共有 12 种互换），随风飘动，表明应着何种服装。当然，学员五花八门的服装都挂在每个房间指定的位置、指定的挂钩上。房间里的其它标准设备包括每人一张书桌、一张金属床、一把椅子、一个带大镜子的衣柜、一个废物箱和一个带锁小橱。宿舍里极少有从外面带进来的无关东西——一年级学员甚至要到第二学期才允许带收音机。每张书桌上摆的都是相同的书，每个抽屉里装的东西都一样，连摆的次序都一样。凡是未经批准的东西，如零食、擦鞋喷雾器、爆玉米锅等等，都装在军用帆布袋内，检查时都要藏起来。从《整理宿舍标准程序》里的某些规定中，人们可以窥见学员宿舍要求的严格性和单调性：

“宿舍应随时保持整洁，不用的东西都应放在指定的地方。……学员只许拥有配发的东西或经专门批准的东西。……烟灰缸：每人可以有一只（每个宿舍至少要有有一只）。烟灰缸应放在书桌的右上角，必须经常倒洗干净，以备检查。……文具盒：至多有两个，应从学员商店或西点商店购买，只能放书写用具，平边向前。……扫帚：放左侧床下，把朝上。照片：每人只许有一个相框。……窗帘：高度为窗高的一半，用绳子绷紧……”

当早晨的最后一遍铃响时，全体学员都纷纷来到空地上，在队列里立正站着。西点共有 4 个学员团，每个团约 1000 人，各团分别在各自的空地上列队、报告、点名，然后全体学员列队到餐厅吃早饭。

餐厅外形犹如一个巨大的星状物，发出嗡嗡回声的大厅，恰似巨大无比

的音乐厅。厅内摆放着 400 来张一模一样的十人餐桌，四周装饰着西点出类拔萃的校友的肖像以及几十面旗帜和粗大的木柱。

学员进食堂前必须脱帽，然后在指定的餐桌前就坐。规定的就餐时间是 25 至 30 分钟。全体学员进入食堂并走到座位前通常需要 12 分钟。在简短的谢恩祈祷之后，学员们坐下开始进餐，这时，进餐的时间只剩下 15 至 18 分钟了。学员们必须在这十几分钟内填饱肚子，而且姿势、动作要规范。

进餐将结束时，有一盏灯亮了，四年级学员可以离开；接着另一盏灯亮了，三年级学员可以离开；再接下去便是二年级学员；至于一年级新生只有排在最后了。

全体学员终于都回到了自己的宿舍，这时大约还有 30 分钟让他们整理打扫房间，可能的话再读份报纸。7：30 分，铃声再次响起，提醒大家离第一节课还有 15 分钟。

在正常情况下，课上到 11：50 分结束。然后学员们回营房。12：00，一声长铃响后，一年级新生开始他们单调的报时喊叫。12：10 分，每个学员都已站到队列里，准备去进午餐。13：00，学员去上课，并按照规定着装，带上该带的书。据 1968 届的一位毕业生回忆说，有一次上英语课，全班除了他一人外，书都带错了，教员怒火中烧。结果这次作文除了他一人得高分外，其余的人全不及格。

下午的课程到 15：15 分结束，15：30 分另一阵铃声使学员们享受到全天第一次有所变化的活动。根据不同的天气、季节和总训练计划，活动内容可能是在校内进行体育运动、参加或观看体育比赛、队列检阅、罚走等，有时还有点自由支配的时间。

课后没有集体活动安排的机会是不多的，遇到这样的机会，学员通常把睡觉摆在首位。比较喜欢运动的人则到体育馆去活动活动筋骨或在学校周围散散步，或到图书馆、阅览室看看书报杂志。对另一些学员来说，这种自由自在的课余时间却是用另一种方式度过的，即罚走——扛着步枪，在空地上来来回回地走一个小时。记过和禁闭也被用作纪律措施。对高年级学员来说，一个月中如被记过 9 次，就意味着失去享受周末的权利。如被记过超过每月的最高限额——13 次，则每超过一次就将受罚，在空地上走 1 小时。禁闭则分为“普通禁闭”和“特别禁闭”。“普通禁闭”是对正在参加校际运动会的运动员采取的，是用来代替罚走的一种惩罚。受到普通禁闭惩罚的学员在正常享受特权的时间内必须留在自己的寝室里。“特别禁闭”则用于那些被军校官员们认为犯有特别严重过错的学员，其中还包括长时间罚走。可能犯的过错和可能采取的惩罚真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下面是西点军校 1970 至 1971 学年中作出的惩罚决定的少数几个例子，从中可以窥见西点学员行为规范的严格性和惩罚的严酷性：

错误：从事营利活动。1971 年 2 月 2 日乘值班之机在营区内贩卖烤肉饼，以图谋利。

惩罚：记过 20，惩罚 44，并禁闭于限定范围内两个月。

错误：公开显露感情。1971 年 1 月 20 日 17：45 分，让青年妇女在大礼堂里亲吻他。

惩罚：记过 10，惩罚 14。

错误：故意不遵守总规定。1971 年 3 月 12 日着制服时手腕上佩戴爱情珠子。惩罚：记过 10，惩罚 14。

错误：是非不分，有辱学员团名誉。1970 年 12 月 29 日，着学员制服在新泽西收税

高速公路上搭乘他人便车，同时衣冠不整，鞋子肮脏，头发过长，并蓄小胡子，从而加深了错误的严重程度。惩罚：记过 20，惩罚 44，禁闭于限定范围内两个月，并降级为学员二等兵。

错误：公开表露感情。1971 年 3 月 18 日 17：30 分左右，身着灰短上衣的课堂制服，在梅里特路上搂着年轻妇女走路。惩罚：记过 10，惩罚 14。

错误：擅离职守，离开营区。1971 年 1 月 20 日私自访问莱迪克利夫学院。惩罚：记过 30，惩罚 88，并禁闭于限定范围内 4 个月。

错误：在未经批准的时间里，到未经批准的地方去约会。1971 年 2 月 16 日 13：55 分，在西点图书馆 4 楼与 4 楼夹层楼面间的楼梯井内私自约会。惩罚：记过 15，惩罚 22，并禁闭于限定范围内 1 个月。

错误：判断严重错误，是非不分。1971 年 3 月 29 日睡觉误课后，要求教员不要上报，惩罚：记过 30，惩罚 88 并禁闭于限定范围内 4 个月。

错误：是非不分，判断极差。1971 年 2 月 21 日，在食堂弄弯银器。惩罚：记过 10，惩罚 14。

错误：对值勤人员态度恶劣、语言粗野。1970 年 12 月 14 日 15：00，当高年级学员纠正其行为时，用极粗野的语言顶撞。惩罚：记过 15，惩罚 22，并禁闭于限定范围内 1 个月。

错误：懒散。1971 年 3 月 23 日，在填书面表报时不注意细节规定。惩罚：记过 15，惩罚 20。

西点的规章制度是严密而严格的，学员只能服从，否则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有些学员吃了豹子胆，不知天高地厚偏要试试这些制度的权威性。结果遭到迎头痛击，背上了难以承受的包袱。

一位 1969 届西点毕业生的教训是惨痛的。他的问题始于 1968 年，当时他对军校强制学员做礼拜提出疑问，尽管提问题的方式完全合乎规定，但他还是与另外 3 名参与此事的学员受到提交军法审判的威胁，同时还有人提出是否让他们毕业的问题。他们的寝室遭到非法搜查，私人书籍和信件被没收。在以后所犯的过失中，他们受到沉重的惩罚。3 名同谋学员被判罚走至毕业。主谋者则在 3 周内被罚走 80 小时，其中接连 6 天每天肩枪连续走 6 小时。为此他的右髌部得了慢性滑囊炎，医生说别的器官可能也受到了损伤。其他的人脚底板严重打泡，发痔疮。有的人正在生病，由于罚走，军校医生开的药产生了有害的副作用。不但如此，他们还受到威胁，说如果有人请假去看病，则毕业后或休假时都将被扣留下来，直到服完这些惩罚为止。更可悲的是那名提问题的学员作为一名少尉毕业后，继续受到骚扰和歧视，他得不到任命，无法正常晋升中尉。1971 年，他满怀怨愤，退役而去。而西点则一切照旧，年复一年地培训着“合格的”军官。

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学员要做的只是服从命令。正如有人所说的：一旦有个不愿按要求办事的人，“你知道他碰到什么麻烦了吗？整部机器冷峻地，全力以赴地消灭他的异端。他们将用铁棒打击你的精神和神经，打击你的身心，直到你那危险的异端烟消云散，不留踪迹。如果你始终不屈服呢？他们就把你吐出去，让你在外面腐烂发臭——既不是他们的一部分，又没有自由。最好还是去适应他们。”

18：05 分，铃声又响了，新生照例报时。18：15 分，队伍站好了，准备进晚餐。一名 1923 届的毕业生写信给校友杂志说：

学校的那一套列队行进和“立正”等，对人们后来的生活都产生了影响。他说，军校训练他走路要抬头挺胸，结果叫他吃了大亏。3月初，他按照受训时的那种姿势走路，结果一脚踩进了一个未盖好的阴井里，不得不靠别人救出来，狼狈不堪地被送进医院，两腿伤痕累累。中餐和晚餐的仪式同早餐一样。到了19:00，大部分学员都回到寝室自习。那些不学习的人则去西班牙俱乐部等处参加课外活动，或者去值勤，如担任“分区检查员”，或填写班汇报册等。

夜里22点，学员一天的工作差不多都完成了，现在他们所需做的事就是去洗个澡，然后赶快上床睡觉。但即使是这最后一项动作，也充满各种潜在的麻烦，因为，按照规定，学员每晚都必须“铺好床，睡在床上，而不能随便倒在一条毯子上，再盖上另一条毯子。有谁不铺床，不睡在褥单上，战术军官和值班军官就要向上报告！”

星期六的安排稍许有些不同——早餐后检查营房，7:30分，而不是像平常7:45分上课。下午下课后，总要进行阅兵。正常情况下，每周举行3次阅兵，其中1次是固定在周六下午的。一名学员在校四年间将参加几百次阅兵，花费无数的时间作准备，立正、行进。他头戴擦得耀眼的礼帽，身穿洁净的灰礼服和笔挺的白裤，脚踏银光雪亮的黑皮鞋，肩上斜配武装带，腰间紧系子弹盒，里面装着一块木头。当然，上了刺刀的步枪是必不可少的。

几千名身姿雄伟有力、表情坚毅冷峻的青年，在军乐队的伴奏下保持着严格的队形、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在阅兵场上。整个场面气势磅礴，动人心魄。

星期六下午还是学员们会见女友的机会。

同性约会也是西点的奇特礼仪之一，因为关于约会也制定了名目繁多的规章制度。约会过程中，学员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公开表露感情”章程的规定。章程里说：“在公开场合，对一位妇女表示过分亲昵是不允许的，每个有身分的男子都不应当这样做。只有在隐蔽场合方可表露感情。在公开场合陪送妇女时，学员可让该妇女挽着自己的手臂，以示礼貌。当穿过人群或车辆、走过崎岖或结了冰的路面时，如果她穿高跟鞋，或在其它必要的情况下，让她挽着自己的手臂是特别得体的。在人行道上走时，学员通常应走在外侧。但如果妇女居于自己的右侧时，则必须准备好随时能够正确地互相敬礼。无论何种情况，在公开场合握着一位青年妇女的手都是不适合的。”

上述规定通过记过和罚走等惩处强制推行。如果有这么一名不幸的学员，他的女友错误地不合时宜地穿了件透明上衣来了，人们不难想象他将会遇到什么——无数的罚走！因此，西点校园里的情景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儿，到处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极少的现象：青年男女在一起，边走路，边捻搓着自己的手指头。不过，军校当局也有很人道很可爱的一面，他们也考虑到了为学员和他们的女友找一处便于私下幽会的“非公开”场所。这就是蜿蜒于哈得逊河畔断壁悬崖间的一条长长的林间小道。这条以“恋爱小道”闻名的林间幽径，只准高年级学员和他们的女友使用；其他任何人，甚至包括军官，都严格禁止涉足其间。每当温暖晴朗的周末，或即使不那么温暖晴朗，小径两旁的树丛上就疏疏落落地挂着制式军帽、衬衣或女裤，表示此地有恋人，请君莫干扰。全体人员严格遵守这种礼仪规则——在隐蔽幽深的地方，学员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所有进一切在这儿都是合法的，但是，在不到100码之外，学员即使仅仅碰碰女朋友，那也是要受惩罚的。

如果学员愿意冒险的话，还有其它可以同女友单独待在一起的地方：医院停车场、塞那大楼停车场、体育馆、校园周围的小树林等。如果他确实富有冒险精神的话，还可以偷偷地溜出营区，找个汽车旅馆去住住。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偷偷摸摸，费尽心机，从而影响了学员同异性正常的交往。结果，有许多学员就在毕业的当天或很短的时间内同他们中学时代的情人结婚，让自己生活在仔细培养起来的爱情和经受了考验的女子当中。

星期日，学员们都到教堂去做礼拜。西点校园内，共有 3 座教堂：新教教堂、天主教教堂和犹太教教堂。新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都是雄伟壮观和富丽堂皇的花岗石建筑，而犹太教教堂却是座落在西点墓地中的一幢奇怪的房子。校方曾满怀深情地描述过这些教堂：

从学员营区到教堂，人们可以顺着山坡上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步步登高，沿途好几处地方可以透过树丛，隐约看到教堂在阳光中熠熠发光。翻越了北山坡之后，突然间，教堂似乎拨地而起，屹立在来客眼前，座落在天地之间。

教堂的外观，随着季节变幻无穷。春光明媚；教堂质朴的灰墙与周围树木抽出的新枝绿叶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夏日炎炎，教堂的大厅广厦，为人们消暑送凉。秋风乍起，教堂淡灰色的块石与周围色彩鲜艳的林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隆冬腊月，花岗石墙充分映衬出周围群山的肃穆淡雅和袭人的寒气。

然而，最为美丽绝伦的时刻则要数圣诞节期间了。这时，在五彩缤纷的灯光照耀下，整座教堂，有如一幅光彩夺目的图画，悬挂在墨黑的夜空之中，分外醒目。哈得逊河谷的居民们从几英里外便可见到，似乎是用半透明的雪花石膏建成的，在群山之巅，熠熠发光，象征着这一神圣的节日。

直至 1972 年，西点才终止强制学员作礼拜的行为。在此之前，大部分学员都忍受着。也有些人力图反抗这一制度，结果他们发现自己遭到异乎寻常的反对。

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严酷冷峻的训练考验继续着，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每天逐条逐款，一丝不苟地重复着，无休止地强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直至最后成了你的第二天性。这样，西点训练合格军官的任务才算完成了。

这种情况要求一种特殊的人，即那些把无条件服从当作是崇高品德的人。诺尔顿校长是这样形容他们的：“他希望有一套制度，功必赏，过必罚。他喜欢组织起来的环境，他相信绝对价值，反对随机应变的道德观。他相信在这个变化无穷的世界中存在一些永恒不变的事物。”西点设法寻觅这样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必须能够接受“你行吗？”这样的挑战和激发。好的学员为了表示自己“能够”，就要经得起任何磨练，不论多么艰难困苦和无情无理。学员知道，如果他退出西点，家人和朋友就会说他“差劲”，“受不了苦”。而他挺住了，就会得到“出类拔萃”、“佼佼者”、“高贵精锐的绵长灰线中的一员”等等社会荣誉。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会像某个杰出的西点前辈那样身居高位，或者在保卫美国的事业中成为举世瞩目的民族英雄。

### 三荣誉与丑闻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做事可以不准确或甚至不诚实，……但是，军人的不准确或不诚实会导致牺牲同伴的生命，损坏他的政府的荣誉。所以培养军校学员的荣誉感不是一个等闲视之的小问题，而是军队建设的需要，它要求西点军校把其学员培养成为具有诚实性格和一丝不苟的人。”

“在西点军校，荣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一荣誉制度是西点军校不同于其它学校的要害所在。我非常珍惜这一制度，如果我们去掉它，我宁愿从后各军官训练团和候补军官学校接收陆军军官，而把西点军校忘掉。这就是荣誉制度的重要性所在。”

说上述两段话的，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陆军部部长牛顿·贝克；一个是陆军的菲尔将军。他们的观点在美国军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事实上，西点的荣誉准则和荣誉制度所构成的荣誉体系，的确是西点军校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也是西点对学员进行道德灌输和培养的主要内容之一。

#### · 荣誉体系 ·

“每个学员决不说谎，欺骗或偷窃，也决不容忍其他人这样做。”这就是西点荣誉体系的基石——学员荣誉准则。这看似平常但实际上要持之以恒必得付出极大努力的条款，是学员道德行为的最低标准。违反荣誉准则的行为是不光彩的，并且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与荣誉准则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荣誉制度。荣誉制度有两重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是荣誉教育。西点军校认为，作为学员和未来的军官，培养个人荣誉道德行为的强烈意识，是非常必要的。西点新生一入学就要首先接受 16 个小时的荣誉教育。在教育过程中，经常列举这样的失败教训：

一位军官，受命到一特定地区执行侦察任务。当团指挥官问及他该地区的敌情时，他报告说，此处敌人兵力很少。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到该地区进行侦察。根据他的情况报告，团指挥官派了一个营的兵力进入该地区，由于情报的不真实，敌人的兵力很大，结果，全营——3 个连和营司令部——均被敌人消灭。

荣誉教育将以不同的方式系统地贯穿于四年学习生活的始终，是西点所有道德教育中安排最频繁的项目。其目的是要让每一个学员逐步树立起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荣誉是职业军官行为的标志和赢得他人尊重的道德准则；为此他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绝对忠于“责任、荣誉、国家”的西点校训。

荣誉制度的第二项使命是对指控有违反荣誉的嫌疑进行调查、诉讼和裁决。被告违反了荣誉准则，他一定是说谎、欺骗、偷窃，或者企图这么做，或者默认而不是“不容忍”别的学员这么做。证明学员违反荣誉的行为，有两个要素：行为和动机。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构成事实，动机也足以使你获罪。

陆军军官学校当局、荣誉委员会、乃至每一个学员都有责任检举揭发违反荣誉的行为。代表学员队的荣誉委员会对指控进行调查，并决定是否进行正式荣誉调查审判。

在整个荣誉体系中，荣誉委员会的作用举足轻重。它一般由四年级和三年级学员组成，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一名书记、四名学员团荣誉代表。荣誉委员会负责对学员进行系统的荣誉教育，并监督学员的行为是否符合荣誉准则。另外，每个学员连都有一名荣誉代表，这个代表也属于荣誉委员会的成员，但不是核心成员，他们没有管理监督的职责。

连荣誉代表在主管荣誉教育的荣誉委员会副主席的领导下，承担许多事务性工作。夏季，指导入学新生。学年期间，指导全连学员学习和讨论荣誉准则和荣誉制度及其它相关的问题，充当连队学员和荣誉委员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人。同时还充当连战术军官和本连队学员之间的直接纽带，使前者及时了解有关荣誉的问题。

一旦有学员被指控为违反了荣誉准则，荣誉委员会便马上由一名副主席出面组织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正式荣誉调查审判庭便开始受理此案。该庭由 12 名经选举产生的学员组成。12 名成员中，荣誉委员会 4 人，学员队学员 8 人，庭长通常是四年级的荣誉代表。审判庭实行公开审理，鼓励学员参加旁听。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对违法行为的处置，并报校长批准。裁决被驳回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即使偶而出现了这种情况，荣誉委员会也会利用自己在学员中的影响，让他们认定的违法者受到诸如“缄默”之类的惩罚。

荣誉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保证 4000 名身强力壮、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严格按照西点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维护军校和学员的形象。学校特别关注的是夜晚，因为这时没有集体活动，学员可能溜出营区，沉溺于校外的邪恶和堕落之中，他们可能会在伟大的美国公众面前出洋相。制度规定，天黑以后，学员只能到指定的健康的地方。荣誉制度保证它得以贯彻实施。

由执勤学员监督执行的规章和荣誉的复杂混合物被用来保证学员晚上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任何学员如果在学习日晚上被发现跑到自己的房间以外，他就会被问“不错吗？”如果他肯定地回答“不错”，这个“不错”具有广泛的含义。根据美国军校学员训练队章程的规定，学员在自己房间以外回答“不错”，表示“他要去或已经去过的地方是经过批准的，没有乱跑乱窜到其它地方；还表示他已遵守或将遵守有关各种限制的规章。”学员有义务要说真话。如果他撒谎，或者不能回答“不错”，那么他将受到禁闭、罚走，甚至开除的处分。

这个“不错”的概念也应用于留在房间里的学员——在学习日晚上每晚要寻问 4 次。在房间里回答“不错”意思是说，“所有不在的人和来访的人都已经过批准”。如果住某个房间的人全都不在，比如说都到图书馆去了，那么执勤学员便检查“缺席卡”。根据章程的规定，“缺席卡是用来填写说明学员被批准到哪儿去的。”各寝室的学员都有义务诚实地在各自的卡片上按规定做标记；如果卡片上的标记是“经批准的缺席”，就相当该学员站在房间里说“不错”。检查员检查完所有的缺席卡，并问过所有在过道里遇到的学员“不错吗？”之后，便像监狱看守人一样，向上一级报告。他的报告也是口头讲“不错”。根据美国军事学员训练团章程规定，他的这个“不错”就是说“他已按照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对他所管的区或分区的所有房间进行了检查；检查时全体学员都在场或说明了缺席原因，没有人未经批准而缺席；或者是所有违犯规章的事例已经或即将按规定上报”。学员被迫互相检查监

督，规章制度比任何一名学员都更重要。

利用荣誉制度来强制推行难以贯彻的规章制度的方法还很多，千奇百怪，不可胜数。比如，美国军事学员训练团章程的某些内容便说明了学员签名的多种含义：“当学员利用本章程给予的权利，在连请假登记簿上签名时，则表示他是被批准享受此权利的，并将遵守有关限制的规定，同时也保证申报的各事项都属实。”

除了规章制度外，荣誉制度同整个学校体系紧密相关，成为学校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学过程标准化要求对在不同时间学习同一门课的学员进行类似的日常考试。英语教官以两天时间给4个班讲同样的课，星期一他对头两个班进行相同的“笔试”，而星期二又对另外两个班进行类似的“笔试”。为了保持荣誉，学员不得与那些未参加考试的学员讨论他们的考题，以防泄漏。一个学员可以问考过的人“有没有默写？”并得到“有”或者“没有”的回答，仅此而已，超出这一点便是违犯荣誉准则。

另外，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始终守在教室里的监考员。荣誉准则保证学员们诚实地独立做完试题。荣誉法规还规定，撰写论文时，学员的笔一触到纸，便不能再同其它学员磋商交谈。美国军事学员训练团章程里就这一点规定得非常具体：“除非系里另有规定，学员一旦着手写或计算将作为自己的作品上交的提纲、草稿或正文，便不许再进行讨论。”荣誉法规走得更远。学员上交课外作业即意味着声明“作文手稿，包括书写、打字、草图以及各种标志符号等等，全都是学员自己的作品。”学员完全同他的伙伴们隔离开来了。他不能、不许问他的同学某一个字如何拼写；也不能同他的朋友交换自己的看法、构思或反应——而在大多数院校里，这种启发智力、开拓思路的作法是受到鼓励的。

学员生活在荣誉、章程和各种规则织成的纷繁复杂的大网里，要避免动辄得咎，便须适应并服从学校当局为他们定下的各种规矩，像学校训令里讲的那样：时刻扪心自问，“自己的行动是否与学员荣誉法规的原则相一致。”每周6个学习日的晚上，从7：50分至第二天早晨起床号，制度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作用。在这段时间里，学员应当做他们应做的事，或至少应留在他们该待的地方：在自己的寝室里、听讲座、上图书馆，或获准上厕所。当“周末特权”生效时，学员可以略微自由些，到较多的地方去，但这些地方也是经过批准的。营房的门窗上没有铁栏，过道里也没有武装警卫。荣誉规章就是铁栏和警卫，牢笼就建立在每一个学员的头脑中。

荣誉制度对一年级新生的影响最大。1966届有一名不幸的新学员成了这套错综复杂、希奇古怪的制度的牺牲品。这名新学员由于过不惯冷峻单调的生活而心慌意乱，精神恍惚。他跑去参加一个学员的宗教团体晚会，想在那里找出几小时的安慰。当时，他不知道按照章程规定，他有权参加这个聚会，他是忍不住去的，并在自己的缺席卡上填了“批准缺席”。当晚回到宿舍后，他又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左思右想总觉得自己犯了罪，于是，他便向学员荣誉代表坦白交代了。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有权参加那个聚会。但晚了。虽然他的所作所为一点没有违反校规，但是荣誉委员会认为他有违反荣誉准则的动机，因而有罪。第二天，他就被开除了。

下面这件事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性。一天，一名1974届的新学员在回答一个突然提出的问题——“笨蛋，你擦过皮鞋了吗”时，他说擦过了，但实际上他没有擦。他自己也弄不清是匆忙间顺口答错了还是有意欺骗自己的班



长，他心里害怕，不敢立即纠正。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也就越来越不想再去找麻烦作纠正了。但后来，一个偶尔听到他说话的同学把他告发了。最后，这名学员不得不退学。因为，如果他不服荣誉委员会的有罪判决，要求军官委员会来裁定，那么，后者一旦再度认为他有罪，他就会因“道德败坏”而被公开开除，那显然是不光彩的。退一步来说，如果军官委员会的裁决是无罪的话，这个学员的命运会更糟。他可以继续当学员，但他将面临一种残酷的、不同寻常的惩罚。他将被“缄默”起来。从此以后，直到毕业，甚至毕业以后，除非是公务往来，西点的军官和学员都不再与他交往谈话。他就像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道德败坏的怪物那样，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962 届就有两名学员在四年级时，因暑假期间犯的错误而受到这种折磨。虽然他们被安排在两个团里，但在假日他们还可以聚在一起互相谈谈，稍微减轻一点到毕业为止的 9 个哑巴月的精神负担。

1966 届有一名新学员也被“缄默”起来。他被指责在一次高尔夫球练习赛中作假。军官委员会的调查证明他无罪。可是，在学校里他被“缄默”了。结果，他不久便被迫退学。否则他将熬过 3 年多痛苦孤独的生活——这是一种令人受不了的牺牲。

· 佩洛西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

1973 年夏，佩洛西事件终于爆发了，西点军校的荣誉制度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强烈的批评。

1971 年 9 月，西点学员荣誉委员会裁决，学员詹姆斯·佩洛西在电子工程考试中犯有欺骗罪。而实际上，佩洛西只是在监考人宣布考试结束后，仍继续进行答卷。荣誉委员会的报告则宣称：佩洛西的罪行远不只是在考试结束时违背命令，而且在正确答案公布后，涂改自己考卷上的答题内容。所以佩洛西应马上退学。

佩洛西不服，上诉到军官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又把此事上交校长裁决，1972 年 2 月 3 日，诺尔顿校长宣布佩洛西可以继续当学员。

但是，校长的决定并没有为学员团所接受。相反，荣誉委员会开会再次裁决佩洛西犯有欺骗罪。由于佩洛西拒绝离校，而荣誉委员会又无权强迫他退学，于是决定给他以“缄默”的惩罚。

佩洛西忍受折磨达 19 个月之久，一直到毕业。他的部分日记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叙述了他在学员团所受的侮辱。

197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

我整理了我的体育用品抽屉，这是我为了应付明天检查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我所有的衣服都被扔进了淋浴室，被人用水浸湿后扔到了厕所的地板上。

1972 年 5 月 5 日——7 日：

周末，电话打到了 1973 届班。5 月 6 日，星期六：

我在 F—1 传达室接到电话，一位不报姓名的打电话的人说：“佩洛西，支出你的戒指，如果不给，就砍掉你的手指头。” [指西点颁发给学员的纪念戒指]

5 月 7 日，星期日晚上：

我又接到电话，打电话者说：“佩洛西，你如果戴戒指，当心你的脑袋。”

但是，佩洛西坚持度过了难关，与他的同班学员们同时毕业。1973 年 6 月中旬，美国许多报纸和杂志都刊登了佩洛西事件的经过，佩洛西成了不人

道的西点军校荣誉制度受害者的象征。甚至连《陆军时报》也愤愤不平地发表了题为《年轻的学员》的社论，对西点的作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佩洛西得到舆论界的广泛同情和赞誉，人们觉得在残忍的迫害下，佩洛西居然能够坚持到毕业，其毅力令人敬佩。

在愈来愈强烈的社会舆论谴责下，“缄默”作为惩罚手段，在西点终于寿终正寝了。但是佩洛西的悲惨命运还没有完。据《陆军时报》报导，虽然西点取消了“缄默”惩罚，但种种迹象表明，于1973年底分配到本宁堡步兵学校的佩洛西中尉，仍遭到同他一起来到该校的150多名西点人的冷眼。

当然，佩洛西在西点人中也不是完全孤立的。西点的很多学员（大约占学员团人数的30%）公开称赞佩洛西向荣誉制度作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有一位毕业生说：“在一段时间里，佩洛西似乎成了学员团的一位英雄，他被朋友们看作是高大的象征。”

西点官方在整个佩洛西事件的讨论过程中基本上保持着沉默，他们对佩洛西案件本身兴趣不大，他们最关心的是由此事引发的社会各界对西点荣誉制度的怀疑和批评，甚至在西点军校内部，很多高级军官都认为“没有必要去遵守与维护那种传统的荣誉制度”。实际上，军校当局的态度是不问自明的，他们可以向荣誉委员会施加压力取消“缄默”惩罚，也可以对荣誉制度的某些条款作出具体限定，并使处罚的严酷性有所收敛，但是整个荣誉体系是不能怀疑甚至抛弃的，它是西点的传统和特色，是西点培育合格军官的一项重要内容，只能改进和完善，不能取缔。

许多西点军官和学员在荣誉制度问题上，比学校当局走得更远，他们争辩说：“西点军校的荣誉制度高于法律，我们不会受到在法律上找毛病的家伙们的影响。我们要坚持西点的道德标准，西点的道德标准比美国国家的标准更高一层。”

一个西点毕业生说：“我们应该继续执行荣誉准则，因为军事领导者需要更高的荣誉美德。但是，如果法律上的漏洞让犯罪的学员获得自由，我们又如何维护学员团的荣誉呢？”

马修·李奇微将军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西点军校一直是美国陆军高尚道德精神的无穷无尽的源泉，是陆军军官中的西点毕业生，把这种精神反复灌输给了全体军官和军士。我认为，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代替这种道德力量。我们决不能为向某种低下的社会道德让步而放弃西点军校的荣誉道德准则。”

既然荣誉制度要在西点坚持下去，那么，与之相伴的在普通人看来荒唐无理的惩罚也就会继续下去。1975年，一年级学员史蒂文·维尔参加“兽营”训练时，因训练成绩不佳在就餐时受到一些高年级生的戏弄。他们不许他向自己的盘子里装食物，命令他坐在一旁看别人吃饭。接连几天遭受这种待遇之后，维尔含着眼泪离开了餐厅。当一位高年级学员询问他原因时，他撒谎说父母出了车祸。维尔的谎话暴露后，他被荣誉委员会和军官委员会宣布犯有违反荣誉准则罪。然而校长否决了这种裁决，他认为这个新生不是故意欺骗。校长的决定受到许多学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校长的干涉是对荣誉体系的破坏，而这种体系正是西点军校赖以团结在一起的伦理道德的凝聚力。

虽然“缄默”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已被废止，但维尔发现很多同学躲避他。新学员会见新闻记者，呼吁舆论界的关怀，这更使维尔成了高年级生发泄愤怒的对象。他最后被迫退学，离开了西点军校。

荣誉制度是严密而不宽容的。然而，就是在这种严格甚至有时是残酷的制度之下，在不断灌输视荣誉为生命的军校里，却接连不断发生看骇人听闻的违反荣誉准则的考试作弊丑闻。

· 屡屡出现的考试作弊丑闻 ·

1951 年秋天，西点官方收到一封学员来信，揭发 90 名西点学员在考试中作弊。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被指控的学员中有 1/3 以上是橄榄球队员。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揭发是有根据的。因此，陆军部任命了一个 3 人调查委员会进行进一步调查和处理。3 人委员会最后建议开除作弊学员。

一般来说，西点对涉及学校荣誉的个别事情，总是由荣誉委员会毫不犹豫地悄悄处理掉。可现在不行了，90 名被指控的学员中，有的为开脱自己，便为报刊写文章，编造情况。他们说，考试作弊在运动员中，乃至整个学员团中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们争辩说，当他们面临谴责和指控时，90 人已承认了错误，但其他人却说谎欺骗，从而逃避了惩罚。

作弊真相公之于众后，议会也为此进行了辩论。有的议员主张暂停西点橄榄球运动；有的则认为，这些学员是“体育运动商品化”的受害者，并要求恢复他们的学籍。

西点军校 1920 届毕业生、西点体育系主任兼西点橄榄球队教练厄尔·布莱克，在纽约一家第一流的饭店里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他的儿子鲍勃·布莱克也是受到指控的橄榄球队员之一。厄尔·布莱克谈到了作弊学员的错误，但是却为他们的品德作了辩护：

“繁重的训练和铁的教学计划使他们学习非常吃力。运动员们希望在比赛中取得胜利，这就促使他们把全队的胜利置于学员的荣誉之上。”而比赛中取得的胜利越多，赛事安排就越频繁，运动员用来学习的时间也就越少。”

布莱克还承认，为了使优秀的运动员能够踏进西点大门，西点的校友们在军校操场上开办了一所“填鸭式”的补习学校，并为任教军官支付额外薪金。他还承认，高级军官和其他校友也在这里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他们想方设法促使议员们为西点推荐最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运动员入学后，则由那些愿意提供义务服务的学员帮助他们在比赛的间歇补习功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西点军校的荣誉”，为了通过体育运动这种形式建立起西点军校的高大形象。

布莱克恳求西点军校以颁发荣誉退役书或者辞职的方式，让那些作弊的运动员体面地离开学校。他还公开表示，尽管有人期望他从军校辞职，但他决定继续留在西点。虽然他的球队已被解散，但他决不抛弃那些被留下来的人。

西点 1951 年的丑闻虽然喧嚣一时，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未使西点体育系发生任何变化。

1966 年，西点军校再次发生荣誉丑闻。1968 届的学员中有 20 多人被开除出校，他们主要是物理课的一个大的舞弊集团的成员。所幸的是这次丑闻没有被公诸报端。但是，此次丑闻的前因后果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荣誉制度的严酷性、绝对性和僵化性，促使某些学员不得不密切配合，想方设法避免惩罚。

有一次在队列里，一名学员被问道：“你今天擦胸膛了吗？”

“擦了”，他回答。

有一个听到这段对话的学员知道他并没有擦，检阅之后，他便对他说：

“我知道你今天没有擦胸膛。”

“怎么？你要告发我吗？”

两人都笑了，他们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信任的。他们这就叫进入了荣誉的“灰色”区。

同住一室的学员可能小心翼翼地在这个“灰色”区呆上4年。别人有什么过失，便容忍下来不去告发，偶而自己也犯一点。但等他们升入二年级，其中有些人可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运动队。某次偶然的机，他们可能听到一些学员在讨论当天的测验，而这个测验他们第二天也要做。他们觉得那帮学员肯定知道他们竖着耳朵偷听，于是他们咬咬牙下了决心。不久，他们聚在了一起，开始经常交换考试情报。1966年荣誉丑闻中的那个舞弊圈大体上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些人便叫作进了“黑色”区。当然有些学员永远是雪白的，黑灰学员都知道他们是谁，像避瘟疫似地躲之唯恐不及。在学员中，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最牢固，而在那里，交换考试情报的事也最盛行。一名学员问一名当天参加过英语考试的学员是否参加考试了，那个学员回答是的。吃饭时，参加过考试的学员便大发议论，说他多么喜欢《希腊古瓮》一书，特别是其中的那些段落使他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将参加考试的学员当然心领神会。交换情报的范围越来越广，深度也越来越深。据这个圈子的一个核心人物说，他个人知道的参与这项活动的学员就有100人之多。

当第4团的学员在一次物理考试中对一项多种选择题作出了奇怪的选择时，学校官员开始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第9题的正确答案应当是(a)，但是发下的答案中却错印成(c)，第一批参加考试的学员不了解此情况，便把错误的答案传给了自己的伙伴。那些探听到答案的人关心的并不是试题内容，他们要的只是那个字母答案。结果第4团学员第9题答(c)的人多到不正常的程度。

几十名学员受到了怀疑，但无确凿证据。直到后来，学员中有一名运动员将要离开西点到外地去参加比赛，他提前参加物理考试。他把考试内容告诉了其他人，其中包括他同室的两名学员。他是分别同这两名学员作弊的，而这两人互相不知道对方也作弊。他们处在互相猜疑的气氛中，都对别人将如何反应存在戒心，因此他们各自向荣誉代表汇报了那个运动员的不诚实行为。被荣誉委员会认定为有罪的那名运动员被扣在学校里，要他把同谋者都供出来，否则就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去受审。这个圈里的一名边缘人物斯蒂芬·费伦是这样描绘这件事的后果的：

事情真正麻烦起来了，这个圈子里有几个人以前就因为各种真正的或想象出来的过错，受到荣誉委员会的调查。我被招到委员会去，问我知道不知道别人干过什么非法的事。我说不知道。事情冷了一段时间，风声也小了。我知道在这期间，圈子里的成员碰头商量了好几次，编造情况，协调口径，他们精心研究，小心翼翼地不把口供编得一模一样，而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因为正常情况都如此，我至少在我的房间里参加过一次这样的协调会。黑鹰们[学校官员]虽然渗透不到圈子内部来，但与我住在一室的同室同学分析说他迟早会被逮着的，于是决定采取主动，避重就轻，自己跑去交代说他对自己的女友说了谎话。他的理由是为这种原因被开除要比作弊被开除好得多。他就这样被发现了。接着轮到那个足球队员。荣誉委员会告诉他，如不按照他们要求做，他将一直被拘留在宿舍里。这样布置好了之后，黑鹰们就把我宿舍中另一个同学单独留在一个房间里。前者就告诉他，黑鹰们找到一个宣了誓的证人，他们把一切都供出来了，所以现在

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于是，他坦白了。接着就喊到我，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们两人坐在里面。他们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肯定这一切都是黑鹰们安排的，但既然我的同学们都承认了，我也只好照办了。

第一个突破口打开之后，其他人有的被召去受审，有的则被其他学员告发。在此期间，舞弊圈子里的几个核心人物在纽约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碰头开会。决定他们中的两人应去自首，承担全部责任，结束这场追查，因为这两人已被荣誉委员会盯上了。两个人果然出面自首了。但是就在这关口上，那个被同室同学告发的运动员在高压下屈服了，他招出了一大批人，包括当时陆军参谋长、西点 1933 届毕业生哈罗德·约翰逊的儿子罗伯特·约翰逊。经过审问，罗伯特承认知道有这样一个圈子。于是，他因容忍朋友的违法行为而被认定有罪，开除出校。幸亏这件事没有公之于众，否则约翰逊上将会遭受多大的打击，他一生中的冒险够多的了。珍珠港事件后，他曾经在巴丹浴血奋战，最后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幸运的是他活过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回到陆军中来，并于 1964 年跃升为陆军参谋长，直至 1968 年卸任。

为了让可怕的作弊丑闻封锁在校园内，西点军校采取了预防措施，全体学员被集合起来，听取有关作弊事件的基本事实。军校要求学员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还告诉他们将来新学员入学时，不要同他们谈此事。这样，随着日月的流逝，此事便会逐渐被遗忘，学校的形象也就得到了保护。

至于那些犯了错误的学员，学校当局有意识地一次只开除一两个，这样新闻界就无从嗅出这次丑闻的气息了。

军校还警告那些被开除的人，如果他们在西点的过错被外人知道的话，他们就会丢面子，不能再投考其它学校，也找不到好工作。

在遣散被开除人员期间，军校的官员听到一条可怕的流言，说有一名被开除的人将把这起丑闻的内幕出卖给《纽约时报》。凌晨 3 点，那个嫌疑分子被学员队司令、西点 1941 届毕业生理查德·斯科特准将和两名助手叫醒，他睡眼惺松，惊慌失措。他们威胁他说，如果不彻底交代，就要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受审。但是，经过两个小时的讯问之后，学员队司令终于相信传闻是假的。

1966 年的荣誉丑闻就这样被掩盖起来，没有见诸报端。

1976 年春天，西点军校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3 月，823 名二年级学员进行电机工程学的开卷考试。几星期后，考卷交了上来。教员在批改考卷过程中，发现学员的答案非常相似。于是便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参加开卷考试的所有学员，除 10 人完全清白外，多数人作弊。117 份有怀疑的考卷被提交荣誉委员会审查。西点军校最大的作弊案丑闻成了美国报界的头条新闻。

作弊丑闻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关注，以至不得不拨出一个专用电话“热线”号码，由录制好的磁带向询问者通报被宣布无罪和被开除的学员人数。到 11 月，94 名学员被正式宣布有罪。据说可能还有几百人卷入。

为此，陆军部长指定了一个六人委员会，负责调查西点军校执行荣誉准则的现状。曾经参加太空飞行并成功地登上月球的西点毕业生弗兰克·鲍尔曼担任委员会的领导。最后，委员会提出了一份 91 页的报告，其中讲道：

学员的确进行了欺骗，但并不都是错误的。他们的行为应该看作是由于下述原因造

成的：西点军校内对荣誉持无所谓态度的一股势力在无限制地扩大；荣誉体系本身也存在严重缺陷；学校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道德问题及其他缺点没有采取果断措施。

尽管西点的荣誉体系存在着这种或那种缺点；尽管它经常受到挑战和批评；尽管一次又一次的荣誉丑闻让人们越来越怀疑荣誉体系的效用和必要性。但是，大多数西点人还是将荣誉准则和荣誉制度奉若神明。诺尔顿将军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

荣誉制度是西点军校一切力量的源泉。我们的学员充分了解这种制度的重要性。他们将永远不会向那些不懂或根本不愿了解这种荣誉制度的意义和目的的幻想者们让步。

荣誉制度是军人职业的特殊道德要求。西点人肩负着在常规军中传播西点军校“责任和荣誉”这一思想的重担——这是大多数西点毕业生一致赞同的观点。

#### 四 “陆军的灵魂”

西点军校是为美国陆军培养合格军官的教育和训练基地，它的毕业生被誉为“陆军的灵魂”。为了使学员真正能够成为美国陆军中的佼佼者，西点军校制定并不断地改革和完善着一整套教育和训练计划。

西点的教育和训练计划由科学文化教育、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三个分计划组成。

在科学文化教育分计划中，有 32 门必修课是所有学员四年内都要学习的核心课程。从第二学年开始，学员将根据自己的志趣选择数学—科学—工程轨或人文—公共事务轨进行学习，并在“选轨”范围内确定一个研究领域或主攻方向，选修相应的课程。在第三和第四学年，学员还可以在一名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进行高级个人研究。学员的研究领域或主攻方向将写在毕业证书上。通过批准、跳级或超量学习，学员有可能达到一个以上的研究领域或主攻方向的学习要求。

三、四年级的学员主要关心的是教师对他们学习的鉴定，以及为获得国家所承认的各种毕业生奖金与助学金而进行竞争。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可在毕业后立即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两年；赫兹奖学金提供给获奖者在某些大学里攻读 3 年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给优秀学员提供两个攻读研究生机会，学校任其自选；马歇尔奖学金向获得者提供在一所能获得硕士学位或相同学位的大学学习两年的资助。还有其它一些项目的奖学金也提供给军校学员。

另外，西点军校内，还有 48 种奖励用来表彰学员四年期间在学术方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全校各专业学员中大约有 5% 的优秀生还能得到“杰出学员”的殊荣，并佩戴特殊的金星以示成绩显著。

每学期学员都将收到三份成绩报告单，第三份反映出学员的最终成绩、该学期平均成绩、累计平均成绩和学员在班上的名次。年级名次由累计年级平均学分确定。

每学期末校务委员会都将决定对成绩差的学员进行适当处置，或淘汰；或允许在“有条件”状态下（例如，显示出足够的学习能力或成功地重修不及格课程）继续学习；或留级。

西点的科学文化教育分计划，充分体现了军事教育要求文理结合、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满足目前需要与适应未来发展两者兼顾的特殊规律。它的课程设置比普通高校更为广泛，适应性更强。

· 参加过越战的战术教官令学员提心吊胆 ·

军事教育分计划，集中体现了西点的职业教育特点。它由学员队司令领导，军事教育系负责开设课程和教学计划的实施；野外训练则由军事教育系和学员队各级指挥官共同负责。

学员队下设 4 名团级战术军官。每个学员连配 1 名连战术军官，他在连队里既是领导者、管理者，也是学员指挥官的顾问，他要想方设法让学员们循规蹈矩。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越南战争以后，这一职务总是由战争中立功受奖的军官担任。他们也真够厉害，一提起他们，那些不听话的学员便胆颤心惊，不寒而栗，学员们宁愿隐姓埋名也不愿连战术军官知道他。他们当中一些人诡计多端、神秘狡诈。其中一人，他偷偷摸摸，突然出现在学员宿舍中的行为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他一脚穿球鞋，一脚穿皮鞋跑进营房。

学员们只听到那只皮鞋的声音，以为他是在走路，便毫不防备，继续干他们的事。就用这个办法，那位闻名的连战术军官没收了一大堆太阳灯、爆玉米器和咖啡壶。连战术军官的一部分工作是对那些“才能”差的学员进行帮助。他通过发评分单和“专题材料简编”的办法来剔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学期一次。他要每个学员对本连学员，包括同级同学和低年级的学员的军事才能评分等级。全连4个班级的每一个班级中都要有两人评为一等，两人评为最后一等。根据这个制度，每个连便经常保持着8个怪人。不用说，连战术军官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如果这种稀奇古怪的才能表示法还嫌不够的话，连战术军官便用等级、记过、仪表、教员报告以及在连体育队中的成绩等等来炫耀自己在使学员“循规蹈矩”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军事教育分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军事理论教育和野外训练。理论教育共开设6门课。第一年学习两门，即军人职业教育和地图判读与小分队战术；第二年学习两门，即诸兵种合同战术与地形分析；第三年学习陆军系统管理和公开演讲；第四年是陆军服役指导。主要内容有：体育运动教练，部队生活指南和军事领导艺术。

野外训练安排在每年夏季，共30周。目的是使未来的军官能够亲身体验并深刻理解和认识陆军士兵的生活。第一年主要是完成为期6周的学员基础训练，即有名的“兽营”。第二年的野营训练为9周。8周在军校的巴克纳训练营地进行。主要内容是步兵战斗、炮兵射击、各种武器的使用与操作、攀登、军事工程作业、野战通讯和救生训练。还有一些时间用于游泳、驾驶帆船和划船。在这段时间里，不但对每个学员从体力和精神上严格要求，而且生活环境也尽可能模拟真正的战争环境。学员不仅在体力上要竭尽全力，而且还必须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想方设法来对付各种难题。

另外一周，学员到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去学习坦克兵、机械化步兵、野战炮兵和防空兵作战。其方法是通过地面攻防演习，将课堂里所学到的军事理论原则运用到实践之中去。

第三年的夏季训练为7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领导管理训练。一半学员参加“部队领导者训练”，到美国驻西德、巴拿马、阿拉斯加、夏威夷、南朝鲜或其他地区的陆军正规连队里去担任见习排长。另一半学员被派往美国陆军的8个训练中心去训练刚征募的新兵。这一阶段的训练可以使学员学到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亲身体验部队的生活，将在军校里所学到的技能付诸实践。

第二阶段是军事专业技能训练，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以下项目中选择一项：到鲁凯尔堡进行飞行训练；到巴拿马进行热带丛林作战训练；到阿拉斯加州进行寒带作战训练；到本宁堡进行空降作战训练；到加利福尼亚的欧文堡进行两军对抗训练；到肯塔基州进行直升机突击作战训练；到科罗拉多州进行救生、脱逃、抵抗和撤退战术训练。许多学员认为这些训练课程在4年的军校生活中是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

第四年的夏季训练为8周。负责领导二年级学员在巴克纳训练营地的训练和一年级的基础训练。从第四学年一开始，被选拔出来担任学员队指挥官的四年级学员就走上了学员队的各级领导岗位，或在学员队司令部担任参谋，制定计划和领导、管理学员队的一切活动。

西点军事教育分计划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和野外训练，对学员进行军事理论教育和军事技能训练，培养学员从事军人职业所必需的基本领导与



管理能力，提高其对军队艰苦生活与严酷战斗环境的适应能力，使学员能够承受巨大的精神与肉体压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正确地思考、判断并做出决定。

西点军事教育计划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平时的军人养成教育。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对学员的着装、服饰、仪表、言谈、举止做出具体的规定，使学员的一举一动都能达到军人和军官的标准。

西点的学员规范是严密而又严格的，几乎涵盖了学员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个人仪表”项中，便严格规定了学员发型、头发长度；男学员还要每天至少刮一次胡子；学员走、坐、立都要保持身体笔直；不准在公共场所咀嚼口香糖，不准在未经批准的地点、时间内吸烟、饮酒等等。

“社交活动中的行为与举止”项中，规定“在学员房间里，异性学员因公或非因公接触时应把门完全打开。异性学员不宜坐在同一张床上”。

“学员经批准与异性约会或陪同异性时应一直保持超然态度。男学员可以向女生伸出一只手臂。女学员可以挽着男子的手臂。……在公共场所与客人或其他学员发生亲昵的身体接触，如拉着对方的手，或者行、坐时以手臂搂着对方的腰部和肩膀都被认为不雅观，因而是允许的。异性学员都穿军服时，除参加正式社交活动外，不能挽臂行走。”

“学员只允许在专门用于会客的建筑物和房间内接待异性。”等等。

“体育比赛场上的礼节礼貌”项中，规定，学员观看体育比赛时不得大声喊叫、吵闹或作出不符合体育道德的行为；同时，学员还应对其客人的举止行为负责等等。

“敬礼”一节中规定：“无论着军服与否，学员都应按美国陆军的习惯与传统敬礼和表示其它形式的礼节。”

“当一群体学员遇到军官时，第一个看到军官的学员应喊‘立正’，全体学员都应敬礼”等等。

另外，西点还实行高年级学员与低年级学员相隔离的传统。高年级学员与低年级学员进行约会或建立私人关系是不允许的。

西点学员的行为规范是繁多面详细的，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西点军校正是通过这种详尽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学员的仪表和举止，谁违犯了规章中一个又一个的“不允许”或“禁止”，谁就会受到记过、罚走、禁闭或其它形式的惩罚。这就是军人的平时养成教育。

· “每个学员都是运动员” ·

西点的体育运动教育分计划，在整个教育计划中，与科学文化教育、军事教育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体育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课。

“每个学员都是运动员，每个运动员都要奋力拼搏。”这是西点体育运动的座右铭。校方要求每个学员都必须成为某项运动的运动员，必须参加一项运动的校代表队或专项运动俱乐部。全校大约有 1/3 的学员是校际运动竞赛的代表队成员。

美国历史上许多西点毕业的著名将领都曾是优秀的运动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棒球名星。德怀德·艾森豪威尔是橄榄球明星，直到膝盖受伤才终止了运动生涯。乔治·巴顿曾创造过 220 码低栏的军校记录，还获得过“剑道大师”的称号，并精于马球运动。奥马尔·布雷德利是陆军棒球史上最优秀的外野手。曾担任过陆军参谋长的马林·克雷格在足球队中以倒地铲球的绝技而闻名遐迩。另外，前陆军部长霍德华·卡拉韦、陆军上将詹姆斯·范佛里特、第一个步入太空的宇航员埃德·怀特和他的同事宇航员弗兰克·鲍

尔曼也都是优秀的运动员。

西点军校认为，体育锻炼不单纯是为了增强体质，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培养军人精神素质的手段。运动场上紧张、激烈的拼搏同战场有许多相似之处。它需要对抗双方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并能迅速地对各种复杂情况作出判断和反应。它能最大限度地培养学员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自控能力以及果断、勇敢、思维敏捷的气质和竞争意识。另外，一名合格军人所应具有集体配合、互相帮助、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和对于胜利荣誉的追求精神也能在竞赛中逐渐形成，学员的进取心理、组织指挥能力和协调精神也能在竞赛中得以充分的表现。

体育运动教育分计划由体育运动办公室主任制定、领导与组织实施。体育运动办公室由 13 人组成，专门负责校内外比赛的组织工作。体育系负责体育理论课的开设与教学。1985 年，体育系共有 39 名教师。另有 50 名体育教练员在体育运动办公室的领导下，负责对 22 个运动项目进行指导和组织训练。

学员在 4 年内必须学习 8 门体育理论课程，内容是：体育基本原理，身体素质基础训练，运动技巧以及运动和竞赛的组织、领导、教练等。

参加全国高校体育联合会组织的各种校际比赛和其他全国性的重要比赛是西点体育运动教育分计划的重要内容。军校的代表队每年都要参加几十次这样的比赛。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全国高校运动会、“七角形”女子田径锦标赛和全国保龄球邀请赛。一年一度的陆、海军橄榄球赛也是历史悠久、全国瞩目的重大比赛。

在 31 项校际运动竞赛中，西点有 22 项在全美是名列前茅的。特别是橄榄球、越野赛跑、足球、水球、女干田径、女子篮球、女子排球等，曾多次获全美冠军。

全校共有 26 个校级体育运动代表队。其中橄榄球队、女子篮球队和保龄球队是作为陆军代表队参加全国性比赛的。

除了校级体育运动代表队之外，西点军校还有 24 个不同项目的体育运动俱乐部。体育俱乐部的代表队参加季节性的俱乐部之间和大学之间的体育比赛。跳伞队、手球队和定向越野队是西点体育俱乐部代表队中比较优秀的运动队。

根据比赛的水平和各个项目的特点，这些俱乐部运动队可以分为两组，即体育运动组和娱乐组。

体育运动组包括自行车、击剑、女子体操、女子长曲棍球、马拉松长跑、定向越野、橄榄球、驾驶帆船、滑雪、女子英式足球、跳伞、男子排球和自由式摔跤。

娱乐组包括保龄球、手球、柔道、空手道、举重、使用球拍的球类运动、骑马、冰上运动和冰球。

根据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每星期一至星期四下午，学员可以在校内的各个运动场上进行各种体育活动。这种校内体育运动由体育系和学员队司令部办公室组织实施，自下午 3：40 分开始。

在西点的体育运动中，橄榄球是无可争议的王牌。有趣的是，这张王牌在 1890 年最初打出时，却遭到海军军官学校橄榄球队的迎头痛击。以 0：24 惨败。此后，西点决心雪耻，终于在第二年击败了海军军官学校队，为西点也为陆军挽回了荣誉。这支胜利之师的队长、西点三巨头之一彼得·米基教

授的儿子丹尼斯·米基一时间成了英雄人物，他为西点橄榄球作出的贡献可能比他7年后战死一事更受到人们的追念。此后，代表陆军的西点橄榄球队和代表海军的海军军官学校队之间的比赛，一直是西点人最关注的重大赛事。

西点校级代表队的运动员享有其他学员所没有的待遇和特权，其中包括到各地旅行和在校队餐桌就餐的权利，在这种餐桌上可以不受干扰和各种限制，另外还可以有额外的自由支配时间。

然而，令人困惑和不安的是，西点不断发生的考试作弊丑闻，每一次都有大量运动员尤其是橄榄球运动员卷入，这给西点的体育运动，尤其是橄榄球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曾任西点校长的泰勒将军，在回忆录中表达了他对西点橄榄球运动的忧虑：

运动员们承受着学业课程的重担，此外还得参加训练，做好准备，以对付每星期六同全国最强球队的比赛。为充分利用每个工作日的每一分钟，他们的时间计划同其它学员差别极大。他们集体训练，一同用餐，而且常常在一起学习，并接受自愿前来帮助他们的辅导员的辅导。这种被压迫扭曲的生活方式使橄榄球队从整个学员团分离隔开，久而久之，终于形成一种精神上的疏远。我深信，上述情况是导致几年后发生作弊丑闻的原因，结果使整个橄榄球队几乎全军覆灭，被一锅端了。作为校长，我当时未能清楚及时地看出高水平橄榄球队对西点潜在的有害影响。对此，我深以为憾。

对此，许多西点人抱有同感。自戴维森校长起，西点便开始采取措施，力图做到既保持体育运动尤其是橄榄球运动的高水准，又要避免给体育运动抹黑的荣誉丑闻的发生。西点军校培养的是德、智、体、军全面发展的人才。对学员军人品德的培养是军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西点对学员的伦理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化课中的有关道德伦理观念的灌输、自愿的宗教活动和荣誉准则与荣誉制度进行的。尤其是荣誉准则与荣誉制度，在西点整个品德教育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

西点品德教育的目的，是让学员确立军人所特有的伦理价值观念，遵循“责任、荣誉、国家”的教导，树立高度的责任感、荣誉感和顽强向上的拼搏精神与献身精神。

·冷面孔的教员·

西点军校对学员的要求是严格的、教育是全面的。负责监督和实施这种要求与教育的是西点军校的各级管理部门和教学训练机构。

西点军校校长由总统从陆军部门选派，代表陆军部对学校实施直接领导和军事指挥。学员队司令亦由总统从陆军部门选派。他是学员队的直接领导者，负责学员队的行政管理、后勤、纪律、军事与体育训练和军人养成教育。

军校的科学与文化课教学工作由教务长负责组织实施，13个教学系分别开课，它们是行为科学与领导艺术系、化学系、地理与计算机科学系、电气工程系、工程系、英语系、社会科学系、外语系、历史系、法律系、数学系、力学系、物理系。各系主任由资历最深的常任教授担任。

西点的教员，包括战术军官和文化课教师，都必须获得硕士以上学位证书。各教学系的教官队伍主要由常任教授、教授、常任副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和专业讲师组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现役军官。也有少数属于从军外聘用的文职教师或访问教师，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各人文社会科学系。

西点的文化课教官，除了向学员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外，还负有管理和监

督学员行为举止的职责。下面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一个学员被叫到黑板前面做习题演算。当他使尽浑身解术解题时，忽然感到脚下“唰唰”作响，低头一看，吓得差点跳起来。原来，教官正趴在地上把一支粉笔捅到他的鞋跟与鞋底之间的空隙处，以测量他的鞋跟高度是否符合标准。

文化教官冷起面孔，像战术军官那样训斥学员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泰勒将军当初在西点当学员的时候对此深有感触。所以，他出任西点军校校长后，要求教官们少一点装腔作势，不要让学员视教官为可怕的吃人妖魔，能躲就躲。后来，西点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力图使教官和学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让每位教官同一定数量的学员建立固定联系，甚至可以邀请学员到家中做客，以随时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动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样以来，既让学员感到教官的亲切，又使学校加强了对学员的管理和监督。

不管怎样，总的说来，西点的教官队伍是严厉而又优秀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严厉而优秀的教官队伍，西点军校才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佼佼者。

## 第八章战后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点人在美国军界、政界乃至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既对美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社会政治进程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同时又在美国的扩张主义和大国主义的旗帜下，充当侵略者和“世界警察”的排头兵或急先锋。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作用或影响，导致了对西点人毁誉或褒贬的纷至沓来。

## —西点人遇上了真正的对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炮声一响，南朝鲜军队便在朝鲜人民军面前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这种情形，起码令两位西点人感到难堪。一个是西点军校1913届毕业生威廉·罗伯茨准将；一个是闻名遐迩的军事天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罗伯茨时任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南朝鲜军队就是由他及其麾下数百名美国军事顾问帮助组建、训练、装备并参与指挥的。而麦克阿瑟当时是美国远东军总司令，他相信如果北朝鲜发动进攻，韩国陆军完全有能力对付。

6月27日，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海空军给南朝鲜人以支持。美国远东空军司令、西点1915届毕业生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立即让他手下的空军飞临朝鲜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特拉特迈耶曾指挥美国远东空军在亚洲战场上支援盟军，轰炸日军、日军基地和日本本土，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过贡献。但在朝鲜战场上，他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侵略者。

6月29日，麦克阿瑟未经白宫认可，命令斯特拉特迈耶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后者马上给第5航空队司令、西点1924届毕业生厄尔·帕特里奇发电：“立即摧毁北朝鲜机场。不作公开宣布。麦克阿瑟批准。”

也是在这一天，麦克阿瑟坐飞机亲临南朝鲜视察战况。他在地面上停留了5个小时，并得出结论：南朝鲜军队被打败了。除非美国投入巨大的地面兵力，否则整个半岛就会沦陷。

6月30日，在同杜鲁门协商后，美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可以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四名组成人员中有3人是西点毕业生，他们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陆军参谋长乔·柯林斯将军、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

·沃克将军说，“不可能再有效刻尔克”。

7月1日，第一支美国地面部队——由400多人组成的史密斯特遣队开进朝鲜。它的指挥官是西点1939届毕业生查尔斯·史密斯中校。7月4日，西点1931届毕业生来勒·佩里中校率领一支炮兵分队也赶来参战。同一天，西点1918届毕业生乔治·巴恩准将奉命前来监督这次作战行动。史密斯特遣队企图封锁朝鲜人民军南下的通道，结果，在朝鲜人民军的铁拳下，不堪一击，伤亡惨重，很快便落荒南逃。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正在调兵遣将，把美国第8集团军从东京陆续运往朝鲜。指挥第8集团军的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名将巴顿手下的军长、西点1912届毕业生沃尔顿·沃克中将。

在朝鲜人民军的凌厉攻势下，沃克的军队无法站稳脚跟，只能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釜山。身后就是大海，沃克下达了死守的命令。他指挥美韩联军在釜山周围修筑了环形防御圈，他向手下的将领们宣布：

“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争取时间的战争。不能再后退、后撤或调整阵地以及可以想象出来的任何措施。我们已经无路可退。

“……不可能再有敦刻尔克，也不可能再有巴丹。……”

“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被北朝鲜人俘虏比战死更糟糕。我们将同生死共患难。”

当时，沃克手下的部队，包括麦克阿瑟的参谋、西点人丘奇准将指挥的

损失惨重的美第 24 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雷德利的参谋长西点人威廉·基恩指挥的美第 24 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的参谋长西点人霍伯特·盖伊少将指挥的美第 1 骑兵师；还有死伤累累的韩国军队。就是这些部队在釜山周围构筑工事，负隅顽抗，作困兽之斗。

为了扭转朝鲜战局，麦克阿瑟要求华盛顿增派更多的部队。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派出他的助手和校友马修·李奇微前往朝鲜，对局势作出估计。结果显而易见，麦克阿瑟的要求又一次得到满足。

9 月 15 日，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部队在仁川登陆，迂回包抄北朝鲜军队。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朝鲜人民军被拦腰截断，釜山一带的美韩联军也在沃克的指挥下转入反攻，月底“联合国军”便打回到三八线附近。

已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对此非常满意。早在仁川登陆后的第二天，麦克阿瑟便登上滩头，视察前线，欣赏自己的杰作。当他看到一群群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官兵和被击毁的苏制坦克时，禁不住露出胜利者的得意之色。

当初他提出仁川登陆方案时，很少有人赞同，海军方面更是明确地表示反对，因为仁川地区潮水的巨大涨落差和烂泥一样的浅滩最不适于登陆作战。但是麦克阿瑟坚持仁川登陆，毫不动摇，他向疑虑重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了有力的陈述。他说：仁川登陆并夺取汉城后，将切断北朝鲜人的补给线，封锁朝鲜半岛的整个南部，“没有军火和粮食，北朝鲜人将很快陷于孤立无援和分崩离析，并且容易被打倒。”而在釜山继续进行消耗战是不可取的。“你们甘愿让我们的部队像牛群在屠宰场里那样在那个血腥的环形防线里束手待毙吗？谁愿意为这样的悲剧负责呢？当然，我决不愿意，”麦克阿瑟坚定他说。

“我们现在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们将灭亡。……假如我的估计不准确，而且万一我陷于无力应付的防守地位，那我将亲自把我们的部队在惨遭挫败以前撤下来。那时唯一的损失将只不过是个人职业上的名誉而已。但仁川之战不会失败。仁川之战必将取得胜利。”

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为他们的西点前辈感动了，海军也勉强同意了麦克阿瑟的作战方案。

仁川登陆是一场军事赌博，麦克阿瑟赌赢了。从单纯军事观点来看，这次行动的确显示了麦克阿瑟非凡的军事才能。

仁川登陆后的两个星期，麦克阿瑟飞抵汉城，在成群的记者和数不清的照像机面前，装模作样地宣布把汉城交还给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后者只有感激涕零的份儿，他还记得，二战结束后不久，麦克阿瑟就曾向他保证美国插手朝鲜事务，如果必要的话，便进行军事援助。1949 年，麦克阿瑟再次对他说：“你可以放心，我将像保卫我自己国家的土地那样保卫南朝鲜。”麦克阿瑟没有食言，而且他还要命令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入侵北朝鲜。

1948 年，麦克阿瑟就曾对南朝鲜人说：三八线这个障碍“必须撤除，而且将被撤除。任何东西也阻止不了你们作为自由国家的自由人民去取得最终的统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又对柯林斯、范登堡等军事要员说：“我打算消灭北朝鲜的军队，而不是仅仅把它们赶回去。……我可能占领整个北朝鲜。”对此，西点毕业生们毫无异议，他们对自己作为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毫不掩饰。

10月底，美军的先头部队已抵达中朝界河鸭绿江。此时，隐蔽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最初的进攻，干净利索地消灭了南朝鲜第2军第6步兵师，并重创盖伊少将指挥的美第1骑兵师的第8骑兵团。沃克中将遇到了顽强勇猛的中国斗士，第8集团军被迫后撤，沃克在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承认，遭到敌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新锐部队的伏击和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共部队”。

然而，华盛顿和设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总司令部却认为，“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人会进行公开的干预。少数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是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一个小小步骤或姿态。

为了占领整个朝鲜，全歼朝鲜人民军和进入朝鲜的被认为数量不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阻止可能大规模开进朝鲜的中国军队，麦克阿瑟命令斯特拉特迈耶集中力量轰炸中朝边界地区，炸毁鸭绿江上的铁路桥和公路桥。斯特拉特迈耶自11月8日开始，集中手下的飞机对鸭绿江附近的北朝鲜领土和鸭绿江实施了为期两周的狂轰滥炸。他后来描绘了一次空袭的情形：

攻击开始了，战斗机对整个地区进行扫射，发射火箭并投下凝固汽油弹，弹雨横飞，火光冲天。接着10架超级空中堡垒式飞机向横跨鸭绿江的公路桥和铁路桥以及引桥投下大批1,000磅的烈性炸弹。……其余飞机则专用燃烧弹对鸭绿江东南岸两哩半范围内的建筑物地区进行轰炸，造成一片火海。

斯特拉特迈耶对他的黩武行径如此津津乐道，充分显示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真面目。在他看来，黑压压的布满北朝鲜上空的轰炸机、战斗机和攻击机所发动的空中攻势，可以阻止具有足够力量的增援部队跨过鸭绿江。他的上司麦克阿瑟也认为空袭封锁了战场。然而，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未被斯特拉特迈耶的空中攻势所吓倒或封住，他们轻装前进，昼伏夜出，源源不断地开进北朝鲜。斯特拉特迈耶对北朝鲜的狂轰滥炸，杀死了无数平民，但对中国军队没有造成值得一谈的损失，他们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头痛击美韩军队。

麦克阿瑟相信空中攻势达到了目的，便确定11月24日发动地面攻势，他信心十足地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让联合国军士兵回家过圣诞节。他还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

然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可没有麦克阿瑟那样乐观。战场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已大规模地出现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中。第8集团军总司令沃克中将告诉他的先头部队：“一闻到中国饭菜的味道就撤退。”

进攻开始后的前两天，联合国军只遇到轻微的抵抗。但是从11月27日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强大攻势。没有多久，南朝鲜第2军便被全歼，美第2师遭重创。沃克向东京报告，发起进攻的中国人估计有20万，兵力占绝对优势。这不是一次反击，而是大规模的进攻。沃克知道联合国军应该往回缩手了。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大胆穿插和迂回包抄之下，麦克阿瑟不得不批准联合国军全线后撤。沃克指挥的第8集团军仓皇撤过清川江，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

12月22日，沃尔顿·沃克将军急急忙忙来到第8集团军的普通军官食堂。进餐时他突然谈起二次大战时他推崇备至的乔治·巴顿将军：“一位像



巴顿那样生活的人居然会死于一次交通事故，我认为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饭后，沃克叫来他的吉普车司机前往部队巡视。

沃克乘车时总是急不可待地发令赶路，如果有什么东西降低了他的吉普车的速度，他往往厉声说道：“绕过它前进。”这天，一长串南朝鲜陆军的卡车塞满了道路。他的司机猛然把车子拐到左边，打算越过车队。但是，南朝鲜的一辆卡车开出了车队，朝沃克的吉普车迎面驶来。司机立即刹车；吉普车掉进路边的沟渠里。沃克头部严重受伤，不久身亡。他和他的老上级巴顿一样死于车祸。所不同的是，巴顿死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欧洲，而沃克则死在可耻的侵略朝鲜战争的进程中。

麦克阿瑟对死去的校友赞誉备至，而沃克活着的时候，他却不屑于此，他甚至对沃克的指挥颇为不满。因为沃克有些时候未能按照他的要求发起凌厉攻势，长驱直入，相反却过于谨慎。而沃克对麦克阿瑟也时有微辞，他曾经对东京的总部抱怨说，他的部队是“后娘养的”，兵力和给养往往供不上。当他从朝鲜北部南撤的时候，他对记者们说他肯定会被撤职。他说对了。当时华盛顿和东京的确正在物色比较年轻的将领接替他。他的死使这个问题提前解决了。

· 李奇微用踢人屁股的方法振作士气 ·

12月22日晚，马修·李奇微将军正在美国本土同陆军的老朋友们共进晚餐。餐后的一杯鸡尾酒喝到一半时，乔·柯林斯来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沃尔顿·沃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他必须毫不拖延地前去接替沃克的职务。

12月23日晚，李奇微匆匆登上飞机前往亚洲。他原希望在家中过圣诞节的，但不行。他不忍心把这消息告诉妻子，就请他的校友韦德·海斯利普将军替他打个电话，柯林斯将军问他是否想要参谋人员陪同。

“不，我一个人走。这是圣诞节，就是光棍汉也会有他的安排，”李奇微答道。

这一年12月，马修·李奇微55岁，在美国陆军中已度过了大半生。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国空降兵的师长、军长，指挥过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战役，声名鹊起。他是一位治军严格的进攻型将领，他可以给一名师长授勋嘉奖其勇敢，然后又把他叫到一旁狠狠训斥其推进不够神速。“一个爱踢人屁股的人”，一个部属这样谈起他，“你可能拯救了该死的整个师，而且受到感激，但是你得确保把你的铜扣子擦得亮亮的。”

战后，五角大楼使李奇微成了一名军事外交家，先是委派他在联合国军事顾问委员会任职，然后出任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主席，后来任加勒比地区司令官。1949年，他被召回五角大楼任陆军副参谋长。不久，李奇微就在陆军系统中被公认为未来的参谋长。

李奇微还是一位雷厉风行、直言不讳的人。当联合国军从朝鲜北部向南败退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麦克阿瑟在横贯朝鲜半岛腰部的防御阵地上集结部队作战，而麦克阿瑟却以这样的防线太单薄，同时补给又十分复杂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命令麾下各军撤向可以最有效地保护自己的任何地方。

麦克阿瑟的回答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三军参谋部及其它军政机关的要员们又举行了一次高级会议，进行讨论。身为陆军副参谋长的李奇微对会议无休止的讨论和犹豫不决感到愤怒，他要求发言，他说：“我感到我们已在辩论上花了他妈的太多的时间了，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为了战场上的士兵，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为了上帝，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对于那些士兵的

生命，我们应该向上帝负责，让我们停止空谈采取行动吧。”

坐在宽大的会议桌周围的 20 个人和沿墙坐在后排的另外 20 个人对李奇微的唯一回答是彻底的沉默。

会散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李奇微凑到曾在西点当过他的学生的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面前问道：“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范登堡摇了摇头说。

“谁不服从命令你们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么，怎么不行？”李奇微大声质问。

范登堡当时的面部表情令李奇微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李奇微，二话没说就走开了。

李奇微知道，麦克阿瑟在战后作为击败日本法西斯的英雄已被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不要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是身为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美国总统，对麦克阿瑟也不能随便指手划脚，更何况解职了。

李奇微对麦克阿瑟是熟悉的。20 年代他在西点当体育教官时，麦克阿瑟正当校长。如今，李奇微再次成为麦克阿瑟的下属。

12 月 26 日，李奇微在东京会晤了麦克阿瑟，两人详细地讨论了朝鲜战局。麦克阿瑟特别提醒李奇微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

最后，麦克阿瑟对李奇微说：“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第 8 集团军是属于你的，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李奇微带着麦克阿瑟的信任和战场上较多的自主权来到前线，他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势下，联合国军正处在一片恐慌和沮丧之中，他所能做的只是组织部队更有秩序地向南逃窜。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作了如下报道：

“朝鲜人民看到，当共产党撤退时，他们的房屋、学校完好无损，丝毫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而武器精良的美军逃命时，却把城市夷为平地，留下一片焦土。对比之下，共产党人即使是在退却时，道义上已经取得了胜利。”空军在为非作歹上也不甘落后，“第 452 轰炸机联队的 B—26 型轻轰炸机的机组人员报告说，今天在咸兴域已难以找到轰炸的目标了，因为我们几乎已经把什么都烧光

李奇微执行的焦土政策使千百万朝鲜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缺水断粮，嗷嗷待哺。历史将会永远记下这个西点毕业生在朝鲜战场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穷凶极恶的李奇微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扶拳打击下，甚至提出动用毒气。他的上司麦克阿瑟还有点良心，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鉴于朝鲜战局的发展，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提出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联合国军撤出整个朝鲜半岛，把这个烧焦了的国家留给共产党人；二是增派兵力，扩大战争，把共产党人赶出朝鲜半岛。当然，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第一个方案的。当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他，如果美军被赶回釜山的话，就将下令撤离朝鲜半岛时，他立刻提出了一连串可供选择的战略：一、封锁中国沿海；二、通过海空攻击，炸毁中国的军事工业；三、

以国民党军队增援朝鲜；四、让国民党军队进犯中国大陆以牵制中国兵力。

美国驻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司令、西点 1928 届毕业生埃米特·奥唐奈少将走得更远，他想用原子弹轰炸中国。他狂妄地叫嚣：“鞭子抽到他们，他们就会觉得痛了。”

所有这一切连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接受不了。

1951 年 1 月 15 日，柯林斯和范登堡在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三位西点人共同商讨了战局。会后，柯林斯宣布：“就当前局势而言，我们将继续留下战斗。”按照他的命令，李奇微停止退却，掉过头来面对中国人。

15 日这一天还发布了另一道命令，撤销奥唐奈的职务，把他打发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他的职务由其副手和西点同班同学詹姆斯·布里格斯准将继任。年底，布里格斯也被罢官免职，到加利福尼亚去见他的老首长了。

为了把侵略战争继续下去，前线的李奇微正使尽浑身解数重振侵略军的士气，他认为第 8 集团军在过去的几周中，从肉体到心理都遭受了深痛的磨难。他在写给柯林斯的信中说：

这里确定无疑地有一种紧张不安、大难将临、动荡不定的气氛，一种惊恐未定的精神状态。……我很清楚，我们的部队业已丧失信心。从他们的眼神、步态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完全缺乏那种在士气高昂的部队身上可以发现的那种警觉性和进取精神。

李奇微以最纯粹的老陆军的方式，用踢人屁股的方法来振作部队的士气，他自己截停后退卡车的车队，然后在宪兵的卡宾枪协助下，命令他们返回前线；他把部队数十人一伙，数百人一帮地召集在一起训话，对他们说，如果他们的先烈知道了他们在战斗中的不良表现，定会在坟墓中气得打滚。在战斗时刻，他希望师指挥官们和他们的先头营在一起，军指挥官们和战斗最激烈的团在一起。如果他们有文字工作要做，可以在晚上再做。在白天，枪炮大作之处才是他们应去的地方。

“我不希望任何军官接到行动的电报后还坐在那里，抽着香烟思考，也许还踱上几步。我希望他拿起电话，或者帽子，去执行要求他完成的任务。”

他要求所有部队激发起进攻精神，“最严厉地惩罚和最大限度地迟滞共产党的任何前进”，他疯狂地叫嚣要“把赤色中国血洗成白色”。

他命令军官们每隔几天就要深入战地。“任何想象都不能代替实地考察行动，”他说。他自己则和他的飞机驾驶员迈克·林奇飞遍了整个战线，他们在稻田田埂上降落，或者俯冲飞进小城镇在平坦的街道上着陆。“李奇微将军在与战斗相关的地方，就想是一只呆在发烫的铁皮屋顶上的猫。他总想身临其境”。林奇叙述说。

为了尽快恢复侵略军的战斗信心和士气，让他们更积极主动地充当战争的炮灰，李奇微毫不手软地将那些他认为不称职或软弱的军官撤职，包括将级军官。他的校友约翰·丘奇、霍伯特·盖伊、威廉·基恩等人，统统被解除了指挥权。新任命的师长们都是 49 岁至 51 岁的少将。

士兵和军官们还很快发现李奇微是一个在军人风纪方面一丝不苟的人。他会叫住一名海军陆战队的无线电通讯兵，此人因为背负通讯器材而不能俯身系好战斗靴上松散的鞋带，而李奇微就亲自替他系好。他要让他的士兵穿戴整齐地去送死。

李奇微不但注意整个军队的仪表，而且也十分懂得塑造自己的形象。他

很清楚，这要通过战地记者的笔来完成，因此他对新闻记者恩礼有加。这和他的前任沃克将军不同，对沃克来说，记者都是些令人生厌的家伙。他觉得新闻界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荣耀：他的釜山防御战是那么激烈而残酷，最后却完全被麦克阿瑟惹人注目的仁川登陆夺去了光彩。沃克虽然不骂记者，但是对他们置之不理。然而李奇微同新闻界的关系却搞得相当融洽。

不久，新闻界的报道便使李奇微成了风云人物，一提到他美国人的头脑中便浮现出这样的形象：一位相貌堂堂、表情严峻的将军，身穿一件佩带手榴弹的马甲，腰挎一支手枪，头戴一顶引人注目的毛边帽子，翻起的领子上佩着三颗将星和伞兵徽章。对他们来说，李奇微成了勇猛对敌、严格治军而又知人善任的“能干将军”，尽管有些人暗自嘲笑李奇微在马甲上挂手榴弹的做作。

1月25日，李奇微从汉江南岸发动了北进攻势。凭借精良的武器和空中优势，在付出几万人的惨重代价后，李奇微于3月底回到了三八线。

此时，杜鲁门政府从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出发，决定把战局稳定在三八线以后，即寻求谈判停战，但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授权李奇微再次越过三八线发动进攻，同时又一次明确提出欧亚并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去的主张。西点老毕业生有点过于飞扬跋扈、倚老卖老了。

麦克阿瑟的主张被人公开后，正在寻求结束战争的杜鲁门十分恼火，他再也不能容忍了。4月11日，麦克阿瑟被免职。

实际上，杜鲁门自1945年就任总统后就不喜欢麦克阿瑟，他在私人日记里称麦克阿瑟是“虚荣自大、高官厚禄的五星麦克阿瑟先生”，他写到：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得把这个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放在关键岗位上。我真他妈的不明白，罗斯福为什么不把温赖特调回国（1942年时在科雷吉多尔），让麦克阿瑟去当烈士呢？如果我们得到的是温赖特，那将是一名真正的将军和战士，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一名话剧演员式的骗子。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造就出像罗伯特·E·李、约翰·J·潘兴、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这样伟大人物的国家，竟也造出了像卡斯特、巴顿和麦克阿瑟这一类人物。

如今，杜鲁门终于有机会把他的“讨厌鬼”从“关键岗位上”撤下来了。当消息传到东京时，麦克阿瑟正在驻日大使馆的官邸里招待客人进午餐。他的妻子琼低声告诉了他被解职的命令，麦克阿瑟的面部表情一下子呆滞了。他像石雕一样地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他的妻子，用一种温柔的、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琼，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午餐继续进行，71岁高龄的麦克阿瑟自始至终在外表上保持着镇静。

接替麦克阿瑟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联合国军司令的是马修·李奇微。那天早些时候，李奇微从朝鲜飞来东京，到美国大使馆看望了麦克阿瑟。他对这位一起共事的老上级是非常熟悉的，对他的评价也颇耐人寻味。

李奇微认为，麦克阿瑟“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一位伟大的军事政治家”，“我有幸认识的少数天才之一”，他那非凡的领导才能，“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还有他那强烈的个性“我一直深表敬佩”。

然而，李奇微也深知麦克阿瑟的弱点：“他那略为夸大其词和自吹自擂的恶习”和“把子虚乌有之事归功于己”的癖好。

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登陆作战时和重大进攻行动时，俨然以现场指挥官的架势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刚愎自用的性格，使他有时不顾常理而一意孤行。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最终导致他走向抗命不从。

总的说来，李奇微对他的老上级是既怀敬意又有保留的，而他的“保留”是经过亲身体会得出的。

在李奇微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最初几个星期，由于战况不妙，麦克阿瑟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保持着沉默，他甚至下令由第8集团军司令部来发布新闻公报，而不是由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当李奇微于1月下旬发动北进攻势时，麦克阿瑟对新闻界的兴趣死灰复燃。他情不自禁地要以胜利来为自己增光，尤其是当他能够掠他人之美的时候。

2月间的一件事使李奇微深刻地理解了他这位上级卑鄙龌龊的虚荣心。2月18日，李奇微草拟了一份称为“屠夫行动”的进攻计划。2月20日，进攻的前一天，麦克阿瑟飞到朝鲜并公开对记者说：“我刚下令恢复进攻”。

这一宣告对李奇微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它不仅告诉共产党人，第8集团军就要开始行动；它还暗示这一行动是麦克阿瑟个人构想出来的。在李奇微看来，“这一意思很清楚：他刚从东京飞来，他审时度势，他同幕僚们商讨，然后他下令第8集团军进攻。”实际上压根就没有这回事。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他在东京的参谋部都同这次战役毫无关系。

李奇微虽然一肚子不满，但他不敢得罪上司。为了保持总司令“光彩夺目的公众形象”，每当一次重大攻势发起之前，麦克阿瑟就视察进攻部队，并象征性地打响出发的枪声，这一举动对其部队的士气不无好处，然而也给作战的另一方提供了价值连城的情报，这是在拿为他而战的士兵生命开玩笑。李奇微再也忍不住了，他在一封措辞谨慎的电报中，请求麦克阿瑟出于安全的原因放弃在其它战役前夕视察前线的作法。麦克阿瑟很聪明，他知道部下对他的过分虚荣提抗议了，战争还要靠李奇微打下去，他同意将不再亲临各次战役。

一生爱出风头，喜欢被人簇拥和颂扬的麦克阿瑟却在军人生涯的晚年，落了个被解职的下场，结局太不圆满。对此，他将作何反应呢？当李奇微踏入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的办公室时，在他心里萦绕着的就是这样一种好奇心。

麦克阿瑟“以非常谦恭的态度接见了李奇微，”李奇微叙述说，“他完全保持着以往的神态——镇定自若，平静，稳健，乐于帮助他的继任者。他几次谈到他被突然解职的事实，但他的语调中没有流露出丝毫苦恼和愤怒。”

4月16日，麦克阿瑟启程回国。前往机场的汽车队像是去参加国葬，肃穆而庄严。在场的每一名美国士兵、水手、飞行员及日本警察都肃立在各条街道旁。在仪仗队后面，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站成四、五排，准备最后再看一眼这位打败然后再重建日本的历史名将，他现在像他们的天皇一样名誉扫地。

在机场上，麦克阿瑟同李奇微、斯特拉特迈那等西点或非西点出身的高级官员一一告别。他特别握着李奇微的手说：“我希望当你离开东京时，你会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如果我被允许选择我本人的继任者的话，我本来也会选上你的。”李奇微对麦克阿瑟给予的抬举自然感激万分。

麦克阿瑟走了，李奇微当上了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他的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则由其西点校友詹姆斯·范佛里特接任。

范佛里特到达前线后，决心把李奇微的进攻继续下去。4月22日，他遭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击，仓皇后撤。在接下来的整个5月份中，双方攻防互有胜负，进进退退，到6月中旬，三八线上的这条战线就稳定下来了。

7月10日，交战双方在开城举行谈判。谈判开始不久，李奇微选派的代表便以海空军优势要在陆地分界线上得到补偿的强盗逻辑，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三八线以北，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拒绝后，美方终止谈判，狂妄地发出“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的叫嚣。

从8月中下旬开始到10月下旬，李奇微命令范佛里特发动了“有限目的”的夏、秋攻势。实际上，范佛里特的侵略行径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当7月10日谈判开始时，他就肆无忌惮地不停地向中朝军队的阵地发动进攻，他的逻辑是：“第8集团军保持积极主动的进攻态势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防止因停滞不前而产生的疲软现象。我不能允许我的部队软化和停滞不前。……美军正在接受新的训练，逐步学会作战的本领。”不幸的是，这种实战训练是要死人的。当夏季和秋季攻势结束时，范佛里特以死伤16.8万官兵的代价，占领了仅646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要不是傻子就能明白，这得不偿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对其西点校友们的战绩的评价颇为公正，他说：“李奇微用这种战法，至少要用20年才能打到鸭绿江，”

10月25日，美方代表被迫重新坐下来与中朝代表谈判。11月23日，接受了中朝方面提出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为了配合谈判，李奇微仰仗其空中优势发动了目的在于摧毁中朝军队交通运输线和军事设施的所谓“绞杀战”——空中封锁战役。“绞杀战”持续了一年左右，虽然给中朝方面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并没有阻止中朝军队物资和兵源的供应，李奇微不得不承认，空中封锁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敌人还是在继续增强着自己的力量。”

在地面战场上，交战双方不断发生力争夺某一阵地、某一地点的小规模战斗，有的战斗还十分激烈。范佛里特是一个好战的侵略者，他总想发动进攻。他曾向李奇微提交过若干份有限目标的进攻计划，但都被他的校友搁置起来。李奇微给他的指令是，允许他沿着战线的总走向夺取有利地形，但作战行动仅限于夺取对方的警戒阵地而且投入的兵力至多不得超过一个师，李奇微不想在停战之前为了某块小小的土地而让他的士兵去白白送死。

由于交战双方都占领了成纵深配置的坚固防御阵地。哪一方都不愿发动全面进攻。因而，李奇微和范佛里特开始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扩建、训练和装备南朝鲜军队。尤其是范佛里特，他把作战的热情转移到对南朝鲜军队的紧张训练上，他要让他们变成在战场上起码能抵挡一阵的战士，而不是看到中国人便吓得屁滚尿流的草包。这样，他就可以把他们更多地送上前线，让他们代替宗主国的士兵流血、丧生。

· 艾森豪威尔要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 ·

1952年5月，二次大战中意大利战场上的美国统帅西点人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出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则前往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任北大西洋公约盟军总司令。这大概是杜鲁门总统对李奇微在侵略朝鲜战争中的“功绩”的褒奖。

克拉克走马上任后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和监督停战谈判；以最小的伤亡保持住目前相持中的战线；准备总攻行动。这最后一项任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克拉克很清楚。但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时常嚷上几句。

克拉克任职期间最令他头痛的工作是同顽固的不大听话的韩国总统李承晚打交道。停战谈判开始后，李承晚就不断节外生枝，提出连美国人都觉得苛刻的条件，甚至威胁韩国军队要单独越过三八线北进，或者从联合国军的防御线上撤下来。有一段时间，克拉克甚至制定了武装扣压和监禁李承晚，另换新傀儡的计划。幸亏李承晚还算聪明，只是恫吓一通，并不敢来真的。

1952年8月，交战双方除战俘问题外达成停战草案协议。在战俘问题上，美方提出自愿遣返主张；中朝方面则坚持所有战俘一律遣返的原则。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10月中旬，克拉克命令范佛里特发起“金化攻势”，结果再次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痛击，在战斗最激烈的上甘岭，范佛里特损失了2万5千余人。穷凶极恶的范佛里特迁怒于他的上司对其进攻行动的诸多限制，他坚持认为他因受压制而丢掉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他经常表示不快，因而与克拉克的关系愈来愈僵。当1952年行将结束时，四星上将范佛里特厌倦了，提出退休申请。1953年2月，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奉命接替范佛里特出任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的副手是西点1923届毕业生布鲁斯·克拉克将军。布鲁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第7装甲师师长，在著名的阿登战役期间，他率部守卫德军西进必经的咽喉要道——圣维特。残酷的战斗让他7天没有合眼。在朝鲜战场上，他又一次遇到了顽强善战的对手。他和泰勒的任务很明确，在停战谈判结束前保卫住目前的战线。

此时，美国本土的白宫已经易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艾森豪威尔当上了合众国总统。战后，这位西点人先后出任过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北大西洋公约盟军总司令等职务。当年，他从战火散尽的欧洲战场回国时，杜鲁门面对这位声名值赫的将军，说道：“我将送给您一件宝贵的礼物，那就是我的总统宝座。”

“总统先生，我对此毫无兴趣。”艾克神情庄重地回答。

然而，几年过后，时移境迁，对总统一职毫无兴趣的艾克，决心要坐上总统的金交椅。他成功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当选为美国总统。有趣的是，艾克的老上级、老校友、被罢职免官的麦克阿瑟在总统竞选中也闲不着，当然不是自己当候选人（虽然很多人要求他这样），也不是支持艾克，而是支持艾克的竞争对手。

在麦克阿瑟看来，艾森豪威尔同杜鲁门一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欧洲派”，他一点也不欣赏他们的战略观点。然而，麦克阿瑟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本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已经接近黄昏了。当他被杜鲁门罢官回家的时候，是他最后一次出风头了。当时，成千上万的华盛顿市民站在人行道上，像迎接就职日的当选总统一样欢呼他的到来，4月19日，他应邀发表电视演讲。据美国人说，“那天等待观看电视的观众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态，想看看这位神话式的人物到底会说些什么。

麦克阿瑟身着军装、肩佩五颗将星开始了表演。李奇微曾说过：“麦克阿瑟是位了不起的演员，具有演员演戏的天资——在语气上和姿态上都可以这样说。”确实，麦克阿瑟很会表演，他的演讲抓住了听众们的心，精彩的结尾甚至令许多人为之热泪盈眶：

我就要结束我 52 年的戎马生涯了。当在本世纪开始之前参加陆军时，我孩童时期的全部希望和梦想便实现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进行虔诚的宣誓以来，世界已经几度天翻地覆，希望和梦想从那以后就已经泯灭了。但我仍然记得那时军营中最流行的一首歌谣中的两句，歌中自豪地唱道：“老兵们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慢慢地消逝。”

像那首歌中的老兵一样，我现在结束了我的军事生涯，开始消逝。

麦克阿瑟说得一点也不错，从那以后他的确在渐渐地从美国人的心目中消逝，以至他在总统竞选中的活动并没有给艾克造成大的威胁。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有一个响亮的口号，那就是尽早体面地结束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了的朝鲜战争。所以，他一当选，便马上秘密访问了南朝鲜。他会晤了他的西点校友马克·克拉克、马克斯韦尔·泰勒，会晤了韩国总统李承晚，还有其他军政要员，克拉克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多次交谈中很快就清楚了，他将谋求一个体面的停战。”

1953 年 2 月 22 日，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先议病伤战俘的遣返问题，谈判于 4 月 26 日恢复。为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尽早实现全面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 5 月中旬至 7 月下旬发动了以南朝鲜军队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夏季攻势。

中朝军队的凌厉攻势，让第 8 集团军司令泰勒将军着实惊恐和忙碌了一阵。他无法完成以最小伤亡保卫住“目前战线”的任务，不得不后撤，同时请求克拉克从日本急调援军入朝。幸亏中朝军队在收复了 240 平方公里的土地后停止了进攻，不然泰勒这位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降兵英雄也许会在朝鲜落个兵败名裂的下场。

7 月 27 日，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结束了。美国没有赢得这场战争，西点人没有打胜这场战争。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是一场侵略战争，结局只有一个——失败。

然而，某些侵略成性的西点人可不这样看，他们总觉得是可恶的政治妨碍了他们取胜，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在自己的军事生涯里添上“战胜”两个字，成千上万的士兵生命和无以计数的百姓灾难，是可以视而不见的。结束一场不分胜负或者失败了的战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都令他们遗憾和不快。

停战协议签字后，马克·克拉克对记者说：“在这一刻我快乐不起来。”

退役的范佛里特总结道：“朝鲜战争是件好事，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总得打一场这样的战争。”为了让这种思想长期存在下去，西点人给南朝鲜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一所军事学校。这所学校学制 4 年，课程设置完全以西点为模式。



## 二 “看到的只有死亡”

时间：1963年12月。

地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雷格堡第18空降军司令部。

军长威斯特摩兰拿起铃声响起的电话，对方是美国陆军参谋长、西点1932届毕业生厄尔·惠勒将军，他要求威斯特摩兰立即来华盛顿一趟。第二天上午，威斯特摩兰迈进五角大楼惠勒将军的办公室，得悉他要前往越南担任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保罗·哈金斯将军的副手，并且要尽快赴任。

临行前，威斯特摩兰应邀前往西点军校作了一次演讲，接着去拜访了80多岁的老将军麦克阿瑟，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麦克阿瑟在讲。谈话内容涉及到东南亚的形势、有关人物和如何对付东方人等等。

“威斯特摩兰，我知道你是懂得的，你的新职务前程万里，可也艰险万分。”麦克阿瑟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讲了这番话。

麦克阿瑟知道亚洲的共产党人不好对付，他在朝鲜已经领教过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越南比朝鲜更令他们头痛和丢脸。

·西点人把美国拖入越战的泥潭·

自从1955年美国从法国手中接过南越后，他们便开始在这里设立军事基地，支持西贡傀儡政权，组建、装备和训练所谓“国民军”。

随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北越对它的支持日益加强，美国开始越来越深地卷入到越南内战中去。1961年春，美国向南越派遣了数百名反游击战专家和“特种使命部队”——代号为“绿色贝雷帽”。到年底，越南南方已有3200名美国军人。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成立，西点1929届毕业生保罗·哈金斯上将出任司令，负责军事政策、军事行动和援助越南军队的工作。

哈金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当过巴顿的参谋长和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他来到越南后，美国的军事和情报顾问也源源抵达。到1962年底，超过了9000人，至1964年，美国的军事人员已达2.2万人。哈金斯充分利用他手下的顾问和新式军事装备（特别是直升飞机和装甲运兵车），加紧训练和扩充南越军队，镇压越南人民的反抗。

1963年1月，惠勒上将巡察了南越，他对其西点校友的卖力工作颇感满意。哈金森本人也充满了信心。他曾对美国国防部长夸下海口：6个月的时间就能平定这个国家“如果我授权指挥越南人，我们可以马上扭转局势。”他的牛皮吹得连威斯特摩兰都感到吃惊。实际上，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示威游行，还是武装斗争，越南人民反殖反霸的斗争此起彼伏，防不胜防。

1964年1月，威斯特摩兰抵达南越时，形势就是这样明摆着。当他驱车进入西贡市区时，他发现这个大街小巷绿树成荫的都市，明显地带有法国人留给它的那种巴黎气氛。身材苗条、头发乌黑的妇女，端庄动人，富有魅力的旗袍迎风飘摆，这一切让威斯特摩兰陶醉异常；但他同时也看到了与此极不协调的另一番景色，那就是布满墙头的铁丝网、一处又一处的碉堡和全副武装的士兵。不久，威斯特摩兰又发现了另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虽然越共的“叛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可是西贡的军事要员们的生活却“懒散的出奇”。哈金斯将军在聚会上时常兴致很高地引用英国著名诗人吉卜林的名句：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还有那阴沉的铭文：  
“ 这里躺着一个傻瓜，  
他曾想夺取东方。 ”

南越人干脆在周末和假日停止作战或者对战争置之不理，平时午睡时间也很长。这在威斯特摩兰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6月，威斯特摩兰接替哈金斯任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司令。7月，他的老朋友、老上级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出任美国驻南越大使，负责领导美国在越南的所有政治和军事行动。

泰勒上将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出任过短期的美国远东军司令之职，1955年回国接替其老上级李奇微出任陆军参谋长。李奇微是个“猛张飞”式的人物，在其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盟军总司令职务

期间，他不断地向盟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履行未尽的义务。李奇微想用简单直率的方式解决长期拖延下来的需要通过复杂的外交谈判才能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令美国及其盟国都很尴尬。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赶紧把这位校友调回美国，并升任陆军参谋长。

这样一来，李奇微和美国的盟国都感到满意。1955年6月，李奇微退休。艾森豪威尔又选了另一位西点人——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出任陆军参谋长。泰勒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59年。1961年，他作为肯尼迪总统的军事代表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南越考察，最后提出一份报告，主张美国加强对西贡政权的援助，并建议派遣一支后勤特遣部队，以便必要时为南越提供军事或救灾支援，并为尔后美国军队可能开进时作好后勤准备。泰勒的建议基本上被白宫采纳并很快付诸实施。

1962年，泰勒接替其西点校友兰尼兹尔上将出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继续参与美国对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两年后，他又一次来到西贡，出任美国驻南越大使，具体领导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和侵略行为。

泰勒在为期一年的大使任内，不遗余力地企图扶植一个稳定的南越傀儡政权；狂热地支持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行动；力主美国进一步加强对南越的军事援助，坚决镇压越南共产党人的反抗。然而，美国卵翼下的南越军政要人们的勇于内争精神以及由此引起的频繁政变，却让泰勒大失所望；而越南人民愈演愈烈的民族反抗斗争和北越共产党人无畏强暴的大无畏气概，又令泰勒焦虑难安。

1965年7月，愁眉不展的泰勒卸任回国。迎接他的是一群又一群的反战示威者，他们把大把的传单扔向泰勒，上面的杰作——“战犯泰勒”的狰狞漫画像肯定令他极不舒服。示威者堵住了泰勒将要下榻的饭店的进出口。警察和饭店经理及其属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人群中分开一条路，保护着泰勒走向大厅的电梯。但是，示威者已经提前占据了楼底所有的电梯间。泰勒一行人只好狼狈地逃向经理办公室，示威的青年男女则在后面紧追不舍，逃进办公室的人刚刚把门锁上，“咚咚”的敲门声便震耳欲聋地响起。泰勒惊恐地望着那扇因遭受猛烈敲打而颤抖不已的门，心提到了嗓子眼。幸亏门被推倒的悲剧没有发生，否则在越南时常遇到险情的泰勒将军又会经历一场恶梦。

虽然泰勒深知美国民众中蕴含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并且亲身领教过这种情绪激起的汹涌浪潮，然而他却违背人民的意愿继续为美国政府的侵越行动出谋划策，直至赋闲在家。

泰勒走后，留在越南的威斯特摩兰则继续将美国拖入越来越深的战争泥沼里。1965年，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开始进入越南。此后，在威斯特摩兰不断的增兵要求下，美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入越南。到1968年，美军官兵已超过55万人，另外还有美国盟国的部队6.9万人。按照威斯特摩兰的胃口，这些兵力仍然远远不够，甚至构不成“最低基本力量”。但是，美国政府不能无视美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民族的反战态度。

威斯特摩兰把他统帅的美军和盟国部队编成两个野战兵团，让他们和西贡军队一起“围剿”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1967年至1968年，美国对越南的武装干涉达到了顶峰。在南越，威斯特摩兰组织实施了15至25次战役，每次战役动用的部队从3万到10万人不等，并攻占了南越爱国力量的许多根据地。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对北越开始全面系统的轰炸，以破坏其军事经济潜力，迫使其停止对南越爱国力量的支援。

威斯特摩兰在越南战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侵略军总头目的角色。在他的麾下，有许多西点人充当着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鹰犬。

威斯特摩兰的第一任副司令是曾在西点担任过学员队司令，并积极协助戴维森校长进行改革的约翰·思罗克莫顿中将。威斯特摩兰任101空降师师长期间，他当副师长。威斯特摩兰对这位老搭档是满意的。遗憾的是，思罗克莫顿就任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副司令职务仅几个月，就被一个失手的铁饼打伤，他的老上级不得不勉强同意他回国做外科手术。接替他的是威斯特摩兰的西点同班同学约翰·海因吉斯中将。海因吉斯精通小部队战术，越南正是他的用武之地。后来，威斯特摩兰的另一位西点同窗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又接替海因吉斯当上了副司令。

威斯特摩兰的情报处长是西点1939届毕业生约瑟夫·麦克里斯琴。他的第1集团军司令则是他的西点同班学友杰克·西曼中将。西曼的部队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把无数的越南村庄夷为平地。轰动世界的“梅莱大屠杀”就发生在他属下的亚美利加师第11步兵旅身上。后来出任西点军校校长的塞缪尔·科斯特准将，当时正任亚美利加师师长，由于被控对“梅莱大屠杀”负有罪责，他被迫辞去刚刚就任不久的西点军校校长之职。杰克·西曼受命对“梅莱大屠杀”进行调查。西曼所作的结论是，除第11步兵旅旅长之外，对其他任何军官判处玩忽职守的罪名证据都是不足的。实际上，最后军法审判的结果，连这位旅长都被宣判为无罪，唯一受到惩罚的是一名中尉。

·“一步步我走向死亡”·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颇负盛名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儿子小约瑟夫·史迪威准将也参加了越南战争，人们都称他为“小乔”。小乔继承了他父亲那种尖刻和火爆的性格。他负责指挥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中的陆军部分，称美国陆军支援司令部。他最快活的事莫过于在直升飞机里当机枪射手、驾驶员或自由跳伞。他可不管作为一名高级军官做这些事合适不合适。

小乔是从来不让人的，颇有唯我独尊的味道。有一次，威斯特摩兰视察他属下一支部队的营房时，吃惊地发现有个连的布告板挂在钉着妖艳女人照片的墙上。

“中尉，你要不要你的士兵读这布告板上的东西？”威斯特摩兰沉下脸

问该连连长。

“是的，长官！”连长立正回答。

威斯特摩兰训斥道，这种摆法是不会让士兵好好地看布告的，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照片吸引走了。“这样做会有人反对的。”

“的确，您说的对，”小乔突然插嘴。“我从来没有那样想到过。我们要在这个部队里搞个民意测验，如果发现有人反对，我们就把他调走。”

后来，小乔在美国一次跳伞中多处骨折，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出院后还是去跳伞。1966年，他乘一架老式飞机飞越太平洋，结果飞机失踪，再也没有找到。威斯特摩兰怀疑飞机是他驾驶的。

在越南战场上，还有一位美国名将之子，他就是乔治·巴顿将军的儿子，西点毕业生小乔治·S·巴顿（三世）上校。巴顿上校的个性很像他那大名鼎鼎的父亲，好斗且满嘴粗话。他在越南负责指挥装备“巴顿”重型坦克的第11装甲团，该团以“黑马”著称。1968年，巴顿上校寄给亲友们的圣诞节贺卡上赫然印着被肢解的越南人的尸体，其下是一行题字：“和平降临大地。乔治·S·巴顿 上校及夫人。”这种对战争和屠杀的露骨颂扬引起舆论大哗，军方不得不下令巴顿停发他的贺卡“杰作”。

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儿子、西点毕业生托马斯·泰勒作为一名上尉，也跟随他父亲曾经指挥过的101空降师来到越南，为侵略战争出力。遗憾的是他的职位较低、发挥不了引人注目的作用，与那些身为高级军官的西点校友相比他在侵略战争中的贡献微乎其微。那些人中包括西点1934届毕业生、第二野战部队司令乔纳森·西曼中将；第一军区司令、西点1944届毕业生约翰·库什曼准将；第9步兵师师长，后升任第二野战部队司令、西点1933届毕业生朱利安·尤厄尔中将；第9步兵师副师长、后接替塞缪尔·科斯特出任西点军校校长的威廉·诺尔顿少将；第5特种部队大队指挥官、西点1946届毕业生罗伯特·雷奥尔特上校；第1骑兵师师长、西点1945届毕业生乔治·凯西少将；美军精锐第173空降旅旅长、西点1942届毕业生约翰·巴恩斯准将及其副手、西点1950届毕业生罗斯·富兰克林上校，等等。其中，朱利安·尤厄尔中将的“功绩”特别值得一表。

尤厄尔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位作战勇敢的空降兵营长、团长，战后担任过西点军校学员队司令，在越南战场上，他任美军第9步兵师师长期间，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烜赫一时，尽人皆知。据说他的师每天歼敌100人以上。但是，他的部下和校友、西点1964届毕业生格雷格·海沃德上尉却揭露说：

“尤厄尔将军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歼敌数字，但其根据完全是谎报。这一事实全师官兵谁都知道。他声称他的狙击手们在晚上利用红外线望远镜进行瞄准，百发百中，杀伤600公尺以外的敌人——而这是不可能的。尤厄尔将军能越过好几名军官，被提升为第二野战部队司令，很大原因应归功于他的歼敌人数。他喜欢用桶里杀鱼这个说法，并用他来描绘几次作战行动。我亲耳听过他吹牛皮，说桶里杀鱼。”

尤厄尔任师长时干得不错，现在他可以指挥更多的部队了。他的另一位部下和校友、西点1966届毕业生罗恩·巴特克上尉是这样形容尤厄尔中将召集的第一次指挥官会议的：

“他把师长、旅长和营长全部召集起来。当时我代表我们的营长。他用了30分钟的时间来讲解他成功的方式。他一开始就说他的师原来每月只歼灭

2000 小杂种，而他们却有 4000 人渗透过来，结果，到那个月底，他便要求每月要杀 4000 名小杂种，到了下个月底，他便要求 6000 了。这样一来，他手下指挥官们受到的压力就大了。这种强求庞大歼敌数字的作法必然使虚报成为合法的。尤厄尔将军一个月接一个月地给他的师长们规定歼敌指标，一层层往下压，由师压到旅，旅压到营。当我向营长汇报这次会议的结果时，我不得不告诉他到那个月月底，我们必须歼敌 50 名。……可是那个月我们一次也没有同敌人进行过大的交火，我们真实的歼敌人数是 3 名，但却要我报 50 名，我就照报了。”

尤厄尔和他的下属都是西点毕业生，他们不会忘记母校的荣誉准则：“学员决不撒谎、欺骗或偷盗，也决不允许其他人这样做。”他们虽然已经不是学员了，但是母校曾要求他们自觉地把这种荣誉观念带到美国陆军中去，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战场上的西点人是恨不得把越南民族爱国力量杀个一干二净的，战场外的许多西点人也抱有同样的企图。接替泰勒将军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厄尔·惠勒将军和他的西点校友、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将军、空军参谋长约翰·麦康奈尔将军一起，竭尽全力支持威斯特摩兰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威斯特摩兰的西点同班学友、军事空运司令部司令豪厄尔·埃斯蒂斯，则源源不断地把美军官兵和武器装备送给前线的西点同学，让他们去屠杀越南人民。另一位西点人，1929 年毕业的纳尔逊·林德少将，作为陆军兵器司令部司令，则把威斯特摩兰认为性能很好的 M—16 型步枪，一批又一批地送往越南，充作美军士兵的主要武器。为此，林德同科尔特工业公司签订了几百万美元的合同。后来林德退出现役、告老还乡，当上了科尔特工业公司董事长的“行政顾问”，年薪 2 万美元。

然而，越南的民族爱国力量是赶不尽杀不绝的。他们前赴后继，越战越勇，令美国侵略者尝尽了战争的苦头。

1968 年 7 月，威斯特摩兰回到美国接替他的校友哈罗德·约翰逊出任陆军参谋长。这是美国政府对他在越南战争中功绩的最高奖赏。但是，美国人民却把他看成是侵略战争的总头目，屠杀千百万越南民众的刽子手，把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送上屠宰场的屠夫。到处都在举行反战的集会示威，到处都在散发揭露战争罪行的传单、标语，到处都在焚烧威斯特摩兰的画像。对此，威斯特摩兰一清二楚。他的父亲曾在死前写给他一封信，其中说：“如果我把公众舆论估量一下，我想，我们的国家本应命令你们全都回来，让那个国家去它的吧。”

威斯特摩兰自己在许多场合也屡屡碰到反战民众的当面诘问、抗议、戏弄和追赶。有一次他受到石块的送行；有一次则遇到大声的嘲笑和咒骂；还有一次被一个激动的青年宣判为疯子。尽管如此，威斯特摩兰仍然违背人民的意愿，顽固地坚持其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

威斯特摩兰回国后，他在越南的职务由其副手艾布拉姆斯中将接任。他采用了以小股兵力进行搜索围剿的战术，一般只在基地和部队驻地附近活动。而在广大农村，主要是西贡军队活动，美国空军给予支援。随着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军队的不断壮大和转入大规模进攻，艾布拉姆斯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此期间，为了切断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南越爱国力量的援助，他又指挥部队数次入侵柬埔寨和老挝，但都以失败告终。

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它是无法打赢这场侵略战争的。美国国内愈演愈烈

的反战浪潮和战场上大多数美国官兵的厌战、恐惧和失败情绪，迫使它必须改变策略。

1969年11月，美国抛出“尼克松方案”，开始推行所谓印支战争“越南化”的政策，一方面大力改组西贡军队，革新军备，提高其战斗力，充当作战主力；另一方面逐步撤走美军，减少其作战伤亡。美国“越南化”政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更换“死者的肤色”。

艾布拉姆斯在其任职期间为了贯彻美国的越南化政策，使尽浑身解数来装备、训练和改组西贡军队，但后来这支军队迅速溃败的事实说明，他的工作失败了。与此同时，艾布拉姆斯使美军脱离战场的工作则受到了白宫的称道。到1972年冬，美国大部分地面部队已撤出越南。艾布拉姆斯本人也于是年回国，接替他的老同学、老上级威斯特摩兰出任陆军参谋长。1974年，这位侵越战争中的头面人物成了第一位死于任职期内的美国陆军参谋长。

1973年初，美国从越南撤走自己的所有部队，但仍打算挽救西贡政权，给它提供各方面的援助，首先是军援。但在爱国力量的攻势下，傀儡政权于1975年4月垮台。

越南战争对于西点人来说是一场恶梦，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备受美国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和指责的战争中，许多受人敬重的西点毕业生变得臭不可闻，更可悲的是那些本来可以在正义的战争中显露自己军事才华的西点毕业生，却在侵略战争中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甚至作出了轻如鸿毛的牺牲。一位于1968年阵亡于越南的西点毕业生留下的悲怆诗句，大概可以让许多西点人进行深刻的反省。

同伴们僵硬的躯体，  
重重地压在我肩上，  
鲜红的血  
顺着我的皮肤流淌。  
我健壮的肌体，  
此刻已摇摇晃晃，  
我举目待援，  
四周一片迷茫。  
我同他们一样，  
看到的只有死亡。  
我的心灵已经麻木，  
一步步我走向死亡。

## 三大权在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点人在美国军界独占鳌头，发挥着首屈一指的作用，在美国国防现代化尤其是陆军和空军现代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风骚独领 ·

战后美国军界最高职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在很长时间都由西点人出任。1949至1953年是二战名将奥马尔·布雷德利；1957至1960年是西点1919届毕业生内森·特文宁；1960至1962年是利曼·兰尼兹尔；1962至1964年是厄尔·惠勒；1970至1974年是托马斯·穆勒；1974至1978年是西点1941届毕业生乔治·布朗。

陆军参谋长一职则基本上为西点人所垄断。从1945年开始，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柯林斯、李奇微、泰勒、兰尼兹尔、惠勒、约翰逊、威斯特摩兰、艾布拉姆斯等西点军校引以为自豪的美国名将都出任过这一要职。

空军参谋长的职务在70年代以前也基本上为西点人垄断着。美国空军从陆军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始于1947年。为此，有两位西点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行英雄比利·米切尔，他曾在1925年发起一场运动，争取建立一支独立的美国空军和组建一支强大的轰炸机部队。但他却因敢于认为并随即论证轰炸机可以打沉军舰，而受到军法审判。1936年，这位美国空军的先驱抱憾而终。另一位是西点1907届毕业生、人称“宠儿”阿诺德的亨利·阿奇·阿诺德。阿诺德于1911年开始学习飞行，是美国最早的飞行员之一。30年代他先后出任陆军航空兵联队长、航空兵团司令。二战爆发后任陆军航空兵司令。着手组建了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航空兵部队并把它们部署在从欧洲到亚洲的各个反法西斯战场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虽然阿诺德很少像地面部队的高级指挥官那样亲临前线，但美国民众还是把他视为战争英雄，军中名将。

“宠儿”阿诺德早在成为一名青年军官的时候，就开始鼓吹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发展空军。而当时，军界除了少数有识之士例如阿诺德的朋友马歇尔之外，很少有人认识到空军在国防和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二战中，正是在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支持和帮助下，阿诺德才得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美国空军，但是他从未能说服他的朋友美国航空兵需要实施独立指挥。1945年11月，五星上将阿诺德从军中退役，但他仍不放弃美国空军应从陆军中独立出来的立场，他以二战中空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依据，充分运用自身的影响，为美国空军的独立奔走呼吁。“时刻保持一定现代化的、独立自主的、受过严格训练的空军并不够，但是没有空军就没有国家的安全。”一时成为人们传诵的阿诺德名言。两年后，阿诺德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美国空军的第一任参谋长是西点1914届毕业生图伊·斯帕茨将军。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先是在地中海地区指挥美国航空兵，诺曼底登陆前调往英国，指挥驻在那里的美国轰炸机。斯帕茨是空军战略轰炸理论的狂热拥护者，他的轰炸机群对德国的工业城市和军事基地实施了无数次袭击，他甚至一度认为光靠空军的战略轰炸就能迫使德国人投降。当他的西点校友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等人，在诺曼底登陆前要求他停止战略轰炸而对法国铁路和桥梁实施战术轰炸时，他死活不同意，并争辩说他要集中轰炸机全力以赴地轰炸德国的石油工业，因为这样不仅能摧毁德国支援战争的关键部门，而且很可能消灭德国残存的空军飞机。据说德国人不用最后一架飞机保护其炼油工

业。另外，轰炸法国城市和桥梁可能使大批法国民众生灵涂炭，致使他们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转而反对盟国。

争论是激烈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最后，艾森豪威尔宣布，如果斯帕茨不让步，他就要求辞去盟军最高统帅的职务。斯帕茨只好妥协。

战后，艾森豪威尔出任陆军参谋长，他把斯帕茨带进了五角大楼，让他担任陆军航空兵司令。斯帕茨和他的前任阿诺德一样，也迫切希望空军独立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47年，他终于成为美国空军独立后的第一任参谋长。

1948年，西点1923届毕业生霍伊特·范登堡接替他的校友出任空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北非战役，后来到了欧洲战场，晋升为中将，指挥第9航空队。其主要任务是为第12集团军群提供空中战术支援。集团军群司令、曾在西点教过他数学的布雷德利将军对他的工作和才能十分满意。

1953年，另一位西点人1919届毕业生内森·特文宁接替了范登堡的职务。1957年，西点1920届毕业生托马斯·怀特又接替了特文宁的职务。1965年，西点1932届毕业生约翰·麦康奈尔出任空军参谋长。1969年，西点1938届毕业生约翰·瑞安接替了他。瑞安一上任，就使空军的军费直线上升，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府机构的经费数字。而拍着胸脯保证说这一大笔钱花的值得的审计官，正好是西点1941届毕业生社沃德·克劳中将。1973年乔治·布朗将军在他的西点校友之后干了一年的空军参谋长，第二年便升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了。

在五角大楼以外，许多西点人同样位居要津，风骚独领。美国国内最重要的陆军指挥机构之一——大陆陆军司令部，由西点1935届毕业生小拉尔夫·海恩斯将军领导，指挥4个军和华盛顿军区。华盛顿军区司令是西点1940届毕业生罗兰·格莱塞少将。威斯特摩兰任西点校长时，他正在那里当教官。其它4个军中有3个军的军长是西点毕业生：第1军军长小克莱尔·哈钦中将；第3军军长、前西点军校校长艾伯特·唐纳中将；第6军军长小亚历山大·苏勒斯中将。哈钦毕业于1938年；唐纳和苏勒斯毕业于1937年。

另一个美国陆军的重要指挥机构——美国进奇司令部，则由颇负盛名的思罗克莫顿将军出任司令。他负责指挥两支基地设在美洲大陆的具有全球性打击能力的战略部队。其中一支为第3装甲兵团，由西点1941届毕业生小乔治·塞内夫中将指挥；另一支为第18空运兵团，由西点1936届毕业生布鲁斯·帕尔默指挥。帕尔默曾任美国驻越陆军副司令，回国后指挥第18空运兵团入侵过多米尼加，以平定那里的所谓“内乱”，确保美国对多米尼加的控制。威斯特摩兰出任陆军参谋长以后，帕尔默又进入五角大楼充当他的老同学和老上级的副参谋长。第18空运兵团则由西点1937届毕业生约翰·托尔森三世指挥。这支空运部队可以用C—5A运输机空运到世界所有出现麻烦的地点。西点1938届毕业生威廉·拉塔少将指挥的战略通讯司令部则为上述两支部队服务。

在陆军里，历来受西点毕业生统治的集团是工兵。早在对美国西部进行开发、测绘和征服印第安人时，陆军工兵便已成立，在工兵部队担任各级军官的西点人因开发这一浩渺宽广的新地区而享有盛誉。另外，他们在铁路、桥梁、运河、堤坝和港口建设中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便是由西点1880届毕业生乔治·戈斯尔斯少将在几位西点校友的协助下



开凿成功的。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像也是西点毕业生设计完成的。但是，战后仍然控制着工兵的西点人却屡遭批评，人们指责他们设计和实施的工程破坏了自然生态。然而，1937年毕业于西点的工兵司令F·J·克拉克中将却说：“随着我国的飞越发展，我们不能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听任自然去自行发展。”他的参谋部里6名西点同学对此深表赞同。为了有所事事，西点人便指挥工程兵们拉直河流，建筑水坝，开凿运河，力图把军事上的井井有条和稳定巩固引进自然环境中去。可是他们改造自然的勇敢行为引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生态失衡灾难，以致于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称他们为“头号公敌”。

纳尔逊参议员则补充说：“陆军工兵简直就像海狸一样。秋风一起，这种奇异小动物的本能促使它们只要找到一线涓涓细流便筑起一道坝。但海狸至少还有一个目的——在水下储藏一点粮食，创造一个可能度过漫漫寒冬的住所。这些小动物也跟我们陆军工兵一样，常常建筑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堤坝，但他们至少不要纳税人出钱。”

还有一位美国公民以同样的口气写道：“正如所有的小男孩都知道的一样，一见到流水便忍不住要筑一道坝。这些孩子长大后，大部分都去干别的正经事了，但是有几个却参加了美国陆军工兵。”

面对这种种批评，西点1942届毕业生、工兵民用工程部主任科伊奇少将的回答是：“至于生态平衡，我们是很关心的。但直至今日，人们对此问题还是所知不多，还未能提出什么好建议。要等这个问题解决就得停下来，研究生命循环，但是我们又没有时间等。”

令西点人遗憾的是有一件大事没有干成，那就是开凿横贯佛罗里达州的巴奇运河。经过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长期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凿这条运河的计划被取消了。有位作家这样写道：“根据这项计划，工兵们将把佛罗里达州搞个天翻地覆，它是工兵无所顾忌的胜利的令人震惊的象征，是对美国的蹂躏。”

计划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佛罗里达州缺少西点毕业生。这个地区的师工兵主任是西点1940届毕业生理查德·弗里少将——分布在全世界的17个师工兵主任中有12人是西点毕业生，37个工兵分区中，有24个是西点人领导的，其中有14名工兵分区领导人是1950届的同班同学——佛罗里达内河航运管理局局长是西点1932届毕业生威廉·鲍尔斯，佛罗里达运河管理局长是西点1937届毕业生贾尔思·埃文斯。巴奇运河工程是不折不扣的西点家族工程。西点人认为这项工程可以控制洪水并改善于旱地区的水资源问题，但是美国公众却不让他们干这件好事。

在陆军工兵服役的最大好处是在退役后能够谋取一份好工作。如果哪位军官在开凿运河、修建水坝时未能替自己的未来拉上有利的关系，找到好门路，那么美国军事工程学会便会帮他解决困难。这个学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和发展民用工程界与军事工程界之间的有益联系。”该学会的领导权牢牢地控制在现役和已退役的西点人手中。学会主席是西点1941届毕业生盖伊·戈达德少将；学会专职副书记是西点1931届毕业生威廉·霍尔；行政委员会的10名委员中有6名西点人，11名副主席中有4名，5名地区副主席中有3名。

· 布朗将军与“嗅人器” ·

在美国空军中，西点人也一度大权独执。西点1937届毕业生尼尔斯·奥曼少将担任美国空军总部司令部司令，负责从后勤方面支援世界各地的美国

军事援助顾问团和军事装备交付小组的活动。美国空军总部司令部的中心设在华盛顿，它的活动从这里伸向全世界的 800 多个据点。

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是奥曼少将的西点同班同学布鲁斯·霍洛韦将军。他的司令部一天 24 小时都在进行“防御战斗准备”。给前线部队的作战命令是从一幢三层的地下控制室里发出的。这座地下控制室被厚达 24 吋的钢筋水泥墙护卫着，如果必要，它可以完全封闭起来达数周之久，以保证霍洛韦及其助手们的安全。遭到核攻击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 450 架 B—52 轰炸机及其所携带的核弹在几分钟内便能升空。即使战略空军的地下司令部成了阴谋破坏、恐怖袭击的目标，它的空中指挥所“镜子”也已经在空中作好了战斗准备。

霍洛韦在他的司令职位上干得的确很卖力，他使 1000 枚“民兵”导弹现代化，同时增加了 550 枚“民兵型”导弹；他还主持了空军全部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的改装工作，使之能够进行空中加油；越南战争期间，他命令一批又一批的 B—52 轰炸机——每架携带 30 吨的 500 磅和 700 磅炸弹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进行狂轰滥炸，结果炸出了 500 万个以上的弹坑，使一些地方看起来就像美国的另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月球一样。

霍洛韦的西点校友乔治·布朗在出任空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前，曾任空军系统司令部司令，负责“研究生产现代化航空航天系统、武器和装备”，从微型线路到导弹和轰炸机，从先进的合成纤维材料到高级制空战斗机，从供指挥和控制网使用的计算机到空间食品和空间卫星。布朗的司令部主管着空军总预算的 28%，握有 420 亿美元的巨款。布朗用这些钱组织研究出一种又一种现代化和超现代化的杀人武器。

越南战场上使用的“嗅人器”便是布朗将军领导研制的一种新的军事装备。这种“嗅人器”通过测量某一地区的含尿量侦察出越南边远地区的人员流动情况。可是越南共产党人在一些关键地点挂了一桶桶的尿，把这种技术上的新奇玩意儿搞糊涂了。布朗将军的系统司令部还负责研制重达 17000 磅的巨型炸弹。这是人类制造过的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这种炸弹一爆炸，便在地面上挖出一个大坑，并在半径半哩的范围内“对所有生物造成复合性破裂”。有流言说，这种炸弹是在空军的统计表明每消灭一名越军便需消耗 8.5 吨弹药时研制出来的。不过，没有证据证实这种说法。

布朗将军主持研制的新奇武器并非出于随意，偶然闯进了美国的武器库。它们是威斯特摩兰将军关于自动战场梦想的一个部分。1969 年 10 月，他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说：“装甲师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获取了机动的能力，可仅过了 20 多年，我们便有了空运机动师。通过各方的协同努力，用不到 10 年，我们便能有自动战场了。”

为此，布朗将军还得加紧干。在老挝的空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白园顶计划”大概令他感到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这个计划把传感器、通讯联系和武器系统结合了起来。先将声学 and 震动传感器安装在长矛里，然后把这种长矛从高速飞行的飞机上一个接一个地投下，让它们插入土中；再用降落伞把无线电麦克风投在长矛附近，这种装置能自动地抓在树上。它一接收到周围说话或部队、车辆造成的声响，便会把这些声音传送到在这一带巡航的监听飞机上，再通过飞机把信号传送到地面控制站。地面控制站把收到的信息输入计算机，于是“熟练的目标分析器”便能判定捕捉到的目标是敌人还是友军或者是水牛。如果计算机得出的结论是敌人，便立即进行空袭。另外还

有一种名为“砾石”的专门用来杀伤人员的空投装置，它一边在空中旋转下降一边自动寻找目标。这种武器能够自动决定炸什么或炸谁。它能杀伤人员，但不损坏车辆，能把人腿炸断，但对轮胎丝毫不损。

布朗将军曾指挥过驻越第7航空队，这种经历使他对于自动化战场的日益完善倍感兴奋。1971年4月他会见《空军》杂志记者，当谈到他的空军系统司令部时，他说：

空军系统司令部近几年承担的工作中，成效最大的是支援有限战争的技术计划。我知道，我在东南亚应用这些技术达两年之久，一个完全可行的，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明显成就的项目是激光制导炸弹和电子选择系统。这两项都是空军系统司令部研制出来的。我们对武装运输机AC—119和AC—130作了很大改进，现在已经证明它们对战术作战行动非常重要。我们还改装了B—57轰炸机，给它装备上现代化目标捕捉仪器。我们现在还在给OV—10“野马”式观察机装一种低光度电视和其它传感装置。这样，我们便能够在夜间捕捉目标，并通过激光指示器指挥攻击机向目标发动进攻。”

当布朗将军展望未来时，他也同他的西点校友威斯特摩兰一样满怀信心。他对空军系统司令部绝密的5叉自动摧毁计划——代号为“吃柠檬”——作了如下的描述：

这一计划对有限战争有极大的价值，就这一点来说，对任何战争也都一样。从根本上说，它的目标是压制敌人的防空力量，并能在各种不同形式的防空区外向目标发射空地导弹。……现在，凡是与战争有关的重要技术课题，无一不在空军系统司令部的研究计划之内。

#### · 全球战略的执行者 ·

美国是一个军事大国，它不仅需要并拥有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还保持着一支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除了保卫美国本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充当“世界警察”，充当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急先锋，充当美国全球战略的执行者。

位于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总部，也称加勒比海地区总司令部，负责看守美国的后院，防止拉美国家脱离美国的控制或影响甚至走向对立。美国在中美和南美的全部军事活动均由南方总部指挥。该总部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马修·李奇微曾担任过该总部司令。

李奇微将军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曾长期待在拉美。1928年，西点1897届毕业生弗兰克·麦科伊将军率6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入侵尼加拉瓜，以镇压奥古斯托·桑地诺领导的革命运动。11月，尼加拉瓜进行了大选，以麦科伊为首的代表团控制着整个选举，只有美国人同意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选举的结果不言而喻，美国达到了目的。当时，李奇微正是麦科伊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监督选举的工作是单调的，但是李奇微在空闲时间的消遣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补偿，猎鳄鱼成了他的一大嗜好：

“尼加拉瓜湖里满是巨大无比的鳄。这是种机警的动物，对单独活动的人说来它是很危险的。狩猎时，我趴在地上，慢慢匍匐前进，用腹部爬过烂泥地。射击时，就瞄准那些小节的中间，那是眼睛。当鳄鱼潜在水中时，你只能看见那么一点点露在水面上。”李奇微一天最多捕杀过7条大鳄，“我

猜每条鳄都有 14 英尺长，宽大扁平的腹部，重达千磅以上。”用这种方式打猎时，只穿着鞋袜短衣短裤，李奇微上尉因此遗失了珍贵的西点军校的纪念物：“当我潜行追踪一条老公鳄时，我那只戴上去稍稍大一点的西点军校戒指从手指上滑掉了。现在它肯定还躺在什么地方，埋在丛林沼泽厚厚的腐殖土中。”

1929 年，李奇微又参加了玻利维亚——巴拉圭调解委员会。二战结束后，领导泛美防务委员会，1948—1949 年出任南方总部司令。李奇微对这个总部的重要性认识得很清楚：“加勒比海地区总司令及其属下的各军兵种司令，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军事建设具有巨大的影响，从而极大地左右着各国的政权。”

除了公务之外，李奇微还尽情地享受着“巴拿马田园诗”般的生活，他在回忆录中满怀深情地叙述道：“我当加勒比海地区总司令期间，在巴拿马度过的几个月简直就是一首田园诗般的插曲，美妙无比，令人神往，它将长期留在我的记忆中。‘巴拿马’一词在土著居民的语言里是‘多鱼之乡’的意思，我和妻子彭尼都喜欢到海里钓大鱼，我们很快便发现这个小国的名字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他们在海里钓到许多大马林鱼、大海鲢和东方旗鱼。

在李奇微之后，又有几位西点人来到巴拿马这个“多鱼之乡”就任南方总部司令。西点 1930 届毕业生安德鲁·奥马拉将军卸任后，接替他任美国南方总部司令的是西点 1935 届毕业生詹姆斯·阿尔杰少将。1967 年阿尔杰被提升为中将后，调任泛美防务委员会主席。他的继任者是曾在墨西哥城任陆军武官的西点 1937 届毕业生 C·L·约翰逊少将。三年后，另一位西点人、1932 届毕业生鲁宾逊·马瑟将军接替了他。

在狭窄的巴拿马运河区，西点人领导的南方总部经办了许许多多学校，以培养亲美的拉美国家军事人才，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美洲陆军学校，该校的许多毕业生在各自的国家里青云直上，担任了重要职务，如玻利维亚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哥伦比亚国防部长和参谋长、阿根廷情报参谋长、智利国防部副部长、墨西哥军事学院院长，等等。60 年代后期，美国美洲陆军学校校长是西点 1938 届毕业生小文森特·埃尔莫尔将军。他在巴蒂斯塔统治古巴时期曾于哈瓦那任过四年的驻古巴武官。

南方总部还拥有一支研究力量，设计并试验丛林战武器，供反游击队作战使用。

南方总部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驻在巴拿马的第 8 特种部队大队。这支绿色贝雷帽部队是一支受到严格训练的部队，它使南方总部具有一种快速反应能力。特种部队的人员组成 20 几个机动训练队，每个队的人数达 30 人，一接到命令可立即奔赴南美的任何一个国家，训练并帮助那里的军事和准军事部队进行反暴动作战。仅在 1965 年一年里，绿色贝雷帽部队至少入侵拉美 52 次，其中包括空降到游击区。除了海地、古巴和墨西哥外，绿色贝雷帽部队插手干涉过大部分拉美国家，许多西点毕业生都在绿色贝雷帽部队里任过职。丹尼尔·史密斯少校于 1960 年毕业后，来到第 8 特种部队一干就是 4 年。后来又前往越南加入第 5 特种部队。最后返回母校教西班牙语。

埃利埃泽·帕姆利四世上校于 1946 年毕业于西点。1959 至 1960 年在美国布拉格堡训练中心任第 77 空降特种部队大队司令官，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进行训练。1960 至 1961 年调到老挝任职，接着在西点战术系执教 3 年。1964 年来到巴拿马运河区任他的西点校友南方总部司令奥马拉将军的副

官。其后，又前往越南，在第5特种部队大队任职。临退休前，他成了巴尔的摩市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

美国南方总部还完全控制着运河区。1964年西点的校友杂志曾扬扬自得地夸耀说：“最近，巴拿马运河欢庆50周年纪念。这件事在报刊杂志上受到了应有的关注。似是，西点校友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这50年间，运河区全部13名长官都是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首任长官是小R·J·弗莱明。”

美国南方总部还负有监督管理美国驻拉美各国军事代表团的职责。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西点毕业生在驻拉美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军事使团里任职，并且有很多人出任武官。

西点1951届毕业生约瑟夫·赖斯上校是美国陆军驻玻利维亚使团团团长，他领导的一个由16名绿色贝雷帽组成的小组，在1967年夏冬两季对玻利维亚一个600人的营进行了特种训练。赖斯上校在这方面堪称行家里手。1962至1963年，他是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语言学院的学员。1965年取得了国外地区研究的硕士学位。接着又参加了美国陆军国外地区专家训练，然后前往玻利维亚。

约翰·斯坦利上校，西点1937届毕业生，1947至1950年是驻委内瑞拉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的校友、1925年毕业于西点的查尔斯·尼古拉斯上校时任驻委内瑞拉武官，后来成了西点数学系主任。另外两个西点人，1943年毕业的罗南·格雷迪上校和1950年毕业的约翰·谢弗中校也先后成为驻委内瑞拉使团的成员，格雷迪上校后来还成了驻巴拉圭的武官。

勒鲁瓦·巴待利特上校，于1930年毕业于西点，曾是驻玻利维亚使团的成员，1944至1946年任尼加拉瓜军事学校校长。这所学校是弗兰克·麦克伊将军1928年率军入侵尼加拉瓜后帮助创建的。1939年，西点1917届毕业生查尔斯·马林斯上校任校长。其后的4任校长也都是西点毕业生，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56年。任校长的美国军官受美国陆军纪律条令的约束，只对尼加拉瓜总统和总司令负责。他们把尼加拉瓜军事学校发展成为一所典型的拉美西点。1965至1969年在尼加拉瓜任美国军事小组组长的是西点1940届毕业生威廉·弗朗西斯科上校。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得过法学学位，然后又在国防语言学院学习西班牙语，最后才被派往尼加拉瓜。

克里斯琴·克拉克，于1930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在阿根廷当了4年武官之后，又在墨西哥当了两年武官。他的两位西点校友，1945年毕业的伯顿·刘易斯和1946年毕业的罗伯特·特里博莱特则先后在驻阿根廷的代表团或军事使团里供职。1949年毕业于西点的特雷弗·斯韦特上校在美国驻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使团里都任过职。西点1955届毕业生戴维·佩顿少校1968年任危地马拉陆军顾问。西点毕业生还在洪都拉斯、秘鲁、哥伦比亚等国任职——名单几乎是没完没了，望不到头的。

在太平洋地区，西点人同样位居要津。朝鲜战争结束后，西点1930届毕业生查尔斯·博尼斯蒂尔一度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分割朝鲜的38°线就是他最先提出的。当时，对日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和苏联商议对朝鲜实施联合占领。在五角大楼工作的陆军上校博尼斯蒂尔武断地选中了北纬38°线作为分界线。这不是一条自然的疆界，而是博尼斯蒂尔从地图上找到的。苏联人从未正式接受这条界线，但在实际上他们是遵守这条分界线的，就这样，朝鲜被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分割了，最后终于导致了一场战争。

比博尼斯蒂尔晚6届的西点毕业生约翰·米凯利斯将军曾一度出任美国驻南朝鲜的陆军司令。米凯利斯当过西点学员队司令，在朝鲜战场上有“铁迈克”之称。驻在日本本土上的美国第9集团军和驻琉球群岛的美军则归詹姆斯·兰珀特中将指挥，他与“铁迈克”是西点同班同学，而且当过西点军校校长。在兰珀特手下，指挥驻冲绳第一特种部队大队的是西点1946届毕业生比尔·辛普森。

比尔的西点同班同学布里克·本茨则是驻冲绳第7心理作战大队司令。美国驻泰国支援司令部司令则是比他们高两届的西点毕业生戴维·奥特准将。驻台湾的军事顾问团团团长一度由西点1939届毕业生小利文斯顿·泰勒出任。

在欧洲，美军和盟军的指挥大权在很长时期内为西点人独掌。战后，西点“将星璀璨”的1915届毕业生约瑟夫·麦克纳尼出任驻欧美军总司令。二战期间，麦克纳尼在太平洋战区指挥过地面部队，后升任陆军副参谋长。1948年，麦克纳尼回国帮助组建羽毛未丰的美国空军，他的副手西点1918届毕业生卢修斯·克莱推升为驻欧美军总司令和在德国的美军占领区军事总督。

克莱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是一位工程师。战争期间，他在马歇尔的麾下主管军事采购。这是一件冒政治风险的工作，人们都有些畏惧，但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克莱是一个蔑视传统观念，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在军中素以文静而又坚强著称。克莱还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以冷战为事业”的人。在欧洲任职期间差点引发了西方同苏联之间的战争。当时，由西方盟国和苏联共同占领的柏林已经成为冷战紧张局势的焦点。1948年6月，苏联政府下令全面封锁柏林。盟国占领的西柏林对外交通断绝。克莱的直接反应是对封锁进行武装试探：先往柏林开出一列火车，如果遭到扣押，便派遣一支武装部队，由西点1924届毕业生阿瑟·特鲁多将军指挥，实行武装押运，一路打进城去，即使由此引起一场真正的战争也在所不惜。

但是，五角大楼否决了克莱的计划，只允许他空运物资给西柏林。对此东德和苏联人并没有加以阻拦。克莱认为美国政府太软弱了，他不喜欢这样，三番五次地提出辞职。

除克莱以外，在驻欧美军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的还有名闻巴斯托涅的西点人安东尼·麦考利夫将军，他一度出任驻欧美国陆军司令。后来，西点1939届毕业生迈克尔·戴维森也担任过这个职务。戴维森在威斯特摩兰任西点校长时，是学员队司令，并被《时代》杂志选为1965年的“当年名人”。越南战争后期他出任驻越美军野战部队司令。戴维森的西点同班同学弗兰克·米尔德伦将军则在东南欧担任这个地区的盟军地面部队司令。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后，西点人艾森豪威尔、李奇微、艾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先后出任欧洲盟军总司令。格伦瑟1919年毕业于西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他的西点同班同学马克·克拉克的参谋长。格伦瑟于得极为出色，他制订的作战计划几乎无懈可击。战前，格伦瑟曾在西点当过化学讲师，一度把他的科学知识贡献在制造家酿烈性酒上，而当时家酿饮料是严重违犯禁令的。和他一起干这种违法勾当的是另一位教官——马克斯韦尔·泰勒。泰勒贡献的是粗笨的劳力和公寓，以窝藏格伦瑟的成果，供两人享用。当格伦瑟上将成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时候，泰勒在西点的同宿舍学友科特·斯凯勒中将给他当参谋长，不过他俩没有搞家酿饮料。

到了70年代，另一位西点人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出任欧洲盟军最高

司令。就是他，后来自愿摘下上将金星，就任法定为中将军衔的西点军校校长。这一行为令许多西点人钦佩不已、自豪万分。

除了军事指挥机构以外，在许多军事协会或准军事组织中，西点人也掌握着大权。其中，美国陆军协会的领导力几乎为西点人所垄断。1931年毕业的厄尔·库克少将，1930年毕业的巴克斯代尔·哈姆雷特将军和哈密尔顿·豪兹将军都先后出任过陆军协会的领导人。豪兹将军以空中机动概念的创始人而闻名军界。

另外，退役军官协会、预备役军官协会、世界大战军功勋章协会、军械协会、国防供应协会、空军协会中也有许多西点人出任要职。西点1926届毕业生威廉·科德曼曾出任退役军官协会主席，比他晚两届的安德鲁·麦克纳马拉中将出任过副主席，并曾担任过国防供应协会主席。空军中第一位黑人将军、西点1936届毕业生本杰明·戴维斯曾任理事。预备役军官协会则是1922年由著名的西点人、五星上将约翰·潘兴和1904届毕业生亨利·赖利创立的。西点1939届毕业生艾伯特·布朗菲尔德准将当过管理世界大战军功勋章协会日常事务的参谋长。西点1954届毕业生保罗·霍兰准将出任过主席职务。

· 政界和企业界的佼佼者 ·

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中，西点人也不甘落后。艾森豪威尔连任两届美国总统是众所周知的事。另一位杰出的西点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以其高大漂亮的外貌和卓越的行政才能给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基辛格当助理国务卿，后来成为总统办公室主任。黑格在越南战场上当过威斯特摩兰的营长。1973年被提升为止将后又任过短期的陆军副参谋长。

另外，在国会议员、州议员、州长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岗位上也活跃着一大批西点人，下面的名单可以说明这一点。

马歇尔·卡特，1935届毕业生，曾出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家保密局局长。

菲利普·弗莱明，1911届毕业生，曾出任联邦工程局局长。

约瑟夫·斯温，1915届毕业生，曾出任移民与归化局局长。

唐纳德·康诺利，1910届毕业生，民用航空局首任局长。1964年，另一位西点人、1929届的威廉·麦基也来到这里，先后出任副局长、局长。此前，麦基曾是美国空军后勤司令部司令。

肯尼斯·尼斯尔斯，1929届毕业生，原子能委员会总干事。后来，1933届毕业生肯尼斯·菲尔兹也曾出任这一职务。

本杰明·戴维斯，1936届毕业生，民用航空安全局局长。后来，1941届毕业生威廉·诺顿也出任过这一职务。

阿瑟·斯塔伯德，1932届毕业生，曾任国际通讯署署长。

乔治·林肯，1923届毕业生，曾任紧急准备局局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林肯是西点军校的优秀毕业生。进过牛津大学深造。当过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主任。

罗杰·希尔斯曼，1943届毕业生，曾出任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

约翰·谢弗，1943届毕业生，联邦航空局局长。

格伦·施韦策，1953届毕业生，海洋资源委员会主席。

沃伦·赫恩斯，1946届毕业生，密苏里州州长。

约翰·墨菲，1950届毕业生，众议员。

以上所列不过是一份十分不完全的名单，管中窥豹，挂一漏万。

如果把时间推移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时间，西点人在政界的地位更是令人咋舌。格兰特连任两届总统；麦克莱伦当过新泽西州州长；伯恩赛德接连三次当选罗德岛州州长；乔治·斯通曼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弗朗西斯·尼科尔斯是路易斯安娜州州长；约翰·马默杜克是密苏里州州长；阿德尔伯特·艾姆斯是密西西比州州长。

在美国经济领域内，西点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闻名世界的杜邦公司是以生产和买卖火药起家的。杜邦家族中有两位成员先后从西点毕业。他们是亨利·杜邦和亨利·A·杜邦。亨利·杜邦毕业于1833年，在美国内战前夕，他控制了美国火药生产的一半。他的儿子亨利·A·杜邦在1861年毕业后，作为一名炮兵军官参加了南北战争，并获得国会荣誉勋章。和平时期，这位学习成绩曾名列西点榜首的毕业生又用全部精力经营火药公司和北方铁路公司，最后又转入政界当了两届参议员。如今杜邦帝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全球性公司之一。

除了声名值赫的杜邦父子外，其他西点毕业生在经济领域内的表现也令人肃然起敬。下面所列都是大名鼎鼎的西点干才：

格伦·艾尔顿，1908届，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乔治·奥姆斯特德，1922届，国际银行行长。

亨利·奥兰德，1915届，国际银行董事长。

奥瓦尔·库克，1922届，国际银行经理。

劳里斯·塔斯塔德，1930届，联合航空公司经理。

米尔顿·阿诺，1931届，国际航空快邮公司经理。

詹姆斯·科尔伯恩，1947届，大陆航空公司副董事长。

弗兰克·博尔曼，1950届，东方航空公司首席副董事长。

威廉·西韦尔，1941届，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发动机公司董事长。

罗德尼·戈特，1933届，美国机械铸造公司董事长。

威廉·鲍曼，1933届，国际通用工业公司董事长。

弗朗西斯·格林，1922届，联合服务人寿保险公司经理。

詹姆斯·麦考马克，1922届，通讯卫星公司主席兼总执行官。

D·W·塞缪尔森，1951届，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副总经理。

索尔·霍罗威茨，1946届，殿下建筑公司董事长，纽约市首富。

此外，还有数以千百计的西点人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或国内公司、银行里任董事、顾问、主任、处长、分部经理等职务，尤其是在银行、航空航天、电子电讯和石油等领域内，西点人的作用举足轻重，要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



## 四约翰尼的苹果籽

西点军校除了为本国培养军官外，还招收外国学员，他们主要来自拉美和东南亚各国。这些外籍学员毕业后，如同约翰尼的苹果籽一样撒遍世界各地，有些人后来成为本国军政界的重要领导人。

西点的外籍毕业生中最有名的大概是 1946 届的尼加拉瓜学员安纳培西奥·索莫查了。索莫查的哥哥、父亲、叔祖父和曾祖父都当过尼加拉瓜的总统。索莫查家族占有尼加拉瓜约 1/10 的适宜耕作的土地，拥有 430 个企业，其中包括伐木、酿酒、肥皂、水泥、公共设施及一家垄断的轮船公司。为了保住和扩展家族的权势与财产，出身于索莫查家族的总统们使尽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在尼加拉瓜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这方面，美国是他们的强大后盾。索莫查家族知恩报恩，时刻跟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转，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坚定的合作伙伴。华盛顿官方立场是根据罗斯福总统在谈到老索莫查时说的一句明智的话而决定的，罗斯福说：“他是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人。”这个“混蛋”是安纳培西奥·索莫查的父亲，从 1936 年开始，他统治尼加拉瓜达 20 多年之久。

安纳培西奥·索莫查从西点毕业回国后，先是任其父总统府的秘书，后出任尼加拉瓜军事学校校长和尼加拉瓜陆军总司令。1954 年，他帮助危地马拉的卡斯蒂斯—阿马斯推翻了民主选举的阿本斯政权——美国飞行员从尼加拉瓜起飞增援卡斯蒂斯—阿马斯。

1961 年，美国策划了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索莫查大方地让尼加拉瓜成为古巴反革命流亡者的前进基地。在这次入侵事件流产之后，索莫查说他愿意充当反共产主义志愿军的头目，领导一场对古巴的武装入侵。如此露骨的合作态度使尼加拉瓜和索莫查家族长期受到美国的慷慨援助和贷款。

1966 年，索莫查被“选举”为尼加拉瓜总统。他不停地向拉美各国说教，以美国的口吻宣传共产主义的灾害，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口头及各种可能的方式赞扬美国的干涉政策，同时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几百万美元和几百万人民不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将来，他让自己的亲信、西点 1963 届毕业生弗兰克·凯利担任尼加拉瓜共和国秘书，后又升任为陆军参谋长，成了尼加拉瓜第 3 号最有权势的人物。

1971 年 6 月，索莫查前往美国参加西点军校一年一度的校友 6 月周会。6 月 2 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宴请了索莫查。参加宴会的 34 名美国客人中有 14 名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一人是二战名将巴顿之子小乔治·S·巴顿准将，他是索莫查在西点军校时的同室密友。他说：“索莫查比一般学员更守纪律，富有协作精神，热爱军校。更重要的是，他热忱拥护军校主张的原则。我相信这些原则将指导他毕生的事业。”

两天后，美国和索莫查的特工人员星罗棋布地撒满了西点军校塞耶旅馆的酒吧间，因为索莫查正在这里参加西点 1946 届毕业生毕业 25 周年聚会。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摩肩接踵地挤满了酒吧间，这使索莫查不禁回忆起他在这里当学员时的情景，那时，他表现得跟周围的同伴们一样——领口大敞，短袖衫上汗渍斑斑，下酒吧轮到他付帐时，便很乐意地为伙伴们慷慨解囊。

毕业后，他和他的西点好友们曾有过一次欢聚，那是在他刚当上尼加拉瓜总统的时候，他用飞机把他的同学们接到尼加拉瓜，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在那次盛大隆重的庆典中，他为这帮朋友每人准备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以

便他们能够听到他演说的同声传译，他说：“作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即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我热烈欢迎我的同学们。为了表示对尼加拉瓜人民的友谊，他们今天参加了第3位当选为总统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就职典礼。他们和我一样受到母校‘责任、荣誉、国家’的激励，并以此作为人生的准则。”

索莫查的西点同窗们是乘专机由迈阿密直飞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一路上美酒佳肴，山珍海味，热情款待，无微不至。在马那瓜逗留的3天里，索莫查多次“避开”其他人，单独与这帮朋友们待在一起。有一次，在总统府进行的这种自由自在的交谈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尼加拉瓜军事学校校长和全体学员不得不直立恭候个把小时，等待他们总统的朋友们前来检阅。当西点的毕业生们离开尼加拉瓜时，他们都深信索莫查“已经草拟了一份能实现真正民主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并祝愿“上帝保佑他取得成功”。他的确成功了，但不是在实现民主方面，而是在巩固个人独裁地位方面。

被委婉地称作“共和国总统”的独裁者索莫查又一次置身亲朋好友之间，不过这次是在美国，在母校。白宫正式场合上的种种礼仪在塞耶旅馆的酒吧间里被弃置一边，荡然无存。参加聚会的西点军官们发现酒吧里有位俊美秀丽的女士，于是想入非非，大献殷勤，逼得这位女士不得不频频亮明自己的身份，加以拒绝，原来她是个美国女特工。索莫查也不闲着，他顽皮地拉了根电话线，拦住了侍者在柜台后的走道，那个侍者竟露出满脸怒容。但索莫查毫不介意，一笑了之，继续同他的老朋友们叙旧聊天去了。

和索莫查一起来参加西点6月周会的还有他的亲信和校友弗兰克·凯利。凯利作为尼加拉瓜的陆军参谋长，官阶比酒吧里的学友们都高，他自得其乐，忙着拍拍这个的肩膀，同那个叙叙旧。索莫查和他是酒吧里的大忙人，他们时而对酌欢饮，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同朋友们合影，时而又压低嗓门，窃窃私语。总之是风头出尽，乐趣无穷。

在拉美各国中，在西点学习的人数最多的是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厄瓜多尔的名门望族，享有特权的阿法罗家族有5名成员进过西点，其中3人毕业了，2人中途退学。科隆·埃洛伊·阿法罗，属于1913届学员，他虽然没有学到毕业，但在本国政府中却攀上了高位，担任过多种职务，包括巴拿马驻墨西哥、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古巴、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和美国等国的公使。从1936到1944年，他又成了厄瓜多尔驻美国大使。1947到1948年担任厄瓜多尔驻华盛顿泛美联盟的代表。其后不久，便成为泛美经济协商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是厄瓜多尔一家航运公司的经理。尼加拉瓜政府曾授予他一枚总统勋章，而美国则赏给他一枚自由勋章。

这位著名的前学员把他的三个儿子都送进西点学习。埃洛伊·阿法罗和海梅·阿法罗均于1939年毕业，奥梅多·阿法罗则毕业于1942年。三兄弟步其父后尘，在巴拿马、厄瓜多尔和拉美其他地方都有相当的影响。他们还一起控制和经营巴拿马阿法罗公司，埃洛伊任总经理，其他两人任副总经理。1942年，埃洛伊曾出任厄瓜多尔总统的副官，还是埃洛伊·阿法罗国际基金会董事长。

阿法罗一家与威廉·威斯特摩兰交情甚笃。1936年，威斯特摩兰作为西点军校的杰出学员之一，有项工作就是陪同达官显要、王公贵族们参观西点，其中就有显赫厄瓜多尔的阿法罗家族。为了感谢威斯特摩兰对他们的殷勤接待，等他一毕业，这一家便邀请他和几个杰出的学员作为政府贵宾访问厄瓜多尔。厄瓜多尔首都的报纸发表了长篇文章，对这次来访大事宣扬。威斯特

摩兰等人在厄瓜多尔整整呆了两个月，自始至终受到热情隆重的接待。当然也有些不顺心的事，不过它们不是由阿法罗家造成的，而是美国使馆带来的。美国的领事和大使等人，批评这帮刚从军校毕业的少尉们不懂外交礼节，没有大使陪同便擅自拜访厄瓜多尔总统，并在一些场合擅自代表美国作正式发言。威斯特摩兰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说：“当少尉是最窝囊不过的，他得领略上司发火的味道。”

在巴拿马，还有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家族，那就是阿罗塞梅纳家族。贝伊·马里奥·阿罗塞梅纳193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其子阿尔诺多·卡诺则毕业于1967年。贝伊在西点毕业后又进哈佛大学深造并获卫生工程学硕士学位。后来，以巴拿马陆军上校的身份任泛美防务委员会委员。1944年，他成了巴拿马克拉伊产业公司总经理。其子在西点毕业后，又继续攻读工业工程硕士学位，到1970年，成了运河区巴拿马运河公司的工程师。

除了上述两大家族外，其他巴拿马西点毕业生也在巴拿马各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如1951届毕业生迪亚哥·希梅内斯，1957届毕业生胡里奥·厄尔特马特等人。

从哥斯达黎加来的西点学员中，第一个毕业的是小特奥多罗·皮卡多。他是1951届毕业生。毕业后他被任命为哥斯达黎加警察部队参谋长的副官，1954年退役后成了尼加拉瓜一家纺织公司的总经理。

1948至1958年委内瑞拉受到独裁者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残酷统治，这个政权使全国布满了监狱和行刑室，但它却得到大量的美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这位西点人真讲义气，对它关心备至。他竟代表美国人民把自由勋章授予独裁者希门尼斯。1948年，西点毕业生何塞·希门内斯上校是这个独裁者手下的军事首脑。还有其他许多委内瑞拉西点毕业生在希门尼斯统治时期的武装部队里任职。他们的美国校友、1937年毕业的埃勒利·齐纳上校一度出任美国驻委内瑞拉军事使团成员，竭尽全力支持这个国家的独裁领袖。后来，齐纳上校又以美国驻阿根廷陆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里又扶持了一个镇压人民的政府。

1933年毕业于西点的委内瑞拉陆军上校胡安·希梅内斯曾在西点军校杂志《集合号》上发表文章，大谈委内瑞拉向西点选送学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委内瑞拉像拉美其它国家一样，始终在西点保持两名留学生的名额。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在委内瑞拉陆军中应当有一些军官是西点毕业生，这样便于把西点军校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以及对民主和宪政的献身精神贡献给部队。”这里所说的“对民主和宪政的献身精神”，还不如说“对美国支持的任何性质的政府的献身精神”更为恰当一些。希梅内斯表示，他同委内瑞拉西点协会的其他会员“将不断努力，支持西点及其校友会，把西点毕业学员所具有的理想、准则和献身精神带到委内瑞拉人民和武装部队面前。”

在其它中美洲国家也有西点毕业生。4名危地马拉人毕业于50年代和60年代。其中1952届学员奥斯卡·杜瓦尔毕业后先在危地马拉军校任教，后任危地马拉驻美国大使馆空军武官，1966年升任危地马拉副主席。另一名毕业生，1963届的路易斯·格泰尔拉是危地马拉总统卫队成员。此外，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巴斯蒂斯统治时期的古巴等国都有西点学员。

南美也有一些国家有学员从西点毕业，如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哥伦比亚等国。1945年毕业的胡利奥·桑希内斯曾出任玻利维亚驻美大使。

在东南亚地区，菲律宾是向西点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到 70 年代末共有 40 多人。第一个是 1931 年毕业的海梅·贝拉斯克斯，后来他作为一名上校任菲律宾驻美大使馆武官。担任过这一职务的还有他的西点校友、1937 届毕业生曼努埃尔·萨连德斯中校，后来曼努埃尔成了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1943 年毕业于西点的拉菲尔·伊莱托也曾出任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1938 年毕业于西点的安东尼奥·钱科是菲律宾陆军参谋长。由美国西点毕业生创办的菲律宾军事学校一直由菲律宾的西点毕业生控制着。从校长到学员队司令几乎是清一色的西点人。钱科就曾当过学员队司令。

有几名菲律宾的西点毕业生在越南战场上有机会同他们的美国同学们协作交往，同流合污。1965 年，“志愿”派遣的由美国训练、装备并支付费用的一个战斗师来到越南。这些被雇佣来镇压越南人民的菲律宾人中包括西点 1963 届毕业生拉蒙·翁格和 1950 届毕业生菲德尔·拉莫斯中校。翁格后来有幸在一次访问西点时向机械系热情友好的学员们讲述自己在越战中的经验。拉莫斯中校赴越前曾是特种部队第一连连长、菲律宾武装部队司令部非常规战委员会主席。越南之行后，成了菲律宾总统的军事副官，后升任本土防御行动副参谋长，监督全国反暴动和反颠覆工作。

其它东南亚国家的西点毕业生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任务也起了有益的作用。以坎隆·苏达斯南为首的 7 名西点毕业生来自泰国。1930 年毕业的苏达斯南曾出任泰国皇家陆军的指挥与参谋学院院长，后来成了泰国国防部顾问。在 1932 届的学员中有两名泰国人，后来一人成了泰国陆军工程兵司令，另一人成了泰国经济关系处总裁。最杰出的当属 1937 年毕业的马莫·苏里耶，他一直升到泰国空军总司令的高职和空军元帅的高衔。

另外，南越和台湾也曾向西点派出过学员。

除外国毕业生外，还有少量中途退学的学员。他们退学的原因，大半都是语言上的困难。也正因为同一原因，大部分外国学员毕业时在班里的成绩都是最差的。唯一的例外是 1958 年毕业的菲律宾学员路易斯·米拉索尔，他毕业成绩在全年级 573 人中居第 15 位。许多外国学员在毕业之后又到别的学校继续学习深造，通常都学工程。1945 年毕业的巴拿马学员加布雷尔·德拉瓜迪亚，于 1949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民用工程硕士学位，这对他后来于 1956 年出任泛美人寿保险公司总代理起了重大作用。阿诺尔曼·阿罗塞梅纳也来自巴拿马，1967 年他从西点毕业后继续在弗吉尼亚科技学院学习工业工程，并于 1969 年取得硕士学位。智利的华钦·帕雷斯 1968 年毕业于西点，后来继续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学习，1957 届西点毕业生、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何塞·基罗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后来他对美国航空公司在拉美的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

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学员从西点毕业后，不论是选择了军队，还是选择了政界或者经济领域，都对美国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和政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有的影响甚至是巨大的、不可或缺的。这也正是西点坚持招收外国学员的原因和目的之一。

## 五九十年代的辉煌——“沙漠风暴”

1991年1月17日，美国四星上将、西点毕业生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下达了作战命令，在浩瀚的中东沙漠地区，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人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代号为“沙漠风暴”的解放科威特战役打响了。西点人又一次获得了在炮火硝烟中再展雄风的机会。

· “暴风雨诺曼” ·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于1934年8月23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特伦顿市。其父也是位西点毕业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离开军队，当上了新泽西州警察局的警督，而且在当地小有名气，惹人喜爱。珍珠港事件后，老施瓦茨科普夫重披戎装，被派往伊朗，以军事顾问的身份担任伊朗国王警察部队的指挥官，组织和训练这支部队，使之有能力保护美国经过伊朗通往苏联的物资供应线。

1947年，12岁的诺曼来到中东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这使他有幸领略中东神奇的风土文化。后来，父亲回国担任美国新泽西州警察局局长。诺曼则进了一所少年军校受训，并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52年，诺曼考入父亲的母校——西点军校。1956年，以排在占全班10%的优秀学员名单中的成绩毕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影响他整个军旅生涯的重要决定——去步兵部队服役，而不是去许多学员向往的而且他也有资格去的工程兵部队。

施瓦茨科普夫被分配到二次大战中闻名世界的101空降师服役。这是一支富有魅力的美国精锐之师，享有“呼啸山鹰”的美誉。艾森豪威尔说过：“无论何时，只要你说明你是101师的士兵，那么，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在大街上，在城市里，还是在前线，都会对你寄予绝对不同寻常的期望。”

诺曼少尉作为一名排长开始了他在101师的军旅生活。后来，他又奉调柏林旅并晋升为中尉，在美军柏林司令部当副官，这使他首次能够从一个较高的层次看到军事行动的筹划和实施。

1961年，诺曼晋升上尉并被选送本宁堡步兵学校进行军官高级课程的深造。第二年又去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并在那里获得了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65年，他作为一名少校前往越南充任南越空降部队的顾问。他和南越士兵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为了不使自己在战斗中太引人注目，他甚至得穿上越军的服装，戴上越军的贝雷帽，别上越军的徽章。不难想象，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身高将近2米的施瓦茨科普夫同瘦小的越南人混在一起时是幅什么样的情景。也许是他运气好，也许是越共游击队枪法不准，这位日后被称为“沙漠之眼”的诺曼才没有像他的许多美国同事那样被装在铝制棺材里运回国。事实上，施瓦茨科普夫在南越军队任职期间曾多次遇险。有一次，他和他所在的部队被越共武装切断退路，被包围达数日之久。还有一次，他们与北越正规军遭遇，他身先士卒，率部冲出包围，并在战斗中负伤，这着实让南越官兵感动了一番。

在越南一年多的时间内，他获得了一枚勇敢勋章、一枚紫星勋章和两枚银星勋章。接着返回美国，再进西点，过起了宁静的机械系副教授生活。此时的施瓦茨科普夫已是30岁出头、高大英武、风度翩翩的成熟男子汉了，他的个人生活拉开了新的一幕。在西点一年一度的校际橄榄球赛上，施瓦茨科普夫大认识了他的终身伴侣——纽约环球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布兰达·赫尔辛

格。

这一天正是周末，赛场周围挤满了热情的球迷。那天布兰达应一位高级学员的邀请来到西点，这位学员是诺曼的学生。当布兰达被介绍给施瓦茨科普夫时，她那双深棕色的大眼睛、美丽的脸庞、修长的身材让单身的施瓦茨科普夫少校意识到情场上的战斗该打响了。他以特有的军人作风，发起了果敢的进攻，并且速战速决，闪电般的恋爱之后，1968年6月，他们在西点军校的教堂里举行了结婚典礼。

婚后，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提前一年晋升中校，并进入指挥与参谋学院深造。1969年6月，施瓦茨科普夫中校接到命令重返越南。布兰达·施瓦茨科普夫送她丈夫奔赴战场，开始了他们婚后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战的战争别离。

施瓦茨科普夫中校二度赴越的任务是去美国第23步兵师当营长。轰动世界的“梅莱大屠杀”就发生在这支原来称作“亚美利加帅”的部队里。施瓦茨科普夫指挥的营是一支具有强大火力的高度机动性部队。很快，他便运用自己的智慧将机动性与强大火力两种优势结合起来，协调一致，使之在战争中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然而，军队中的一些事又令施瓦茨科普夫大为光火，那就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普遍缺乏责任感，前方战士缺乏照顾。众多的军官在驻地和后方过着“优裕的生活”，其中包括乘坐空调旅行车、参加廉价的酒宴和享受舞会上漂亮的姑娘。而众多的士兵却在丛林中挨蚂蝗咬、嚼冷饭、忍受着不断袭来的恐惧。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还得忍受那些睡醒一个好觉后爱坐直升飞机检查情况的高级军官们。这些人一旦发现了有趣的事或激烈的交火，就会在空中转来转去，并用无线电向地面上的下属指挥官发号施令。有时会有四五个这样的军官同时在上空围着一个可怜的正在作战的美国上尉或中尉转来转去。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困扰着施瓦茨科普夫中校，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终于有一次，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当时，他手下的一名士兵负了伤，他想让一架医用运输直升机将这个士兵送往医院，但一时没有一架飞机能及时飞抵出事地点。于是，他试图让一架在头顶盘旋的直升飞机把伤员送出去。飞行员通过无线电回答说不行，因为飞机里坐了一批“大人物”。施瓦茨科普夫一听就气炸了，对着无线电送话器破口大骂，直骂得天昏地暗。他的狂怒震惊了飞机上的大人物，也震动了所有经过无线电听到他骂声的人。消息迅速传开了，大伙纷纷议论说诺曼为了一个普通士兵不惜冒被解职的危险，触犯了一批高级军官。可施瓦茨科普夫的部队却因此爱上他。最后，终于来了一架医用运输直升机把伤员接走了。从此，施瓦茨科普夫得了个绰号——“暴风雨诺曼”，而且在美军中越传越广。诺曼本人对这个绰号表示讨厌，因为他并不是个乱发脾气的人，他每次发火总是因为有人没干好工作或没有给前线士兵提供充分的支援而引发的。一位曾经跟随施瓦茨科普夫的军官评论说：“你以为你自己被严厉责备了吗？我告诉你吧，当‘暴风雨诺曼’训斥你以后，你会认识到自己生来就长了个尾巴！”他火来得快，但如果事后发现自己错了，他也会很快向对方道歉。

1970年，施瓦茨科普夫从越南回国，进入五角大楼工作。1976年，作为上校出任驻华盛顿第9步兵师第1旅旅长。1978年前往夏威夷，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计划部副部长。正是在这里，他有机会体验到海陆空三军联合指挥部的工作性质和特点。

1980年8月，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成了将军，并来到欧洲当上了第8机械化步兵师副师长，主管后勤工作。虽然比起作战来，后勤工作缺乏吸引力，但施瓦茨科普夫还是以其惯有的热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在这个岗位上被提升为少将。后来在海湾战争中，后勤保障成了美军的一大难题，施瓦茨科普夫在第8机械化步兵师主管后勤工作的经验帮了他的忙。

1982年，施瓦茨科普夫又接到命令，前往佐治亚州担任第24机械化步兵师师长。1983年10月，参与指挥了美军入侵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

在加勒比海有一串弧形的岛屿，岛屿的南端，靠近南美的委内瑞拉，有一个面积不过1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10万的岛国，这就是格林纳达。“格林纳达”是西班牙语，意为“石榴”。在有些人看来，它小得也许算不上一个国家，地理知识稍差的美国人竟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近邻。不过，15世纪末，哥伦布就踏上了它的海滩。17世纪它归属法国，18世纪又为英国所占，直到1974年2月，格林纳达才从英联邦中获得完全独立。独立后不久，赫赫有名的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便开始利用执政的格林纳达革命委员会，向这个“石榴之国”派出大批军事、政治顾问，诱人的加勒比“石榴”渐渐地红起来了，也渐渐引起了美洲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注意。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加勒比地区则是后院的后院，美国决不容许卧榻之旁再出现第二个古巴！特别是格林纳达临近美国人控制的咽喉航道巴拿马运河。美国一直在寻找机会，要拔掉背上的这棵芒刺。

机会终于来了，1983年10月19日，古巴人枪杀了愈益显出离心倾向的格林纳达政府总理毕晓普。唇亡齿寒，周围的加勒比海邻国似乎感触到了卡斯特罗在暗夜中伸出的手，纷纷要求美国出兵“维持秩序”。里根总统闻之大喜，于是，一个名为“急怒行动”的计划开始实施。

里根总统决定进攻格林纳达，是越战后美军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支联合特遣部队受命于10月25日攻占该岛，准备时间只有几天。施瓦茨科普夫奉命出任特遣部队副司令。

10月23日，特遣舰队驶出佛罗里达军港。这一天的美国报纸和电台都发布了如下消息：

“美国军队开赴黎巴嫩，履行联合国赋予的维持该地区和平，监督各派停火的使命。”

电视台还向全世界做了实况转播，那欢送的场面着实让人感动。海军乐队奏起欢快的曲子，人流中有鲜花，有笑语，更有姑娘们一连串的飞吻。

舰队破浪向东疾驶，水兵和陆战队员们预先得知航线通报：横渡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登陆。

夜幕开始笼罩大西洋，有经验的老兵慢慢觉察到舰队航向在往东南偏转，但没有人惊恐不安。一支远航的舰队临时改变航向是司空见惯的，或者进行途中演习，或者为避开即将到来的飓风，或者搭救遇险的船只……。

但这一次不是，全世界都被蒙骗了。这个计划，正是施瓦茨科普夫参与策划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

10月24日凌晨4时，舰队准时到达格林纳达海域，“石榴之国”仍在沉睡中。夜漆黑一片，锚泊的舰队犹如静卧的雄狮。突然，震耳欲聋的马达声打破了凌晨的宁静，22架直升飞机从各舰的甲板上腾空而起，飞赴格林纳达的珍珠机场。战斗只打了半个小时，驻守机场的古巴志愿军便举起了白旗。下午，巨大的C—130运输机开始降落，美军的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吼叫

着冲出机舱。

纵深战斗发展顺利。古巴军队和格林纳达军队或者被分割围歼，或者束手就擒。登陆后的第4天，格林纳达首府圣·乔治城便不战而降。

这次成功的奇袭，使施瓦茨科普夫又一次得到提升，担任陆军作战副参谋长助理。1986年，他晋升为中将，并受命担任驻华盛顿第1军军长。1988年11月，施瓦茨科普夫晋升为4星上将，挑起了美国中央司令部总司令的重担。

中央司令部是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它和美国的南方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一样，必须充当世界某个地区的国际警察。中央司令部具体负责美军称之为“西南亚”的地区。在大多数地图册里压根找不到“西南亚”，这是美军专用地理名称，指围绕中东的广大地区。

正是在施瓦茨科普夫负责的这片地区，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一场战争。

· 海湾雄风 ·

1990年8月2日夜，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悍然下令入侵科威特。10万伊军士兵淹没了2万人的科威特部队，唇亡齿寒，科威特的邻国沙特阿拉伯紧张了。这个只有6,5万军人的国家无法与拥有85万军队的萨达姆抗衡。而且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目的是为了掠夺石油，沙特拥有的石油是科威特的两倍半。法赫德国王需要紧急援助，他向美国总统布什伸出了求援之手。乔治·布什立即找来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还有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等人共同商议。

作为美军中央总部的负责人，施瓦茨科普夫常对中东、非洲和海湾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多次指挥部队进行沙漠及海外作战训练。尽管他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突发性始料不及，但在此数月前他曾对美国国会议员说过“地区性冲突将成为近期石油供应的最可能的威胁，而这一冲突的挑起者将是伊拉克”。海湾战争爆发后，他负责拟定了遏制萨达姆进入沙特阿拉伯的“90—1002作战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他需要17周的时间把总计20至25万的陆、海、空军运到中东沙漠地区。他认为，“从整体上看，伊拉克的实力显然在于它的规模庞大的地面部队和他们的化学武器。”而伊拉克的空军则主要用于防御，“经过一个相当短的时期，我们就不必担心伊拉克的空军了。它的海军构不成威胁。”拥有精良装备和制空、制海权的美军可以对付伊拉克军队。

布什总统最后决定出兵波斯湾，他交给施瓦茨科普夫两项任务：保卫沙特阿拉伯和“按指令采取其它行动”。为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开始了一项庞大的、令人头痛的军队调集和后勤保障工作。美国200万男女现役军人散布在地球的四面八方，要把他们中的几十万人集中到遥远的中东地区并充分保证这些高度机械化大军的后勤供应委实不易。但是，施瓦茨科普夫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91年1月16日，施瓦茨科普夫收到了华盛顿发出的进攻命令。他叫来随军牧师让他为美国军队的安全祈祷，随即他给手下的部队下达了动员令，其中讲道：“我对你们充满了信心。总统、国会、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你们的行动。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现在你们应该是‘沙漠风暴’中的雷和电。上帝与你们同在，保佑你们所爱的家人和我们的祖国。”

1991年1月17日，解放科威特的战役开始了。在这次代号为“沙漠风



暴”的作战行动中，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总兵力达到 70 万，并有 1200 辆坦克，2000 辆装甲车，1300 架战斗机和 1500 架直升机，在海湾及其附近水域有包括 3 艘航空母舰在内的 70 多艘舰只。

1 月 17 日凌晨 2 点半，从海湾战舰上发射的第一颗“战斧”巡航导弹在伊拉克爆炸，揭开了空战的序幕。紧接着，能避开雷达追踪的隐形歼击机群带领多国部队的庞大机群，穿过几乎没有月光的夜空，向伊拉克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空袭。

36 小时后，战争总指挥施瓦茨科普夫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他对记者们说：

“战况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但我认为相当令人满意，……就空战而言，我们每天出动各种飞机 2000 架次，其中 80% 以上攻击了指定目标。执行突击任务的有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及部分陆军的作战飞机。还有其他 6 个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意大利，都参加了到目前为止的空中攻击行动。”

在接下来的 5 个星期中，共有 8 万架次的飞机继续袭击伊拉克。空袭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伊拉克的军事通讯系统和指挥中心遭到严重破坏，有的甚至完全被摧毁，陷于一片混乱，这正是施瓦茨科普夫战争初期的主要目的。多国部队的目标很明确：“我们首先要切断它，而后再消灭它。”为此，施瓦茨科普夫很少离开地下掩体，他整天待在作战室里，坐在他那大黑皮椅里观察着战事的进展，仔细研究着参谋长们呈给他的一张又一张地图。

2 月 24 日凌晨，海湾上空薄云散尽，繁星闪烁。隆隆的炮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一场大规模的地面决战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拉开了序幕。

这次名为“沙漠军刀”的多国部队地面进攻战，实际上是一次陆、海、空三军结合的立体进攻，共有 13 个国家的部队参加了对伊军的作战。强大的炮火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向伊拉克军队的前沿阵地席卷过去。大地在颤抖、摇晃。

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分四路发动了进攻，其中三路向科威特境内挺进：一路从海上向科威特东部实施两栖登陆，另两路从陆上越过科沙边境进入科威特：第四路为西路进攻部队，直接从沙特进入伊拉克，然后向东北方向推进，与东路部队合围科威特境内的伊军。

多国部队的行动在伊拉克人那儿引起的反应比预计的要小得多。伊拉克士兵不想打仗。战斗开始后的 10 小时之内便有 5500 名伊军士兵投降。

到中午时分，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清楚地认识到伊拉克军队正在土崩瓦解。于是他抓起电话，给前线指挥官下命令，要求他们大胆推进，提前实施早已拟定的进攻或突击计划。

施瓦茨科普夫的大部队在整个战线上疾如闪电般地推进。指挥官们都说，这是美国军事史上最迅速最深入的进攻。部队在 100 小时内行军 200 多英里。科威特战场上的 42 个伊军师有 29 个被歼灭或遭重创，失去了作战能力。伊军的 4000 多辆坦克，被击毁 3700 辆，战俘从 5 万人迅速增至 7 万多人。

2 月 27 日，地面进攻打响 77 小时后，科威特部队进入科威特城，沙特的一个旅及部分美军也随即开进城内。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态度非常谦恭，他坚持让科威特军队第一个开进他们的首都，坚持让阿拉伯人举行收复科威特城的正式仪式，从而赢得了参加多国部队的阿拉伯国家的普遍尊敬和

好感。

2月28日上午8点作战双方正式停火。多国部队解放了科威特，歼灭了伊军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巨大胜利。

施瓦茨科普夫之所以在短短的4天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是因为他灵活地运用了出其不意、兵不厌诈、兵贵神速等重要的战略战术。

在地面进攻发动前，他成功地制造出种种假象，让伊拉克人作出错误的判断。他先是命令海军出动“密苏里”号和“威斯康星”号两艘战列舰，轮番对科威特沿海的伊军阵地进行猛烈炮轰，并派出由35艘舰船组成的两栖攻击部队向科威特方向推进，并从伊军手中夺取了科威特沿海的几个小岛，造成美军将在科沿海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假象。这种假象使萨达姆的将军们上当不浅，他们集结重兵等待的两栖登陆从未真正发生过。

地面攻势发动前一天，施瓦茨科普夫又将美第7军及英第1装甲师由科沙边境地区紧急西调至伊沙边境地区，以便进入伊拉克阻止其部队向科威特战场支援，并同东路多国部队夹击聚集在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西部的近13万名伊军精锐——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

部队西调一开始，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就竭尽全力扰乱伊拉克人的视听。他命令在科沙边境建立起一个假军事基地，摆放了假的充气直升机和坦克，并有意让伊拉克情报机关收到一些无线电信号，使其确信已经调走的部队仍然待在原地没动。10万美英军队的部署大调整在短短一天内便完成了，伊军对此毫无察觉，他们仍然期待着多国部队从科沙边境和海上两个方向的进攻，一点也没有防备英美大部队会从他们的背后穿插、包抄过来。

地面进攻开始后，施瓦茨科普夫充分利用机械化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命令他们迅猛穿插，大胆突击。二次世界大战中由西点人率领打出威名的第82和第101空降师则奉命空降在敌人的纵深后方，建立前进补给基地或前进指挥部，出敌不意，攻其不备。

施瓦茨科普夫给各进攻部队下达的命令清楚地表明，他的主要作战目标是消灭伊军的有生力量尤其是萨达姆的独裁柱石——共和国卫队。因此，多国部队的作战特点主要是运用高度机械化所拥有的快速机动性，穿插、分割并围歼伊军主力，而不是与躲在战壕里的伊军进行逐城逐地的争夺。

施瓦茨科普夫的战略战术是成功的。这种成功还突出地表现在美军士兵的伤亡率极低这一点上。在100多小时的战事中，有数百名美国男女士兵牺牲，他们仅占海湾美军的0.03%。有着117844人的第18空降军，死亡321人，占部队人数的0.02%。另外有62人受伤。美军总共受伤人数是83人。施瓦茨科普夫说：“这是不可思议的。虽然对那些牺牲者的家属来说，这事并不美妙。”进攻前，根据几个月来的情报以及对局势的分析，估计最少也得有5400人伤亡。美国没有一个军事专家把死亡数字估计在3000人以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顾问布热津斯基估计的是死伤2万人，而且他还不是唯一的悲观主义者。施瓦茨科普夫的成就超出了军内外任何人的分析和想象。这当然主要应归功于他成功的战略战术，但同时，这也与他珍惜士兵生命，爱兵如子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施瓦茨科普夫的一位参谋这样评论说：“你能感到他惋惜每个人。我曾替那些不通人情的将军做过事，和他们不一样，虽然施瓦茨科普夫也千方百计想赢得战争，但是他更关心士兵。”多国部队任何方面遭受伤亡的消息都会让他感到沉痛。

为了减少伤亡，施瓦茨科普夫坚持只有在多国部队的空袭摧毁了伊军约50%的军事力量后，地面进攻才能发动。

根据一般军事原则，要攻击一个脚跟站稳的敌人时，攻击方必须拥有3：1的兵力优势。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有大约53万美军以及20万其它国家的军队；而伊拉克在科威特战场上的兵力估计就有54万人。伊拉克还拥有4700辆坦克，多国部队只有3000多辆。而且，伊拉克的大炮比美军多，伊军在守卫战中以韧性著称。施瓦茨科普夫一直受着大量伤亡这个幽灵的困扰，他不想冒险。所以，他的军事计划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充分利用海、空优势，发动钳形攻势，直接攻击科威特城，围困和歼灭共和国卫队。

另外，鉴于越战的经验教训，施瓦茨科普夫为了防止自己人殒命于友军的炮火下，制定了大量“反自残”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所有地面部队的车辆上都用荧光漆刷上倒写的“V”字，让飞行员接受大量识别车辆的训练，以免他们驾驶的飞机误伤正在疾进的地面部队。这些措施在战争进程中起了有效的自我保护作用。但是，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次。2月26日，坐在装甲护卫车里的9名英军士兵，急速前进，驶进了A—10飞机的火力范围内，结果被击中牺牲。施瓦茨科普夫闻讯后说：“这是个可怕的悲剧，我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遗憾。”在越战中，他自己的部队也被B—52轰炸机误炸过。

尽管减少伤亡的工作并非十全十美，但毕竟是令人满意的。

1991年4月28日，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乘坐的灰白色波音707飞机，于预定的上午9点钟降落在麦克迪尔机场。迎接他的人群中有他的妻子布兰达、姐姐萨莉和孩子们。

机门打开后，人们看见将军精神抖擞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直视着聚拢的人群，底下传来一片欢呼声。他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从越南回国时的情景，那时候他遇到是冷漠和鄙夷。

敬礼后，施瓦茨科普夫撇开所有其它军事礼仪，和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慢慢地他穿过人群走向主席台，时不时停下来和人们握手，亲吻小孩的脸。“我们爱你，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一位妇女喊道。

当身材高大、体重达240磅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走进主席台时，他突然看见一个参加过越战的老兵，胸前戴着一枚很显眼的勋章，勋章上标着：“纪念58044个再也没有从越南回来的弟兄。”施瓦茨科普夫立即转向他，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兄弟，”施瓦茨科普夫说，一只胳膊搂住了老战友的肩膀。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在飘扬”。泪水从将军的眼里涌出。是啊，1/4世纪过去了，他率领的美国军队在海湾战场上终于疗治了越南战争留下来的深深创伤。

1991年6月，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从军队退役，在佛罗里达海滨定居下来，与家人过着宁静的退隐生活。一年之后，他写完了一本回忆海湾战争的著作，起名为《算不得英雄》，他认为：“命令士兵去打仗，算不上英雄。”他向新闻界表露：有志于教育，做一名大学教授。

施瓦茨科普夫认为，教育乃立国之本。目前美国社会问题成堆，道德沦丧，要解决这些问题，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愿意在这方面贡献自己的才智。为此，他谢绝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两个方面的邀请——希望他出山搭档，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共举大业，同时，他也谢绝了某些公司聘请他出任董事长的美意。他淡泊地位、名誉和金钱。

## 结束语

西点军校自创立至今，已走过了 190 多年的历程，其间有过辉煌，有过仿惶；有过挫折，有过崛起，最终以最成功的军校之一屹立于世界军事教育之林。

提起西点，人们自然会想到以“绵长的灰线”闻名于世的士官生队伍；想到西点严格的学员选拔制度；想到“兽营”；想到一年级新生的磨难；想到老生对新生的戏弄甚至恶作剧；想到西点的荣誉制度和以“不宽容”著称的过失惩罚制度；想到西点的校训：“责任、荣誉、国家”；想到西点文理结合的双轨制教育特色；想到西点的体育运动，尤其是橄榄球运动；想到西点学员严格的行动规范和高标准的军事训练；想到西点向每一个进入其校园的年轻士官生提出的挑战：“你受得了吗？”——或者被淘汰，或者成为美军未来的佼佼者——西点是“培养狮子”的摇篮。

提起西点，人们自然忘不了被誉为“西点军校之父”的塞耶，忘不了西点名将格兰特、罗伯特·李、潘兴、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巴顿、布雷德利、克拉克、柯林斯、李奇微、范佛里特、阿诺德、史迪威、魏德迈、泰勒、威斯特摩兰，还有 90 年代的施瓦茨科普夫。西点是一个诞生将星的超级军校，3700 多名将军从西点出发，踏上战争之路。美国南北战争，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的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这些在美国和世界军事史上闻名的大战，西点人均处于指挥位置上，独领风骚，无论胜利也罢，失败也罢。

提起西点，人们同样忘不了这所军校在人类文明史和军事史上的一系列创举：美国西部的开拓、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成功、美国自由女神像的设计与施工、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成功、美国陆军航空兵和空军的创立、太空飞行等等，西点人牛角独执，当仁不让。

提起西点，人们还会想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美军中央总部司令、南方总部司令、欧洲总部司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还有其它五花八门的陆军、空军指挥机构和军事组织的领导人，西点毕业生位居要津、权势显赫。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曾有两位西点人出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在政界和企业界一大批西点佼佼者交相辉映，异彩照人。

西点军校是辉煌的，西点毕业生是骄傲的。

